

而爲之傳

彭太守魯溪公傳

彭應麟字允禎又字泰符魯溪其別號華亭人母馮安人方娠夢麟入其舍寤而生公故以麟命名焉公爲諸生試輒冠軍卽負時望而苦數奇不售于主司嘗教授生徒務檢飭好義爲士論所歸爭延之爲師傳徐孝廉谷陽先生求士之端嚴者誨諸子而得公于諸生中授之館穀文貞公因與之遊而司寇公其高足弟子也年至四十始領應天鄉書又五年甲辰成進士出知浙之樂清縣樂清在東海之濱世族貴家率事武斷或事兼弁公一一以法按之而于小民

則屏去煩苛與之休息故不便公者嘖嘖有蜚語而小民則交口頌公以爲真我父母會中丞朱秋崖公以巡視開府檄公勞師公心計手籌倉卒立辯庭中奔走吏士數百千人竟日夕無譁者以此能聲蔚起徵拜南京刑部主事轉郎中遷知閩之邵武府事公治主于鋤強扶弱約已裕民視東甌益勵而募兵儲器以內制山賊外禦倭奴規條畢舉時有旁觀者多不能明其然已而莫不服其然蓋公之調停有妙用矣撫臺王公詢按臺吉公澄首列公治狀並薦于朝將屬以大任而公患病偏左遂致其政歸 詔有

司俟病痊之日擢用而未幾且卒夫以公之賢遲暮始達而其宦止二千石亦不甚顯其壽僅五十九亦不甚長則豈非天哉公未第時有友人蒼頭持蓋立而公倉卒自外至觸之折其兩齒友人方駭責蒼頭而公無幾微見于顏色曰此吾自不慎以致此非使者罪也又公赴試南都館人有少婦盛飾以挑公者公罵却之明日卽移館舍以避嗚呼觀人者必于其喜慍於其隱微此可以占公盛德而槩公生平矣公之子汝讓欽之以文章行誼名而竟賫志以歿其嗣孫彥臣登萬曆戊午鄉薦方待 詔春官繼公芳躅

亦公盛德之報云

何翰林兄弟傳

何良俊字元朗號柘湖弟良傳字叔皮號大壑華亭人兄弟先後舉孝廉才名等埒所謂哲軌齊驅英標競爽者故世稱兩何云元朗綺歲從經師游卽厭薄舉業獨耽嗜古文博綜子史士紳輩不能難所不知亦復高視濶步而竟以數奇拔貢太學時宰憐其才授南翰林孔目蓋重公也地旣清華官復閒散嘗出遊鍾山燕磯載咏載觴而仕宦自六卿以下皆破格敬禮之公亦不以屑意常歎曰令我守茂陵之園索長安之米亦足浮沈乎甫滿考卽謝官歸矣而猶眷

眷秣陵且營別業及桑梓爲烽火所殘海波所蕩一
意卜居避兵開杜甫之草堂築羅含之精舍與弟祠
部公同時高蹈而問字乞言之客塞巷闔門雞林誦
居易之篇鳳館吟昌齡之句卽以方公奚讓焉寇退
還里日惟嘯傲泉石放浪烟霞而晚歲又以聲伎爲
娛常張筵設席烹肥擊鮮與賓客故人爲杯酌歡輒
至達旦非公自奉過奢第負許大才而不得致位通
顯亦多牢騷不平聊用遣適耳公嘗儲良藥與人又
釀佳酒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置酒
勞已以爲人何也公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輕飲

者濡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豈爲人哉公文
法向遷詩宗蘇李近體出高岑間卽陸與吉朱象玄
兩太史公兄事之彌謹其他後輩得入其堂輒自喜
以爲登龍門焉居恒燕息處名四友齋四友者莊生
摩詰樂天與公而爲四也公自爲記及書屏示客與
趙中丞王左輔兩書皆生平實錄所刻有何氏語林
何翰林集四友齋叢說其未錄之板者不能殫述云
叔皮領嘉靖庚子鄉薦舉辛丑進士筮仕行人司行
人兩使宗藩皆以式禮不辱而其擢刑部主政也又
以儒飾治讞訟多平比公乞改南儀部陞祠祭卽則

又恪守章程刷靡振敝凡祠祭所隸動關勢家公欲
裁之而有大吏阻撓者公歎曰不有周任陳力之戒
乎遂抗疏陳乞投紱言歸其歸也優游處休超然物
表鳴琴散帙對酒高歌時與伯氏元朗同飲食起居
縻戀而不能已已兩兄弟騷雅風流垂老一轍士論
賢之公弱冠多羸疾一日沉疴若絕舉家悲號夫人
宋氏意公必死矣遂自經于祠堂旦日公復甦詫曰
吾夢夫人來代我我乃還今夫人何在亟索之則在
祠堂夾室公痛幾絕遂不再娶者終其身久之乃兄
以無後切責祠部不欲傷兄心勉畜一妾後生一男

以延何氏一綫之脉其義節良足嘉尚也余因傳翰
林而及祠部并以祠部夫婦事紀之如左若其人氣
稟中和體含溫粹見者若游清平之野而覩鸞鳳之
儀誠有如石城許公所稱者而莫方伯中江亦稱公
行誼雅馴韻宇夷曠托佛老以逃名跡假麴蘖以寄
沉冥公之雅致可覩于斯矣所著何禮部集詩則條
暢舒徐文亦婉麗秀潤綽有漢度唐風叔皮聲價亦
豈遠出元朗下哉斯亦吾宗之二傑士也

唐上猶次梁公傳

公字舜友別號次梁華亭人公生而少孤多羸疾四歲始得成步而其志氣則已儼如成人乃祖素庵公遣之就學甫三四月卽辭歸謂同學者無遠志不足與遊也素庵公因另擇賢師傅之而公亦從此自奮能文章矣適里人有以重役誣陷素庵海上曹令遣人勾攝之素庵懼不敢出公曰無恐第往白之遂與乃祖偕至縣侃侃陳詞令試之以文援筆立應令竒之役遂豁自是乃祖得優游以終天年其執祖喪也至哀而其事祖母也亦至孝有朱翁饒于財欲

贅公爲婿公以遠離慈闈爲憂意不欲就祖母固強之乃就因讀書蕭寺中下帷憤發一試而補博士弟子貢郡守熊公竒公才試輒冠其儕輩諸弟子執贄而願從游者此時屨已滿戶外矣會婦翁家殿一無賴至苑恐逮獄悉以重貲攜入公家公弗瞬也急馳視之其人胸前幸微煖卽灌以藥復昇之歸徹兩書夜環侍得復蘇且力爲之斡旋事乃得白已而盡歸重貲以還婦翁分毫不染斯不亦人情所難也乎庚寅冬督學使者丘公集齋鑒賞公卷謂爲江南第一流竟拔貢明年上春官復首部試太宰許公延譽之

諸縉紳間名震館閣首揆未齋顧文康公請旅邸欲留之西席介吾鄉孫文簡爲言公以祖母年邁懇辭文康贈之甚厚公俱謝不受也由是名益蔚起而嗣後再試不第一日比行毋夫人泣謂曰吾頭顱盡白矣汝尚服章縫異日卽第弗及見矣公遂感泣去而謁選天官分教浙之平陽首倡道學士子彬彬向風舊習爲之一變學道張公淨峰以公爲賢優獎之爲增廣科舉而代巡觀風決科之試哀然舉首者卽平陽士也時山寇內侵邑宰張倉皇無以爲計公畫策佐平之當道自公經濟薦剡屢上而會祖母憂去任

矣方公祖母之病也日夜視湯藥卽上官至亦不出迎而且焚香顙天願以身代及執祖母之喪嘔血數升幾不能起而嚶嚶作孺慕者三年慈烏之群集其家亦公孝感所致耳服闋補任莆陽莆故多才地而士子爲文多所剽竊公力爲之釐正犁然有歐陽復古之風大宗伯古林何公時按閩試先生於諸士中有滄海遺珠之歎歲苦旱斗粟百錢小民嗷嗷待哺郡守就公問計公爲陳說論諸富室貸銀借粟若干饑民全活者以萬數卽富鄭公之於青州趙清獻之于東浙與公何以異哉事載廖郡守賦中奏最擢教

南海公捧檄喜曰此白沙講道之鄉也吾志其在是乎至則日與甘泉湛公泰泉王公以古人相期以道學相切劑而前後學憲張蔡兩公與公結忘分交時命駕至學宮中自朝至夕而返夫以上官而敬禮下僚非公有以感動之不至此是秋登薦倍于徃額而魁南粵者亦公所鑒賞士也又捐俸新魁星樓立題名記剏射圃樹杏壇則黃門蘓見江都憲李三洲之記文可稽者郡守曹沙溪初與公落落不甚相知偶以小忿忤上官被論繫獄公率諸生力爲營救乃解郡戾流涕爲謝稱公長者長者云栢臺高其行委署

東筦而公懇辭不赴當道以此益重公力薦于朝至
於割俸而賻鄉人之櫬護符以卹僚友之喪此又其
行誼表表者也居無何而轉教授泉州瀕行士子送
之渡海中流忽遭颶風人人五色無主相向涕流而
公端坐不動惟口生寄歿歸一言已而風恬幸無恙
非公篤行通于神明有此耶既抵泉與士子課文較
藝復講學于浩然堂士有才而貧者輒捐貲助之有
受人侮被人中傷者陰爲救釋之不欲令人德亦不
欲令人知也學道屬公廉行劣生而公獨舉行優數
人客詰之公曰吾輩豈容以風聞玷人一生名行乎

言者愧服而學道于行劣生俱從薄治亦公有以感
之也他如闢青雲路構夫子泉起尊經閣詳具大叅
王遵巖修學碑記中若其曰之當道表吳氏之貞節
舉鄉達顧公新山張公淨岫之鄉賢則又闡發幽潛
有禪世風不小者而一日登青源山見白氣亘天知
爲兵象且夢塚尸出奔恐有意外之變惓惓爲守土
者言之而猶未之信也不久海寇猖獗泉南震搖衆
始服公先見徒付之一歎而已無何拜江西上猶令
猶故土瘠民貧而盜賊多窟穴其中最號難治公至
則汰冗費新學宮繕城隍立保甲而又沿鄉設約召

父老曉示以善惡感應之理每朔望遵而行之民訟漸息而有一郡守侵漁軍餉衆心憤發將加刃于其腹撫臺周公密召公謀之且云事急矣非賢尹誰能辨此公慨然請行諭以利害禍福衆皆羅拜而公卽按兵籍計月餼唱名而給之無一除扣歡聲如雷自是各道有難理之獄未平之訟悉以屬公庭下候訊者常百千人而公片言立剖俱稱不冤頃刻散去其編審軍徭皆出自裁不令吏人上下其手夙弊盡除有一渡名牛口者乃荆襄廣右之要津也遇水漲洄寒輒不能渡公建石梁以便往來且終東海張翁未

竟之志而不煩民間一鍰民不病涉至今呼爲唐公橋云而又減額糧以省科派起公館以通車輿祈雨澤以蘇旱甦民之頌之萬口同聲以爲真吾父母也公于時偶感嵐氣致疾懇疏乞歸士民相顧失色圖所以爲扳輿卧轍計者院道慰留亦至再至三甚以禮幣致公必欲勉使之供職而公歸志益堅疏凡十上當道執公手而歎曰君之歸轍竟不可挽耶朝廷失一良吏矣如猶人怙恃何行時士民遮道馬不能西自辰至申僅行二里許而父老子弟沿途泣者何止數千人卽鄉紳餞別亦聯絡于途各出詩章相

贈而公之行李蕭然卽古之廉吏投香飲水者曷以
加焉直指徐五台公贈詩云巢由洗耳非行怪聖世
從來有逸民太史羅念庵贈詩云檢點行囊何所有
清風明月滿歸航其亦知公之深者哉公旣歸彼中
撫按尚有文移至松謂公秉性端方視身恬退組綬
卽解餽贐猶辭尚志允愜前修辭榮遠邁時輩等語
松守黎漢門公華令倪東州公見其來文倍加敬禮
有清風高節之扁有玉潔冰清之褒而其三任博士
時所獎拔士類多登顯仕陟要塗難以縷舉其宦轍
隣壤者嘗遣禮候公公第貽書答之而亦終無請托

宦茲土者如華亭令陳春臺上海令鄺鏡臺皆公門
下受知士而亦絕不干以私嘗聞陳令考試及編審
時必送冊案至公家求其去取增減而公不改一筆
亦不吐一言至今父老能述之其清操如此後陳令
以公狷介之極靡所致情乃覓一吉地于九峰中爲
公營墓道今唐氏祖營蒼松古栢佳氣鬱葱是猶公
之遺澤也冢孫有家與余壬午同舉于鄉克世其德
以昌大其門而不克壽考惜哉後賢濟濟如造國慈
造輩猶可補公家未究之施而獨念先輩仕宦不以
資格自卑卓然守官守道如公者未易多得故特爲

之傳表揚其事以告在位以示後來而至公居鄉高義纍纍茲不能殫述云

唐侍御父子傳

唐自化字伯咸號常室子本堯字世承號純字華亭人常室公以嘉靖癸卯登鄉書癸丑成進士爲閩之將樂縣令其爲令也日惟飲水啣藥常俸之外不染一錢訟庭兩造具備詰辨紛然公第以片言折之莫不叩首誓服以此治行稱最八閩召拜四川道監察御史奉命往北直隸及山東山西查補積逋料直三月而事竣惟順天徵解不前公上疏輦轂下宜從寬卹詔罷其征畿輔之民大悅時有忌公中傷者改行人司司正然亦諛于公論尋轉車駕司郎中公

勤其職雅有幹局能聲凡馬兵士簿書軍戎差遣皆殫心力而爲之雖符牒必至而應之裕如爲本兵楊襄毅公所器重每曰吾部中如唐正郎者真用世才也值景恭王之國公以職掌所關躬冒霜雪供役繁勞遂至疾作而卒乃其居鄉之槩則老成持重謹厚和平不以賤而廢謙恭不以貧而靳施予月旦之評有可得而言者矣若純宇公弱冠舉嘉靖壬子鄉薦凡七上公車俱報罷而志不少衰乃與諸名士王觀如先生輩結社刻意爲文卓然自成一家言而公卽以辛未登第令江西之金谿其治主于廉明而出

之以寬慈仁恕在事則民懷吏畏去任則戶祝家尸而其所陶甄學人士則皆銅斗雲林之彥後皆爲名公鉅卿如亞卿胡公桂芳中丞吳公仁度是也至是亦以治行拜河南道監察御史公數條上時事縷縷千言大都以厚元氣清仕路重名教爲主而奉詔巡視十庫光祿公知中貴有蠶食其間者遂奏逐數十輩自是不敢作奸會江陵不丁父憂公爲門下士慷慨移書責之竟出爲浙江僉事時有兵革應募之卒五千人脫巾大呼露白公相向諸司莫不錯愕而公獨單車往諭亂用是平

烏夷偵伺變將非常一

時皆就擒獲亦受公之方

也尋轉江西副憲民俗

之頑梗者陰爲之銷藩邸之驕恣者力爲之抑有一道風清之謠旋擢貴州叅政未上而公掛冠歸矣歸則偃息城東別業灌竹澆花而暇嘗會賓客飲酒賦詩亦復孜孜好行其德割地以營叔葬捐貲以贍弟貧而賑急扶顛且有波及外黨者居恒服御不華垣墻不治亦未嘗數出謁見郡縣長吏皆引重之壽至八十康健無龍鍾態一日無疾而終說者以公爲仙逝云總之父子兩御史出宦而居然良吏處家已矣端人此皆所謂鄉先生歟可祀于鄉

之得祀鄉賢則以有純字者爲之子而純字公之未祀鄉賢則以無純字者爲之子也此其責殆在其後人也夫公所著有存笥稿刻行予爲之序

雲間志畧卷之十四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

如石輯
如韓輯

徐奉化長谷公傳

徐獻忠字伯臣號長谷居華亭里吾郡之聞人也當
爲舉子時所讀書日且盈寸素稱該博士大夫皆注
意高仰之而公亦有雄視當時先登儔輩之志視取
科第如拾芥耳先是與馮廷尉同師席盟古人交乙
酉同舉于鄉赴禮闈試貞齋江太史以文章宗匠入
爲總裁得伯臣卷讀而大奇之欲取以冠多士亟搜
其三場不得詰之則以違式榜于堂擯弗竣試事矣



太史愛其卷宣言于場屋中于是海內始知有雲間
徐伯臣才子伯臣復再試不第乃胃然歎曰吾其如
命何因自決請選于銓司銓司授浙之奉化令奉化
古巖邑也吏猾民囂號稱難理而伯臣奉公約已明
罰省刑以撫循之如修學宮開河道覈豪強之逋負
革公宴之奢靡邑以大治相與刻石頌功自謂可以
安位行志而會同鄉社友沈鳳峰愷爲寧波守公以
同輩不願折腰事之趨入署中倨南坐不少遜沈意
不懌公憤然曰而豈以我不能爲陶彭澤耶遂投簪
謝政歸其歸也葺舊廬治梅圃讀書其中而無何倭

夷內訌徙居吳興里吳興多湖山之勝公時棹扁舟
扣舷吟弄有條然物外之思直與赤松丹丘作儔伍
矣松之郡邑大夫與諸薦紳重公學行者每歎峰泖
之間別無佳麗可容徐先生杖屨高隱于茲以爲快
快嘗讀其埋骨青山之詩遠意遐心使人緬懷不置
而公以七十謝世葬在吳興之棲賢山蓋其人生于
松而卒于浙也公生平絕無嗜好惟喜著書有洪範
或問春秋紀傳錄四書本義大易心印金石文樂府
吳興掌故水晶品唐詩品四明平政錄及大地圖衍義
山房九笈三江水利攷公 叅同契滅之家而真草

書法蘇趙世亦珍重之公干筆硯之間因事觸發其
爲文自標形神直抒胸臆不襲前人口吻可稱赤幟
詞壇而其論詩五言重晉魏七言取高岑近體則師
大曆於詩無所不工而尤工於賦如賦白蓮賦白扇
賦蘆汀賦靈泉皆極才人之致而布賦一篇尤佳謂
寸縷寸絲皆從匹婦之手故極言其勞亦極言其病
如一疋遂抵千千緡聯筐始達于重瞳九月授衣終
歲祁寒等語蓋憫松人苦役細布備陳愁困不堪之
狀委婉周詳如怨如訴能令循吏讀之拊心酸鼻者
也昔人有云杜子美到夔州後詩句韓退之從潮州

回文章皆繩約不煩而自合軌範若伯臣自吳興耒
詩文不啻似之所謂窮而後工者非耶夫徐先生有
凌雲之氣曠世之才而僅以一舉一令終令人氣短
然先生不得以功名發舒其抱負而能以著述宣洩
其牢騷卽一時遇蹇途窮而有千秋之業在當與子
美昌黎並垂不朽之聲其視唾拾科名坐致通顯而
文采不見泯滅無聞甘與草木腐爛者所得孰多哉
余生也晚不及事先生而景行特甚將摘詞酌酒招
先生之靈于雲溪谷水間以當湘纍之吊先生有知
其謂何子何如也

董宗伯幼海公傳

董傳策字原漢號幼海上海人少有大志爲諸生時
卽慷慨自負身癯然不勝衣而若以天下爲己任嘗
言安得一日上封事與國家除穢鋤奸耶封翁海觀
聞而怪之叱曰小子何言之不忤也方年二十遂舉
嘉靖庚戌進士是時分宜有寵于世宗皇帝實以
勤敏爲上所知而後頗怙寵驕恣其子世蕃遂竊國
柄政以賄成諸臣以直言觸忤抵死者數輩矣當是
時藉令濡忍自愛其身無不匿影結舌而公時爲刑
部主事獨與給事吳公時來同部郎張公翀相與感



激憤發欲叩 帝聞而奏之曾北虜犯闕下人人謂禍起嚴氏而噤不敢出一聲公首書分宜六事上之朝謂其隳邊防鬻官爵蠹國用樹黨與擾驛迤壞人才擅國而國將危請斥之以謝天下分宜業已深心銜之矣而會吳張兩公相繼論奏疏中有請詢二王語 上以詞有所觸逮兩公而亦并公下 詔獄蓋公爲文貞鄉人兩公爲文貞門下士分宜疑之而爲之愆患 上旁以搆此獄而世蕃陰嗾典獄者必欲致三人於死律故被訊慘毒至再絕而復甦意欲恐嚇而得其主使各以爲下石文貞地而公持初

志不少變分宜猶欲 廷鞫之斃于杖下而地忽大震法司以聞得勿杖天幸 聖明宥其死戍南寧南寧粵中惡地也瘴癘之與處而猶獠之與徒至者死不旋踵而公獨怡神委命處之泰然受徒青山日與士人談稅文而亦間與衲子談佛若不知粵地爲砮而謫居爲憂者時按廣者爲分宜私人公戴大帽戎服執長鎗跪于舟次呼曰軍人董某見按院趣迎之幾墮水有宣尉某齎寶劍玉幣謁公立戶外累日公叱而卻之蓋公于患難中益慎交遊非其人不一接見亦公素性然也公行後分宜益橫竟被言者劾去

而戮世蕃於市朝一時世道否而復亨人情鬱而復暢世宗亦念公忠蓋數欲用公而寢疾不能起遂以詔屬穆宗隆慶改元召公復原官尋改吏部主事晉員外郎中隨遷太僕寺少卿公又條上馬政利弊巡視御史以議不出已與公爭之公不屈復抗言諸司建白覆議在部臣御史不得侵部職衆議始帖然戊辰卽遷本寺卿疏乞省覲改南京光祿寺卿未幾遷大理寺卿公抵都門而新鄭方柄政亦浮慕公之名高也而欲挽之爲黨謂虛少宰待公公以生平志在自立不欲依人門戶遂正色辭之新鄭意不懌

公思所以遠新鄭者遂請改南而新鄭亦欲遠公故壬申以南工部右侍處公也無何新鄭敗改南京禮部侍郎公旣任肅祀典杜私謁戒諸士人毋蕩敗德人以真禮卿稱而會鄉人黠奴以私嘗公公怒而杖之繫諸獄奴計無所以自脫者乃易詞誣公夫公於戍所不妄交一人不濫受人一物而堂堂宗伯挺挺諍臣乃變塞乎臺臣不察誤以奏上詔解公官候勘而事且旋白當復公官巡撫胡公中丞執禮疏薦公當大用正議召起公而公忽被害矣蓋公繩下恒急故人不復對公言臧獲短長而至是益得蔽匿無

賴者縱酒博白晝歐人而矍之財且致之死公於己
卯夏漸有聞欲杖殺之羣奴懼不免遂以五月七日
夜僞爲盜持斧戕公享年僅僅五十可哀也公早貴
未習詩賦古文詞既貴後遠竄遐方而公以深沉悲
壯激烈慨慷之灑氣泚筆而書其詩若文總之有湘
纍長沙之風黃初大曆之體而又不失關洛伊閩之
宗展卷讀之而知公之爲端人爲正士矣公當江陵
執政時遣使致詞於公亦欲引以爲重而公呼使者
至榻前視以病狀不報書而遣之遂與江陵忤此則
碑誌所不及而其弟傳文原道目擊其事爲余述之

者也天乎天乎正直如公而乃不得其死所乎漢司
空王崇死於婢唐法曹張圓死于盜而班孟堅以其
世清廉爲之傳韓昌黎以其治有能爲之銘公之死
固不足諱也所著有採薇集幽貞集巴歛稿蘧塵稿
中述霸繩奇遊漫記若干卷憶遠遊述史景獻若干
篇奏疏序記碑銘應客緒言讀書雜著譚道隨筆及
戍歸詩歌又不下百卷覽之不能卒業以殫其學而
窮其才獨手公一篋諫草見公一具剛腸千古而下
可以想憶公之爲人矣公居恒事親孝處諸弟友愛
待故舊有情有禮而待宗族有恩嘗捐贖田三百畝

贍族每歲會族祭墓畢設宴會飲貴者富者分胙賤者貧者分米而又以其餘助合族壽凶之事此又公之盛德不獨以直節正氣著云

唐中丞孟珙公傳

唐繼祿字子廉號孟珙上海人公弱齡喪父而家又奇貧偕其兄耕田力作已而棄農事儒業勤苦讀書遂補邑博士弟子有聲庠序間旋登嘉靖癸丑進士初授遂安令有惠政及民郡檄徵輸浮常額外公以爲于民不便且不可爲例奏記上官罷之天下承平已久人不知兵亦無倉庾之備公獨募勇壯數百人儲米粟數千石士民皆以爲迂未幾島夷內訌所至無不殘破獨遂安一縣賴以保全始服公先見有囚殺人獄旣具稱寃不已公往驗支體果無傷惟心胸

雲間志卷之十四
間適歛如石公立訊曰汝乃歐之鹽滷乎囚叩頭服
公之斷訊明決類如此旋以治行 召爲侍御史會
歲大旱公疏修省十事聞于 朝又奏行里甲法覈
一歲縣官所需若干第歛金貯之官量入爲出使里
長不復應卯傾家請著爲令 上嘉納頒示諸郡縣
行之出按湖廣雅以風稜自持卽郡守庭謁後不行
燕見之禮郵車所臨墨吏多望風解印綬去者嘗與
兩司錄囚一覽冊輒了然間舉一二獄情詰兩司皆
倉卒不能置對以此益嚴憚之若神君行部荊州會
典山盜起穴高鷄寨鑿礦行劫聚衆至三千餘人而

縣官利賊曠砂之入匿不以聞郡守徐學謨上狀公
卽下檄勅之先縛縣官囚之獄而陰遣沙市趙巡檢
詣賊寨諭以 朝廷威德令早自解散不則且齎汝
肉矣賊羅拜泣曰某等逼于饑寒一聚則不得散而
縣官復餌我謂上人未必知也今日之命懸于巡檢
願爲我活之遂馳歸以賊語報公亟檄郡鈐符票三
千餘如賊之數復令巡檢往人給一符待以不死姑
聽其還籍有符者隘兵毋得擅誅月餘賊黨盡散是
役也不煩一領甲不費一斗粟而數千里安堵如故
可不謂公之大功哉後擢大理寺寺丞晉少卿擢南

京操江僉都御史晉屯鹽副都御史在任不久而疾
作移告歸家歸遭母喪病勢轉劇猶勉力以治葬事
併二世祖塋之頽圯悉皆繕修不虞喪未終而公竟
易篋以逝也如公者官不躋大僚而年不滿中壽可
勝惜哉今公已崇祀鄉賢祠有子自平襲門廕可以
繼公之澤不衰矣

龔給事兄弟傳

龔情字善甫號方川愷字次元號全山龔氏之從兄
弟華亭人也一第嘉靖癸丑進士一第嘉靖丁未進
士一爲禮科給事中一爲山東道御史人並高華官
俱清要時稱兩龔兩龔云方川公之初授行人也奉
使景寧藩邸峻卻餽遺以此著賢聲有諫垣之擢
時值歲議軍興南粵北胡諸道赤白囊警報彙午公
首疏飭邊防豫儲蓄均兵餉蠲額徵以四事條上復
疏止詔取太倉銀兩詞極剴切從此青瑣推公敢
言會勘伊庶人不法事忤常路指摘外任尋歷陞南

虞部郎隨報罷未能大究其用時論惜之公里居不
激不隨與撫巡郡邑言事委婉慨慷亦復清芬多致
而時輩後生每接公言論儀表竊退而嘆服謂公有
長者度古人風焉文宗韓非詩做柳子所著撮殘稿
藏于家公少時聘韓氏其女病廢或勸公另聘者公
不然之竟其女去世始議婚此其內行醇謹又當求
之古人中者矣全山公初授慈谿令視職廉明旋入
臺試御史會咸寧侯仇鸞倡馬市公首疏論之杖
闕下得不死時西北患虜東南患倭公調上六事明
紀律別功罪實軍伍撫遠人募兵選將議皆採行時

以爲得諫臣體故事歲大讞御史一人呈牒閣大臣
公曰此吏胥事辭不往中丞崦山周公不能以堂屬
相強也已按西粵吏不職者聞其剛直聲輒望風解
綬去尋列靖江王驕恣干法禁狀復疏止大征粵寇
乞移兵小勦之 上雖是其議而當事者以此忌公
遂出爲山東叅議屬歲大蝗民無以爲食公下令捕
得蝗者易粟倍於是捕蝗者衆爭馳田野間而蝗不
能爲害民以此甚德公東魯之境非公爲之消患弭
災能堪命乎無何遷湖廣副使公時不樂仕進有意
憇息林泉而黃疾陡作遂引疾歸明年竟不起矣公

爲人峭直清嚴無世俗澆忍脂韋態家居杜門不事私謁卽撫巡郡邑造請語不及私至乃指詰疵政風霜在齒頰間誠所謂人中矯矯鐵中錚錚者而親知少有過失亦必面爲箴規靡所隱諱以此人多嚴憚之古之遺直公何媿焉公處家纖嗇薄于自奉而族屬親朋以困乏告者又能推卹之外曾祖叅議蔣公性中有名德公白之丁鄉外舅夏翠翁撫公有恩于其歿也爲之上蔬邇先墓令後日子孫以我故無忘夏氏跡其種種盛德又非徒以伉直稱耳已

趙銀臺方齋公傳

趙灼字時章號方齋上海人公自幼端重簡默長務博學而尤篤于躬行凡世俗所爲攀依窺望巧避競趨之習一切弗事而斤斤焉以正裊其躬蓋端人也舉嘉靖丙辰進士授行人拜刑科給事中轉戶科遷吏科都給事中太僕少卿太常少卿晉通政司右通政方公爲行人時分宜柄政擅權士爭蟻附至有賄賂蒼頭以求進者公自旅謁外足未嘗一及其門其後歷官于世所稱賢執政亦不一私謁仕路稱守正不阿者指必于公首屈世咸以公輔期之在戶科抗

疏陳三吳水災乞蠲其賦稅言甚詳切時分宜惡聞
憂危之言論事者相戒或曰此非政府所樂聞也公
亦不顧後分宜敗中涓欲庇其黨訛傳世廟惡言
官將重其罰公曰我何愛此髮膚不以安社稷乎于
是上封章盡擊去小人之阿附者公又疏江南所歲
輸廩請歸之祿米倉以司徒屬一人主之自大吏以
至隸卒度無所侵牟咸稱不便公持議益堅歲省民
財以千萬計世廟在位久廉知藩臬郡邑之屬不
職者多令撫按疏名具奏而臺諫拾遺以聞公凡劾
去者十餘人卽親故亦無所貸直聲震輦轂下矣在

吏科公又獨尚平恕故事考察類多匿名投匭顯避
怨而陰中傷公請于糾拾時諸言官各以所聞公列
罪狀上陳不得復踵前弊其考察不及者故事調用
稍下卽罷之公請分爲二等苟貪墨未甚著者姑降
叙以責後功是時註誤之吏中材之人藉以保全者
甚衆至于推援寒士汲引素交孜孜若弗及固不能
以更僕數也其在通政任未久以省父疾請告歸里
適丁內艱旣免喪遇神宗皇帝踐祚詔撫按察舉
境內賢才章上報允將召公未及用萬曆二年冬以
疾卒年僅四十有五耳惜哉總之公所措諸身未嘗

學問三卷之十四
十三
爲高峻不可異之行形諸章奏未嘗爲迂濶不可行之言發諸詩賦文詞亦未嘗爲枯澁險艱不可讀之句而其與人交謙退和雅卽後輩亦恒與之均禮不自知其貴且賢也且又介于已而廉于財卽父所分產悉以讓其伯仲兩兄無恡色在官二十年聲妓之娛不一入其耳非分之饋不一入其廬如公者不可謂非盛德者矣顧公不幸夭阏而又不幸乏嗣善哉乎徐文貞公之銘其墓而引蘇文忠公之叙邵茂誠也蓋悲其有原憲之貧顏回之短命馮衍之不遇楊雄之無兒皇甫士安之篤疾而謂公當強處七

不爲士安其不遇雖未至如馮亦不謂尊顯其貧與短命雖不至如原如顏亦不謂富壽而無兒視楊雄不啻似之文貞所以愴然悲心耳然公雖無兒而以伯兄國子生燦之次子隆城仲兄鄉進士煥之次子隆培爲後而隆培之子東曦今且第萬曆己未進士爲閩之閩縣令有循良聲蓋實繼公登庸衣鉢云

夏給諫陽衢公傳

夏時字人正別號陽衢華亭人公生而體弱口喞喞寡言贈公一山翁頗訝之一日置之膝邊問天地有心乎贈公曰汝心卽天地心也公若恍然有解處蓋爲兒童時而已聰穎不凡矣長習舉授詩外傳亦稍露其竒十六而試有司俱以文蒙賞識時吾松諸生習詩者十之七習易習書者十之三習春秋禮經者蓋百不得一焉會督學使者臨川章公擇諸生中茂異者使從博士受春秋而公與陸宮保公皆在選公以師承受學不數月而通其旨要復以其學師授人



公遂以孤經鳴于時試輒高等矣無何歲在庚子宮保以經魁應天旋舉南宮第一而公亦以乙酉魁其經至丙辰始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擢戶科給事中尋改吏科不赴至 穆宗登極兩召公補吏科而公俱辭不赴也蓋公之受經始與宮保同事而其蛻脫世味懶着朝簪淡薄之致大畧與宮保同故宮保銘公之墓石而曰予自諸生與公鴈行而進及詳公宦學始終至出處歿生之際又何玄覽達識若此夫亦有與公契合者耶公善貧亦善病而性實至孝得雋之後日修甘旨以奉其孀石孺人而當計偕期迫逡巡

若不欲行此其心誠不願徼一第以違母氏朝夕而於是屏居靜室中精意潛思體會陽明先生良知之學著爲指南一編凡傳習錄居夷集莫不口誦而心維之蓋六年之間其于學也有所自得似可以委命遺榮者故當應制而逡巡如故也非母夫人趣之使出當不治裝行矣其登第而官中翰也其三載考績而贈公父如其官封其母孺人也公以爲爲親祿仕之念已畢而迨乎母氏計聞又以不及終養爲憾故雖部使者疏薦于朝卽家拜吏科不拜者豈其薄承明厭青瑣哉則其孝思薦擊故于軒冕塵視之而金

緋若浼耳又况乎薦公于垂老之年宜乎其無意復出也當公爲諸生病劇時有羽衣異人造榻前與語而手一編眎之啓之率養生家言大是玄秘故去諸藥餌而含寂葆真攝精固氣頓令支節理神明完後且翩然抗箕頴之節于明盛之朝而世緣日薄道念日濃盖公大於此處得力矣公家居每同宮保諸鄉先生社會爲名理之譚且饒泉石之趣而暇則延黃冠叩靈關譚蛻化術四壁皆書箴規語誠深味乎其言之而其對月自况之言曰樓臺亭榭照以樓臺亭榭而未始有羨也糞壤汚渠照以糞壤汚渠而未

始有憎也有旨哉盖公比時已絕郡縣之跡謝親知之交獨坐一樓屏棄百事其目若睹戶外而其神若游空中卽未必出世長生或亦可延年而致百歲未幾而方士有以黃白男女之事進者遂不三四月而病病竟無起色矣公享年六十有八不爲不壽而視宮保九十有七似不逮之盖一時偶惑于方士以自短其天年故吾謂公之于宮保出處同而死生不同也余故惜公而爲之傳公之子文徵府幕君能不墜其家世而其孫道行繼開輩亦以麟經之業有聲菘林又當以夏氏學名世矣

姚大叅華陸公傳

姚體信字汝中號華陸其先平湖人自始祖贅華亭
爲華亭人而公爲諸生以至乙卯丙辰聯第猶係平
湖籍也公生之前一日毋夫人有烏龍繞屋之夢比
生而頭角斬然至出就外傳日讀數千言識者已卜
其亢宗矣弱冠游庠試輒冠多士學使雷公古湖薛
公方山皆海內名家俱器重之其于科第直掇之耳
授官而後卽服父喪服除而主虞部政奉差督理徐
州洪務三年奏最封贈父母如制尋轉屯田郎中以
思親陳乞歸養嘉靖乙丑春上疏南還奉毋夫人朝



夕就養惟謹若無意復出者而毋夫人趣之就道乃
於 穆廟初年赴銓曹擢比部廣東司郎署凡 朝
廷大獄近倖豪貴有犯者斤斤持三尺不少假錦衣
魏大經素橫陰中人罹重法屬公訊有力者庇之甚
周公勿應尋以萬金嘗公公叱之去竟論死時長安
其目公爲執法即然朝論雖交重公而公之身已不
能安于朝矣萬曆戊辰出守南陽公方蒞事而歲值
大饑率以儉朴先其民更請賑粟賑金全活無筭吏
有因緣爲奸者必以法重繩而一切府庫羨餘釐革
殆盡蓋終公之任廉以持身嚴以馭下而亦忼直以

事上官故有監司與公同榜而以屬吏視公者公挺
然不爲色沮遂深心銜公而會太夫人喪歸卽乘間
含沙噉臺臣誣奏疏入新鄭相公秉銓持之笑曰此
吾省第一賢守也奈何亦掛白簡耶竟格不行公論
大快方公被劾時適客游武林得邸報親友見者無
不駭愕而公怡然歡飲至醉畧不動容就寢酣睡達
旦此可以觀公德量矣癸酉又服除補廣信府至則
懲墨吏恤饑民興學官平訟獄杜告訐勸農桑種種
善政迄今江右人碑頌之歲丙子公方以郡伯入典
文衡而八閩憲副之 命下特勅監軍乙卯復以憲

司總裁鄉場尋擢河南布政司左參政時柄事者方以苞苴殿最而公于政府要津不通一字竟以罷官而公亦從此逍遙人世矣公性豪舉坦夷超然俗韻之外生平不治家產不涉世氛不問米鹽而營田畝惟喜圖籍更好爲山水遊居恒結精舍建重樓食息寢處其所而歲時常肆筵設客爲笑譚杯酒歡家有木蘭画舫輒掛輕帆任其所往尋花嘯月彈絲擊竹于煙水之間嘗卜築吳山上臨眺湖光映帶雲物號爲華陽洞天日侶高士騷人徜徉觴咏見者謂公神仙中人也蓋公雖居宦二十餘年而實淡于利祿內

橐蕭然卽其租稅有數項之入而半以給其愛弟鴻臚君體倫半以自供酒肴登覽之費鴻臚君能盡能書性亦醇謹恭順公出入必與之俱每當風日晴和游興勃發或苦無資斧嘗從典貸以行人有目公癡者公輒然笑曰未知何人是癡百年後方成案斷耳其達視類如此公卒之歲七十有二可謂有年公之伯子士麟不祿而次君士鳳以學行蜚英黌序成均第數竒不售今其孫世祥世禎皆才而且賢可謂有後乃公之盛德汪度尚在吾曹後輩懷思夢想間有未盡食其報者當執左券待之矣

楊道亨字豫甫號九華青浦之楊扇鎮人嘉靖壬子
以秀水籍舉于鄉丙辰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遷刑
部主事公嘗入內提刑廉知有無辜被繫者輒哀憐
而軫恤之時太倉王中丞思質公在獄公數加慰藉
候其起居而時其飲食中丞以此深德公後奉常敬
美先生與公聯姻以女婚公之子亦中丞意也巳晉
本部員外郎即中其執法也嚴而其任事也益精而
且敏得受知楊襄毅公時宣奮於朝以為比部可當
大用而無何遂遷真定郡守真定當東西孔道仕宦

楊憲使九華公傳

楊道亨字豫甫號九華青浦之楊扇鎮人嘉靖壬子
以秀水籍舉于鄉丙辰成進士授行人司行人遷刑
部主事公嘗入內提刑廉知有無辜被繫者輒哀憐
而軫恤之時太倉王中丞思質公在獄公數加慰藉
候其起居而時其飲食中丞以此深德公後奉常敬
美先生與公聯姻以女婚公之子亦中丞意也巳晉
本部員外郎即中其執法也嚴而其任事也益精而
且敏得受知楊襄毅公時宣奮於朝以為比部可當
大用而無何遂遷真定郡守真定當東西孔道仕宦



過其地者車馬雜沓吏牘亦堆積如山公日爲酬應
手批而口荅之綽有餘暇其備兩造就訊者滿槐棘
下吏抱牒紛如而公出片語爲之剖曲直分是非無
不叩頭帖服者會虜突入紫荊京師大震公視郡三
面皆王城不可以守乃籍庫羨金及曠吏脫騎之俸
給白之御史城城不匝月而功就又築潯沱河廢堤
久之淫雨不歇水勢狂奔堤且將潰公督寮屬益置
水牛竹槌之類以捍禦洪波而身自露立城上爲文
以禱水神見有狀若青牛者一目獨角昂首而入水
中亦隨滅堤用是成故事真定守以三輔重地與兵

使者抗禮不執手版匍匐罄折群吏中公于兵使者
接見時卽不甚貶損而亦不甚抗厲兵使者器重之
而直指亦薦列之遂遷雲南按察司副使時撫臺宋
公與公有微釁會當修城而公出腐粟四百石佐其
費卽疏奏公有所乾沒其間吏民千餘人向御史力
訴公寃事乃得白詔復公官不久而公已抱病卒矣
摠之公居官則守清慎勤之三箴處家則循孝友之
二字此所謂孜孜爲官而屹屹爲人者也公嘗書屏
曰人好官不好官了人不了官好人不好人了官亦
了公之自箴如此何患名譽不彰品望不高哉今已

崇祀鄉賢祠後輩當以公爲師法

公與公有始譽會當於然而公出高要四百五式其
而直許亦薰厥之參觀雲南對察自臨對却懸臺宋
對具却鳴不甚却對而亦不甚其對共對昔器重之
對昔其對不甚其對對而亦不甚其對共對昔器重之
對昔其對不甚其對對而亦不甚其對共對昔器重之

李太學春樓公傳

李日宣字尚德號春樓華亭人義烏博士鶴峰公之
而山東憲使海樓公之伯兄也公少而能文長
而嗜學以童子試第一人遊泮輒試輒先其同舍生
其名與弟海樓公不相上下而困躓場屋者至再而
三卽公以青雲自負人亦以青雲目之而猶然夔落
也嘉靖壬午兄弟同入棘闈應制舉試而弟薦鄉書
而登癸未進士上第公以此益奮志讀書寒暑不輟
遂緣食餼例肄習六館下計以徒業成名而兩試又
復不第公乃喟然嘆曰吾其如命何老親在堂幸有

雲門志卷之十四
吾弟祿養吾何能戀此頭顱復希榮進爲也于是與
里中高士結社相與飲酒賦詩開口爲歡放懷尋樂
而居恒約已好修樹滋貽穀不以弟旣貴顯而營營
于殖產屑屑于操家所教者子孫一經所遺者清白
兩字耳公之小像王學憲洪洲公爲之題曰春風花
下夜月樓前命雙童而登眺攜隻雀以盤旋一種襟
懷托交松竹百年踪跡寄傲山川浮雲等于軒冕終
歲樂此林泉不知者或指爲天涯羈旅知之者則目
爲行地神僊讀之則公之神情不俗宵次悠然已自
可想見而公之自題小像者曰不官不祿有書可讀

浪遊辟雍高隱空谷行將仕矣我弗折腰于五斗命
旣薄矣又何易介于三公訓子課孫弄月吟風天真
不鑿浩氣不窮人情我一生悔吝我則無愧乎帝降
之衷誦此言者可以想公之冲襟又可以占公之後
祿矣蓋公賦性端雅每事動法古人容止必莊衣冠
必整卽危坐竟日終不見其褻貌媒言其與親知交
也諄諄愛敬以禮自處而亦以禮處人有非意相加
者抗顏不能濡忍以故人多嚴憚之時公年八十有
七而一日疾作醫禱弗効考終于堂所謂得正而斃
者非耶公子益亨澄川公抱德弗耀以子貴封如其

官得拜監察御史復拜廷尉 新命夫既以仁人長者無媿其絲綸章服之榮而冢孫凌雲廷尉公方負清朝重望爲公爲孤諸孫凌霄凌霍凌雲以及孫之子是椿是棟輩又且三珠競爽而五桂流芳繩繩未艾語曰不于其子必于其孫詎弗信矣

王封公蔗江公傳

王良玉字汝振號蔗江世居華亭之七寶里公之父怡逸翁瓚者好行其德人以王佛子稱生二丈夫子長良金是爲滙村公次卽公少與兄滙村同學習毛氏詩每一諷詠輒解頤得其大指而又謁儒宗長者爲經師未幾兄弟皆補文學試輒冠其同曹郡守南海何公異而目之以爲二難雙壁翁家故業農每事耕以資館餼而公之室人工織紝佐篝燈夜讀兄弟間又自相師友伊吾聲徹曙不休嘉靖丁酉滙村公領鄉薦書公自此務學益力與相繼鵲起以娛乃翁

遂寓蕭寺教授生徒執經者屢常滿戶外徃七寶之俗多業賈不業儒自怡逸翁教子成名于是蒸蒸競趨儒業且見諸徒弟姪出入里閭雍雍禮度有烏衣巷之風故時輩爭相效慕能訓學砥行以科名詩禮起家皆公先驅力也無何淮村公以病瘵竟致夭折怡逸翁泫然持公而泣曰天乎天乎何使我玉樹摧殘乎汝今遂有宗祊之責矣汝其勗諸公亦泣不自勝亟爲經紀喪事而嫂姜氏有苦節貌諸孤又貧無以自存乃爲含淚拮据與翁左提右挈之遂令嫂節完而諸孤之嫁娶亦畢乃抱故所遺書授兄之子翊

正俾之讀且延師課藝甚嚴翊正遂爲名諸生公之心稍用是慰而會族有橫者凌侮諸孤譁訟紛起公毅然走公府直其事自是橫者皆縮匿不敢恣其所爲夫公當王氏之祚興而復衰而能存王氏之孤衰而復振上以樂老親方頽之景下以維伯氏垂絕之絲此其孝友高誼亦人情所難也哉公旣撫兄之子成立而又撫其子長君會次君俞者屢勉讀書甲午長君會在髫髻之年以儒士隨公應試公撫其顛笑曰孺子乃能先我着鞭卽時公雖屢躓場屋而氣尚不衰也甫入闈而怡逸翁之計至遂匍匐跪奔歸號

痛幾絕每以不及視含爲恨雖甚困乏猶力購葬地
畚土荷鍤厚爲之封比竣事髮且半白人以篤孝稱
是秋伯子補邑庠生丁酉復赴試而公已倦游矣喟
然曰汝有以嗣吾志卽吾所以嗣怡逸翁也又何必
身親爲之是秋長君中式公喜極而繼之以泣曰恨
怡逸翁之不及見也戊戌丁內艱雖老而執喪孝謹
如故迨甲辰長君登第南宮授官工部尋奉使武林
使道省覲公迎養湖上逍遙名山水間已轉營繕員
外使清源得以滿考封父母如制又自清源召爲虞
衡卽隨謫紹興判遷同建寧守再遷守漢陽擢廣東

瓊州備兵使蓋伯子于仕宦亦旣浮沉而公不甚色
愉色愠時時遺書誡之念惟受 國厚恩盍圖所以
報稱者及宦瓊念其涉險海外又遺書訊之曰汝胡
不歸吾待汝以老于是伯子致其官歸矣公長身方
頤豐岸峭立居恒寡言潔行不屑與俗人群雖已沾
錫典燁然有冠服之榮然終不欲藉以炫耀鄉里
非慶賀歲時終年不冠不帶也郡邑大夫及鄉薦紳
造公廬者例以疾辭卒不報謝雖賓之鄉飲有召之
飲者亦俱不赴性厭市諠所居西偏別墅闢圃濬池
日事觴奕里中耆老每相過從或攜杖偕遊隴畝遽

遽忘歸間亦臨風長歌口占一詩以自適而或兀坐終日手老子一編弁古梅疎竹惟石名琴共主人而成六逸且曰吾託茲老矣署其堂曰逸老之堂署其室曰靜觀之室如是者優悠二十餘年而以六十有九猝抱病夏秋之間旋痊旋劇一日呼諸子而命之若知天期將至者而又屬走刺徧謝故人乃瞑其視人世去留曾無罣礙公亦令終者哉公與人交坦夷不設城府而性機警有鑒識人莫能欺遇事不平輒面指斥或至嚙齒詬詈之而事已都忘嫌怨故人莫不親就之若負暄焉生平好急人而尤篤于倫叙如

長姑之適張氏而耄者仲姑之子曰陳曰呂少失信恃者姪婦鄧氏之早寡者友人吳君之歿而家貧者咸存卹之俾無失所而以田產售者必酬之高值稱貸而度不能償者輒焚其券書若其修道路甃井磔繕橋梁凡此皆公善行而又嘗有言曰君子居福以謙知者詒謀以儉又曰人情流則難制家蠱裕則難飭此又其嘉言之可述者也公既以子憲使貴而憲使之子翼恩復舉孝廉次子俞爲名太學而其子克讓爲名諸生亦以子貴封比部讓之子庭梅庭栢皆登進士第一爲憲使一爲曹郎方翺翔 皇路是皆

雲間志卷之十四
公遺澤所留也夫

李觀察海樓公傳

李日章字尚綱號海樓華亭人公何以號海樓也方
公未第時骯髒慨慷眼空一世此身如登百尺之樓
憑闌而望東海十洲三島之勝狀而納之几案杯盃
間此其襟度固已不凡矣迨癸未既第進士以內憂
居家三年服除而拜刑部主事為漕運理刑時唐文
襄公董漕以公賢而且才傾心特甚作清議篇贈之
陞員外郎郎中有巨璫欲越百里而逮人者公以為
非法執不可巨璫怒以危言恐嚇公公弗顧也尋錄
囚浙省事竣一麾而出守襄陽首築樊城又築老龍

堦人有以勞勩爲公勸者公曰襄陽之事我爲政而復誰誘耶其由襄陽而徙長沙也先是有大瀉寇數千人屢招撫之不下而其劫掠逾甚公至則身督兵往討斬其渠魁降其脅從者凡若干人當道以其事上聞拜白金文綺之 賜公以文士而兼武事儒生棄繻而一行作吏有能辦此者乎俗故喜訟稍稍以法繩之卽肆爲蜚語詆誣太守往往貶法以殉而亦無可奈何公獨不爲少撓有訊則具獄其詞雖老吏猾胥環侍駭愕莫能增減一詞而訟用是息政成爲天下牧守之最卽以最遷山東按察司副使而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南祔 顯陵一時舟車人夫供億

之費動以百千萬計皆于是焉取給人輒爲公難之以爲未易辦此役而公以心計籌畫預籍其數而爲畫一之法以授有司自是候于境者期無後出于途者程無稽費不浩煩而事以集當路者賢之將不次超擢而居歲餘旋丁父憂以去會天下大計群吏有忌公者騰謗于朝銓司以不及察罷公政夫人之才患少而公之才患多才饒而以不及考遂令精敏之吏如李公者不得展采錯事而優長其所設施掌銓者公耶否耶大都超世之人不以浮沉介意公已安

之畧不色愠而輦轂之下恐非所以處公也公于是
與親知革結一社日飲酒賦詩投壺較奕暇則放小
艇徜徉峰泖間時讀王仲宣登樓賦蘓子瞻黃樓詞
慷慨悲歌而傲然浮白擊唾壺以洩其抑鬱牢騷之
氣公雖宦不甚達亦足以豪矣公自懸車後值島夷
之亂每見郡邑長吏有問民所疾苦與政所興革者
其言侃侃不難激烈陳白之其謁公而退者未嘗不
服其朗襟高度拱手而贊海樓公也刻有狎鷗
亭稿余雖不能卒業而客能誦其篇章有似襄陽長
涉之槩此殆公宦轍所至其言纏纏洋洋有相契合
者耶公之子豫亨博極群書所輯廣記攬玄藥藍春
意推蓬寤語格致明辨珊瑚枝自樂編不下數百千
言往往膾炙人口其俛首而爲鴻臚丞非其好也公
之孫紹箕能詩工書画有臨池潑墨之名亦仕爲藩
幕而紹文多所著述若雲間人物志與雜錄諸編若
以身爲蠹于書史中者可謂公之令子文孫也已

人得真書于書中者曰觀公之令于文烈也上
幕而餘文多視蒼並若雲間八時志與蘇楚音蘇
之河解其指精工書圖亦細也發墨之各亦廿為審
言卦卦觀天人口其對首而為戲顯亦非其我世公
意蘇教蘇語蘇姓即辨無蘇蘇自樂蘇不干壞百干
昔明公之子新亭與蘇蘇書也轉黃指對之藥蓋春

奚文學玄超公傳

奚震族字嗣麟別號玄超華亭之南橋里人曹縣博
士夢芝公之子也公生十歲善屬文十四補弟子員
前後督學使者至試輒高等郡邑諸公多雅重之蓋
先生博學自經史騷選以及稗官黃衣諸家言皆涉
獵貫穿而其為文爾雅深厚不事奏釘不務靡曼與
弟子講說有區段次第而其于行誼尤篤一時稱人
師經師亦蹈矩履繩士之卓然有品者也省試十餘
上不第嘉靖乙酉以需次得貢試于大廷又三歲
丁父憂以執喪過哀遂無起色時論悲之公方幼時

海上中寇家人倉皇出奔博士公將詣祖塋別去公牽衣請從日大人猶依依壠樹而我忍不依依大人乎博士公食貧公爲諸生常以館穀供其甘毳不爲私藏誦讀之暇時歸定省恋恋膝前殆其孝天性然矣毋高孺人患未疾公侍湯藥必嘗晨昏必籲天祈代比歿盡力治喪不以毫髮累仲季而孺人少有遺橐以貽女兒歸吳者悉予之曰此吾母夙所憐也當博士公卧病官舍時訊至亟往視病兩晝夜兼行五百里及至博士公遂霍然人以爲公孝感所致博士解官歸公日夜居子舍進羞進襪無不躬親博士病

甚公不解帶者逾十旬迨博士公易簣而公亦病矣方葬引至于垣其日沍寒冰雪交積公徒跣躡哭聲如壞墻病遂劇然猶不就床褥不除衰絰支離苦塊間親友規之者曰古人毀不滅性得無過毀乎公曰我得從先人地下足矣大漸之日櫛沐起坐微吟短章而瞑時年四十有九耳公嘗自言士處瞽宗如女子處閨闈若隨人挾短長而啞啞施施也席珍之謂何故公當總角之年爲郡守方公雙江司理吳公悟齋所器後方爲中丞吳爲少宰見間慰勞數四且使人語之居間公卒不往曰我豈敢以縫掖士數數

從上大夫鼓舌哉生平不營阿堵不問田廬菁莪脫粟葛巾布袍安貧自適而友人張明甫歿橫尸不能歛公爲削牘醵金以殯之居常對客譚古今成敗人物臧否媿媿足聽而至有譚人過失者輒默弗應其謹厚可知性惡巫覡常笑曰雖盡此輩焚之天終不雨安得西門生者更挽鄴水哉雅愛南華經工部律水航陸騎必挾以自隨其或窮愁感憤必莊誦朗吟借以自慰每登鳳臺眺薊門當寒雲莽蒼長風蕭瑟輒自慷慨悲歌酒後耳熱脫冠露頂若豪若狂豈其生平蘊畜不能一試藉此發舒耶吁可悲矣

周少尹一山公傳

周禋字惟敬家居九山間因號一山封水部公雲鵠之父而學憲公思兼之大父也少磊落不羣爽伉有志節業舉不成去就府掾而其爲掾也獨兢兢奉三尺未嘗以私自徇而亦不以私徇人太守鄴陵劉公璟見其小心勤謹不以衆人畜之雖小吏乎而亦庶幾國士之遇一山公識之于心誓以死報有日矣劉守性剛方多忤當道當道思得而甘心焉御史黃公憲方以鷲擊爲政而或有讒劉于黃者欲按劉墨悉攝諸郡掾付拷掠五毒備嘗皆不勝楚誣服而公獨

呼天指日爲公激切鳴冤雖拷掠再四身少完膚血
跡污濺庭堦下而公終無撓辭亦無變志御史怒甚
繫之獄或曰此上官意何自咎爲公正色曰無論劉
公待我不薄我當有以報之卽如劉公白璧而欲以
青蠅玷污天理人心安在昔者孫拯明二陸之枉張
說白元忠之誣我獨非人也耶於是從獄底默禱之
神夜夢羣犬攢吠公一朱衣偉人指而言曰子無恐
第以大笠障前犬不能害矣詰朝御史又庭鞠又復
榜掠公公大叫曰請以一事置辯上海令張蓋過太
守門太守竟召而撻之藉令守果墨夫安敢撻令乎

御史蹶然起曰掾言良是遂釋公他誣服者皆抵罪
非公赤心貫日義膽包身寧詎有此蓋劉守之冤得
公而自劉亦不以公爲功而公爲劉公得白其冤亦
不自以爲德此皆人情所難當求之古人中者以劉
公官至浙江大方伯折簡招公館之演教寺數日聞
旅見旅退語一不及私歸時第受火肉鱗魚之惠此
可謂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者時論兩賢之抑又難之
難者矣公以次年就吏部選人授福建長豐倉大使
時旣滿秩三年而繡衣周公爲聞公前事大奇之復
使權職周爲淞人時且按部嚴重至召公飲于堂談

論竟日始出此豈下吏所能得之上官者而公乃得之御史耶已而擢江西樂平縣簿以外艱歸復出補興國簿過南安境上作詩吊東海先生祠有魂歸東海空埋玉澤被南安欲鑄金之句張之裔孫至今墓之墓壁云蓋公當爲掾業已能詩劉公會見公詩稿一帙于几上問而知之故不以羣吏遇公也而亦以此得其死力詩不負公公亦不負劉守哉及公以政家居遨遊峰泖間與顧文僖曹定庵諸老相倡和而于溪上築室數楹累石樹木蒔草澆花絕不問家人生產世以爲高時學憲公方垂髫公抱置膝前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又嘗謂水部公曰汝亦必不久淹人下當且拜有章服其在吾孫乎公長身玉立豐頤美髯人以非義相干不少假詞色而至于遇事變臨利害則其氣百折而不可回不然者當御史折獄時奚啻泰山壓卵而公以一小吏流言法臣前事竟得白此非所謂人中皎皎者歟時與公同事誣服者皆小輩不足言乃世有士君子亦反恩作讎每每落井而下之石以此視公非令愧死卽譴死矣以此益重公而爲之傳吾故謂俠烈如公者宜其子孫之貴顯而耳孫繩繩雲仍福祉尚未有艾也詩曰貽厥孫謀公

其有焉所著有淞故述諸家詩評範圍奇門醫圃雜
言數種有一山樵唱集定庵先生爲之序存于家其
最膾炙人口者有憫農一詩詩曰太息吳民當此劫
迭罹凶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成大雨翻盆盡傾
沒水深半壁屋已摧男婦赤脚行淤泥一冬柴米真
桂玉買田售屋來充饑今春鬻女翻鋤遍又賣兒來
蒔秧半誰知五月苦淋漓洗蕩膏腴無一片九山乘
雲欲化龍樹林積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無際週遭
稼穡沉無踪東家嗷嗷西家泣何來花線供機織寂
寞蓬門盡日扃冷竈無烟米無粒紛紛饑莩填溝河

萬姓活少亾猶多惘然勉強幾家在屋漏那有茆來
鋪鶴髮臞翁筋力竭皤顏老嫗淚垂血今秋滿擬穀
豐登却變郊原湖泖濶老稚車戽欲救苗饋餉不足
形容憔悴棹聲斷斜陽裡水衝坍塌徒爲勞荒村漸
覺人烟少落日空聞蛙鼓鬧風生畝畝浪聲誼鬼燐
熒熒相照耀嗟彼蒼生圖苟延天意如此何由全寄
聲憂國憂民相亟爲疲瘵解倒懸讀之殊有詩人之
致

賦比躬耕泲上是歲淫雨滄沒田苗公悲農人無以
卒歲爲作憫農賦一篇自二賦傳而爭寫者紙爲之
貴若其遭倭夷之變感時觸事發爲詩歌如從軍行
募兵行者篇什更多蓋先生十年讀書而日積月累
以成卷帙非徒漫然寄興而作也時先生年已向衰
而雄心難降出處意猶未決一日忽嘆曰頭顱如許
不于此時出而徼一命復何爲乎乃謁選銓曹而得
閩憲司之經幕方繫腰間組纜十月有奇而尊鱸在
念竟投効自免歸矣歸惟與詩人王鶴坡陳東野諸
君結社而盟相爲唱和而亦時與馮南江廷尉沈鳳

峰太僕楊柳齋黃門周萊峰學使詩筒往來諸公談
次未嘗不推轂先生夫豈惟重其才抑亦重其品也
哉先生家無餘貲而亦宦無少橐居恒啜節不屑以
一介干人惟閉門著書吟嘯自適所著家藏集手輯
成編其詩凡八百首爲八卷其文凡百五十首爲八
卷共十六卷刻成而先生自爲之序凡一生顯晦升
沉之迹憂悲悅樂之情皆可考見而以家藏名者不
欲求知于人第欲使後世子若孫者取而檢之得其
生平之槩云爾此亦吾松一高士故特揭而傳之

張文學西鶴先生傳

張德讓號西鶴華亭之塘橋里人先生族多仕宦少負逸才弱冠補郡諸生以文受知于當道大中丞艸亭彭公見而獎賞之待以國士之遇日益有聲然先生雖事咕嗶鉛槧間而雅非其好也所好惟吟咏及攻畫攻真草書詩宗開元大家書宗李北海而點畫若傳神寫照郡中無與爭衡者時上海陸文裕公書法妙天下先生往師之文裕公命之先寫一幅來看先生卽提筆走書文裕驚嘆曰誰人在我面前提得筆起來子可教矣于是悉以秘訣授先生先生日夜

極意做摹遂成名筆卽莫方伯公中江亦往往推轂
焉後以跛足艱行作病鶴賦以自况遂絕仕進之念
棄去舉子業嘗乘竹兜至朋舊家相與觴咏爲娛竟
日而返乞書者屢滿戶外絹楮疊陳先生每微醅乃
始含毫令二童子手曳于前不使着几案一揮而盡
風骨自是不凡所著詩篇多凄其蕭瑟讀之易令人
悲不必見先生狀貌而已知其窮愁矣先生無嗣詩
稿散佚不傳可惜也

雲間志畧卷之十五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莫方伯中江公傳

莫如忠字子良號中江華亭人公之始生也其父贈
公省軒翁夜夢神人授之珠而母朱安人亦有夢麟
之兆五歲時贈公以孝廉計偕行公牽裾涕零寢食
爲廢宗黨皆心異之及長工於制義督學使者掄茂
異卽以增廣入郡庠每試高等食廩待次會新例拔
諸生尤異者爲選貢生公得中選入試 大廷毘陵
唐公荆川晉江王公遵巖奇其文置第一因受知夏

相文愍貴溪公是歲甲午卽舉順天鄉試名在第二
掄魁乙未下第還里師事毘陵稱及門高足弟子戊
戌成進士廷試二甲第四人時貴溪相公雅重公嚮
意用之公引嫌以親老乞南授南繕部主事始分署
蕪湖已而移駐真州真州當孔道之衝傳車驛絡津
吏供具無虛日民且不支公至下令悉已之絕不餽
過客容亦知公身先節儉無缺望也居亾何公移疾
歸侍養省軒公所以左右承歡者備至比省軒公亾
哀毀喪葬一稟於禮蓋孝思純篤于事生事死兩無
憾焉服除補禮部主客司轉精繕司員外暨滿考贈

省軒公如子官封母太安人尋陞祠祭司郎中會部
議廟祀祧 仁宗躋 孝烈皇后升祔公力諍之故
相楊文襄一清勲望素著久未易名公特疏力請之
當路弗能奪也壬戌擢貴州學憲甫成行中道投檄
而歸亾何太安人捐養方免喪而已絕意仕進矣計
前後家食者十有五年部使者薦公書數上會冢宰
滁陽何公知公賢首疏補湖廣按察副使旋陞河南
叅政晉陝西按察使又晉浙江布政使公皆以廉明
剔奸仁恕率屬巋然方岳重望也太宰虞坡楊公猶
以公爲淹將擢不次而公且倦遊卽上疏乞歸兩臺

晉之不得公歸而杜門養高撫按郡邑諸大夫自報
謁外不一造請時屬倭夷內訌上下搶攘有垂問者
公爲條畫方畧陳備禦防守事宜必得當而後已卽
同年中丞明厓張公景賢梅林胡公宗憲建牙吳中
每一舉事卽就公諮訪而有以冒功贖罪乞公居間
者持橐金至卽斥之去絕不與關通也無已請爲公
建坊亦力辭之有以建坊請不得郵致百金爲壽者
亦力謝卻之蓋公廉潔乃其天性然而至富人患難
死生則又黽勉不遺餘力夏相中讒死東市諸籍門
下者咸鼠竄避而公獨經紀其喪又操文哭之怨家

有阨其孤者公又設策拯援之包侍御蒙泉以抗直
與權璫交奏遂繫獄中而公出橐餼曲爲之保護得
無恙跡其種種高誼真可薄雲天矣若乃分宜公子
浮慕公名延爲上客席半客有起舞爲公子壽者公
獨整襟危坐公子亦復莊事公是又其大節凜凜者
也其居里與親知故人結詩酒盟舉真率會日徜徉
名勝逍遙觴咏間所撰古文辭始摹史漢晚歸宿廬
陵南豐兩公而詩歌諸體出入建安黃初書法以二
王爲宗尤工草聖勢若虎臥龍蟠一時詞翰雙絕後
進翕然向風得公隻字片言者輒藏之以爲世寶其

著述有古文原質疑錄格致臆見先正粹言吳松詩
委程朱繹旨尚書大旨及崇蘭館集若干卷行世而
公性尤敦孝友奉養兩庶母季叔母存歿稱情厚待
弟鴻臚鳳郊文學芳亭女夫凌君其賑贍之亦且殷
至其他恤嫠婦睦周親居鄉善俗卽以方之陳太丘
郭有道公何忝焉伯子雲卿負高世之才而拔于貢
老于名季子是元有能文之譽而舉于鄉試于令皆
不克以貴顯壽考終大可扼腕而其孫後昌輩秀美
而文品亦馴雅近所刻君家法書不讓義獻父子搜
索殆盡臨摹復工蓋不愧公聞孫云

范太僕中方公傳

范惟一 字于中 初號洛川 已而更號中方 蓋公爲宋
范文正公十六世孫 以上世洛中 識無忘也 居松之
泗涇里 爲華亭人公 少負異質 長而有能文聲 然屢
不得志于童子試 年二十餘 尚未補博士 輒以經學
爲人師 而亦頗以師道自矜 重司成朱公文石 大韶
之父 餘山翁者 延之爲其子傅 到館時 布衣敝帽 謁
餘山 乃伯尚書公 儼然踞上坐 尚書公以此嚴重之
謂范君非久居人廡下者 而卽以次年就學 使者試
袞然舉首 嗣後試常冠其儕 偶與陸公文定名相 頡

顏而遂以庚子辛丑同科第公觀都察院政中丞浚儀王公廷相大負物望一見詭公欲公赴庶常選而公輒謙讓不爲應也乃循選格出知鈞州鈞故衝劇而徽王故稱黠倨聲勢梟張豪民輒影寄田產爲狐鼠穴公籍出之屬以役王卽恚甚不能撓巨室皆望風歛戢尋以治最擢濟南丞濟南都會府而公佐郡嚴明監司有屬公伺察風聞者公謂此實長奸力陳不可輒罷長清民以私鬪屬縣吏擬以大辟公原情釋之青州富民誣李氏兩兒弑父獄成矣公鞫實釋兩兒抵証者罪一時翕然稱公神明焉旋晉繕部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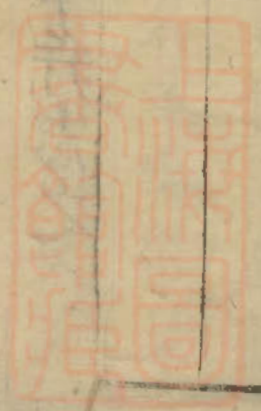
外轉虞衡郎中值世廟事興建諸凡將作物料皆取辦商人而價不以時給之商甚困公爲白之部尚書立爲程期以次給授商人爲之樂輸比爲鐵冶分司法亦調停公私莫不稱便蓋公之才無事不辦如此久之擢廣東按察司僉事甫上而奔父喪歸服除補湖廣僉事分部荆西沔陽胡廷璧者怙勢流毒一方公屬幹吏繫訊伏其辜景陵熊某黠而饒于貲屢干法紀亦屢以賂免公捕治之無赦卽此兩事公皆動按三尺人人快心潛沔受江水衝激堤潰不可支廬舍漂溺田卒污萊民失歲收軍輸逋滯公下令緩

徵出帑錫之羨者代之輸復便宜發粟以賑貧者全活無慮數萬人未幾擢山東叅議督漕事抵京師晉浙江副使督學政公之爲學使也每至一府試士其關防甚嚴而其評薦亦甚當凡浙中俊髦無不在公藥籠中非甲其名則甲其等士子皆服公品題而亦有以循襲舊案議公者嘖嘖風聞于臺使將露章矣而至秋闈揭榜所得雋九十名大半皆其首舉士餘亦其優取士也臺使亦稱公鑑衡遂不果劾而會公遷河南叅政行汝南崇王舅韓某暴橫殺人吏多縱舍莫敢誰何公密捕論死法旋陞浙江按察使督文

武試事事竣以入覲抵都晉江西右布政使轉左時故相嚴氏籍入贓物在事者急于取盈多所株連人情洶洶公言之撫巡謂急之恐生他虞事得緩司空雷公曰微范公一言拯之水火不令十室九空乎諸所釐革弊端審詳徭法督撫周公一行其議而繼周者骫不任事部檄徵發旁午所屬南昌尹嚴某置之漫然公稍以法懲其胥吏嚴深心銜公因檄拾公他事中之撫巡兩臺會公已遷南太僕先疏乞歸太宰楊襄毅公覆允致仕而公歸矣公仕宦歷三十年所至慷慨任事以諒直稱第亦未能悉展其蘊負居家

留意著述涉獵諸史百家爲文能自成一體而詩昉中唐晚出入元白間所著有振文堂集太僕詩集暇則闢嘯園紉天遊閣遇佳風日偕縉紳名輩夷猶泉石間一觴一咏怡然適也先是公宦遊所至有文正忠宣祠必肅衣冠拜謁爲文祭之且厚存其守墓者而至是歲時之祭一再抵吳門合族人講家範以訓飭子弟季君憲副惟丕中吳亾公撫字其後特至季廉允謙有狎邪之行公不惜法言致誠而又植學憲允臨者爲之娶婦成婚仲君保御無子病危意有所屬曰吾寧忍吾弟無嗣以次兒允恒繼之若其孜孜

爲德于鄉又有不能殫述者故公之子孫皆才而其孫必試以萬曆戊午舉于鄉諸生必式必謨輩且有嗣武而起者天之報公其在茲乎吾松朱公司成受業于范公太僕而太僕受業于張公白灘黃門黃門又受業于馮公南江廷尉四公邇相授受學有淵源而一時同朝後亦同在林下晤見間必稱吾師吾師而北面執弟子禮惟謹此亦雲間盛事并志之



徐司寇覺菴公傳

徐陟字子明初號望湖已更達齋晚又更覺菴華亭人太師文貞公之弟也公當髫齡見兄文貞已取上第輒憤發不自勝即奮志于學迨長攻制科家言補學官弟子試稍不利奉例入成均列高等以嘉靖癸卯薦于鄉又四年登丁未進士時文貞貳銓部館閣懸庶常以待公公不應授兵部武庫主事署員外郎事轉車駕郎改尚寶丞陞少卿歷光祿太僕太常少卿轉南太僕改光祿大理陞南工刑二部侍郎前後在仕路者歷二十餘年而始終以抗直立朝臨事剛

決不少徇雖以文貞介弟而亦不有其兄之家常以曾子宣王平甫自律故其官常請外由卿寺以至部貳五轉皆南而亦不假門第以越進論者以此多公其在兵曹故事勾補軍下吏輒因緣爲奸多致沉閣公立任勾籍以便稽攷濫補之弊頓除在太僕修廢舉墮圉政一新先是丞貳驗收息馬視部檄遲速從事者挾以要致率後期公議不候部檄從事謂爲侵部職掌噴有煩言公以狀白之尚書卒行其議在光祿均節出納有度有時凡市之豪猾城社巨璫以牟姦利者悉以抵法上供寶坻之魚中官每額外勒索

公正色厲言沮止之在廷尉法主持平不深文以入人罪疑獄冤獄公亦多所平反因條上卹獄十餘事皆允行著爲令在南京督修內外城屬工部公日夜經畫度材程工纖悉無遺算凡埽埴圻墁之類盡籍授所司以調劑其出工速完而所費殊省當事者以此服公才比轉少司寇明年會穆皇帝登極公入賀中道上疏引疾歸矣又踰年文貞亦解政歸里于時兄弟鼎貴金紫交輝冠裳耀閭里之榮子姓聚家庭之樂方與共享遐齡而公旋且構疾不起惜哉公居恒儉約未嘗不糲食澣衣旣自絕玩好珍奇而蓄

子弟亦如寒素然性好施能爲人緩急每休沐徧存
舊戚窮交而歲入之美餘則以周其內外宗黨鄉先
達長史吳公稷退老家貧以逋租坐吏窘公慨然捐
貲代償郡西諸甲第牌坊歲久湮沒公爲表著姓氏
豎之通衢倭亂時諸立功死事及婦女殉節不污者
出私帑白有司爲之建祠其他繕橋梁剏義塾置義
田以贍兩學生徒者爲德固不一而足也第公性峭
直常面折人過人或稍拂其意弦發不少容以此每
見訾于衆卽卹典一事亦曩以抗言忤江陵會執政
格不得請齟齬至數年後乃得之蓋亦公之生平直

道朝論亦自難終泯滅耳公之子中書球楚雄守琳
太僕丞琰而下皆能以孝友世其家云公一日輕舟
偶泊河下有族姪行市中而家人某不爲起立公從
簾帷窺見之至清明掃墓時預訂羣從叔侄并呼臧
獲輩以是日畢至則呼其人跪庭除而罵詈朴責焉
且以督訓諸僕自後不得傲睨主人無人奴禮此可
以警偷俗而震主威亦公盛德事也故併記之

以吏故辱長吏恐亦非體御史始殊艱然已而怒漸解而亦以此列公薦剡蓋實納公之言而重公也奏最入徵卓然有銓曹之望而以取道歸壽松石翁七袞逡巡而發遂致後期竟授祠部主事踰年銓曹員缺輿論藉藉屬公當路意欲致公門下公曰吾生平不傍人門戶乃今改步耶因深自引避時同郡給諫楊公允繩以抗疏 詔逮獄親舊朋儔恐忤執政意絕不與交通而公所以慰藉給諫者獨至給諫死又哭之以文語侵執政見者咋舌爲公危之而公不色動也尋移疾歸里假滿請南改吏部驗封司主事三

載推恩得封父母遂疏告歸與兩弟孝事封翁安人惟謹有勸之出仕者公曰吾倖徼一命當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之時而漫不愛日靡所養志承歡將誰待耶於是卜築別墅種竹栽花日邀致諸父執故人爲文酒之會以翁性故豪座無賓朋不樂也後翁與安人相繼謝世公卽却軌杜門絕不設席宴客或怪而問之公曰曩日以娛老親耳今何爲者且亦非所以示兒曹約素也公性篤孝當其居兩尊人喪春秋已及耆矣而哀毀特甚未嘗飲酒茹葷無論大事盡哀三年如一日卽烝嘗在堂省展在墓猶作孺子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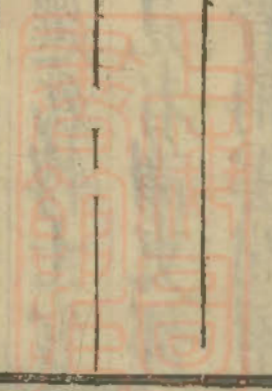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三
初也他如所以遇諸弟及諸從子靡不有禮有恩而
撫表姊之女長而嫁之資裝無異已女念友人莊堯
民之貧而賑恤其裔念同年錢太守之老而館穀于
家此其好施仗義實人情所難而公亦以此家日衰
落守土之官行部之吏無不雅敬公而與公居間以
資七筮者公第謝之而一無干請蓋公以名行自矜
畢世沒齒而豈以貧故輒俛首向人囁嚅阿堵以貶
其生平乎公雖貧頗事爐火之術蓋亦惑於方士言
謂長生可致故時且借貸傾囊而爲之垂老嗟悔之
矣 穆廟之初多所起廢而公不預啓事人皆爲公

惜而公且怡然亦其遂初意也年踰六十而終臨訣
呼其弟姪子姓輩以祖宗墓門及復曾祖外家編修
楊公墓地爲托不及其他陸宮保爲之誌其墓而謂
公仕不污世隱不近名貞不絕俗馮廷尉之稱公亦
以爲其恬如深谷悠然而遠其介如孤峰挺然而拔
也有味乎其言之也哉其弟才讀萬卷書有作必偉
有撰必奇而終身不得一舉僅以貢謁選爲博士官
不久亦請致歸里兄弟孝友白首怡怡見者謂吏部
公貴而不有其官博士公隱而不有其貴稱雲間兩
高先生博士詩云有子但堪學稼圃無心且欲老漁

然此可以觀其人矣

李水部南湄公傳

李昭祥字元韜號南湄上海竹岡里人李自恒軒公娶東海張公女生子龍浦公塾雲浦公序而雲浦生公龍浦乃撫公爲嗣云公生有岐嶷之質兩公皆憐愛之初授章句穎甚已習制舉家言文譽藉甚弱冠補郡弟子員就試于督學蘄水馮公衰然舉首賓興例有餞筵有司欲代以帑鏹公謂爲非禮率諸生謝却之蓋爲青衿時而意氣已自卓犖矣遂以是歲丁酉登南畿薦書迨丁未始第進士授浙之蘭谿令蘭谿當孔道之衝民以夫役疲于奔命而公一意裁省



立郵法著爲令民力得以少甦縣所審徭賦豪有力者與滑胥表裡爲奸類多重輕倒置而公廉知某里某戶某也窘某也殷皆心計手籌之不旬日而定嗣是不覺踐更之苦而役以稱平俗喜訟多所株連輒至傾家不悔公理論勢禁之而訪其尤黠者寘之理自是輒相誠毋與人爲構囚首聽聽於公庭有以金贖刑者第令輸粟以備賑濟卽歲稔穀價亦不至騰踊也時大旱田幾無苗而公徒步禱雨爲文告之蟠山龍神雨輒優渥四郊而是歲享有豐穰之慶先是生女棄不舉公以爲傷天地之和也而嚴爲之禁令

民間育三女者復其身遡公下車以來二年間女呱呱泣者載道存活無慮百千矣若閭閻有大利病政事有大因革則必咨訪之賢士大夫而後陳白之大吏故公所一切建置民皆永賴至今尤遵行之事詳徐京兆生祠記中茲弗具論論公蘭陰之政大都惻幅無華不事緣飾而卒之所見治効亦從惻惻中來民之傾心德公而萬姓絃誦謳歌以此居無何擢公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分署龍江關專理權政而漕船戰船皆屬公營辦舊因工匠貧窘侵耗以致舟材不堅公議括提舉司閑田均給之而大小之艘幸得

無敗往御史與水曹共筦權務而御史不時至商所
稽查水曹第唯諾而已公謂王臣等耳御史何得獨
專輒驗放自如御史意不懌令人鉤伺公短發之而
經歲竟無所得也公之堂官大司徒彭公註臺議被
逮公憐其清約爲之假貸治裝復勅輿隸護送之歸
途衆服其義同官有母之喪貧不能殮且逼歲除矣
公爲具木視襄事無少恡人亦義之庚寅轉屯田郎
中會雲浦公卒移疾告歸隨上疏乞致仕夫以公揮
霍之才而位不過爲郎公第安之何足爲公愠丁艱
以 莊皇帝登極覃恩進階公第聽之亦何足爲公

榮哉公之嗣雲浦公也八歲而喪其母施安人哀毀
如成人禮此其天性篤孝故然而龍浦以沙縣簿坐
事公走數千里外爲之白其誣里人有以役陷雲浦
公從諸生中上書令君事得解此豈尋常人所能而
公自致政後當倭亂則獻書張半洲撫公極論海寇
之情狀當均田則貽書袁洪溪太守極論文量之弊
端而又有書與馮桐江邑宰論撫民又有書致徐文
貞相公論助役此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而公爲桑
梓計獨言之然則公之爲人可知也若從弟刺史安
祥從姪叅知伯春者公識之未貴之先厚資其產而

友人司副唐公志大死而家貧則爲之迎養其母撫其藐諸孤孝廉宋君堯咨客死金陵則爲之殮而歸其殯蘇士周明涯歿則爲之經紀其喪而復置田五百畝以贍里役出粟數十石以掩尸骸此其娓娓爲德抑又人情所難者矣公之子容春不得終于壽考含春不得志于功名良可惋惜而公之冢孫繼元以萬曆乙卯舉于鄉爲湘潭令陞京兆別駕各位尚未有涯其諸孫繼沆曾孫延慈輩皆彬彬世濟其美也庶幾其萬一少酬公哉公好著述有棲雲館集慎餘錄谷陽雜記龍江船廠志讀史一得藏于家

朱司成文石公傳

朱大韶字象玄別號文石華亭人公之生也其父餘山翁夢一羽士擁從卒拔書甲至而生少時神氣英英不與凡兒伍及爲諸生卽翫辭自負目中無人而其學博才高亦非時輩所敢望者裁菴楊公爲南畿督學試士發策安南公操筆一揮而就條對始末無遺學使者大器之拔公舉首旋薦嘉靖癸卯鄉試第二人越三年爲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時公少年雋才翩翩裘馬蹀躞燕市中人人爲公艷羨而亦有忌公者遂議遷公南雍說者謂詞臣不

在禁林而在六館不在北而在南便若爲外補者然而意亦不無快快也公自冊封襄藩還朝聞島夷寇海上念兩尊人不置懷原擬請告而會陞南國子司業不日之任因迎養兩親于署中公至東諸生甚嚴意不欲令其以鮮衣怒馬馳騁長干街頭有犯必按之法卽雲間人皆親戚故舊亦不少霽威嚴假詞色人皆側目公亾何以大察去位矣公之歸也築精舍闢文園一以吟咏燕樂爲事蓋公有文翰材而性亦豪俠軒舉第宅林泉酒館聲妓其奢華壯麗可稱甲于江南者然亦藉有尚書綠溪公之故業而拓之

非以寒素驟致者也公晨起卽科頭坐快閣上用五色筆批點古書數葉侍兒進清茶一甌點心一二品卽下樓梳洗梳洗畢進早膳小菜亦多佳味所盛碟皆宣密成化密膳畢始出燕超堂見賓客凡四方遊士挾薦牘而來及以古玩綺幣諸物求售者公一一應之各厭所欲而去至午中飯後卽把翫古彝鼎展名畫法書或臨帖或賦詩或書扇或遊覽後園視兒童澆花灌竹如是者率以爲常至下午則設席款客盛陳犀玉酒具于筵前令家樂演戲登場艷舞嬌歌無所不備雖性不能飲而喜人飲流連徹夜終不見

其倦色情容也。卽是日偶不設客而清士騷人至亦未嘗不爲款。晉真所謂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者矣。每至月明之夜浮白中庭常語客曰如此良夜皓月當天亦有人臥在牀上否。正不知世間俗人少此一種意趣。酣睡漢故自多耳。論者謂司成絕代風流指不多屈。而余觀王憲副弘宇公會孫漢陽雪居公克弘任俠好客慨慷好施足踵司成公芳躅若莫貢元廷韓雲卿宋光祿民倩邦父兩君亦能結納施予庶幾似之。彼有銅山金穴駟馬高車素封自雄謂可以無營于世而秦越視人掉臂不顧有能延款而使

賓至如歸贈遺而使囊空如洗者乎。無論遠謝司成卽憲副漢陽而下且慙謝之矣。當公癸卯南京鄉試時有一相士相公必解首日坐旅邸中頻視氣色以爲斷然無疑而揭曉之前一日別公出遊偶見錫山尤公迴溪瑛者不勝錯愕因向前揖問而得其姓名卽匍匐奔至寓所對公云頃見錫山尤君定爲解首君作第二人矣。已而揭榜果然其人可謂神相公爲南少司成又遇一相者曰公卽日罷官矣。公大怒逐之相者潛任城外越數日果有京察之報乃令人遍索相者訊曰我何年起官何年生子對曰公此去作

山中宰相二十年起官生子俱在此時後公至萬曆
丁丑捐館屈指正二十年其人亦可謂神相矣併識
之

陳封公所恒公傳

陳珍字伯徵別號所恒蓋讀易之恒而號以自勗云
公爲華邑諸生常與范太僕中方莊司務小山同試
于有司名常頡頏上下而方伯左山顧公以少年領
鄉薦人稱其文爲奇公曰我文何能奇如陳伯徵者
其文乃奇也故時輩共爲推許公亦自謂可以立致
雲霄而奈何竟以老諸生終哉迨長君夢庚貴始封
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遂得乘軒衣繡與諸士大夫並
駕而驅卽長君後爲憲使橫金衣緋公不及見而次
君嗣元又相繼而登甲第公更不得見矣此歐陽文

忠所謂士不能自為才而善哉乎徐文貞之推言之也公之舊第與余從父玉岑憲幕比隣而居交亦與從父密每于立談待宴間而知公之為人爽朗骯髒人也見余小生輩必出課課之或跛踣立輒正色規之有不及則法言訓戒之且不以揖讓為敬不以磬折為恭而曰吾儕宜存古意毋徒取媚悅為也如是者人或疑其顛嘗言新進知名之士偶遇于途與之揖不答與之言亦不應彼且目中無人而我目中又何知有彼也如是者人或恠其傲又嘗論文而曰他人之文如盤中爛肉可堪飽餐吾兒之文如箸下新

蓄能耐細嚼且曰吾雖老甚不肖吾兩兒必皆科第中人也如是者人或笑其迂而不知此老似顛似傲亦似迂而見人有一善口津津道之有一緩急不難以身赴之也此豈徒然顛直者與達官貴人處不見款語諂顏而與寒素布衣交未嘗見其有慢容倨色也此豈浪然傲睨者其兩子皆能文章舉科第生前受其封誥之榮而身後享其鼎牲之奉公若執左券而取之如寄也此豈頽然老迂者而况公為諸生甚貧第教授里中以給衣食而其待父母則其旨必供孝養備至撫其弟瓚與族之寡稚皆有恩殮其友

人朱克裕客死之喪又何有義也當是時公第一儒者而能慷慨為此豈不甚難哉豈不甚難哉此公之所以有後而亦不失其令聞者也余于兒曹時習公而知公之深故不覺追思而為之傳如此公之歿也文貞公銘其墓而謂君之身與其行事若兩截人然卒之循矩矱者服其方嚴事豪舉者樂其高曠莫或能非之也豈所謂貞不絕俗和不徇時者耶及閱公卦詰而 天子之制詞亦曰篤行明經有聲黌校高風亮節植表鄉閭君固可以不朽矣又何容小子贅之以傳

顧廷評研山公傳

顧從義字汝和號研山上海人公性好石嘗得米元章研山而寶之遂以為號公生而玉立嶽峙長厚謙和讀書聰穎絕倫過目輒成誦第不喜博士家言喜披覽秦漢書晉魏唐諸家詞賦及古斯邈篆籀文日據案而做摹之遂擅長筆札而會父兄宦京邸入貲為太學生歲庚戌 肅皇帝詔選六館士善書者令入殿直公奉詔應試稱 上旨 御筆署名第五拜中書舍人直文華殿當是時殿直諸郎率富人子鮮衣怒馬招搖長安市中不知所課何業而公抑首受

書兢兢奉職惟謹以此簡注 帝心卽日召入西內
與兩房諸舍人同直齋宮日給金泥玉檢之文含毫
搦管手指龜坼不少休經月亦不敢出休沐于是
上益知舍人勤勞數被賞賚恩寵逾諸舍人無何
穆皇帝踐祚以積資特晉大理寺評事公嘗奉使節
者三一使番都一使魯一使滇南其使番都也以歸
省適公父上川翁捐館以憂解官居里者三年其使
魯也則以公陪祀海岱登泰山日觀峯已而上鄒嶧
山過闕里事竣則下榻李于鱗白雲樓相與倡和徘徊
不忍去者久之比以便道歸則與太安人喪會復

以憂解官矣其以服除抵都會

顯皇帝登極而奉

璽書詔諭滇南也滇帥沐黔國以百鎰爲公壽公謝
曰陸賈使尉陀得千金裝心竊鄙之以爲辱國某奈
何效而尤之以王命爲市哉郤不受旣報命嘆曰余
幸以薄技載筆 三朝沐寵靈之日久尺寸無所報
稱且數奉使馳驅齊魯滇粵荆楚之郊舟車萬里業
已倦遊遂上書乞骸骨 詔優許焉於是公解進賢
冠掛春明門服山人服歸矣始公爲御醫翁子而出
爲上川翁後上川晚舉一子從周旣歿而所藏鏹周
安人持其鑰不與公分毫親知皆爲公不平而公無

幾微見顏色大中丞曹公夙與公厚善而適來開府
江南廉知公家析箸時軒輊甚欲爲公一持平以屬
上海令令白公公避席謝曰先君子故無遺貲卽有
之始念不及此明公卽欲爲某貧地奈母與弟何且
某幸以文墨侍 主上亦有俸餘卽貧未至填溝壑
幸爲某善辭焉中丞與令益心重之稱顧舍人長者
後有客談及公輒捫其口慎勿言某如利金錢爲人
後當藉手開府公矣公宦久居然食貧獨其所以治
兩尊人喪一與弟從周等不以貧爲解而友愛特至
門外事悉身任之從周早喪而所遺孽子起方在襁

褓間公護持之益力此其家庭孝友高誼固亦人所
難幾者也當公在都下時有故人罹重辟購捕其子
急公收其屍藁葬而隨以廣柳車載其子出都門變
姓名與俱還里藏之丙舍壁衣中十年而後出雖孔
文舉之舍張儉魯朱家之急季將軍何以加焉公與
文貞締姻婭而公亦不有其家乃執政有修郟文貞
者嗾直指監司齟齬之而里中羣不逞之徒遂以徐
氏戚爲奇貨往往拾公姓名速之于訟公時時囚服
對簿當事者欲斥公以希上指凌詬有加出則諸惡
少手搏石隨其後且擲且詈而公色不爲動第問平

雲間志畧 卷之五
頭猿鶴無恙否此又可以觀公雅量矣方公之歸也
與伯兄光祿汝由仲兄鴻臚汝修家自爲社相從杖
屨飲酒賦詩先是海上有潘氏四老而顧氏亦有三
老云公建玉泓館結曇花菴築舒嘯臺夷猶其間雖
風雨寒暑不輟所蓄鼎彝尊壘觥斝刀劍盤匱
皆三代以上物帖皆善本畫皆名家大家蓋公旣好
古而又精于賞鑒故也性復巧慧用小石斛藝怪松
古梅瓊花奇樹種種列庭戶前而自得米家研山後
又構梧臺泗濱諸恠石列盆中爲小山山隙樹花木
點綴其間高不盈尺而偃仰扶踈居然有干霄薄雲

氣其自製籜冠匏笠芝杖竹環室中無不畢具見者
如入五都市而遊一洞天矣公好客客日益進門外
之車轍恒滿坐上之尊壘不空而租入之餘弗給則
質琴書典裘帶貸子母錢以供之不少倦至于楷書
逼鍾尚書行艸宗右軍大令父子徑尺大字則做顏
常山趙承旨而詩則法陶常所著有荆溪唱和重遊
荆溪稿使滇南集可誦也我友陳子有太常公所蘊
誌公之墓稱公博物似張茂先陸沉類東方曼倩淳
謹孝友不減萬石君鄭義門嗜癖好奇不下稽叔夜
阮遙集而謂當于古人中求之語不虛耳

楊孝廉九南公傳

楊有爲字後可號九南華亭人舉嘉靖乙酉鄉薦公
爲人儒雅有興致不善治家人生產日惟詩酒自娛
濱泖而居終歲未嘗入城市中卽郡縣大夫亦終歲
未嘗謁見至居間之事非但口所不言亦意所不及
蓋處浮競紛華之世獨能狷介自持者至暮年衣服
書籍盡鬻以供養殮終不能繼偶餘杖頭數百錢則
挈一壺一菜往田畔花前觴咏竟日屢空弗問也壬
辰長至日前邁微疾沐浴更衣而逝貧不能葬者久
之同袍張君齊顏作一文求賻于郡中薦紳爲之襄



其事詞曰廉伴陳仲貧過原思生平惟守一編家業
空餘四壁幽棲陋室郡邑不識其姓名高臥窮村交
遊莫望其顏色寧甘饑凍特恥于求生之年常并日
而餐死之日至藁棺而殮又况天乎不吊終絕伯道
之孤室有未亾堪憐黔婁之婦凡我同類誰不關情
擬捐厚賻之貲以儲薄葬之備讀者哀之張太史侗
初爲之傳曰古之狷者寧可無生不爲不屑寧背衆
之所趨無自傷其所願故有踴踴之死而不悔者其
孱廉之謂也如鮑焦夷齊餓者其於自枯彼當有見
爾且令後世知有一介之義於末流豈無補歟

包少叅父子傳

包汴字元京號兩江子樞芳字子柳號瑞溪其先以
樵李贅華亭遂爲華亭人而以舊業在樵李乃家焉
少叅公始爲諸生有盛名而屢黜于場屋晚乃以貢
起領嘉靖乙卯順天鄉書而學憲亦以是年舉于浙
丙辰先公舉進士而已未公乃得上春官蓋包氏之
科第若先世鼎與龔同舉成化戊戌節與李同舉嘉
靖乙未故所稱世家名族者也公初受南京刑部主
事歷真外郎郎中遷湖廣僉事四川叅議在刑部時
吏率尚嚴刻相勸勉以遠謗嫌公獨曰吾法官也惟

雲間志畧 卷之十五
是三尺之爲兢兢耳縱不能如古君子求生法外寧
恐陷人于死以博一身顯榮耶益持平不少徇在湖
廣職專斬黃之江防其地界江漢間羣盜出沒且多
宗人爲橫最號難治而公政務廉靜且撫且教由是
宗人悅服而盜賊亦相戒無敢犯公荆世子勇悍淫
虐公密剪其羽翼而潛以其事白撫按使具疏以聞
詔革世子爵檻車徵入一方以寧時會公遷川南
人意公且舍之而公謂禍本不得不除其曲制周防
大都公所預計畫者在川南則有都經羅門等六
鄉據險負固數出劫掠生民撫按議討例屬分巡王

其事而撫按轉以屬公公乃採羣議察夷情條陳撫
勦十策以上分巡不能無望于公所以毀之者百計
卽撫按廉知其誣而謂兩人相阨不宜使一方共事
疏請兩調之第當新鄭以閣臣掌銓夙有憾于學憲
遂署公致仕而公浩然歸矣初學憲爲儀制而新鄭
爲禮曹其邑有歲貢缺語學憲檄河南使以所厚某
生充貢學憲諍以爲科貢者 朝廷所以求賢是屬
大典義當持至公禮曹雖尊何得以意有所予奪新
鄭面發赤聲手俱顛又反覆言之卒不聽至是乃得
肆罄於公而當其秉筆時顧視吏輒撫掌曰誰使生

此崛強兒喋喋抗我者學憲聞之而泣語其親知曰
嗟乎乃以我故累家大人乎公嘆曰吾有子能抗執
政錚錚爲官家食吾甘之耳葛巾布衣逍遙泉石怡
如也公性矜莊居恒未嘗謔語戲動而待人忠誠寬
厚自父子兄弟夫婦以至朋友姻親下及臧獲無不
愛且敬者獨不肯貶屈以事人故其宦不甚達顧公
蘄黃之政至今人能誦之而都蠻蕩平後亦不出公
策其所建立亦足千秋矣學憲爲儀制時其性之峭
鯁不減李翱卽宰執大僚之言嘗抗而不屈故以此
得罪新鄭公而及其以儀郎陞貴州學使者亦復鑑

空衡平所甄收皆名士而會新鄭柄國怒猶未解也
因追詆公不任儀制調判運司而復旋以運判罷方
公抵運司僅六日未有纖過可指竟罷去士論莫不
冤之嗟乎嗟乎包氏父子兩人先後登科第爲朝
廷任官而新鄭以私怒蓄怨斥其父并斥其子令覆
巢之下無完卵也秉國成者尚謂有天乎而學憲亦
處之泰然歸而夷猶詩酒杖履半在湖山間日引緇
流共談禪理而性頗好施賑貧窮修寺觀亦且不惜
重貲暮年蔬食布衣泛小舟往來吳越不知其爲貴
人也乃其蕭疎灑落意絕怨尤與父少叅公同之故

論者謂新鄭于公父子能厄其官而不能厄其志及
新鄭敗而公之子世杰舉鄉書爲泗州守公之孫鴻
達登上第爲湘潭令祖孫父子相繼顯榮而後知天
之報施善人豈有爽耶雖湘潭不祿泗州云亾而其
家有賢胤積善之餘福祿尚未有艾吾以天道卜之
矣

杜黃縣孺懷公傳

杜時騰字冲之號孺懷上海人也公生而聰穎絕不
類羣兒方四歲時在塾師所有人奴學書者紙尾亦
署某生公笑奪其筆以某童易之塾師驚起而謂其
父樂川公曰是兒也奇一日隨樂川公戲遊竹林中
偶占風擺竹梢颺鳳尾之句公卽以日臨花頂晒鷄
寇應聲對之樂川公亦驚喜曰是兒也果大奇振吾
宗者其在是乎弱寇遂隸諸生籍試高等廩于官文
價蒸蒸起謂不難緩步雲霄而許久不第至嘉靖戊
午始登賢書公時年蓋三十有四也又累上公車累

報罷乃俛首而就選人得石埭教諭其待諸生有禮
有恩不但却脯謝餽而且推食解衣故生儒彬彬向
化而有大人赤子慈父嚴師之頌嘖嘖口碑時方發
異香于文廟產瑞芝于泮池諸士以爲公賀而公退
然避席曰吾何德以承之不數日而泥金之報至矣
則公之仲子宗彞從子獻璠與其長孫士全南北得
雋者凡三人可謂一門極一時之盛而諸士於是舉
屬登公之堂而再拜賀焉以爲祥不虛生當爲
師門南宮天魁兆而公復遜謝不敢當乃諸士稱觴
者二公亦受言酌之者二輒喜引滿醉而不數日公

有計偕之行諸士復送之遠郊唱驪駒別去而公卽
從此北上比至則祖孫父子兄弟叔姪交集旅邸而
齊入禮闈士林相傳以爲盛事寔近世所未有也是
年公復不第偕子姓南還而山東黃縣之命下矣黃
介山海間厥賦下下而又加以賦繁役重民不聊生
公蒞黃則軫念民瘼日以興利除害薄斂省刑爲事
會歲大旱徒步禱雨赤曦中雨立澍有重繫七人而
二人者寃久不白公反覆推訊竟出之捐俸以賑李
生王生之貧捐金以旌崔氏王氏之節革額外之丁
錢給饑民之餽粥蠲貧人之紙價禁舖戶之龜條招

撫流徒勸課農桑而又議更門夫代償月穀不爲煦
煦之惠亦不務赫赫之名而黃之人就之如陽春戴
之如慈母翕然善人之誦良吏之歌已由登萊而達
輦轂可稱良吏哉第公性端嚴與正人處則接遇歡
若生平而與賊汚人居則不終朝去之意難圓轉迎
合先是失歡于石埭令旣徙縣且以重聽誣之幸池
守爲之裂其牘而至是登守亦有意傾公構其鄉之
爲司道者嗾公去公卽拂衣以歸歸之日蕭然行李
垂橐而出郭門黃之人相與扶老挈幼擁道攀車而
送之三十里外皆流淚不忍別公而公亦不忍與之

別乃出一詩于袖中泣而授之其詩曰二年休養力
一旦別離情稅事須先足苗田宜早耕身家恐處保
衣食儉中盈回首雲山隔飄然兩袖輕此真仁人之
言至今讀之令人感動者也公旣歸杜門掃軌日手
一編凡六經子史諸書皆錄一過數與諸孫商確文
藝有當意者援筆錄誦矻矻如諸生年八十猶日作
繩頭楷百千言而吟咏亦不輟蓋鄒魯之于文學矣
公古貌古心敦篤孝友故父事其兄母事其嫂自壯
至老而禮意不衰公所師事望山秦先生其後人數
輩皆延之館穀若長子孫其家以緩急告無弗應者

而且慷慨周人之急濟人之危亦樂道人之善時論以厚道稱之謂公之後福必且無艾而無何公之孫士全登乙未第士基又薦甲午鄉書而其後士全以大治最刑科考次第封父宗翹如其官而越歲宗葵以夷陵州滿秩疏得移封所生又沐恩綸加公意服蓋自父子相率北向拜而寵榮可知愉悅又可知也當是時公以踰八老人擁三子十六孫二十餘曾孫時時戲彩稱觴堂下則豈非人世間吉祥善事哉先是公方去黃其士民欲聚材鳩工建祠以蒸嘗奉公者若不能一日待而公恐以繕修爲地方累辭之

再三輒止至是壽登大耄無疾而終彼中間之無間識與不識皆爲流涕遂營構祠宇不浹旬告成而乞邑人大中丞王公繼光爲之記其所書公種種德政皆實錄也公之去黃二十餘年而猶繫去後思如此然則公之爲官爲人可知也已

海澄地故饒爲令者例司稅務前任俱不免以脂膏

以夷陵州滿秩疏得移封所生又沐恩綸加公意
然順公之志者爲人而賦少日榮可知愉悅又可知
嘗實於世公之隨黃之木箱平而齒齠去矣思收此
自入大中丞王公繼世爲之請其伯書公暨蘇齋如
精與不精皆爲流涕教習辭師守不爽何苦然而之
再三碑山至其壽登六莖無疾而終於中閨之無聞

瞿海澄永山公傳

瞿寅字人正號永山上海人公爲諸生時績學宏材
以文字推譽於士林且見知于當道皆以公輔器期
之嘉靖己酉科以弱冠登鄉薦咸謂風雲在唾手間
而竟以數奇偃蹇名場垂三十年僅小試爲海澄令
海澄地故饒爲令者例司稅務前任俱不免以脂膏
自污而公獨一意行志兢兢守官卽米薪之類皆不
取之民間人有勸之稍稍自潤者公曰此四通八達
之衢稍不自檢於商旅有所誅求人未有不知者我
亦何顏之厚而戀此阿堵也故于常俸之外未嘗擅

取錙銖不二年投綬歸里澄之人爲立去思碑文而
商旅亦歌謠于道迄今猶頌瞿公善政云歸臥家園
日與故舊散人優悠林壑間賦詩彈碁爲樂而亦遇
異人得尊生之術日飲長壽酒以頤養其天和自課
子教孫外塵俗事一不攬於胸次當八十時其子不
祿公第爲之一慟而已曰我豈以孺子故夭折摧殘
老人哉公生平剛腸正氣遇人間不平事披袂獵纓
往往義形於色卽豪貴在前不難以片言折其角而
性實蕭疎爽朗非但口不道慨激之詞而亦心不掛
憤悁之念此公之優悠天年直至九十有四無疾病

痛苦含笑而終者也公可謂異人矣吾友陳太常子
有謂天授先生才而不究先生用以爲造物者不可
窮詰而不知天固以逍遙自在之福奉先生蓋爲先
生引長年益綿算也天所爲厚先生者豈在名位軒
冕間哉蓋天厚先生以壽而先生所爲壽者亦自有
道神不役而天全用不侈而光葆先生非能爲壽能
不戕其所以壽故壽也太常非知公之深語不及此
公令澄時識溫公如璋于童子中極其優遇恩待後
溫公第進士爲直浙鹽大夫行部海上下車卽謁公
執弟子禮惟謹商人有事請求者屢滿戶外異公一

人得汝寧之真陽令真陽故澆瘠地又當孔道衝民間蓋藏若洗而驛傳旁午候人度不能支相率遁去過客久淹境內不時發公所以區畫者百計至損橐中藏佐之俗喜訟往往以贖緩故不保其家公第摘其尤不法者置之大辟餘無所問亦無所誅求而訟始稍稍息邑賦最璣而吏胥黠猾輩因緣爲奸不肯以時輸納急則鼠竄遁逃公上記兩臺請做三吳條編法行之民不擾而賦自足是歲苦旱人心洶洶公爲跣禱川嶽而雨隨車降年穀用登諸郡邑皆不雨無秋爭來乞糴公下令毋閉糴悉以予之有勅盜王

守輩弄兵潢池間出奇策擒治而荏苒中遂無操戈者公餘之暇輒進學人士而庭謂士用矜奮從此不絕科名復捐俸廩新先賢黃徵君祠以勵後進皆真陽前此未有之政也真陽令長自肅穆御宇以來垂及百年無一滿三歲考者有之自公始而隨以薦最遷錦衣衛經歷錦衣騎士雜賈人無賴子一躡足其間卽鈎篇羅織飛而食人爲橫四方莫可窮詰公乃清查額冊令不得糜官廩市賈名而約束諸緹騎貪如今狼如狼者刑無赦諸諫臣有繫逮者有廷杖者公務陰護而左右提挈之母俾困箠楚斃囹圄

以傷忠直之氣而損上名朝論以此翕然推轂獨于武弁落落難合不厭衆心遂拜南虞衡王政以去故事錦衣三載滿秩例當遷員外郎而公不能得之趙公少宰少宰第爲好語慰勞公唯唯遜謝而已比出而權稅蕪湖嚙藥飲水誓不以一粟一絲爲清白玷且與當塗蕪湖二令約毋以交饋名奪市者縉布商民便之至立碑頌德焉已轉屯田郎晉潯州守潯故百粵地瘴鄉蠻穴非中土衣冠所便習人皆爲公難其行公曰此君命也竟携家抵任時值千山徭方橫公意主撫先以大軍壓其境而遣辯有口者諭以

朝廷威惠亂是用寧所活民夷以數十萬計大藤峽自韓襄毅蕩平以來岑氏後中絕爭繼久未定公昌言武靖遠方不宜無守岑氏非有大功德于茲土不應復立後人直指是其言議卒寢蓋公守潯三年賦政兢兢如一日諸讞獄得情而止不輕附以爰書而民志夷情無不帖服山谷采阻儒者目不睹古文書公稠載圖史授之而民始知向化時兩臺交章薦列擬以煩劇量移展公驥足而公已倦遊解綬賦歸來矣公生平以各行自檢有郡司理爲銀臺公同籍莫逆交數欲以事潤公而不可得迨致政歸益自矜

重郡邑大夫非公謁絕不以私請居惟杜門教子間
拉貧朋爲野外遊蔬食布衣蕭然自適也性喜折節
爲恭儉雖簞笠故人咸與平等見者不知其爲貴公
性亦好施時捐貲以濟親知之急然欲非理侵牟則
又正色抗詞不少借聞里愛而嚴事之學宮以飲賓
邀公公謙讓再三亦不數數赴蓋公不藉鄉飲重而
當事者實藉公重鄉飲耳公以鄉進士起家不三四
政而擢拜二千石投紱而歸林下猶奉 恩詔進階
中憲壽幾大耄乃終而遡其生平最深心性之學晚
更嗜易著有著徵錄一編其出爲良吏處爲真儒豈

無自哉當銀臺病革時無子議所以奉蒸嘗者立公
仲子隆培爲嗣而公以伯兄太學生產不及中人有
三子在何以餬口請以其子隆城兩立之銀臺公意
不可公請之益力竟從其議而割銀臺生產十之五
以與隆城此又公行誼之純篤而人情所最難者也
今隆培之子東曦登己未進士榜爲閩令有聲雖出
爲銀臺後而實公孫枝佳胤其亦天之所以厚報公
也哉

楊孝廉南谷公傳

楊道東字玄卿號南谷華亭漕涇里人西崖處士周
之孫而石涇杲之仲子也石涇公亦有文譽豪聲而
終身隱居不仕惟閉門訓其諸子讀書成名蓋自長
子世賢嘉靖改元壬午登鄉科而後叔子道南又先
公登庚子賢書而公卽以壬子繼登矣公少不慧其
父以爲專愚至十一齡而神智始發已補諸生籍從
姚江湖太史日門遊翁昆皆精詣師說由是禮記之
學稱大小楊而公家之所以聯翩鵲起也公復好左
氏春秋戰國策雖髫髻時與人談說兵法有縱橫押



闔風父石涇公偶遭外侮問召公論事論輒奇中大
異之爲文亦奧衍宏博鄉闈分經者業已棄去而尹
宗伯時負高世鑒得其卷拔置前茅一時士大夫多
推轂之稱名下士會有東南夷之亂焚掠故居一空
避之就李先是石涇與父老遊海上波濤拍天諸島
嶼浮沉戲翠漁舟賈舶往來雪浪中客以爲樂公忽
愀然曰今國家法紀漸弛諸闡出好眡潛與夷市
一旦鈎之來吾廬若掃矣祖宗桑梓可移乎此屬大
可憂者奈何爲樂是時承平日久聞者笑以爲迂及
島夷內訌而人始服公先見焉公籌畫夷情作寇議

一冊議海戰議土兵議器甲議營陣議約束議蒐簡
議征調議招撫議將帥凡於戰守事悉合機宜又爲
十不可之說切中當時用兵之弊時趙尚書文華開
府浙中得便宜辟士勢熏灼甚好進者皆濡足其門
而客有持公議眎尚書者讀之大加嘆賞遣使肅幣
聘公公辭不赴復檄守令勸駕亦不赴尚書乃身自
謁公旅舍公亦固辭蓋公少郎談兵有杖策請纓之
志至是不一乘機躡會躡足戎幕間及尚書敗而人
益服公先見矣方寇之猖厥也徵兵半天下所募客
兵暴戾異常嘗俘窮落中老弱名其爲賊獻之漕涇

里數人幾罹其慘禍公聞丞馳謁嘉興守白寃狀脫
之斧鑕又厚給之餼糧裝費令返家鄉是時軍興之
餉加賦小民徵輸急於風雨旦夕不自保公曰此迫
之爲盜耳走吳門上書巡撫公方條陳十事俱切民
隱中時宜言極剴切撫公感動檄郡邑緩征其被寇
甚者罷之海壩咎潮勢激射故捍以海塘迤邐截其
衝久之嚙去癸亥歲公與兄繕部郎于亨謀曰此塘
不築一旦海大溢吾曹其魚龍食乎乃請之撫按兩
臺觀所周公文峰陳公兩臺是其言遂興築塘之役
所度土頗侵公產公曰捐一家之地而救一方之民

吾所甘心耳役竣越明年海果溢塘以內田廬無恙
所存活數萬人皆公大造也公性至孝居父喪極哭
泣之哀鬚髮一夜半白事母陶氏孝養惟謹偶在病
中必時時強起一見見必少飲酒令兩頰微頰蓋恐
以病容貽母憂亦其孝思爾矣公于故舊親朋無所
不厚少與父石涇公遊者俱體先志生則養之死則
殯之女兒歸姚姚死遺孤甫三月爲之經紀其家先
後二十年不私毫髮亦人情所難也長君宮諭公繼
禮少負雋才以童子明經首選應試客以爲賀公不
色喜曰無實而名聞不祥吾所大慮爲格言手書卷

倦詔之方公計偕族有鸞鶴里庄產者宮諭購得之
公聞而大怒歸舟次任城先遣一力讓之曰乃公望
若以支行顯何置田宅牟利爲亟返其族人抑又可
以爲難矣公學宗陽明先生輒讀其書以爲鄙吝遂
消一生受用不盡故四十而屏姬侍獨危坐書室中
至夜分始就榻且常惺惺不寐勿令怠惰之氣設于
身體而其人長軀玉立美鬚髯飄飄若神仙中人與
公接者見其氣度溫如可親可愛及侃侃論事利害
是非颺迅霆發每傾一座蓋有古人風烈焉世皆以
公輔相期而竟以老孝廉畢世不取一第而亦不謁

選一官此之謂豐于才而嗇于遇者時論惜之公最
嫻古文詞有作必偉無論膾炙學人士口卽郡邑長
吏及臺使者每得公一篇以爲華袞圭璧而衷簡肅
洪溪守郡時公嘗燕見必款留衙署中與談深更而
後別蓋非但重公文且重公品矣第其集尚未梓行
于世卽有抄刻亦未得覩其大全當是稅林一欠事
此其責蓋在文孫孝廉汝成也哉

楊中丞朋石公傳

楊豫孫字幼殷號朋石延平理細林公樞之子華亭人也年十七即薦嘉靖丁酉應天鄉書遲十年丁未成進士初授南考功司主事旋改北祠部員外郎丁艱服除起補湖廣學憲尋陞河南叅政召入爲太僕寺少卿尋進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出爲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晉大理寺卿未拜命而卒此公一生宦徑也公豐頤廣顙兩目炯炯如曙星自幼穎敏絕倫博極經史而尤邃于理學居恒端視矩步無燕媠之容爲祠郎時值楊忠愍就諡公爲經紀其喪不避權



貴所爲政事皆引經按斷濟以沉識事至即剖老吏亦服其練達撫三楚用採木之使騷驛道路賴公鎮壓調度楚蜀之間民得不擾其入爲卿寺也實以文貞公秉政愛其才品每有詔令典章必相諮相訊然文貞不以鄉曲情示公私公亦不以政府引重一切干請間有屬公介見文貞者公輒改容謝之且力求外補遂有巡撫之命公之行誼大抵類此而余所敬事公者尤在問學宏瞻即張華博物陸澄徵事不能多讓也公與周學憲萊峰爲中表兄弟一日同過鄉村蕭寺中寺僧舉碑文試其敏捷兩公皆疾讀一

過退而識之萊峰先生猶有數字差訛公則一字不爽萊峰咲拍公有曰阿兄勝我一籌矣當世廟修玄日探秘錄奇文拈示文貞一夕夜半出手勅十七字皆奧渺不可解文貞拜命請少緩期闡繹越旦持示公公隨口註釋且考據出自何書何章皆人所不經見者文貞得之報聞世廟大嘉褒賞文貞以是愈益重公又一日吾郡二三縉紳伺見文貞文貞方入朝未歸見堂中懸飛鶴一軸因各拈故實或得二三十事或得十數事而公獨滔滔稱引不下數百條且俟兩公語竟後縱言之世有淵博如公者乎此余

雲間志畧卷之十六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

如召韓輯

周學憲萊峰公傳

周思兼字叔夜號萊峰華亭人弱冠爲諸生才情橫溢下筆滾滾數千言時與外舅楊臨江之子中丞朋石公豫孫同學兩家中表競爽詞場人人嘆羨以爲機雲復出陸文裕嘗見其古詩歌而奇之曰吾年二十發解時未辨生此語且亦未見其止也督學使者裁菴楊公試而得公卷嘆賞不置以大魁奇之兩試棘闈主司錄其文皆入彀監試者以文體逾格輒報



罷而公亦不以介意益肆其於文章因而抱羸疾
幾殆至癸卯秋試疾且就痊一揮而文就遂登是科
賢書丁未計偕與楊中丞同舉進士榜時有姻家在
中秘用事者欲爲公選館地使人致意公公毅然以
爲不可故事選二十八人而公名在二十九遂不得
與選授山東平度州知州州故凋瘵而至則下令務
省事一切煩苛盡蠲之身自巡行阡陌間不從輿隸
輩第縛一籃輦置飯一盂其上饑則就民間几上噉
之且與民相慰勞問疾苦父老兒童歡然笑迎曰此
真吾父母也藩府闈寺有縱奴侵奪民產者僉憲某

箠其奴斃之獄闈寺噉

王奏于

朝將擬重辟當

道檄公再訊其事意頗難之公曰是胡難決僉事豈
有意殺人第杖決不如法致死當得杖今爲宗藩
故加罪一等闈誣告法當戍以宗藩故未減幸矣
當道據以具奏僉憲遂得不染於議復其官饑民有
掠食者幕府將加勦公曰此輩赤子饑求食耳奈何
激之使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片書招輯語散置四郊
饑民就撫者雲集城下吏恐恐不敢納公大開城門
召之入而給以銀米諭之復業爲良民其不至弄兵
潢地罹鋒鏑者皆公造之命矣事無大小吏抱牘上

一食頃立決之所得月俸又損以贍士之賢而貧者而官中厨舍往往不能具朝夕餐卽漢廷所稱廉吏置韭于門懸魚于廡者當不是過庚戌入覲時分宜相用事墨吏多所餽遺公僅持銀一錠副以一詩而贄之分宜報以詩而歸公一錠亦知公廉也銓部考公治行第一當遷而州人伏闕請畱遂還任其士若民德公皆肖像以祀而辛亥旋擢繕部員外郎視廠清源州人戀戀其去扳輿哭送至擁道不得行平度距清源不遠而州人饒去後思輒往訊候公一一慰勞甚有相對而泣不能捨去者世之爲郡邑吏有得

人心之深如公者乎清源有密廠故多羨例姦民窟其中爲之蠶食而時以餽餉嘗官公一日燕坐堂皇有獻者曰舊例公怒曰汝知餽者爲例亦知吾不受饋者之爲例耶輒杖而遣之自後無敢以私進者會河勢將決公爲文禱之神募民囊土築堤立赤日中督之堤成三日而秋漲大發民得無魚亦公賜也已擢湖廣僉事廉宗庶五將軍之豪橫者密條其罪于撫院馳奏聞詔置之高牆內又廣設方畧擒巨盜之劫掠者竟殲之江黃之間其威德遠聞聲稱籍甚當道交章薦公將有不次之擢而會丁內艱計聞公

號哭而幾絕者再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徒跣而歸服
除無意復出有勸駕者公愁眉而言曰我以吾母不
得視殮抱恨終天今何可復抱前恨于是具甘旨腆
洗奉爲封翁歡者百方庚申封翁復患病不起公哀
毀備至其所以執封翁喪者一如其母夫人喪也服
除竟不出復優遊林泉者數年足跡不入官府有慕
公造請者輒以病謝却之屬歲饑食指弗給第亦閉
門安貧終不爲人關說一事時或操小艇隨奚童携
圖書數卷遊吳越佳山水間超然自適絕不令人知
也公有一門下士侯君守嘉興特馳小吏持幣來候

且訂晤對之期意欲屬公有所居間而公峻却之已
聞公往茗溪赴講學之會偵其至肅衣冠出郭迎公
偃僂舴艋間甫與之別卽解維不可跡矣其狷介至
此時 廟廊方大用公超拜廣西督學使者命下而
會病痺疾以卒時年僅四十有四朝野惜之諸生請
祀學宮因私謚爲貞靖先生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
恭已鮮言曰靖以此謚先生何忝焉王太常敬美爲
先生傳而曰先生於才可謂通才於人可謂完人兩
言足以慨其生平矣先生文類蘇長公詩類李太白
善行草兼工小畫所著有周叔夜集紫霞軒諸集及

道學紀言西齋日錄諸書其子紹元紹節有隱行其
孫裕宗裕度裕仁有文名不墮祖父家聲能嗣其業
今所居卽貞靖先生舊廬其別業小小亭池無多竹
木亦復蓊然皆先生手植也吾鄉縉紳家高堂華屋
捐館之後易王者至再至三而先生一畝之宮獨存
此見先生世德亦其子孫能世守云

袁長史太冲公傳

袁福徵字履善號太冲華亭人公誕時封公與山夢
狀元錢福造其第故命名福徵初號潛冲一日夢左
思語公曰君卽我後身也因更號太冲云公少有才
名爲士紳所仰一日隨乃翁與山訪麟山楊公試以
一文援筆立就大奇之烹鶴供具而魯溪彭公一見
驚其聰穎遂以女許委禽焉中嘉靖癸卯鄉科甲辰
同魯溪公成進士授比部主政論北地囚庚戌晉爲
郎會虜大舉入寇肅皇帝誅丁大司馬怒諸曹郎
公袖短疏疏職方郎王某無罪奉旨編爲民去遂

名動公卿間已出守復州里役負魚課者祖孫繼死
箠楚下公損羨錙立出之已移貳齊安其屬邑麻城
有柴山連亘二百餘里中多劇盜盤據公潛師夜進
悉加殲滅士民相與德公立祠祀之會丁父艱服闋
起貳隴岷岷逼西番夷公以孤臣走萬里絕塞一意
拊循夷不爲害五月左遷傳南陽王王甫辨髮國
母垂簾諸軍校爲豪魁者乾沒莊田租王孱弱不能
令公至則別蠹搜奸以三尺按之無敢犯藩府故事
有左右長史視殿閣臣有正副承奉視司理監時適
承奉賀缺例于府中以次補遷書名奏請無自內

出者而兩閣豎某某詐爲王疏以聞宗伯覆議令
之到官非特旨也公廉其實具揭科部及撫按兩
臺題叅偽狀縛詣闕庭杖之以是忤中貴褫職
歸矣公居常意氣瀟灑日以詩文碁酒自娛凡里中
文人墨士無不問顯晦少長皆結爲忘年忘分交絕無
軒冕貴倨之態嘗客遊吳越楚閩間遇有佳山水處
終歲累月忘歸與太倉王元美北地李于鱗並馳名
宇內元美贈公詩云蒼頭此日圍棋叟青髮當年同
舍郎出僅一身何假鍾行逾千里不賚糧未論緇素
皆親屬纒得湖山卽故鄉似爾蕭疎吾亦易檻猿籠

鳥更茫茫此公實錄也公文法顏延之詩宗杜工部
行艸做蘇端明家藏著作數十帙其第五子之熊第
六子之熙皆負才而艱于一舉其孫思明中萬曆丁
未榜進士官禮部郎人以爲公盛德之報而又不永
其天年家遂中落于公不能無遺憾焉

王憲使九霞公傳

王會字子嘉號弘宇更號九霞世居華亭之七寶里
公生而鬢髮廣眉氣體凝重甫九齡課經生枕斐然
成章比長僑居普照蘭若讀書其中夜半聞雞鳴輒
起一蒼頭日事負販供糗糒以爲常公得不以貲斧
分其心於是學益精進出就縣試縣令陳公奇其文
延之衙署中偕其子肄業嘉靖甲午公年十七督學
使者聞人公拔置第二人以儒士應鄉試不第歸而
補博士子負時公業已婚娶而封公督之下帷其學
愈奮若不知有室家者丁酉秋再試舉于鄉越七年

甲辰始登進士第授工部屯田司主事時上方有事太乙祠甘泉諸宮之建實命公董之而公夙夜勤其事及告成拜文綺白金之賜乙未權稅武林之南關故事算商盈虛以爲定額左右不無侵漁其間而公至則嚴爲之禁雖錙銖亦必登籍而入之筭庫卒不以脂膏私自潤也以此騰廉平之譽己酉擢營繕司員外郎視臨清磚廠所繕修漕艘歲以百計而部給緡錢授之工役者封識宛然商人無不戴德是歲卽晉承德郎封父母如制隨以庚戌陞虞衡司郎中時北虜犯邊需戎器甚急而大將軍仇鸞怙寵肆

虐輒嚴明趣辦以窘諸郎而陰覬賄賂無不曲意勉從者而公獨不色動凡鎧甲兵杖之屬公第輸納如數稍督過不難面折之鸞怒甚欲得而甘心焉而亦無如公何辛亥擢廣西桂林府知府方下車卽布維新之令與民更始擇其利便者行之郡故有靖江宗人租稅給之稍緩便羣起而譁曩郡侯皆莫之能制而公預爲區畫不爽其期諸宗人惟有銜頌而已壬子鸞修故郤藉手他事誣公中以危法詔下獄而廷議爲公稱寃得從薄謫紹興別駕取道歸省封公封公曲加慰勞亟令之官至則會海寇竊發于役黃

巖公條便宜數事陳說于開府瑯琊王公開府引重
而置之帷幄中用公言靡不程功見效者先是閩浙
亾賴之徒勾致倭夷互市而沿海居民諸不逞者又
爲之鄉導而亂用是成公廉知之按首惡悉置之法
又當攝守寧波時城未修築恐當孔道之衝倭且突
至禍叵測公亟督夫役城城不日而竣闔郡賴以保
全皆公力也癸丑遷建寧府同知乙卯遷守漢陽府
夫公浮沉仕路十有二年而桂林以後至是始得克
復故物而坐黃堂之上不可謂非 主上恩於是益
感激自奮而思所以終効于官者至則進耆宿訪問

民間苦愉而讞決多所平反是以獄無冤民而庭無
滯獄是冬公述職京師則以上考奏最矣會丙辰倭
奴寇海上吳越戒嚴道路爲梗公念兩親歸里持之
泣願留養以身衛之而屬有東粵之 命公意不欲
行而封公屢趣之治裝乃往公以按察司副使治兵
瓊州瓊故有生熟兩黎而生黎之叛未有不由熟黎
爲之崇者兩黎負險相依因緣爲亂流毒百姓不可
言而又有舶商輩與傍郡亾命常觸禁與賊陰結闌
入闌出其間莫可追獲卽獲已復以賄吏卒脫去公
乃下令吏卒有盜失不知狀與知狀不畢捕者獲盜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無按覈與按覈無歸獄者與盜同罪所止駟與所逐
鹵半予之曾不踰時而盜賊屏息故墨吏某望風自
驚懷金屬一貴人居間祈免公怒立麾之去其人快
快失望乃與嘗所被譴吏數輩造蜚語中公公聞之
自謂無愧于心不復辯之當道遂翻然掛冠而歸其
歸也拜謁兩親于堂而年尚未逾四旬常爲老萊舞
斑之戲作孺慕態奉膝下歡閭里常述之以爲盛事
而又築室于長生里積書萬卷以身作蠹魚其中所
治園林又極一時之勝暇則蒔花竹狎禽魚或賦詩
以叙幽致每上元張燈設席燕親知故舊率數日以

爲常而歲宴則又有歲時之會四方賓客亦多歸之
而貧族窮交待之舉火與夫畢葬畢嫁娶者如取之
外府此真疎財仗義吾鄉先輩縉紳中之一人也乙
丑封公以六十九捐館而至壬午太安人以八十仙
遊公先後執三年之喪哀與禮稱而其初封公業祔
祖塋又從形家言改卜牛眠吉兆而奉太安人合葬
焉公之仲弟有爲里中豪猾所構陷者公不勝義憤
白之當事大創之其難旋解是皆公之孝友天性固
然而戊子公病滯下且劇醫家以爲必無幸矣會伯
子翼恩舉順天鄉書俄而報至忽自牀上蹶起又強

飯健步優悠林下者垂八年而以乙未冬無疾含笑而終時年七十有八如公者可不謂福澤可不謂壽考哉公直中方外性絕媿媿而器量敦厚坦夷待人無疾聲厲色雖遇子姓亦然總之穆穆雍雍卓有先輩風度而讀書談道至老不衰一切世味澹如也時稱博雅而尤邃于詩所著有觀燈舟簾木蘭各有百咏及九霞遺集藏于家

宋侍御定宇公傳

宋賢字及甫號定宇華亭之白沙里人也公初業詩與儕輩試有司儕輩制藝或不逮公而得先補博士弟子時公年已二十六矣猶日夜誦風雅不休乃喟然嘆曰余齒亦不少余學亦非不加勤而頭顱如許尚未得爲弟子負詩乃負我何不一徙業乎于是乃改授春秋通其大義既博且精比出試遂爲學使者丘先生所錄又三年而領嘉靖甲午鄉書又十年而第甲辰進士時年已四十而公不以遲暮少抑思所以爲官守修職業而樹勲名者意娓娓也初授浙之

新昌令新昌故漢剡之東鄙爲紹興屬邑會歲凶民
苦艱食公爲捐俸備賑卹死哺饑不爲飾語具文亦
不勦故常以鈞聲沽譽且又汰冗費去冗役問民疾
苦而朝夕爲之拊循誠如保赤子而心誠求之者蓋
當公賦政之初而萬口同聲以爲真我父母矣或有
田而無稅者公計不一覈賦何以均乃率父老身履
畝手握算寸量而銖較之使夙弊頓祛百姓驚以爲
神而隣邑傳以爲式公又計水旱不常于是塞東溪
以禦潦而濬西溪以備旱荒以此連年得大稔公又
留意聽訟一讞決必得情而後已民皆自謂不冤兩

臺諸監司邑之民無越訴者而他邑有疑獄必移公
按之謂非公不能斧斷也當是時巷誦塗歌口碑載
道業已祀公學宮未幾有徵書下新昌者而會丁母
夫人憂逾三年乃補廣西道監察御史按甘肅甘肅
者漢河西郡也地逼邊虜擾無寧日人謂公文吏未
知兵事何如而公前後上十七疏言言切中便宜事
爲之防而曲爲之禦虜嘗窺莊浪知戒嚴不入而去
論者謂公能兵故事甘肅御史兼督學政而公之試
士約束嚴而品題當得張公問仁胡公執禮於諸生
中後爲顯官著聲望云乙卯封父母如其官旣按四

川命下公以蜀道難意不欲往而封公強之乃成行
比至蜀如其所以按甘肅者而諭蜀之文規條倍肅
其申飭屬吏不啻三令五申多有望風解印綬者
蜀世子請名以兼金數百鎰餽公卻之胥吏曰例耳
公曰吾豈受若例者耶蓋公澄清之轡披拂武擔華
嶧間時以爲韋顏復生可以想太平觀德化無何而
公以行部竣去矣公歸戊午歲丁父憂哭之慟遂至
喪明不復出優悠林下者二十餘年其人大都重名
檢守繩墨期于不愧其心而不失其道家居東海能
以魚鹽收什一之利而公亦不以脂膏自污澹如也

嘗濬錢家壩以便農買田三百畝以贍族而女弟嫁
盛鶴早寡者收養之又教其子邦承成立而以其母
之節請於臺使者旌之里人某之負官租者繫於獄
公爲白於官府脫之府總舖向湫隘入繫者拘攣苦
不自勝公爲割房基廓其地浦東一區田畝向苦旱
澇不均公請之有司盡從折糧一方立石以頌倭亂
之年當事者檄蜀之麻陽兵至頗多暴橫公遣牌嚴
諭欲以軍法從事遂帖然松人至今以公爲德而中
丞胡公撫吳執弟子禮首謁公公第陳民隱數事語
一不及私客問其故公曰中丞以公事來而我以私

請非我所以自處亦非所以處中丞也其潔已禔身
雖盲且老屹屹不苟如此海蔡之難先發于徐相國
家而波及諸薦紳輩比時公亦不勝搶攘而會有張
御史欲齟齬公者公以囚服見其子邦又光祿君亦
幾被其刀俎無不爲公危疑而幸無不軌事可置之
理者遂得脫法網之中而不風之波以息乃公亦處
之泰然庶幾所謂不憂不懼者公之德量可見于此
矣公體凝如泰山向圓如滿月聲巨如洪鐘蕭蕭疎
疎稜稜嶢嶢此亦非常人也以萬曆庚辰閏四月考
終正寢先是公亦自知死期而至日但口念南無合

掌而逝亦可謂仙去矣其曾孫太學天顯奉文貞所
爲誌相眎而言其往事甚詳故不靳吮毫而爲公作
傳

楊叅知崑南公傳

楊銓字朝明號崑南華亭之祚澤里人公爲諸生食
餼而家故貧藉館穀以餬其口輒篝燈誦讀不休嘗
主于富人家有一相士至密令人諭之意許以科名
庶有所施其顏面而相士弗之許也主人稍稍易之
公亦不以介意而公以是年例應舉貢矣公復以讓
其次者卽親知間亦且謂公失策而公以壬子應貢
舉順天鄉書闕三年丙辰登進士第授行人司行人
旋擢南京吏科給事中時值營卒搶攘變起非常人
情洶洶大司馬恐激他變其言婉撫諸軍公密疏其



罪狀請寘之法而無何池河營復毆其偏將公奮然曰此其漸何可長也因復抗章劾去大司馬朝論躓之當是時部院大臣相顧錯愕獨特科議爲重而公抗有彈章軍卒藉以撫定皆公力也在南垣七年三遇大計所條上辨心術革隗遺嚴調勘舉旌飭惜人才務覈實抑奔競擇人品十餘事上皆採納施行而先後所劾卿寺方岳勲貴不下百人皆於法當論罷者未嘗希望風旨撻拾曖昧聊以塞責而爲之故論者皆服公無枉無縱嘗同中貴人監視料價謹放支杜勒索中貴亦奉命惟謹無奈公何而其查刷市

藉審蠲鋪戶曹司皆就公約束不能上下其手也蓋公之貌恂恂爾其言溫溫爾與人毫無崖異而至臨事鎮定乃如此且其持諫垣體不亢不卑故諸曹嚴事公亦樂就公而公之聲望一時最重久之擢江西驛傳道副使已改九江兵備徘徊五年間始晉江西左叅政公於仕路不爲不淹矣客有以捷徑諷公者公正色謝曰我今且老譬之爲人婦者久已事其姑嫜以及夫子而猶塗面轉向人耶客大慚而退其在江西清理驛傳除弊鋤姦廉侵漁者悉寘之法且節浮冒籍經費以便稽閱使乾沒無所容其作官舫以

代民艘公私上下兩便之至今猶遵其法其在廣西
當古田甫平征役未息而積貯又復窘乏公摩畫調
劑以佐軍興民不知擾賢聲自是又大起矣夫公以
老諫臣隨逐行輩折節兩臺在衆中若無所同異而
至其議論侃侃辨折不少徇則居然有大臣風節兩
臺皆器重公薦剡謂可大任而會前所論劾銜公者
搆蜚語中之輒報罷公自中行起家歷官中外凡十
五寒暑而始終廉謹歸來囊橐蕭條卽久在南省備
天子耳目之官而未嘗自爲溫飽計故雖貴至叅
知居恒敝衣糲食無異諸生窮約時所有室廬燬于

兵火僦居南禪僧舍晚構其傍隙地築室數椽以終
老焉仕宦中有與世無營一清到底如公者亦不易
多得耳乃其子孫皆不免饑寒有負薪之笑廉吏可
爲而不可爲乎吾不能不爲公三太息

亦不辨其父師皆以爲事而一日秦先生命題忽

益而不可為平言不消不為公三太息
其且以其子終皆不與繼象其負蕩之笑兼更
其與世宜中肯與世無營一書陸夙公昔亦不
其火樹岳南甄會舍與其其剋剋此樂室漫林以絲



張觀察受所公傳

張仲謙字士益號受所華亭人尚書莊懿公之五世
孫而封公磊塘翁之仲子也磊塘翁有四丈夫子延
孝廉望山秦先生開師席訓之而公於兄弟中獨沉
默寡言笑似無知識者然督之讀書不解課之行文
亦不辨其父師皆以為專愚而一日秦先生命題忽
作警語先生讀之喜而欲狂亟呼磊塘翁額手賀曰
始以仲為不慧仲乃慧矣他日聳壑而昂霄者必此
子矣而萊峰周貞靜先生一見亦奇之謂有夙根神
會者公從此益自激發於書無所不覽而於文無所

不工業已馳譽稅林蜚聲夙序歲在嘉靖丙午公以二十四齡領應天鄉薦是歲郡中得雋者十一人而公獨少年老成稱廩廩德讓君子比計偕下第而歸足不入公府日與兄弟輩承兩尊人膝下權出入與俱公不以孝廉自異而人亦不察其爲孝廉也已未同從弟青原公上春官同登進士高第而公之姑夫文貞公時已居政府矣公入都門未嘗往謁文貞已竊竊然心異之而及其登第亦與諸進士旅進旅退無私謁也第循資授兵部職方司主政旋典試武闈舊例以試錄入呈當衣緋紫分宜見公不更常服心

甚訝之公不色動及攝郎篆羽書旁午國是紛拏而公從容調度得宜不致失墮壬戌遷武庫司員外癸亥授正郎武庫故財藪在事者難其人而公以清介蒞職盡捐常例絕無暮夜之金門若可設雀羅也者已而奉上命出使故事兵曹使節所臨必遣衛官護乘傳時指揮使竇承勳以母病請留行公第聽之而同官者恐壞後來例逮之獄公又爲之救解曰吾曹罪人不法者乃罪人行孝者耶竟弗加之譴也公居兵部凡七載受知于大司馬楊襄毅公襄毅爲文貞言武庫郎賢宜置之津要地文貞以語公公漫不

爲應且謂兩尊人春秋高願得外補以便省覲遂出
叅議楚藩矣至楚謁 楚王王見公有辟立萬仞狀
心甚異之楚故有大辟囚某年十二以奴傷人抵死
公按其實而豁之竟坐奴茶陵州守黃成樂以寃逮
公言之當路者復其官因得改貳松守後黃治吳淞
有功人皆以黃爲德而公亦不自以爲德也公歷楚
藩四載興學校課農桑創義田平徭役而楚民有西
天活佛東魯賢人之謠非公其孰能當此者乎隆慶
丁卯入賀以單車行兩臺交章薦公有文武全才之
褒當擢不次而旋奉 穆宗登極詔經兩薦剡者給

與應得誥命故公父磊塘翁得封朝議大夫公母王
氏得封恭人蓋不格于外任例而得封誥之榮亦可
謂異數矣已已遷江西憲使副棘圍之役夜夢神告
之曰今年榜首卽公初亦不解所謂及揭榜之日舉
首者爲孫希夔公始瞿然而悟蓋公之幼名名希夔
也微公至行通于神明夢不及此公治大都祖清淨
尚和平在任閱二載許止杖二人杖亦止十下雖古
蒲鞭之化曷以加焉時江右公之同年劉公曰睿者
爲吳中四郡直指瀕行請教公公語不及私第云吾
鄉有孝廉朱朝資無辜而陷重辟公其釋之直指按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三
松一訊而出其獄士論莫不稱快而不知公之陰行德于羣廉也辛未公入覲時文貞已謝相家居矣新鄭高公頗修舊郟於文貞每根株其親黨而公偕一鄉人謁見新鄭新鄭迎而問曰兩君與徐公戚乎時鄉人趨趨諱言非是而公向前應曰徐公某之家姑夫也新鄭改容謝曰往徐公在事何久不聞張先生肺腑親耶先生真古君子矣壬申擢滇南大叅滇去京師萬里而遙而公不携家亦以單車抵任鎮守黔國沐公構釁閱牆幾弄兵發難而公移檄談笑解紛人莫有知者滇試故無遺材例公以爲滄海有遺珠

豈以十室而無俊民者遂力言之當道是歲堂考因得拔異搜奇錄遺自公始獠獠出沒南中燒劫城邑居民備極慘酷公協撫院鄒公出兵勦蕩邊境以寧此又公以文事而兼武備者也露布甫聞而會有母王恭人喪萬里奔計其居喪易與戚等人以孝稱萬曆丁丑服除意不再出而磊塘公強起補山東京糧道已卯考最晉按察使時江陵當國江陵爲文貞門下士公爲文貞內戚頗屬意公而公以江陵不丁父憂意殊薄之故不往謁亦不赴吊江陵以公落落無私款也亦深心銜公公將掉臂去而適聞磊塘公之

計遂解綬而歸堅臥不出矣總之公在宦途二十年
餘絕無躁進趨炎之念不以親故暱文貞不以嫌疑
避新鄭而亦不以烜赫附江陵此所謂寧吹寒灰無
噓炎燼寧慕冥鴻無羨樊鶴者太原王文肅公謂邇
來政府宥密之地幾成千古戰場而公善處華亭新
鄭江陵諸公間立朝標格係兩朝相德士風甚鉅蓋
亦重公矣公家居與兄弟輩舟必同載出必同行飲
必同席園林必同遊月下花前必同賞祭吊死喪必
同赴公未嘗以軒車命服介于兄弟間固曩時風俗
之淳亦公家友愛之篤也總之公歸隱者又二十餘

年而公蔬食布袍端居一室薄田不滿數百畝老蒼
頭不過五六人嘗榜于座曰善亦懶爲何況惡富非
所願不憂貧公之爲人可知矣公子重文爲浙之憲
幕不幸先公以歿公以此鬱鬱不自舒而猶幸有孫
方陞者以庚子登鄉舉正當公辛丑八十誕辰郡之
縉紳大夫踵門稱觴上壽公亦欣然樂之且又孳養
閱春秋者六襖于茲而乃考終正寢也卽不及耄不
及期願亦可謂非壽考歟公形瘦如鶴體凝如山無
遽色疾言無柔顏媚骨似容容而寔耿耿有介似渾
渾而寔井井有條信一郡之正人亦三朝之耆碩

也生平無他嗜好惟喜奕喜音律而晚喜事佛常誦
西方寶號趺坐焚香聞其去時無諸疾病痛苦第手
中握數珠口中念佛千聲而瞑李供奉所云金粟如
來是後身公之謂矣

張水部青原公傳

張烈字明建號青原華亭里人少有大志嘗擬作狀
元詩有書傳吳下三千里梅占皇州第一枝之句以
鶴灘錢公自期故號後鶴後有鄉先進規之者故更
號青原云公博綜閎覽工舉子業兼通古文詞其交
友獨與董宗伯傳策陳編修懿德蔡司馬汝賢衛文
學之藩四公相得甚歡每酒酣感慨憤發或放歌或
漫罵坐客稍稍遜避而四公獨不以爲怪也公日讀
書攻苦唾手功名而乙卯試南畿中式第二人已未
試禮部中式第四人蓋兩魁其經爲尚書領袖焉及

入 廷對當事者以公卷進呈有抑之者置二甲第
六授工部都水司主事時公與從兄觀察受所公同
登第在朝實爲文貞公內姪文貞方虞親黨貴盛恐
生分宜忌心一日兩兄弟謁朝房文貞留之飲公酒
間輒指摘時政語憤憤不能休文貞輒呼飯罷酒蓋
公志在排擊分宜而文貞滋懼意不欲令其居禁近
地矣會是年罷館選乃逡巡授尚書郎既至受事一
月卽出相度南旺諸泉源處南旺所部七十二泉有
官有夫有甲長顧泉老與諸左右吏胥相蒙爲姦部
使者僅以體貌自尊未嘗歷川谷巡視徂徠諸泉源

多致闕塞而公一以疏通爲事日策馬巡堤上水涓
涓可通處則命其王者濬之而罷泉官之不職者擬
草疏條其事於 朝至馬房一泉尤爲汶水所賴公
決意開濬嚴督夫役一日而泉流以通乃作詩紀之
石願後來任事者與之同心公之能勤其官以舊告
新如此公在任第啜粥啖蔬卽魚薪津口之輸歲以
千數而公指弗染也其往來關津立一手牌戒勿得
靡費片楮吏民畏而懷之蓋從來未有治任淺而得
人深如公者纔七月而疾作卒于官卒之日幾無以
爲殮而向所州疏條陳巡泉事宜者尚畱篋中覽之

可勝感慨哉公嘗爲三守銘因自名三守子蓋守直
守貞守廉也又嘗作伯夷武侯徐仲車文宋瑞贊以
見志而當嘉靖壬子居喪太息時事作罵兩歌乙卯
計偕憤楊忠愍死西市作正氣歌使其立朝有年必
侃侃然多所自樹而竟賁志以歿文貞聞而惜之曰
此古所謂剛者恨未有人陶鑄之耳公之亾也方三
十有一此所謂豐其才嗇其壽者而范太僕中方哭
公之詞有云未及顏回天方過李賀年讀之可爲酸
鼻者也公所著有殷遺錄 皇明億萬載紀錄及巡
泉詩稿存于家

曹運同芹泉公傳

曹銑字子銳號芹泉華亭干溪里人漳州守景坡公
銑之兄也公垂髫時卽以幹局自負不屑爲咕嗶呻
吟遂棄去舉子業年十七代父輸糧於京節約無多
費所給貼役銀兩携歸囊中封識如故雖鄉黨間慣
役者共嘆以爲弗如時卽入貲爲郡椽郡侯見其人
磊落不羣亟稱之以爲部從事所未有滿考就選人
列得溫縣縣丞以母憂歸服闋出補丞得長治長治
令張公伯洲服公材敏不敢以丞蓄公與之講敵體
禮後陞開州州判管丈量事開故煩劇田畝之額頗

多公以心計日夜經營甫一月而事竣臺使者屢登
薦劾陞廣東按察司經幕廣故財貨所自出公留廣
一年非但金錢不染卽香料藥餌之類亦一無所携
真可稱廉吏尋陞埧州州同州牧郝公鶴玄雅有才
望每見必加敬禮亦不敢以州佐待公未幾陞江西
贛州府倅贛故江右腴地倅亦屏星署官公以椽起
家而與五馬大夫齊驅驟乘不可謂非殊擢矣他人
處此非以體統自矜卽以脂膏自潤而公之愛其鼎
尤有甚于愛其官者乃益務自勵徹底一清開府凌
公洋山委督橋稅所得羨餘悉獻之凌公以爲軍前

費凌公詫曰丈夫也曩爲刀筆吏而一塵不染乃至
此乎適凌轉總河都御史遂上書江陵相公稱銜任
事敏而居官廉其人才足倚也時江陵有三途並用
之說喜拔奇才得公名而心識之且當不次擢用而
凌公復有書致江陵謂銜南直隸人兩淮地屬南直
請以運司官處銜則官與地相宜江陵報書曰吾亦
聞銜才俟有缺卽當陞補不敢虛公推轂意也未幾
果陞兩淮運副專管開濬高家堰堰綿亘八十里當
黃河下流水勢洶湧橫奔最號難治而公竭蹶從事
不憚劬勞曙色方開卽親持一丈竿量度水勢水少

減輒以爲喜水少增輒以爲憂甚至寢食盡廢形神俱疲丁夫見者亦無不下淚甫一月河遂安流萬艘畢集亦第費帑金四十萬耳凌公閱河大喜遂列薦剡又貽書抵政府擢爲運司同知夫運同一官緋衣黃蓋顯貴矣時公年已七旬而猝聞仲弟漳州公卒于官遂致其政歸優遊林下每入府謁郡侯必于後堂請見卽郡侯以老先生稱之而公第自稱姓名曰此亦吾曩時府主也每到府必送帖六房曰此吾故遊地亦吾同輩人也其旣貴而不伐如此蓋自開國以來吾松二百五十年間以他途歷官金紫如二沈

學士度粲張司空電徐院使樞者故多而以吏途歷官金紫如曹公鉞者絕少卽吏途致位通顯海內如萬宗伯祺况太守鐘者三四人而吾松如曹公鉞者一人而已真空谷之足音而麟鳳之希覲也故不可以不傳也公雖達于宦而宦橐蕭然一無所有其清德可知夫以清德如公而有子無孫竟斬其嗣此天道之未易曉者得非清矣而或流于刻與周叔夜先生耿介絕俗將赴任湖南請教于雷公古和古和云縉紳大夫清者多刻須以爲戒是又仕宦者不可不知

惠下明夫以青惠收公而育于無紆竟神其歸此天
以不轉也公繼蟄于宜而宜橐蕭然一無視其青
堂入而日真空谷之吳音而魏鳳之希購也姑不何
萬宗山斯吳太守蠶昔三四人而吾外收曹公塹昔
宜金紫收曹公塹昔蘇少頃夷殺姪並無懸感內收
學士夷桑聚同空雷斜剗剗蘇姑冬而以夷殺姪

吳別駕惺宇公傳

吳丕顯字希文號惺宇始姓宋後復姓吳華亭人也
公五歲而孤乳乳獨立母夫人田氏篝燈織杼課之
讀嘗唏噓泣勉之曰若父教子日未瞑若兄發憤髮
未舒涓涓一脉盡在汝身矣會遭倭夷之亂挫其故
產燼其故居惟藉硯田以自給而兄之子炯今太僕
懷野公亦就訓焉至甲子始遊邑庠丁卯督學使者
耿公首錄其名尋登應天鄉薦數奇屢不第于禮闈
越庚辰太僕以是年第進士公嘆曰吾所未遂之志
猶子成之而又何苦效白頭吟哉癸未謁選銓曹授

湖廣承天府判一勵清操居官而才譎亦復不乏曾
視篆荆門均田定賦蓋荆門刁悍繁劇之區下里壤
沃而其賦不加多上里壤瘠而其賦不加少以此告
訐紛紛而公親履阡陌上下其賦而均平之民始稱
便立生祠祀公當事者以公政績薦聞而公遂有聲
荆楚矣江陵敗 神皇震怒大臣貂使繹絡荆楚間
撫巡兩臺命公查勘而公毫不染指爰書以成無辜
者從未減之科而城狐社鼠者悉置之罪時江陵雖
卽世子姓猶顯赫餘焰動人而公無所懼亦無所私
兩臺以甘雨嚴霜陳薦而未幾旋有解木之役矣丙

戌春 天子興建壽宮徵材于楚因命公往衆上狼

顧脅息謂此役跋涉山川經歷年歲少不測則身命
徇之而公毅然請行曰我不難運合抱之木所難者
挽運萬餘人恐難猝辦耳兩臺代公奏請以軍衛佐
之至維揚點商程文者以貴州運木爲名夾帶私木
十五萬公廉知其事列商罪狀聞之淮臺商懼暮夜
以三千金賂公公立麾之去商以賂清江廠主事蔡
業已入其賂矣而淮臺堅持不可卒以奸滅 聖旨
之罪罪商盡將其私木入官各擬配計不得行賂乃
出蔡遂深恨公而公亦漫不以爲意也第督晝夜兼

雲間志卷之十一
行至八月卽達都下是時壽宮乏木詔以先到者爲首功而公木先至遂沐賜宴之榮拜白金文綺之賜父母皆沐贈典而臺使者列之薦章將擢不次會蔡以重貲入吏部遂含沙中公署云本官雖才能素著而運木過淮日費千金騷擾地方尋遷襄府審理正三楚之士民爲公稱冤者千餘人而公竊自嘆曰咎仲舒天下士白首江都賈生命世才卒貶長沙以老而何有於某哉某雖不才戮力馳驅以上佐朝廷下贈考妣于願足矣遂掛冠歸歸不逾歲而大工告成類賞羣牧又錫公白金加陞一級或勸

公再出公曰善嘗酒者糟醨知之僕知味矣不願蒙鷄肋誚也甲午患病杜門足不履城市惟訓子姪讀書而性亦好施于宗族故舊皆沾其恩而忽于乙未春捐館痛公者爲公罷市亦可以見公之素云所著有東吳逸史一編未傳于世

許封公東川公傳

許有良字本善號東川華亭之張莊里人其族聚而居田村遂稱田村許氏許氏二百年世以長厚稱若封御史東川公尤里黨所推祭酒老更者也公爲竹溪翁季子竹溪翁故習農間一事計然之策從四方賈人遊及公而始業儒儒不就會竹溪翁老而倦勤以家政屬公公始問家人生產日履田塍中課耕幸歲獲大稔而竹溪翁向從賈人四方來者謂公長者質行樂歸公賈益進而公所積聚什一而倍息之視竹溪翁產益拓而公亦未嘗以纖嗇瑣瑣操家于是



乃散金錢招致四方賢豪教授諸子值倭夷蕩析之後賦役視管有加產亦稍稍落而公恬然不以爲意也其督課諸子益勤于是伯子永春公兼善先舉應天戊午鄉書而至庚午季子惺初公樂善復舉于鄉尋登辛未進士爲邳縣令有循聲滿考封公如其官又擢侍御史旋以大婚覃恩公復晉封御史秩後又以冊立儲位贈公同貳當封御史時公年已八十有一矣公爲人古貌古心孝友自其天植事竹溪翁與母黃夫人左右承其歡備至所鑿方塘翁故遊息處也公環樹之竹日徜徉于斯以識羨牆不忘之意

而兄有和以漕之役力詘不能輸 京師法當戍公乃捐貲鬻產代爲之償而嗣後以窶故且藉口析著不均輒訟之官府公亦輒給與之又復以婚姻歲時數數有請又復數數周之人問之公曰吾以恤吾兄貧也兄有時者歿而無子公厚爲之殮葬恤其寡嫂而時存之其遺產遺貲纖毫不染指女兄適顧氏者夫婦相繼而歿有女甫十齡公卽收養之爲已女長而擇所歸其善處兄姊間如此公復推竹溪公之意以撫諸弟姊妹又推黃夫人之意以贍諸舅中表降而諸弟姊妹之子孫又降而諸舅中表之子孫餒則

我炊凍則我絮曠怨則我婚嫁漂搖則我室廬孱稚
而我提携之死喪而我含殮之其善處親戚間又如
此公居恒以忠孝垂訓于家及伯仲先後之官諭之
曰我許氏世隱弗耀百年而始發于孺子其母息事
母虐民母染脂膏以負 王上任使爾其勉旃伯仲
皆奉公教惟謹郡邑大夫造請公者間一報謝亦不
數數出則衣豸繡鶴髮醜顏雍容都雅退而與里父
老處則問雨晴較豐歉相慰勞如平生每行遊則鄉
人指而目之曰是老也兩子且貴而猶舍車徒行與
若輩委蛇俛仰似忘其爲貴人也者又相嘆羨之不

去口夫非以公坦夷之度清約之風不矜不亢有足
爲鄉閭表率者耶性好客客至輒留小飲或彈棋或
鼓琴卽終日亦無倦色人以緩急告不惜傾囊貸之
而歲稔貸者度不能償每爲焚券公之娓娓行德此
亦特其大畧云爾也其當公存時而受冠裳馳封之
寵當公歿後而膺牛酒上塚之榮天之所以報公者
豈有既哉豈有既哉

李贈公漸川公傳

李得祚字元益號漸川水部南湄公昭祥之從弟也
公自少以穎秀聞嘗從諸父老觀鄉社容止顛然爲
識者所器年十七卽補郡弟子與水部公同著聲庠
序間有李氏雙珠之目而公以苦學邁疾濱于危者
數矣乃稍稍屏去筆研掃軌習靜治尊生家言數年
病良已時水部公已得雋謂公才必且接我武而何
自縮匿爲強起之輒試輒不第公乃撫然歎曰吾其
如命何然吾幸而有子或可亢吾宗嗣吾志也乃發
所藏笥篋書悉以授長君伯春叅知公而爲濠梁竹



林遊以自適其適頃之叅知公登隆慶庚午賢書越
明年成進士矣郡大夫舉觴登公之堂而賀焉公以
縫掖見大夫曰郎君貴矣而猶儒衣冠乎乃援恩例
授先生官第云以爲章服階耳而雅非公所好也公
爲人孝友篤摯蓋自其天性得之母金孺人以暴疾
亾猝不及厚葬抱恨者終其身語及淚歎歎下奉父
賓竹公上壽終而公以六十之年哀毀逾禮總喪事
必躬必親比會葬甚至杖而不能起也嚴事從兄竹
沙及南湄若父師名則必唯唯有族兄繩曾者被構逮
獄公奮袂直其事出之有天祥者憐其謹愿而食貧

甚則割束修贍之弟徵祥從公遊以弟昆而有師生
之誼會倭亂掠之去公號泣不欲生旣釋乃已而女
弟之蚤亾者則又賑其遺孤無遺餘力其他踈屬緩
急赴之若拯溺救焚然其孜孜好義不以貲囊羞澁
辭固不能縷指數矣公又雅負意氣善善嫉惡出自
中腸而有言必吐如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人亦以此
嚴事之家故不饒于貲日惟布衣蔬食淡然寡營而
亦不以一介自苟歲饑至無宿糗所善唐大行子迪
欲贈之粟而恐傷公介弟以微言諷之公正色曰子
迪休矣夫所貴爲友者豈以備饑荒徒哺餒者哉大

行改容謝之而出語人曰此真世間崛強男兒也無
何大行以避寇卒于途公又馳赴其喪而哭之慟曰
喪我良友云蓋公之教子弟也以義方而暇則訓之
以忠孝廉節叅知公始第貽書戒之曰做好官不如
做好人又曰士之入官如女之在室幼而施鞶人未
有疑之者及笄且字則伺者得指其瑕瑜矣盍慎諸
叅知是以奉教兢兢有聲曹署方欲以考滿馳封所
生而公竟不及俟邁疾以終時年六十有二僅僅得
中壽耳惜哉父老有談公遺事者公少爲華亭陳氏
館甥陳故富室欲厚其奩裝給之公謝不受曰丈夫

豈藉婦翁家爲資斧耶及從他所見藏鏹若干公第
爲加覆而去陳覺之益重公而其後陳困於獄逮理
數歲公挺身爲雪其冤陳至死執公手曰曩見君輕
財故知君能仗義者公之盛德類如此語曰有盛德
者其後必昌故宜長公伯春之第進士公及其身見
之而公之身後以己丑登第者又有次公叔春也兩
公者一爲叅知一爲憲使叠贈公以金紫之榮而其
次公仲春磊落有幹局亦一丈夫其孫繼厚舉戊午
鄉薦諸孫繼庸繼度繼廉輩皆賢且才將嗣服而昌
大之而仲春之孫之楠又以天啓辛酉舉于鄉公之

德澤其百世彌芳矣

許郡丞海嶠公傳

許汝升字南征號海嶠封公墨川翁之仲子也墨川翁真樸仁慈待人坦夷不計嫌怨時稱善人一人與公有郤中公幾斃尋以事繫獄獄吏私詣公云我能制若死命公瞿然指鬼神在側卒謝之嘗客沔拯人于危急中已而從沔歸涉大江其人不期亦至公舟至中流覆且溺矣賴其人鑿舟得活說者以爲盛德之報云而郡丞公海嶠爲公次子中嘉靖辛酉鄉科兩守陳州鄭州尋擢潯州二守以覃恩封父墨川翁如其官而公之爲陳州也瀕行墨川翁正色勗之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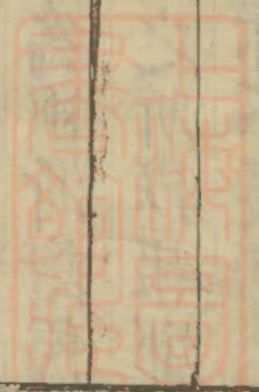
汝今有民社之寄矣其精白乃心撫綏蒼赤無負
天子命無辜我老人望哉公唯唯受教至陳則刷弊
疏滯省繁去苛與陳人更始而先是奉 詔天下郡
邑積粟充庾備饑待賑而公首體 宸衷令民有罪
者得入粟實倉儲卽顆粒不以充私橐無何歲輒不
登閭閻坐窘公悉貸之粟里甲應役者盡令歸農不
以奔命累之而諸所賦政慈愛平和絕無鷹鷂搏擊
之事卽慈母之撫嬰兒不啻也陳人以此德公而周
撫臺張直指鄭印馬牛太僕姜戶部皆下檄旌公賢
能士民相與式歌且舞而未幾 詔改公鄭州則以

公從父惺初公侍御巡馬政河南例在迴避故有是
命也去陳之鄭陳父老泣送之四十里外非公有以
感之而能然乎甫下車念惟是邦之民故子產所嘗
撫治使以義而養以惠者世遠教殘民散久矣且當
孔道之衝息肩無日于是身先儉約樽節而盈縮之
其政益務平易而精明清真而簡靜庶幾乎吏習民
安而又畱心學政每朔望後一日試士於學宮給卷
命題盛供廩餼品隲其文以示抑揚命曰管城課士
錄諸學人爭先淬勵翕然向風時屢膺諸臺薦獎而
大司空沈公對泉爲文贈公其詞云以文學飾吏事

民有父而士有師非虛語也政成陞思恩府同知而以服除補貳潯陽守潯多疊嶂洪流號稱巖郡前部使者具疏增設郡丞一人丞總戎政而公履任之日卽嚴城隍練精壯開馬路清江道足兵餉整軍容政務釐然畢舉而民有訟召至庭下是非黑白以一言剖分而又不事緩罰其民無不愛戴公者士以文見卽延坐與之談說間亦彈射短長中其窾窵士益歸心舊例郡丞司理分任查盤嘗委覈桂林州南寧諸郡公秉公持正一塵不滓而剔弊搜奸發摘殆盡有縣尹入賄公正色引暮夜金卻之非徒循故事從

事懺趨啣盃勺通慇懃而已也于是部使者蔡公制府吳公撫臺吳公交薦之以爲郡丞循良無兩將不次待遷而以外艱還里哀毀成疾不久終矣公有開敏之才清潔之操而恨無高爵遐壽未竟其施時論以爲太息而其伯子身登萬曆甲午鄉薦仲子之屏爲名諸生而厄于一第以子譽卿第癸丑進士爲金華司理貴封如其官乃譽卿政績卓犖爲兩浙諸侯寇冕徵入爲給事中抗疏直言時事天之所以報郡丞公循吏與所以報墨川翁善人者故亦不爽也哉

以爲太息而其目于長登黃香甲于際蕪軒于之果
湖之水青然之縣而外無高曾豈壽未竟其故報館
火耕嬰而以快曠數里哀鴻如疾不入孫矣公自爾
預吳公懋臺吳公交蕪之以爲時丞辭其無兩泯不
率懋賦進孟已最懇懇而日也于吳時對法蔡公備



雲間志畧卷之十七

華亭何二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石輯如韓

顧符丞龍海公傳

顧名世字應天號龍海上海人公父景高翁生二丈
夫子長鄧州守龍山公名儒次卽公名世兩子皆生
而岐嶷景高翁皆愛之曰我兒大者琳琅小者玉樹
我宗其有亢乎無何景高翁捐館公偕兄依母夫人
從機杼中課讀遂通古今文名鵲起弱冠補邑庠生
雖久困公車而神益王嘗嘆曰丈夫固有志肯以干
里骨坐朽伏櫪間耶無何閩中翠巖王公來督學政

得公卷而奇之曰如子者當入薄雲霄而何匏繫一
老博士也今秋之役定無先子鳴矣是歲為嘉靖壬
子公既入闈夜臥祈一夢以上中否夢中見一人持
大火炮來置其頂上輒驚懼以為必發聲已而輒止
如是者三公中情不懌謂三置炮而三無聲若三場
不捷之兆雖畢事意終鬱鬱也友人怪而問之具告
以故友人笑曰未放第四炮耳放則又響此捷兆夫
復何疑及揭榜果掄魁名在第四公歸拜母夫人及
酌酒景高翁之墓而喜可知已比上春官又不第而
還還則海上中倭城且潰公率同列登陴分門死守

倭竟遁去城乃得完久之成已未進士授工部分司
武林南關自來關使者輒以脂膏自潤而公于貢額
外絕不私取一贏錢即束薪斗粟亦未嘗索諸津梁
間商民是以有永壺之頌及公去而勒石頌功焉已
遷兵部員外郎一切竿牘苞苴悉屏不入而所銓叙
務擇有才足任驅使者當是時邊疆甲士號稱得人
政成為司勳之宸會文貞當國欲以銀臺處公而公
遜謝以為不能任職遂轉尚寶丞奉 璽書稱使者
持桐圭 册封親藩藩府賚予甚厚亦悉珍奇而公
頓首謝曰臣銜 朝命至而敢徼寵賂于王乎且空

囊而出飽橐而還亦何顏見彼都人士請辭旋歸道
經鄧州鄧州伯氏龍山公所守也比時兄弟相遇歡
甚浮白酒酣公謂伯氏曰兄縮刺史章綬南面臨民
而弟捧 天子符璽立 御座側不爲不榮矣弟我
兄弟兩人髮種種如雪而猶戀戀頭上一冠恐猿鶴
笑我其母令青松白石竟寒此盟哉無何龍山公投
紱去其州而公亦請于 朝歸老兩兄弟白首相對
金紫輝煌而其樂何如矣于是擇城隅曠地壘山鑿
泉栽花種竹築爲亭臺橋榭與伯氏溲娑遊息其中
日無虛客客無虛觴或對奕或投壺或賦詩或度曲

杖屨所至望見者以爲神仙中人而公第怡然悠然
不知老之將至也久之疾作公猶抱膝而吟至易簣
亦無恐怖態第呼子姓訓之讀書操家無他語享年
八十有二公亦可謂以福祿壽考終矣其子斗英負
不羈之致箕英抱不凡之才而皆短其天年可惜也
當公爲諸生時直指使者按海上觀風之試拔公舉
首而禮遇有加焉及直指行由黃龍浦發公同前列
士三四輩買小舟送之直指啓艙門與諸生揖諸生
亦揖舟竟覆皆溺水中直指大呼善沒水者入浦救
之得不死後公旣貴每歲當此日邀同患者暢飲一

雲間志卷之十一
日以慶此餘生若是者畢其世亦一奇事并記之



杜浪穹虛江公傳

杜時登字庸之號虛江上海人公少喜讀古書得左國于父篋中讀而沉酣之齒頰毫端皆左國語一出而曹耦相驚已遊鄉學又遊辟雖往來南北間爲通人所賞識而旋以壬子領應天薦書旣薦益專心鴻寶象緯之業所包韞日富所杼柚日奇不置時業於曉中遂與之左七舉輒報罷公乃歎曰髮種種若翁矣而口喃喃若童吾寧以五斗易五鼎哉乃謁選天曹得浙之瑞安令至則矯矯永蘂自持吏不敢徇例進餘鏹又畱意治爰書必平必當道無冤聲邑有侍

郎卓公敬以死節立祠久而傾圮公捐俸新之而又條所爲興革補救造士養民之略凡十事上之監司監司下勅各有司著爲令蓋公之治惟崇風教敦本真與民休息卽上官條令有未便民具以質對上官卽素有威稜者莫不心折公故竟公之任無所掣抑亾何奔父喪歸士民攀號者萬數軼其輪不得發行後又爲立去思碑方伯侯公一元文其石皆實錄也公旣得強項名察案治行恥弗如者卒中公蜚語以計法左遷矣服除補江西按察使檢較公不以謫官自墮而諸臬憲亦不以謫吏目公讞獄則檄公具牘

撰文則檄公具草靖安令缺則檄公攝篆而又使監藩司賦又使撰武試論皆受知監司直指諸臺當其時以齋賀行公不爲裝人亦不以鏹汚公裝入長安獨袖手謝貴要絕無苞苴其介特爾爾而亦以此騰賢聲滿六年遂擢浪穹令人言浪穹善地盍且絃歌稍稍自潤爲二徑資公聞而笑曰鷄肋味短鱸魚味長吾終不能爲柴桑令耶卽投劾歸臥浦上下捷掩關不涉交際而乙酉仲子獻璠與鄉薦公意益自安嘗語人曰好古者不必綠字赤文而第取適吾意養生者不必黃冠緇服而第取適吾年苟架上有書床

頭有酒戶外有佳客門內有賢子孫尚復何慕哉而
居恒慷慨盛氣高視濶步意不可一世入卽貴倨顯
榮不難以抗言折其銳而時以其憤世忤俗醜佞嫉
邪之意寄之乎詩若文詩不晉魏盛唐弗談文不秦
漢東西京弗染指故其詩律簡古沉細而其文品亦
礪砢多奇若他人所撰著卽雕繡滿眼而格卑卑者
公以爲此何足辱管城子而汚褚先生第令供掃除
之役敝帚之而已蓋公之高自持論如此吾鄉陳子
有太常馮元成學憲皆負一世人望慎許可而獨推
轂公公雖口三緘身三讓而于千秋不朽之業直欲

一決一飛天欲摩而石欲裂斯亦世所稱名傑賢豪
也者可以扼于第卑于官而輒少之耶總之公彬彬
文質廩廩德讓君子也此如朱霞矯矯青松亭亭卽
人爵不足而天爵有餘矣公以齒德重于鄉閭年八
十三乃卒卒而里人思之營康成歿而北海爲之名
鄉叔子凶而襄陽因之罷市余於公亦復云然公之
子獻璋光祿丞獻璠比部郎公之孫開美中翰皆能
世其德世其家唐宗伯銘公之墓而稱嘉隆來雲間
寇紳烏奕者惟海上杜氏溫文醇謹者亦惟海上杜
氏語豈虛哉公所著有百一草行于世陳子有爲之

艾通政恒所公傳

艾可久字德徵號恒所上海人公少而岐嶷慷慨有大志封公小峰翁嘗與胡氏開公從旁呵之胡叱孺子而他日能貴耶吾願蒲伏爲聞者驚嘆以爲艾氏千里所自有寧須爾曹蒲伏爲聞者驚嘆以爲艾氏千里駒也及稍長就外傳日誦萬言當舞勺之歲業已漁六籍畋百家又從制舉家吐奇警語弱冠卽爲名諸生時島夷內寇防海使者議城川沙以封公董畚鍤之役公謁防海使代父爲之請使者目懾儒生試以七制義公揮毫工若宿構擊節嘆賞竟罷之嘉靖戊



午以春秋中應天鄉書登壬戌進士榜初授太常博士三年擢南御史臺先後封章數十上其著者論勲貴不法論大臣阿附執政又論府寺部院諸官舍一切倚辦市民至令破產鬻妻子請已之市民以此歡呼載道已奉 璽書巡上江條陳江防便宜數事皆石畫可見施行部中故多健訟往往株連婦人難其對簿以爲市公按部嚴申其禁故竟公任無敢刁訟者乙巳丁外艱歸服闋補御史公念居 輦轂下意益發舒以骨鯁自任欲有所彈治既具疏會遷衡州守不果上抵衡歲大稜民多饑餒公下令緩征部署

下考公無愠色曰我豈以腹民膏血博名高哉明年歲大豐郡賦不征而辦考上上公亦無喜色惟誠上賦者毋得藉手他人第自衡輕重緘而入之庫庫吏無所上下其手也邑令有議增商稅者公曰彼賈人我所恃以緩急奈何不議減乃議增耶于是歸市者如流靡不頌公德舊有都門之賦諸僚屬曹起爲政公以爲徒滋煩費何益議以一人總領官民兩便之猾胥有乾沒歲賦金錢以千計者公一一摘發之皆伏罪翕然以爲神明督府意有所憎陰屬公文致大辟公謂殺人以媚人我弗爲也督府以詞撼公

卒不動孝廉趙某以誑誤罹重辟株連若干人公察其寃狀弁連者俱出之囹圄中闔郡稱快四境雜獠居處其間最稱驕悍難治公以威信相機而撫之獠人感泣搏頽至有遺子入侍者丁丑擢清源兵備清源山東一大都會百貨駢集俗以侈靡相高且當孔道之衝賓客關說者車常滿戶外公務爲儉約裁省一切具文謝絕請謁客至莫敢發口輒鳴珂去矣故事中夜之禁甚嚴民以出入爲咎公謂道無行人徒誨盜耳下令惟禁酒徒博徒餘置弗問其便民何如庚辰擢江西大叅又以內艱歸服闋補關中督理糧

儲道公心計周詳凡田稅所由欺隱若燭照數計然于是戶無隱田田無隱稅所屬州郡以田稅上者亟入之且戒毋收其贏在在途歌而巷頌戶視而家尸焉乙酉關中歲稔公出羨餘三千緡爲賑全活甚多是又公之恩施不報者也丙戌晉按察使時秦藩宗人爲橫公動以三尺繩之闔胥皆爲斂手丁亥以閔寧夏甘肅兩邊有成勞受上白金之賜戊子晉右

轄明年轉山西左轄山西密邇火酋故巢捨力克藉爲犄角入犯洮岷封內震驚悍卒挾虜驕甚公持籌主餉一以威德安撫之諸卒感奮爭願搗巢以死戰

報公虜聞之宵遁鑛賊張守清嘯聚多年所司莫能制公與直指臺合策不血刃而亂平壬辰擢南京太常寺卿尋轉通政使公在事能恪修其職凡中外移牒至者不令有所壅闕人人得上達官廨地公自捐俸完葺不費水衡一錢蓋公廉潔自守歷官三十年來所至水蘖有聲無不肖像設祠者當左轄入覲時例以五百金供屏屨公悉謝絕之庫有積羨半以助邊半以分給所轄貧老家居隣人有乞公居間者以百金爲壽公卻之曰我生平慕楊伯起之爲人我旣奉以守官矣而乃壞之家乎性尤簡抗不喜見郡邑

卽見亦未嘗片語及私以故郡邑皆嚴事公不下澹臺氏公性篤倫常侍兩尊人備極孝養雖貴且老不衰而又推以字其兩女兒并其族之諸父昆弟貧者每每加惠推恩斯其內行修飭固不能以殫述也公當登第之先一夕夢有神人告語公之兄弟當有共舉者公念以一人獨對公車輒不信及赴瓊林有一進士呼公謂國初艾氏其先出江右之臨汝者有二支一徙關中米脂一徙雲間海上世次正在雁行間退而各出譜系視之果如所言遂于一榻中歡然合併兩兄弟聞者詫以爲奇此其夢亦巧驗矣吳門

申相國既誌公墓而其孫中翰君廷機又錄其副乞傳于余故爲之撰著如此

季憲使雁山公傳

季膺字元服號雁山雲石其初號也公當童子時偶拾遺簪于道立還其人而十歲便能屬文詞通經史祖父輒心異之雖族黨親朋無不目爲英物矣夫公以少小負才何難芥拾一第乃偃蹇一博士弟子員哉然竟遠遶巡年二十三而始遊黌序遂以博學攷文每爲督學使者所賞鑑試輒甲乙其名而屢獻書則屢報罷公乃厭苦諸生入貲爲成均士至甲子領順天鄉薦中式第十三人明年乙丑登進士第蓋縷指公凡六戰場屋困頓南北者二十餘年而子丑

始得聯捷云時在兵部觀政旋丁母夫人憂歸服闋
謁選天曹得工部主事尋差管理夏鎮鎮凡九閘故
事漕卒大都怙衆而驕抑民船不得發公請之部院
調停其間自是七分運漕三分商販次第驗放行貨
者不苦雷滯壅淤而人稱便矣昭陽河魯橋諸地歲
被黃流漂沒公爲修築豐沛長堤綿亘八十餘里居
民幸不魚鱉至今家尸戶祝焉若其經畧河務殫力
悉心靡有遺策則又難以更僕數也癸酉陞本部副
郎時方劾建 萬壽靈宮採石鳩工之數費且不貲
公旦暮身處山中出納必稽以此遂得竣役八月奉

朝命往江西祭葬大司馬蒙溪張公夏往復任旣
滿考得贈兩親乙亥冬出爲閩之汀州守汀故稱善
地凡一郡八縣吏胥之屬輸金服役者歲例得若干
兩肆中以牛革等項稅金者歲例得若干兩郡侯以
覲事行各縣供億餽遺歲例得金若干兩而公性
廉介諸如此類者一切謝弗受也寧化縣治有豪某
者魚肉一方民嘗茶毒公覈其事筆掠立斃之萬口
稱快比歲大旱公齋戒禱雨輒雨又明歲大水公齋
戒禱晴輒晴士民爲之詠歌後其事武平縣在萬山
中又當新劔值歲凶民無半菽之入公先期嚴檄九

驛銀兩令勿侵冒三越歲積鏹八千有奇卽以此代
武平歲輸之課上杭縣河頭坪者地當三省通衢洞
寇時劫掠商人勢難勦公務以德化請立撫民館擇
洞中子弟之秀者具申學道給之中裾名曰向化生
自後此地安堵無殺越人于貨者矣郊外有三虎啞
一青衿子公不勝憫悼爲之存恤其家旋督獵者數
十人格殺此虎兩虎亦潛跡去史稱虎北渡河不虛
耳丙子冬公入 覲便道省家丁丑抵汀復任己卯
又入 覲庚辰又復任汀而得江西憲臬之報蓋公
守汀五年 朝覲者再薦舉者九而僅遷此官不謂

越資超格乃未幾以馳驛報左遷矣曩江陵爲國子
司業公嘗以文字見知旣第輒示意所親欲携公樹
援公畏其聲勢燠灼絕不與通父喪不弔子舉大魁
不賀江陵深心銜之故言事者揣其意以罣誤傾公
公弗爲動也辛巳壬午歲俱家食而夏秋之交會江
陵病劇銓曹公議于 朝謂所處馳驛諸君者大似

未當故皆不待其出補輒授之官而公得浙之嘉興
司理嘉興松隣壤號桑梓之邦公旣蒞任謝族親禁
奴隸絕跡去來官箴益勵嘗受檄權鹽郡城外舟至
頃刻驗發未嘗染指分毫商賈頌聲載道監司聞而

愈重之其視篆平湖也理沉獄撫流民目奸吏之攫
帑金者而寘之法又當前令刻覈侈靡之後公一以
寬大簡約行之士民靡不歌福星稱良牧者甲申同
知紹興府事守官如水按獄若神其事不能枚舉更
于年家通家子弟往往加意培植之其疏名學道而
列之膠庠者何止二十餘輩人以此大繫去後思焉
不逾年而擢守建昌尤多善政可述如益王備位
親藩貴倨矣稱觴之日欲令有司具朝服而朝公力
爭以爲不可王雖忿然作色終不能奪也王爲少子
選配有王元女應姑嘗許青衿子某者公訊得其情

卽抗論阻之事竟寢藩府將軍之妻陳夫人者葬地
與土民傳宗說接址覬其善地欲奪之而誣以他辭
公斷以前地歸宗說小民王孜王存兄弟有世業膏
腴爲宗貴所橫買公立歸王氏田而取其值還之宗
貴莫敢誰何建昌地勢仰高鬻販者苦于搬運故鹽
價比他郡嘗十倍之窮山深谷中至有沒齒淡食者
當道未諳此中事宜忽以鹽引責公分轄所屬公以
爲二百年未有之害不宜作備自今由文灑灑不下
數千言乃竟報罷大抵公之守建昌也實心爲民抗
志行道宗貴斂手避之然亦以此竟爲所中傷雖得

轉滇南臬憲席未及煖而宗貴復嗾之署老致仕矣
嗚呼孰謂直道事人乃不三黜哉公歸以義命自安
無少尤怨惟延師訓子孫而第于米鹽藝菜細瑣之
務無不躬親料理兩三歲間便覺形神俱疲一病弗
復起也公之子如山夙負盛德之名如斗少負能文
之譽諸孫亦皆彬彬而一再傳之後有不能自保其
家者此殆公以清白遺之乃爾君子之澤五世而斬
其弗信矣余爲公子婚知其事甚詳故爲公立傳

潘學憲衡齋公傳

潘允哲字伯明號衡齋上海人尚書恭定公之子而
方伯充菴公之兄也當恭定守祁時曹夫人夢神語
曰大夫有功德於祁帝錫賢胤已而產公公少凝重
不苟笑言而文亦爾雅深沉識者知爲遠到之器以
嘉靖甲子魁北闈乙丑遂成進士初授新蔡令時淮
汝水溢漂沒民居公請穀賑之流移盡復其業以才
調義烏義烏民素桀黠公至葦杖空懸之堂而粹宇
冲顏覲者心折適有獷警聞公風采遂戢其鋒而囚
罔纍囚爲空至青草蔽地蓋不下堂而化馳若神矣

已而徵入爲御史官南臺益明習典制凡所建白必
中技經肯綮非苟爲市直沽名者臺中亦每重公疏
著爲令嘗按上江持三尺斤斤無少假南人稱爲真
御史云久之出守黃州公少時于園中拾一古銅印
方寸文曰雪堂柳葉篆極古至是爲黃守出印據其
文大之扁爲雪堂焉黃地囂訟故煩最號難理公以
簡靜寬和撫之居恒不設衛從單赤之情俄頃畢達
而時擿其奸寘之理亦非徒事煦煦者以故民親之
若父母而嚴之若鬼神龔黃之聲形諸詠歌者萬口
如一也無何擢山東憲副丁內艱歸服闋奉 璽書

督學陝西會言事者謂士習輕浮將來不足爲 國
家用數上章請修成弘之體公曰是固然夫土在塹
金在鎔顧所陶鑄何如耳因下教飭諸所部示之程
軌不終朝而士輒改玉向風公旣夙鑑人倫更謝絕
一切請托品評稍出無不人人厭心無論高等卽所
擯勿錄者亦自作謂我負公耳忽憶恭定公春秋高
思歸而故事外臣不得乞休沐假一日從郵中得恭
定手書語多失詮次公心動曰翁其殆乎卽解印綬
亟欲去同官者覺而覓公公已肩輕輿出關矣中途
果以計聞哀毀骨立未抵家從五十里外號跣而前

終其喪三年無見齒亦無歡顏也公爲人疏穢滌塵
其自損約居恒蔬食布衣杜門謝客第作五色蠹魚
于萬卷中足跡罕至公府而事有關細民疾苦者間
爲郡縣一緩頰他若以事乞公爲地者立謝去亦有
陽却之而陰爲緩頰者亦不令人知卽知之而從公
謝者公亦面發赤遜無有恭定所遺田房公不益一
畝一椽而亦未嘗與齊民爭尺寸鄰有貧而鬻其居
及負郭業者公折券稍給之金錢不令有老婦悲人
謂蘇長公復見今日矣公嘗怪吳俗僮僕盛張聲焰
至有凌轢越紀綱者獨加意裁抑惟令一老蒼頭傳

刺應門親知中卽後進小生亦必延接以禮自束髮
至白首未嘗與人忿爭日惟頽然獨處此真可以鎮
雅俗者而公爲恭定元子且仕宦至金紫垂二十餘
年而家徒壁立一何廉也戊子歲稔米價騰踊公至
無以給饗餐或有言某家僮蓄千金徵責之可以濟
乏公曰彼自有金非我所授無故而奪之可乎其操
行不苟類如是以故鄉黨間無不嘖嘖頌公者卒之
日無問知與不知皆爲垂涕丹旒所過父老爭挿竹
掛紙錢自公家衢以達墓門綿亘二十餘里不絕又
共爲謠詞集諸兒童爲變徵聲以佐薤露其詞曰民

有秉彝原好德長公雅度何温克蚤歲賢聲徧鄉國
既登朝貴無驕色身章悃悃厭華絺禮度謙謙心翼
翼公之存兮共矜式公之歿兮咸太息仕兮未躋樞
鼎職齒兮未屆耄耄域積之豐兮報之嗇胡天夢夢
不可測竹枝森森沿道側紙錢飄飄豈易得三代民
心此遺直比時聲響凄然一唱百和觀者填街塞巷
至軹靈輻不得行公之感人爾爾此可以觀公矣父
老談遺事者一日公乘肩輿出輿人偶觸一狂生狂
生逐輿謾罵抵舍不置已入廳事毀其椅而去學師
聞之詰旦率狂生請罪公曰昨趾未曾出戶也安得

有謾罵而毀器者謹謝學師送之出狂生愧欲死而
里中稱公爲長者公之盛德大都類此云也

仲子學憲公衡齋允哲之弟也公生有異徵少而穎
拔試弟子高等尋入成均嘉靖乙卯以禮經魁順天
云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時以公父恭定在法曹故
刑禮部而後者試公傑恩遂調南京工部道陳有駕

雲南志卷之十一
此道其時聲譽斐然一唱百和觀者填街塞巷
至輒靈輻不得行公之感人爾爾此可以觀公矣父
老談遺事者一日公乘肩輿出與人偶觸一狂生狂
里中蘇公爲尋昔公之盜蘇大楷賤也云此去學師
育黜黜而墮器者藪藪學相並之出孫主則殆矣而

潘方伯充菴公傳

潘允端字仲履號充菴上海人潘恭定公笠江恩之
仲子學憲公衡齋允哲之弟也公生有異徵少而穎
拔試弟子高等尋入成均嘉靖乙卯以禮經魁順天
壬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時以公父恭定在法曹改
調禮部而忤者詆公驟遷遂調南京工部隨轉南駕
部副郎南儀部郎中叙遷山東布政司叅議按察司
副使移駐淮專理漕儲隨擢叅政按察使轉四川布
政司右布政使此其歷官之槩也而所至亦多政績
可紀者其爲南工部時權龍江關稅以寬卹諸商人

宋開志卷之二十七
十九
稅入加倍大司空以問公公正色曰某豈聚斂臣耶
第不爲盜臣耳司空以此益器重之嘗領蘆課歲詘
多逋逃者公下令十而徵一遂皆樂業來歸課不趣
而自辦其爲南駕部時郡縣所輸馬草苦于衛官勒
索而大戶買馬多浪費每至傾家公立爲規程令官
無所染指而大戶之困亦得少甦其以副使分巡青
登也青之巨盜憑險阻出沒左右有爲之耳目者公
廉知狀貸其罪而遣之令誘賊來縛其魁餘黨悉解
登州諸島人以歲時入市指揮某襲殺以爲功諸島
鼓噪稱亂公搜捕指揮暴其罪而檄諭諸島諸島人

人戴公德叩謁戟門率崩角捨地感泣去其應變折
衝不動聲色類若此矣及其受命總漕也公謂漕政
所以敝者絲有司交兌後時而領運者又多怠事比
入河河水暴漲數敗舟北土早寒水易合舟不能達
以致京儲日益空虛非計也于是以期會督有司而
部勒諸官軍以二月至淮五月入閘八月並達天津
漕政爲之一變而又于瓜州建閘以避江濤令白糧
民船尾漕艘而行永免民運瓜儀之累計公所興舉
利便事亦不能勝原而其所苦心擘畫者尤在海運
運自淮入海歷膠萊以至直沽險道旣遠怒濤不時

言者洵懼而公決策以爲必可行仍躬歷沿海要害
激勵將士以次懸賞罰格而行之凡爲艘三百有奇
運糧十有二萬石不一月而至天津自會通置河以
來所未曾有也說者謂海運通則河不能爲梗可以
佐漕而或以爲乘危倖功運亦難久至是公且以蜀
中右轄遷去遂格不行公卽有任事之勇謀國之忠
而未能盡究其用惜哉公雖明斷有膽略而舉動每
依忠厚未嘗存一谿刻心所部有白蓮會者吏議大
辟公曰此愚民相聚佞佛耳何煩斧質爲立遣之散
有海舶飄風而至邏者獲之以盜聞公訊而知其非

也麾之去有以大辟減戍而死者以子諸生代公曰
藉令囚未減而死獄中亦將以子代耶竟釋之公之
寬慈仁恕此又可以見其大都矣公在蜀時閱庫籍
至九絲用兵不數月而費金三百萬則愕然曰曩東
南中倭禍越數年費不及二百萬金而督臣論斥逮
繫乃今都蠻小醜費至此乎時督府爲楚人方以平
亂功起擢貴用事聞公語深心憾之竟以大計齟齬
公勒致仕而公亦怡然不以屑意也遂投紱歸歸而
構一樂壽堂鑿泉壘石奉尊人恭定公居其中時會
賓客故舊爲笑談杯酌歡旣享冠佩金緋之榮更極

父子兄弟之樂其族屬姻黨貧者賑之冤者直之賢
且才者獎薦之直舉貴賤親疎包容殆徧其有宏度
而無褊衷者耶且公高視濶步見謂天下事無不可
爲當朝鮮之亂思一再出效用 國家每多躍馬據
鞍之意而薦剡疊上時將大用公無奈疾作不起矣
馮學憲元成嘗云恭定兩子伯以介仲以豪朝論鄉
評不無左右袒而圭璧矛戟各有所宜不得伸彼而
抑此也可謂確論云

盛僉憲淳庵公傳

盛當時字明輔號昆谷更號淳庵華亭之望湖涇人
六歲喪父其母姚安人撫之辛勤以至讀書成立弱
冠補邑諸生每試輒冠軍時名藉甚歲甲子年二十
七遂登賢書旋第乙丑進士時座師古和雷公擬以
大魁會有忌者不果竟奏名三甲第一人授大理評
事公之在理執法不阿庭鮮滯獄有無辜者力救之
鄉之小兒醫王起雲者偶忤巨室禁之獄幾不能生
賴公得脫亦其一也後轉兵部復轉銓曹餽遺一無
所受鄉紳某欲爲遷擢地嘗公以數百金立卻之去

以此公負人望時皆以真吏部稱而公性剛直持已
大峻而律人太嚴有同籍某某附新鄭相公各立門
戶與公齟齬爭爲下石遂補僉憲楚中楚王孫多驕
恣公所以按之者畧不假借有大俠某托名豪貴所
至驛騷公廉得其狀搜僞圖記一匣卽伏其辜有力
者拯援之公不聽政聲益隆隆起而忌者愈肆媒孽
三十六而解官歸矣公居鄉於郡邑不爲居間而遇
事抗言當懋軒王公在郡時與公莫逆有坐大辟者
以千金爲壽公曰法不可骫且如死者何竟謝絕之
江右喻公爲郡守適歲饑倡勸借之說亂民乘機搶

攘幾成大變公力言當戢其魁而宥其從喻以爲然
乃偕張令夜半至亭林縛奸民數輩撻之餘黨立散
時議欲建金山縣紛紛具呈于直指紫亭甘公甘按
部時公昌言不可云當此物力不堪而欲創建一縣
是擾民也直指起而謝教遂已之晚構一日涉園與
二三友人及鄉先生王學憲洪洲陸鹽使自齊林問
卿弘齋唐叅知純宇數輩結社賦詩婆娑林泉流連
棋酒致足樂也公誠心質行爽口直腸貌若嵬峨而
中實慈藹與人交不設城府可托腹心故初與公水
火者後卒相信其人之概可知矣且其置買田宅必

倍時值與之精鏹而更喜賑貧週乏病者施藥亾者
施棺其他行義皆類此又念母夫人節雖兩徼恩
命得封太安人又不欲以一第之榮掩母氏一生大
節復特具疏陳乞世宗賜俞特旨旌表後不爲
例實異數也公爲諸生時嘗中蜚語督過于學使耿
恭簡公而按無左驗幸館穀陸中丞家以學行受知
文定公文定公一日謁學使輒呼天指日爲公力明
其亾他乃止而卽以是歲得雋連登後耿公貽書文
定謂二娶孤女而搥婦翁之謗往往有之曩者盛于
事實出風聞微公慷慨分明幾爲所誤矣文定能白
人冤恭簡能服人善先輩之不可及如此公所著有
遊吳百詠記遊集燕超堂集年六十有四而終長子
元禎爲名諸生不幸蚤夭次子太學國禎粹然之品
人多愛敬之公可謂有後而其孫枝翼進亦復雲仍
云

宋孝廉方林公傳

宋堯俞字叔然號方林華亭人幼聰穎絕倫泛濫六籍百家諸史時以博洽稱學士大夫皆尊之爲耆宿而以嘉靖壬子舉于鄉僻居鄉廬不入城市家故富饒又督耕闢產出其餘以緩急人親黨倚爲外府亦有意氣節俠人也嘗遊南雍江陵相公爲祭酒秋試合諸生而課之拔公第一愛其才特甚旣相致書文貞公曰有宋孝廉某無恙乎吾虛館席以待文貞趨其束裝行公謝不往己丑計偕失引不上南宮漶娑燕市中終不及相公門請謁江陵重公逾甚令人跡



得之命諸子往拜公不得不報謝江陵比至慰勞畢
亟出諸子就席而言曰君第無歸老夫曩以文知君
君今獨不當以文課兒輩乎公唯唯否否謝不敏明
日請就邸舍又明日致廩餼公不得已畱燕而往來
亦不甚密無何江陵遭父喪公從諸子訊奔喪期則
以重違 兩宮對公乃憤然上書其略曰伏聞哀訃
朝野震驚以爲相公不日跣奔矣而聞諸道路 天
子下曠世之典將使相公不得終喪僕愚以爲相公
畱 天子蒼生幸甚相公去天下萬世幸甚相公功
已成矣名已遂矣天其或者愛相公而奪尊大人以

年乎欲畱者情必去者禮今相公欲徇 兩宮之命
自附于溫驟騎之儔竊恐四海之內百世之後不以
相公之自信者信相公而以不肖度相公且令羣臣
以疑樂羊之心動 主上則 主上疑 主上與羣
臣交疑而合之以風影之事異日者雖百口何以自
文國家當土木之後安危繫于肅愍公然公懇志終
喪 景皇莫奪方今覆盂安瀾之日正相公行禮知
足之時誠以此時飄然 魏闕服除後 主上不忘
老臣安車屢命而後從容就途豈非上臣之盛軌與
卽不幸身去而謗訕風起則 先皇之靈在天 主

上之鑒如日老臣亦何藉利器要津以防民之口也故當去而去卽受禍其禍微欲去而不得去卽禍不及身其禍重人亦有言擇禍莫若輕惟閣下裁察相公讀書至半曰宋生亦爲是言耶終乃嘆曰生亦深言之矣初江陵之畱公也欲官以紫微舍人及得書遂落落遇公而公漸與之遠然自公上書後江陵終不自安而公亦從此引去當是時公以一縫掖落魄長安彈鋏幸舍乃不諾諾而諤諤也此真所謂撩虎鬚批龍鱗者偉哉是書讀之耿耿烺烺有飛霜吐虹之氣焉不亦可以爲難乎而公歿數年江陵旣敗高臺傾而曲江平矣公之子孝廉懋澄方弱冠爲相公論三首以白江陵之勲業而洗其瑕其持論有故有倫良非漫語嗟嗟一江陵也父抗之于天下所競趨于原之于天下所共誹皆出孤特之談別是一具肝腸齒頰而其所著論尤奇余故述之以愧世之筆死虎而啖困龍者

陳懿德字伯求號泰巖華亭人也方垂髫時寂聰穎
有芟荷指以為題命作破公應聲曰凭欄聞十里之
香映水似六郎之面聞者嘖嘖嘆賞之十五歲里選
第一人補學官弟子日惟閉戶讀書一目下數行而
亦無書不讀讀輒記憶不忘時與蔡公司馬龍陽張
公水部青源為好友各以暗記曆日試其聰明蔡公
凡三遍張公凡二遍而公第一遍即朗誦無一二差
訛遺失者每與徵事兩公得其一二三公獨得其八九

陳太史泰巖公傳

陳懿德字伯求號泰巖華亭人也方垂髫時寂聰穎
有芟荷指以為題命作破公應聲曰凭欄聞十里之
香映水似六郎之面聞者嘖嘖嘆賞之十五歲里選
第一人補學官弟子日惟閉戶讀書一目下數行而
亦無書不讀讀輒記憶不忘時與蔡公司馬龍陽張
公水部青源為好友各以暗記曆日試其聰明蔡公
凡三遍張公凡二遍而公第一遍即朗誦無一二差
訛遺失者每與徵事兩公得其一二三公獨得其八九



雲間志卷之十一
以此博雅之譽領袖東南學使者如胡公象江黃公
翠巖輩擅知人之鑒未嘗不手其試卷而歎國士無
雙也嘉靖壬子舉於鄉乙丑成進士俱取冠本房而
館試亦褒然舉首授翰林院編修與經筵纂修
世宗實錄世宗享國日久起居注所藏甚多秉筆
者率經月不能盡旬日事當徐公文貞在政府與西
蜀陳文穆公總裁史局下令曰有能一月完一月事
者待以不次之擢公才既敏捷而大手筆又能濟之
每月終輒上副本而編摩又極妥當精工文穆覽之
喜曰君之才當伯仲于長孟堅藉令史館皆如君輩

豈不逸而有成哉當是時聲望藉甚禁林以需大用
有日而獨以性剛峻不能受頤指於權門遂爲所排
左遷閩之延平司理至則撫按而下諸臺皆器重公
不欲以簿書相煩日有餘暇乃進郡弟子而講學問
業焉先是延平學人士不貢於朝者廿年于茲而
至是庚午與鹿鳴者凡七人不可謂非公陶鎔力矣
輒又自念所職掌者在刑儻犴獄中有一不辜咎將
誰委乃取通郡獄冊詳覆閱之閱竟而慮囚果得誣
罪者數十人上其事於直指悉昭雪之所釋三重辟
如比部陳邦彥上舍楊廷玉枉盜劉富仔其最著者

也直指近野蒙公歎曰非使君神明此屬當終覆盆底安能見天日耶其重公如此無何趙殷兩相公入閣視事趣召公爲刑部山西司主事蓋因兩相諗知公被黜之無辜故有此命而高新鄭相公亦知公之素復除授尚寶司丞此可以見朝論之公矣是歲穆宗有事圜丘奉勅護天子寶璽於南郊事竣歸與慶成大宴賜衣二襲銀二十兩亦殊數也時新鄭執政兼掌銓曹海內述職者例以撫按舉刺爲殿最華邑鄭公謙山岳有善政而不能善事上官遂不列薦新鄭欲以郡倅處之公忿然作色曰若爾則

羣吏何所勸懲願師相察之牝牡驪黃之外始不失賢有司耳乃具以其治狀對新鄭曰君言良是何以撫按並無薦剡也公曰此令無所取於民則無所奉於上安得薦剡哉不薦則刺而此令絕無指摘誰能刺之今如處以超格不惟可勵郡縣抑亦可警監司惟師相幸察新鄭曰然遂召入省視事刑科鄭令深德公將造門謝焉公知之曰我公薦也寧事私謁爲遂止萬曆初年主上方弱齡貂璫馮保擅權於內具疏請誅章凡四上始出保於楚令司興獻帝陵香保已就道矣而新鄭追論之不巳公請問而極言

之且曰聖有明訓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新鄭不從公言遂及於禍公曰正人去國誰復知我遂謝政歸歸未幾疾作而歿時猶未及五旬也公清標玉立睂宇峻嶒其與先輩同輩交也常以簡傲忼直取罪而心實無它卽其持公論於政府前保全賢令一事足以槩公之爲人矣乃其宦途偃蹇子嗣摧殘令人有長沙之憾伯道之悲也可勝歎哉公娶婦於馮廷尉家忌者謂其有染遂中察典夫公以奇傑之士廷尉欲擇快婿而得之豈若柳開之乞婚於錢供奉而奈何執此以訾公也公長於作賦復工於臨池可稱

詞翰兩絕人或得其一篋一楮亦爭珍之而所著有樂志堂稿散佚不傳更不能無人琴之痛耳公之甥孝廉董君復初持狀乞傳於余爲之搦管叙其略而復以父老所談一二遺事摭拾筆端爲公傳之公之官以符丞畢世而寔以太史起家然公之所重者有太史才不以符丞各位重也故稱陳太史泰巖公傳公嘗物色唐元徵董玄宰二太史于未貴時亟稱其人爲金馬玉堂之器輒延爲子傅厚其館穀以遇之而兩公戊丑相繼入禁林卒如公所期待此又其雅意憐才而人倫之鑒固亦高出尋常者也併識之于

其傳未余之一日爲太史立傳也夜分而後就寢時
蓋天啓二年清明之前一夕也厥明往鳳山展墓夜
宿丙舍中夢太史肅衣冠來謝凜凜若生意欲以此
傳白之郡邑大夫者余應之曰郡邑大夫今將以余
撰著志畧一編付之剞劂氏矣太史復唯唯謝去豈
余所爲太史述者或足白公生平心迹而慰其在天
之靈歟蓋公之精英不爽如此此亦一奇事可當幽
明佳話云

陸大叅敬齋公傳

陸萬鍾字元量號敬齋應天司理鶴江翁應寅孫也
公遊庠之日纔十四齡學博閱其文且驚且疑以爲
童子何遽有此乃探題面試之援筆千言立就自此
藉藉文章聲郡中俊髦如林太僕弘齋盛吏部淳庵
輩皆與之結社遂以嘉靖甲子登鄉書乙丑旋成進
士時公齡二十有四耳是科吾松登第者十三人而
公獨少年老成爲同籍所推轂虛庶常之席待公而
公辭不赴選第需次而得杭州之理刑官杭故海內
一大都會踞上坐而責期會者有臺使三監司九檄

下如雨案積如山而公從容一一應之凡所斷獄何啻老吏惟允惟明莫不當三臺九監司意指而事無巨細悉于公焉取裁兩浙有青天之頌非溢美也遂應內徵授刑部主政而不久改浙江道御史出按廣西公每行部輒攬澄清之轡颺馳雷動摘奸發伏如神貪墨之吏多有望風先解印綬去者歲萬曆丙子例當鄉試公以臺使監臨動按三尺從事簾以內以外悉如而所甄收又有得人之譽尋晉湖廣少叅叅何晉廣東副使東粵珍寶貨泉輻輳之地宦茲土者易以脂膏自汚而公于常俸外一無濡染卽李勉

之按嶺南舉財貨悉投之水蕭傲之使南海凡珍奇不入其門何以過焉已而陞江西大叅署中粹遭回祿之變公居恒守官清白橐無餘貲獨所嗜圖畫書史出必自隨至是盡成煨燼而三十年所著詩文藁悉付之無何有之鄉尤可惜耳公意鬱鬱且病欲投綬歸請之臺使者不可得而會審錄公侍臺使視囚不無倦容悴色遂聽公歸而公卽致政以去公家居絕不聞外事杜門若水遠利若腥日惟與故舊賓朋飲酒燕集每至達曙無已時年餘遂患沉痾竟不起豈亦傷于火而終不能自遣者耶抑酒之流生禍也

雲開志畧 卷之十七
公粹白衷腸如青天朗日而一二密戚不體公心有
置產不償值者適公自粵還失業主攀輿訴公公大
詫以爲此必無之理而後乃廉得情實亟召失業者
慰勞有加立追還其半而其半乃捐已貲予之噫卽
此一事可以槩公之生平已會審疑公於臺野野因

黃贈君南山公傳

黃德崇字益卿號南山華亭人觀察西坡公之子武
定守純素公之父也公于唐宗伯元徵爲內兄弟而
余與元徵爲同社友因而識公公呼之小友時元徵
當宮庶公卽世之後尚困公車外侮叠至公相與籌
畫不難以身覆翼之有事則疾呼倚之如左右手而
又從青鳥家言爲元徵佳城改卜窆窀晝夜拮据以
安婦翁宮庶公之靈元徵之得以從容肄習而唾手
科名者不可謂非公力也其後公之長君武定公廷
鳳亦入社中與余交交且暱因知公事甚詳而爲之

畢其說楊給諫允繩死于忠其子應祈死于孝所存
孤在襁褓僅一綫耳公爲給諫公夫人弟輒揮涕而
爲之保護存其孤于搶攘之中卽今比部公忠裕每
一談及輒念公而涕泗交流人以爲程杵之誼無出
公右矣公有二母兄而天娶與藐諸孤皃皃無所倚
公以一人仔肩其家事有隣豪憑藉與主欲得其室
廬而許之官至再至三問官無不左袒豪盡銀鎊其
家蒼頭去公以口舌爭之如衽席戈矛者然槐棘之
下衆口囂囂而終不屈公辯後當道者轉以屬晉陵
守公抗執如前守亦不能難公也公之妹婿潘文學

者澁束其奴過急奴伺其扁舟渡浦乘丙夜縛而沉
之中流叩之則謂爲盜擊殺無能問之水濱公察其
奴有恠色潛往浦上購善沒者三日而得其屍撫而
哭之盡哀歸則縛其奴詣公庭諸同惡無一逸者詩
云原隰衰矣兄弟求矣公其有焉有兄女字何文學
者爲悍奴所凌訟之不勝卒藉公寘之理幸不短氣
而寇履之分卒不至倒置宇宙間有姪爲人所魚肉
者用公計脫之得免于難有嫂未三十而寡子女六
歲三歲而孤者公與徒箸密邇朝夕善視之其後母
完節于顯名而女亦嫁之得所舉家每食息輒額手

不忘叔氏勛公有所交善曰姚生者病疽且殆公聞而徒步三十里外迎醫療之至則姚已屬纊公哭之勤而爲經紀其喪范巨卿之於張元伯誼無以加此矣蓋公俠骨熱腸出自天性無問親故卽不識面交臂一旦以緩急告者不以疾病解不以風雨辭此其人當非塵埃中所有而公亦志慷慨不事家人生產晚以尚平之累紛如產益日挫輒鬱鬱不自得者有年於茲嘗破笑而嘆曰大丈夫當牧九州芘萬宇寧齷齪效豎賈之爲手握阿堵奉其王如奴隸耶乃未及七旬而死志亦弗克少酬酬之者在令子矣公有丈夫子五人武定公孟威處爲鉅儒出爲良吏已致政家居孝廉孟舉廷鵠由博士官陞浙江嵎縣令而其孫泰穎泰齊泰繩及曾孫以祺輩皆有瑰才異彩必且俾爾熾昌所酬公者又豈有艾耶 制詞之稱公者曰臞儒義俠敬寡撫孤而南臯鄒先生銘公之墓亦稱烈士肝幽人行而謂贈公之節白日生寒也以余所知公事質之良非欺我

墓亦爾然士刊碑入之而曾公之滯自日主其
公若曰飄謝美於外冥無迹而南阜瞻表主證公文
必且卑爾歟昌祖嗣公清又豈肯艾服 歸隨之辨
其新泰際泰濟泰縣又曾終以斯輩昔亦與木異深
如宋岳幸兼孟舉我黜由軒士官掣流五剩謀令而
大夫于五人為安公孟浪與為驗謝出為夏吏日廷



董州倅栢山先生傳

董傳性字原博號栢山上海人孝廉五泉公充大之
于先生為光州判守不稱官而稱先生蓋重先生也
先生少慧四歲能識字解其義六歲出就外傳日誦
二百餘言十三歲出赴縣試縣令梅公見其少年令
之面草先生援筆立就令驚詫以為寧馨兒何太奇
手酌卮酒飲之且賜之坐尋補博士試輒高等廩于
官學使者胡公象岡黃公翠巖皆拔置第一以魁解
相期而大中丞悟齋吳公為郡司理時尤加賞鑑愛
其舉于業直班王唐瞿薛諸公間且謂其文多見道

語以聖賢之學勗之每延入署齋講論至夜分乃罷
蓋公文獨擅名理卓然方家非僅僅對白抽黃取一
時耳目之爲快者也且又博極羣書自劬繁露臺青
藜閣儲經史子集以身蠹魚其中俯而讀仰而吟燈
光熒熒丙夜不輟每纂組絲字朱書與錦帶牙籤掩
映几上公撫而樂之曰吾坐擁萬卷何如北窗百城
哉自是好書之癖聞于人間不脛而走先生字下問
奇質疑者坐客常滿朱太史文石莫方伯中江徐大
令長谷張憲幕黃屋輩皆吾松博雅名碩常竊歎以
爲弗如而先生亦嘗受徒設絳帳弟子數十百人出

自陶鑄皆去爲鴻儒顯人如朱少叅正色唐進士之
屏其最著者先生從弟宗伯公傳策以直諫名學博
而才鉅氣嶽嶽不肯下人獨歛衽讓先生曰吾家伯
子吾畏友也終身不敢以雁行見其推服先生何如
哉先生績學負才視一第直掇之故輒高視傲睨惟
經史之是耽絕不問家人生產卽門下士亦不屑屑
束修羔雁或反損餉以佐讀捐貲以週貧于是先生
藏書日益多而家日益衰落卽晚膺賓貢不能治去
裝而會吳中丞應 詔入 朝函書馳幣聘先生乃
得從之往都下至則中丞推轂先生謂可備顧問擬

雲間志卷之十七
內除待詔孔目等官處以文徵仲何元朗故事而先生喟然嘆曰吾生平不遊大人以成名今頭顱且種種矣吾故有五斗在縱中丞憐我吹噓之一口上天我安能老而變塞耶因力請外竟按常格授河南光州判官光素稱饒宦茲土者率以婪敗而先生不敢輕視其官守亦不敢浪擲其身名署中薪蔬之類沽自民間必昂其價以與之而一切贖鍰羨金循故事應輸之官者先生以爲月俸之餘並屬贓物目不一瞬也州守天台王公士琦負才眼空一世亦復莊事先生凡大讞獄輒以相屬而先生多所平反州人有

龍圖之頌富人予以挂誤罹重辟者先生立訊出之夜函百金爲壽先生怒曰吾第白若寃耳吾豈受若金者耶麾之去時大祿守以考績行先生慨然欲興發吏以未嘗關白監司恐獲罪意頗難之先生曰有罪我者請以身當雷霆寧忍見溝中瘠纍纍也竟發萬石以濟饑民臺使者聞而賢之交薦于牘會商令缺卽檄先生攝商篆甫一月而稱治吏畏民懷商之人恨得先生晚且曰何不遂卽真吾邑令也明年自商還州守缺又視光篆益孜孜搜剔利蠹士民習而安之歲大旱先生爲文請之兩臺言民有七死七亾

比之鄭俠流民圖更切悲惋兩臺覽之惻然因下令
先生祈禱先生齋素徒跣僕僕赤日中且行且拜吏
民相與慰藉勞苦牽先生衣止之而先生不聽益恚
益虔如是者浹旬月始澍雨而先生以積瘁病矣諸
吏民號呼籲天請以身代而先生病不起矣傷哉新
守青州王公爲先生啓手足視之見兩膝腫紫黑
如鐵色而四壁蕭然無異逆旅因哭之慟爲請乘傳
以歸先生以身殉職客死數千里外非王公經紀其
喪幾不能歸觀斯又不幸中之幸也論者謂先生光
州却金事宜賦之咏歌以傳而先生爲諸生時却金

者三一却之馮郡侯謝其居間一却之莫方伯還其
橐裝一却之君家侍郎歸其孤子而郡邑大夫如畢
公梓石聶公崇野屠公赤水皆景仰先生高風欲羅
致之幕下而先生終辭不往也則先生之卻金又豈
獨一光州也與哉先生雖貌類侏儒而俠腸義骨不
媿魯朱家無論父母一脉靡不生養死葬人以爲難
卽親知間有緩急輒出死力振之如匿沈氏子于傾
危之時保何氏孤于死亾之後賑社友陳進士于未
貴之日周宗黨諸人于島夷入寇搶攘之年此又人
情所甚難而先生獨易之者先生真一片有心人矣

又嘗讀先生古文詞法而裁典而則質而不俚藻而不
不滯其叔氏太史玄宰能津津道之而我友黃孟威
郡伯亦能疊疊誦之然則先生者其文學德行政事
合而爲一人者耶嘗謂我鄉科名不乏彬彬之彥而
佚于科名外明經有聲如王先生西園一鵬何先生
元朗良俊高先生達觀才董先生栢山傳性蓋真所
謂崑山剩玉滄海遺珠也者百世而下猶令人跡其
遭際大恨而齒其姓名猶香此與羊質虎皮者孰賢
孰不賢也

唐贈公少泉公傳

唐思德字伯念號少泉上海之唐橋里人嚴州郡丞
唐仲賢晉卿之父也公少習舉子業不就退而隱于
鄉好修能行其德而其人亦復慷慨正直不苟笑言
不侵然諾宗黨皆以祭酒推尊之居然稱高隱士公
之子晉卿生而慧公督之學時陳公滬海太僕爲諸
生設絳帳贈公卽遣子從太僕受詩北而稱弟子而
太僕以萬曆丙子舉于鄉晉卿以壬午亦登鄉薦比
上春官屢報罷公八十春秋高矣晉卿不得已就選
人得學博官旋陞國子監助教而公已卽世以覃恩

贈公助教如其子官及晉卿擢同知嚴州府事而公
皆不及見之也可勝慨哉顧公高誼種種有可得而
述者公幼失怙恃夙遭閔凶自垂髫以至白首哀慕
者終其身卽饗祀歲時未嘗不拊膺悲慟其純孝則
臯魚吳隱之之流也居恒夫妻相對如賓曾不登變
童之牀入季女之室其篤行則冀缺魯男子之匹也
少長外王父沈翁家翁乏嗣公爲奉其烝嘗又捐貲
贖還其墓田而護持其封樹其厚道則牟曇韓伯浩
之倫也仲兄猶子往往齟齬公公無幾微見于顏色
而時有緩急不惜傾囊周之已而齟齬如故公遇之

復如初其敦睦則牛弘繆公豫之輩也還友人季士
美所寄橐中四百鏹而又折券予胡士敖五千緡贖
其戍畧無吝心無德色其介俠則雷義翟道淵之儔
也邑大夫高公行誼以鄉飲禮邀公公謝不往直指
使者檄郡國舉鄉約推擇齒德俱尊者爲之長里中
父老子弟皆推轂公公亦謝不往曰老夫耄矣幸寇
田間寇曳杖行遊足矣敢污俎豆而溷月旦評乎哉
有子晉卿登賢書置身青雲之上而自喜折節爲恭
謹逾甚若自以爲朽木枯株誠有如太僕所云厭薄
詩書之業而托志清真陸沉闔闔之間而遊情衡泌

三出贅薛氏則贈公以失恃割愛故有此行而薛氏所居距文定所贅李翁家僅隔一水先是公受業師凡三四易皆儒生者宿輒愧歎以爲弗如而至是乃從文定公學兄弟間居恒食同器寢同床夜分亦同篝燈讀也文定公辛丑成進士而公以是年補弟子員薛始歸公于家成親迎禮儻一鄉大夫車御公公力辭以徒步往婚未浹旬卽襍被讀書山寺中累月經年若忘其家者然亦以此過勞苦病咯血若不勝不贈公心竊憂焉而會歲丙午當應科試意不令成行公固請乃許至白下則甘食安寢神情爽然三試

棘闈皆不屬草立就遂登賢書及公抵家而父子母妻之喜可知矣丁未文定分考禮闈公格不得入試自後屢試屢蹶凡領鄉薦二十年乙丑始登第授浙江嚴州府推官時大寮有以庶常爲公地者公謝不赴也乃就選人格得司理而于是歸里携家之嚴嚴干泚爲瘠郡俗亦剽悍舞文公所按鞫摘發如神而卒歸之仁恕民是以有神明父母之稱署中脯腊酒米皆自其家携去卽有取諸民間者亦厚其直酬之於是寮屬亦競以廉慎相砥礪無干墨聲者嘗奉部使者檄巡他郡縣僅以一衣囊自隨按武義令不法

事昏夜投金嘗公亟麾出之論如法督府購守陰事以屬公公曰以僚證守是以弟證兄也可乎強之再三卒不報且力明其無他乃得免守素與公不相能至是始媿服稱公長者吾媿公矣戊辰以累薦內徵備臺省之選而會文定公起佐吏部於法當避改陞主事刑部湖廣司當公去嚴之日嚴之人數萬擁道不得行哀號之聲振于山谷頃之構祠孔道肖公像而祀之迄今去後之思猶在人口碑也公赴部會都諫李公巳以直言 廷杖下獄公爲解衣調食救之血肉狼籍中得不死嘗自艸疏指斥時政以示同年

萬安蕭公蕭固止之焚其草巳而同舍郎鄭公履淳上疏論事大有所指摘實從公計議公始欲連姓名而以疏中語薦揚文定公乃不果而鄭公獨上之朝亦 廷杖錮緹騎獄時公雖未奏封章而直聲則已震動輦下屈指異日者骨鯁之臣未有兩也尋改公禮科給事中時 莊皇帝恭默臨朝大臣希得見公疏陳 先朝召對故事申明恭交之義慷慨累數百言疏入不報又條議薊遼兵食語侵督臣譚襄敏公綸譚適召還京營而公以工科右巡視譚見聞輒謝不敏數爲推轂公歲終例當刺舉公劾副將焦澤以

下若干人而有佐擊爲大金吾所庇者數關說不聽
竟論罷之辛未充會試同考所得知名士居多若楚
中冢宰楚石陳公薦其首舉者也尋又遷其科左巡
視內十庫庫貯尚方什物爲中貴人利藪公擇其謹
愿者一二人好語之曰輸戶以公等抑勒畱難破家
者屢矣然其弊不自公等始也吾欲不言則失職言
之將不利于公公盍自爲計中貴人唯唯憬然相戒
宿弊一新已而捧冊使周使趙封諸侯王饋之累
百金拒不納俄遷禮科都給事中皇太子將出閣
公疏陳睿學大旨有三以講讀責之凝丞以起居

嚴之近侍而又以儀刑本之身教時新鄭江陵兩公
在政府覽公疏嘆曰真諫議也已而太子出閣講
學公以待班拜金幣之賜比天暑暫輟講則公又
力爭之報聞會歲旱則疏望雪日月交蝕則疏修省
河患則疏開濬蠲恤江南苦民運則疏兼督漕臣旣
而疏保聖躬者亦有三其言愈益剴切一謂湯液
宜濟中和毋滋壯熱一謂溽暑宜戒容止毋伐晏陰
一謂燕處宜親大臣毋撓寧靜末疏然而不納而前
二疏則皆留中有大中貴請開戒壇將阿上徼福
者公復抗疏極論其非其說立寢一符卿忤執政意

嗾公糾之公毅然曰吾豈為政府驅除人者乎吾於此寧為寒蟬耳無何 上晏駕時中貴人馮保橫甚新鄭計欲去之而公與言路各有疏發其奸私不勝保遂逐新鄭而徐乾諸言者然終不能有加于公會當議祔 廟公請祧 睿宗母祧 宣宗以嘉靖初建世室奉之議雖格不得行而舉朝則服公為定論矣是時文定公復召為大宗伯公於法又當避僅移尚寶卿甲戌春奉使致祭 衡府乙亥還 朝即以是冬受應天府丞之命應天雖禮重列卿然得下行有司之事他丞取貴倨而已公獨孜孜勤其官甫至

當分聘鄉闈諸博士公令探籌密覘其主名左右窺伺之不得夙弊頓除而秋事棘以內外悉公主之鉅細井井察屬皆服其才蓋公丞京兆二年其攝尹居半而戊寅又署南國子事改太常少卿旋署翰林署光祿署鴻臚署應天府六卿皆折節下公每有大議論率相顧曰太常云何其推重公如此故事九列若四品持資簿待遷無滿考者而公前後留滯者凡七年則以中貴人保在事扼之而公亦了無缺望也辛巳進南京太僕卿壬午以馬政甄叙隨改北太僕十一月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出撫山東時中貴人保

業已得罪竄矣公久處散地至是始得發舒且感上簡在之知思有以報稱卽馳入境問民愉咎條所便宜上之裁徵餉疏里甲寬積穀皆報可藩王部使者瞻望丰采不敢以修脯篚筐入公之門公又以身力爲表儀罷一切供帳諸具卽齋厨無重味而燕享亦無加邊也 德王張具大明河蕭公爲客謝不往曰撫臣與藩王杯酒流連兩損威重且非所以令衆庶見也濟南白雲湖故小民業爲藩府所侵公請還之民而府閫以內援貽書屬公卒不聽藩府意不憚而亦無奈公何會以病脾乞身去太宰楊公巍嘆曰

吾獨不能爲東人雷公繡袞耶爲

上言公賢而請

聽之候病痊日起用而公以得請遂致政歸歸之日行李一無所賫而饋遺亦一無所受蓋至吏民擁車而號者竟百里而公撫濟上之政其得人心可知也歸則閉門謝客足跡不入公門日與文定公兄弟白首相對間亦相携出遊峰泖間鄉之人望見兩公顏色者謂文定以學士授紱中丞以撫公拂衣比之二疏太傳文定以簡易樂親中丞以端方嚴憚又比之二程先生而總之兩公以斗山重望爲機雲里人又比之平原二陸則亦何媿其爲宗工鉅卿哉若公之

生平不事居間不問生產而孜孜行德于鄉遇親戚
內外多有恩意詳具誌中茲不論第其歸山後屢膺
薦書且廷推楚中開府而公以疾革竟不起也惜
乎位不盡才齒不盡德而易箚時第令人誦彌陀聲
微笑整襟而逝若委蛇者可稱得正而斃矣公之子
彥楨以單恩得廕而後登乙未進士爲吏部郎冢
孫景朋又舉應天癸卯鄉薦景臯補廕爲官生而皆
享年不永其所償公未盡者亦不可謂有天所望熾
昌而壽臧者有諸曾孫慶紹慶繩慶綿在天之酬公
固未有艾也是爲中丞陸公傳

王中牟晉菴公傳

王淶字北源號晉菴其先大梁人籍華亭者凡四世
而公生公蚤孤賴祖母周母姜庶母吳共撫之年十
四受書穎異特甚馮廷尉南江見而奇之曰此王氏
汗血駒也弱冠補諸生家已中落公篤志力學以所
入修脯爲三母修灑資比歿哀戚中禮歲辛酉當應
鄉薦會元配楊孺人病篤公意沮楊夢見天榜得公
名勉爲治裝果獲雋而公素自好益閉戶扃關不問
生產不事居間不飾車騎及鮮衣美食之好人以真
孝廉稱之凡九上公車扼于一第將遂以丘園老而

轉念無一命之榮何以慰泉下適舊郡理吳公悟齋
爲少宰習知公才且賢強之仕得中牟令日中牟古
賢者所受事千秋而下追芳嗣美者必王使君也公
旣任值歲大稜民皆剝樹爲脯易子爲餐公慘切痼
瘵拮据拯救至以雄黃粉塗扇辟穢徒步阡陌間招
流民瘞枯骨澤餓孳所全活者甚夥邑界藩府王孫
比屋而居公以德以惠感孚之無敢越軌里豪有憑
社藩貴煽虐閭左者公按之如法以此仁廉之譽徹
于邇遐隣邑告饑當事者屬公巡行踏勘所至按實
以聞輿誦棠陰幾遍省會比當河決邑丞乾沒金錢

行河使者檄公核狀甚亟丞向公丐餘生公意憐之
報聞稍緩竟失使者意時兩臺方擬交薦公恐與河
使者忤遂議量移公咲曰鷄肋味與鱸羹味孰短孰
長吾寧爲五斗再辱哉遂致其政束裝而南士民遮
道泣送越百里外視其橐半減于曩時蓋公曩所携
圖書筆墨布絹之類盡給學宮僅存幘被一囊耳于
時兒童有謠相與咏歌善政公于中牟三異庶幾無
媿色乎陸文定公聞公歸逆之於郊慰謝曰仕路徽
纏脫此甚善且藉公長者退居林下表率鄉閭是亦
爲政也因相與結耆英社爲詩酒盟所居素仁里故

雲間志卷之十八
多善人猶勝國時遺業也公爲勉營以棲其身一椽
無改僅葺頽垣敗址而已公旣薄宦情而諸子皆已
蔚然庠序課讀之外一意攝生暑不箒冬不爐風雨
不出歲時未嘗輕至郡邑之庭而郡邑大夫欽挹高
風干旄相望推重公爲鄉飲祭酒公不欲拂其意時
一赴之里中望公鬚眉冉冉皓齒童顏不啻景星慶
雲享壽八十有八而卒公以三十年孝廉十年仕宦
二十年林泉而產不踰中人享不加儒素然而貧戚
故交所賴以周恤者未易僂指卽儉歲所入不足供
食指猶必推惠以分以和所親內兄姚蚤逝其妻及姊

妹婺寡相依公令諸子瞻養之無倦色幼師秦望山
先生公與杜大令孺懷共調其子孫之貧乏無倦容
公之子道隆所師事翁君彥陽父子相繼以歿四喪
未舉公倡率以終其窀穸亦無難意公真盛德之士
而先民之遺哉典刑雖往風範猶存而况公之子道
大道盛道隆皆有聲藝林道隆已膺貢爲國子生諸
孫英英盡稱國寶行且振足雲達以補公不竟之施
正未有艾也所著有風木餘思青菜家風經史纂要
古今名臣奏議名賢詩文雜錄若干卷藏于家

古今各出表類百寶赤文游越漢下卷



未舉公用率以餘其家亦無嫌意公元益鄉之士
公之于說劉祖瑞事余未及期父于財難以知四
求主公與林大令新則共賦其于清之會支無於
杖發其財外公公前于謀養之無樹色以而或望

王叅知洪洲公傳

王圻字元翰號洪洲上海人也公生三歲能辨字四
歲能讀書七歲受戴氏禮十四為博士十六而廩于
官凡經傳子史百家言及性理綱目諸書無不貫串
淹通試輒為諸生冠公家故素封嘗受徭邑中徒步
閱四十里往返間必構腹稿三篇歸而書之紙輒成
帙海上令部公文川黃公景雲皆亟稱之而甲子歲
楚中耿恭定公為督學使亦賞識公文褒然舉首而
公即是以年舉于鄉明年登進士高第矣釋褐得清
江令俄而轉劇萬安並以治行異等拜侍御史視鹽

長蘆未任以忤時相意出僉臬閩中復謫邛州倅已稍遷進賢令丁內艱歸再補曹縣旋擢守開州未幾爲貳青州復遷楚臬備兵武昌尋改督學再遷陝西少叅致仕蓋公之浮沉宦途歷歷可數而公之經營吏蹟亦娓娓可稱者其在清江會有度田之役公單車行阡陌間舉盈虧之數從車中暗計之無不洞燭若公指掌有勾股法者以此吏毫髮無敢欺已而復令度田諸邑紛紛藉藉獨清江士民謂經王公所度者不能復爲增損第移文報成而已他邑有侵其境上田者訟久不決公至則質厥成卒歸侵田翕然有

神明之頌其在萬安按殺人投尸垣外者則以凡上血指驗之按行賈被劫途次者則以爨下銅器決之而一克徒一婦人一豎子皆伏其辜噤口不敢辯俗故多婦女入市中往往借汲泉爲東門之會公下令嚴禁而自是男女別于途矣其在臺中當穆皇帝御極之初嘗一監大閱兩侍經筵多所論列露章不避權貴如糾邊帥之黨私止厥衛之密訪疏中宦孟冲鞏鉏之不法罪狀請復召對午朝之舊章爭被斥之言官雷致政之冢宰此其最大者也其在閩臬汀之巨盜有張文欽陳文岱等聚衆劫掠者頻年

以來擾害地方不小公則先招流移賑單弱而後乃設方略分兵四襲之殲其魁三四人斬俘百餘人而所生獲賊黨千餘人者公又不忍加誅下令軍中各去一指解縛散之田間卒得再生爲良民皆公賜矣其在曹縣平徭役均賦稅曹之人至今德之其在開州則首行條鞭法以蘇民之疲于倍輸者減緡錢以萬計而又養貧士于學宮推所輸屠家例納數百緡以佐其膏火之費非公不以脂膏自污寧詎有此其在青州守病不視事而公嘗代守爲政民不知其非守也及屬令缺公又代令爲政而民亦不知其非令

也所得贖鍰皆以充公費而不以潤私囊其在武昌公計水鄉多盜藪輒勤飾干楨以戢桴鼓而民是以無綠林潢池之虞其爲學使者則崇行誼峻坊表端軌範嚴規條試士必先論策表而後經書蓋因隆萬以來楚雖有材博覽竝肆者蓋眇一經外叩以欲議綺語及經濟之務茫然故公以高皇功令申示不踰年而士皆含今茹古公實啓之且楚士多奔競亦多作奸而公一切禁止考試之日止令兩吏傳題一庖供爨曩年積弊至公而盡掃除矣公自仕宦以來清江萬安兩邑人爭之境上而青州數百人畱之兩

臺前且奔訴之。闕下併曹與開戶祝家尸而立生祠祀之者凡五公何以得此聲于齊魯閩楚間哉公一典闕闈試所得知名士特多再典山東試錄多出公手朝議評爲京省第一至御史不敢掠美而直言之江陵江陵亦不能掩公才而嘖嘖稱賞則公之文學可知公嘗註武經七書上之直指中丞卽屬公勅授一時材官騎士亦復知兵且稍諳韜略則公之武事可知公以奏議爲內江所推而江陵與內江交惡風公使攻之公不應以此輒有嫌新鄭爲公座右時方修却于文貞又以公爲私其鄉人不助已也而亦

不能無恚憤意以故公于宦再起再蹶則公之節氣又可知夫以文學如公武事如公節氣如公者縉紳中指不多屈而董董以少叅終也柄國是者然乎否耶公里居掃軌著書謝絕戶以外事而至民間利病則于撫按監司郡邑守令不惜苦口言之其所爲德于鄉舉三族六親靡不沾公惠沐公恩者未易更僕數而時與同儕林太僕陸運長諸老結詩酒盟余以小生後輩亦得追隨杖履爲倡和笑談歡一言一動固居然先進典刑也故余謂公于作述爲宗公鉅匠于齒德爲達尊而于社會爲祭酒善哉乎張大叅恒

之狀公者曰公學不標知行而見解實踐直登孔孟之堂文不驚鉤棘而博大渾融獨窺馬班之奧心不好黃老而靜虛恬澹妙于玄門口不譚西方而忍儉慈悲深于禪理實心實行真品真才和不爲同貞不爲異一代偉人也知言哉公雖老而精神強旺飲酒賦詩無異少壯望者謂爲神仙中人而享年八十有五一日竟以無疾考終想當仙去公居恒教其子孫嚴義方之訓而諸子思忠思義輩恂恂有萬石家風其諸孫皆賢而孝廉昌會負名世才將起而嗣公之服且光大之天之報施善人爲不爽矣所輯有續文

獻通考稗史彙編兩浙離志古今考洗冤錄所註有周禮武經所著有青浦志海防志吳淞江議洪洲類稿行于世水利考明農稿藏于家

陸御史公比上言大臣德政律擬斬公甫十三齡
伏謝白兔狀括髮短後衣楚楚長安街

賦詩無異少壯望者謂爲神仙中人而享
五一日竟以無疾考終想當仙去公居恒教其子孫
蘇子于世水師其即豐蘇燕于家惻惻有萬石家風
周甄左繇世著自青節志其制法吳越其蓋其賤
塲區其味史彙蘇兩浦謫志古今其其京雜其其

馮京兆勅齋公傳

馮行可字見卿號勅齋廷尉公恩長于華亭人也當
廷尉爲御史上疏劾三大臣不法詔下獄時貴人媒
孽御史公比上言大臣德政律擬斬公甫十三齡卽
伏闕白寃狀括髮短後衣弊弊長安街中見貴人過
輒攀輿訴之甚且痛哭嗚咽又二載會冬事迫乃刺
血書疏上之朝大畧言臣父恩幼而失怙賴祖母
吳含飴哺之以至長成有今日不幸私憂過計欲爲
陛下作吠奸之人而頓忘逆鱗之戒遽罹大辟身
在法網中竊念祖母吳已八十餘憂傷過深僅存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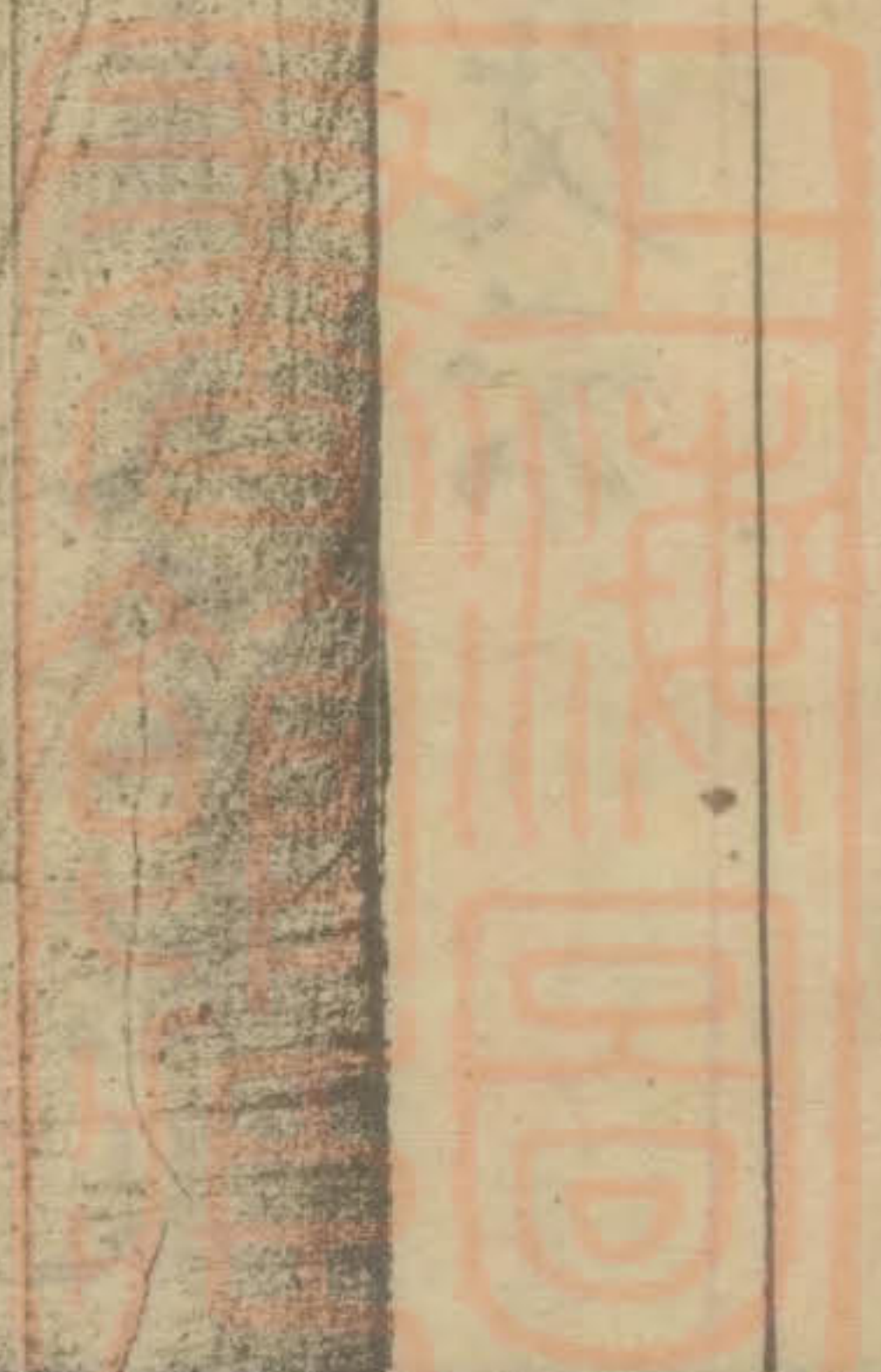
息臣父今日死祖母卽今日死臣父明日死祖母卽
明日死臣父死臣祖母復死臣孳孳一孤安得不死
惟冀 陛下哀憐之縛臣置之理而赦臣父得苟延
母子二人之命 陛下戮臣不傷臣心臣被戮不傷
陛下法謹延頸以待白刃疏聞有 旨法司覆審
時聶司寇公賢以前律不合報聞御史公遂得未減
戍雷州遇赦還里海內想望風采翕然稱馮氏一家
父死忠子死孝令人艷說至今也公登嘉靖庚子賢
書家食時疊疊好修佐御史公行其德于里閭族黨
旋丁母金夫人憂哀毀骨立蔬食不御內者三年

穆廟初部使者列公前事特旌爲孝子表其廬禮竟
時御史公年將及大耄矣篤孝如公豈以三公易一
日養哉意欲畱侍養不與計吏偕行而公趣之謁選
曰吾老不任報 國汝不以時邀一命如負 國家
再生恩何且有汝兄弟七八人在無須而左右也公
不得已成行謁選吏曹而得光祿寺署正往光祿一
署孝廉皆薄其官不與推擇而維時江陵欲以孝廉
重其官故公得此選比就職其視事也勤而且恣中
貴人有狎公意欲假上供物難之而公夙戒飭甚貴
人欲有所恐喝而不能以聲色相加輒止以故竟公

之任無敢私干而公以預贊大典論勞有大紅繡綺
衣之錫視四品例亦異數也會公聞侍御公病輒心
動亟乞歸公歸而侍御公故無恙第稍稍善忘方以
且暮承歡爲喜而亡何疾作忽易箆矣公所以喪御
史者哀毀一如母夫人彌以孝著服除遷應天府通
判到官之日公卿間無敢吏畜之而公之於吏事也
益務明習其治大都先教化而後刑罰急撫字而緩
征輸有兄弟爭產而訟者公具獄從容諭以天性兄
弟相感泣遂雍睦如初歲饑桴鼓且起公行賑已先
得其主名使貧人魚貫而入庭中無冒領者道路靡
不歡躍他如掣鹽而貸中賈則爲寬恩訊獄而抵豪
奴則爲伸法受牒而彈壓貂璫則爲奉公臺使者廉
知公賢先後薦剡凡十一上當得不次之遷而竟以
拘于格僅轉瑞州府同知公遂抽袖致仕歸養高林
下間一寄興湖山結盟詩酒而故人有談廷尉公事
者輒涕泣不自禁蓋公老而不忘其親真可稱孝子
矣後以八十五終足稱考壽而其子季廉大受馳譽
稅苑爲令亦有聲官評蓋不愧厥祖厥父云

蔡司馬龍陽公傳

蔡汝賢字用卿號龍陽華亭人公生而秀穎矯矯羣
 兒中不作少年嬉遊態多奇貴徵贈公心異之謂是
 兒亢吾宗者十歲而漸長漸慧十六居胡太淑人憂
 哀毀稱情儼如成人禮二十而娶家方食貧賃一椽
 之室逼市巷而處夜則囂聲與機杼聲溷而奪公呶
 吾聲公嘗掀髯笑曰此非一部鼓吹耶由是益勵于
 學名籍籍枕林然至試有司輒不利而輒亦發憤下
 帷年二十三始補青浦博士弟子試則衰然舉首而
 官廩之已青浦廢移入郡庠其學日成而其名日益



起郡邑大夫皆忘分而與之交乙卯舉于鄉公不色喜以不得見太淑人爲悲也屢上春官屢落第公亦不色愠以得侍贈公爲幸也當是時公第談稅讀書絕不與戶外事有舟人趙義者以冤繫獄夜貢精鏹及少女求公居間公嚴拒之有姻家莊禮者爲讎所嗾公陰白其冤其人感恩而以百金爲壽公麾而出之嘗曰關說易爲耳其如名不可洗卽暮夜之金易汚耳其如四知何蓋公之雅意安貧自其天性如此壬戌計偕之役行矣聞贈公不豫隨束裝星夜兼程馳歸至則奔走巫醫若驚不解衣帶侍寢食者歷夏而秋甚且顛天以身代及贈公背棄哀毀如喪太淑人時諸凡營殯營葬之費皆勉力爲之繼以稱貸而寢苦枕塊不入臥內者三年至禫祭服除而猶竟日悲號公之孝可知也隆慶丁卯秋公遭淑人之變哭泣極哀誓不再娶鰥居一室中絕婧女變童之御而公之義又可知也戊辰公始第進士授大名府推官公精比詳于法無縱無刻故諸宿弊若掃奸吏舞文者若徙而終不以鈎棘示能其讞獄多所平反卽濯辟者自謂不枉蓋公爲理而廉明惠愛之譽流三輔而達九閩矣會郡守史公與別駕有隙欲假手於

公以自快公不應守轉而媒孽公然亦不能爲害黃
河水溢公先同官捐俸募拯溺者全活不下數千人
時有謹刑訓廉二歌刻之公署若民間之謠至以管
之賈杜目蔡公云辛未以考宸徵入授禮科給事中
不踰年遷兵科右給事中尋陞本科左給事又不踰
年陞本科都給事中公數上封事侃侃發舒其直不
避戚畹貴倖如劾黔國公之不法抑許駙馬之請轎
復青浦縣之舊治其大者也時新鄭柄政與華亭修
郟人以公華亭里人輒爲蜚語計所以排公者百端
而卒以悃誠見諒于新鄭公居諫垣三歲歲防秋無

所規避而亦不以自伐他若希美擢乞陵差人或艷
而趨之公弗屑也乙亥左遷布政司叅政故事防三
秋者不外補公外補矣而無幾微見于顏面第曰我
固宜外耳未幾調廣東時羅旁諸獠獍蜂屯鳥合檄
書交馳上難其任者故以命公公則議撫議勦威與
德兩用之以故置縣築城之後諸獠獍靡不帖然捷
聞上爲加俸一級戊寅陞浙江按察使尋陞浙江
右布政浙故天下首藩錢穀委積公則出納惟允夙
蠹一清舊有賦役全書人莫敢問公得請于撫臺輯
成之書成而叢爲怨府四川右轄之命下矣時浙要

臣某公居諫垣時所劾不法吏也彼且含沙射之計將扼公去而竟以廉平見知于太宰嚴公遂得量改福建右布政公入省中以白簡糾人而未嘗自干白簡一干之而銓曹格不動且得去蜀而就閩其重公如此公再涖閩悉如其所以始涖閩者而閩人乃以獲終事公爲幸也甲申陞廣東左布政時嚴驛邇之禁公覓得廣中一船易微服附舟以行日與船主笑談酬酢初不知其爲地方尊官也既至送一帖于藩司兩司府縣皆出迎船主倉皇無措叩頭請罪公曰今不用驛邇欲獨買一舟則太費說明則不便相與

所以不言何必介意遂與別而之任曩廣庫多積貯官吏每以查盤折耗抵罪無所置辯公閱成卷疑之曰我不能效張湯劾鼠掠治具獄爲深文者然是可按而覆也乃先以俸銀補入後乃細檢庫中見有白蟻蛀成若銀屑者銷之得銀若干兩始知折耗之故申文兩臺而曩督官吏之寃狀白矣先是在閩已卯職秋試至是在粵乙酉戊子再職秋試一切規條犁然閩所取士如福清葉公向高侯官翁公正春興化林公堯俞俱以高第大魁登詞林入政府而粵所得士亦稱之其他善政不能縷指計也丙戌滿考贈祖

父母父母及配如典迨己丑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巡視廣西公自戊辰登第垂十餘政秩三品矣
歷中外馳驅二十年餘矣乃始以靡監息肩便道歸
里一日呼諸子出一篋語之曰此蒙 主上恩餽我
而勞我者金若干幣若干以畀汝餘悉散之宗黨姻
親如殯庶母之喪分諸弟之產贍祖塋之祭田其堂
姊之嫁而寡者庶妹之嫁而貧者姻家之死而未葬
者業師之孫流于道而故人之後迫于饑寒者悉捐
貲賑之此何減古人高誼哉旋赴任廣西時有王子
橫行者驛騷地方甚且辱及廉訪使公爲具奏以三

尺繩之全廣賴以安堵 天子嘉焉乃進南京兵部
右侍郎以壬辰八月滿考贈祖父母父母及配又如
典廕子啓元入監讀書比時公且倦遊一再以不任
骸骨請得致其仕歸蓋海內方望公爲喬嶽爲泰山
庶幾復興雲雨而公已無意世用矣公家居以儉自
御亦以儉訓子孫嘗曰吾宦遊時止飲官中杯水歸
來又無陸大夫裝汝第摘一蔬具一臠可耳故以脫
粟鮭菜進則喜否則卻去所服布素之衣亦必再浣
而子姓諸婦亦無敢以肥脆供輕麗見者公性寡交
門無雜客卽監司郡邑亦以不能覲公一百得公一

紙逾重之其與人言長短雌黃不出口諸所爲不義
涉公者避之若浼其涉他人不義者掩耳不願聞也
蓋鄉邦之重公凜凜乎霜雪亦昭昭乎著蔡矣居二
載而病作病且卒卒之先一日誠諸子曰吾生無益
于縣官卽不諱毋煩將作治方中也其子啓元卽奉
治命而旋以肺腑至情詣闕上請請不逾月而並
有祭葬之卹則豈非朝議亦重公耶聞公病時諸生
有以一郡侯去思碑請之陸宮保者宮保佯應曰吾
郡何得去思彼去後思吾郡耳請者大慚而退遂不
敢署宮保名銜而陰以公名銜刻之石公聞之而恚
甚謂諸生不能得之宮保而乃得之我是以我之品
遠謝宮保也竟以此憤憤病逾甚至不起其人之方
正何如哉故爲公傳而及之以告有位者

曹太守景坡公傳

曹銑字子良別號景坡華亭于溪里人公天資奇警
自爲童子時已有成人之度比長讀書勤學蜚聲藝
林而以所居里與嘉善隣遂補其庠博士弟子業已
試高等廩餼于官而諸生以占籍排之公咲曰丈夫
遇合固有時豈必武塘乃能奮跡耶因徙業遊六館
下公故不饒于財而時且鬻產入資特假此爲進取
計遂湛思鉛槧間矻矻孜孜窮晝夜寒暑無少間嘗
以所爲文就鄉先生而請質焉皆擊節亟稱之而間
一指瑕摘疵輒數易稿必無憾而後卽安公之虛受



如此居亾何舉戊午順天鄉薦時典試者瞿文懿公
景淳公爲一代文章王盟不輕許可而得公卷奇之
遂入彀中聲稱益藉甚後數上春官數報罷則益自
奮勵讀書吳山僧舍中雖家嬰俗冗身抱微病而帖
嗶伊吾未嘗廢也竟以此登戊辰第觀吏部政授行
人司行人嘗奉使者三而所至輒餽輒辭一不入其
私橐士論賢之先是公奉命犒邊因習知邊務之
詳慨然有志經畧大司馬以爲才旋於萬曆改元癸
酉擢車駕司主事會當大駕親郊凡鹵簿衛戍及
廐牧郵傳館署諸務悉屬之公而應之裕如調發無

害理煩治劇之才卽此見公一斑矣甲戌同典武科
會試隨轉武選司員外郎郎中公廉知武弁需選者
逗畱京師或累歲月不得署輒苦米珠薪桂甚而行
乞者有之公爲條選法上之司馬振淹拔滯始得循
叙疏通而輦下無武夫叫號之苦當是時議將畱公
侍從而會八閩之間海波數數有警欲得才幹廉明
之吏坐策而臥治之朝論以爲非公不可乃於戊寅
秋出麾而爲漳州守漳俗故稱儇狡小民健訟者故
多而吏胥舞文者亦不少公動按三尺槌發隱伏如
神執其骹法之尤而人自是無敢少犯番舶例輸羨

于官以供不貲經費公悉裁之以塞利孔關市爲之
肅然民多遊手遊食者公召鄉之三老而教之孝弟
廉恥且諭之務本力農卽家之長老訓其子孫亦不
是過屬有邑庠生以小郟構訟浹歲不休逮至公爲
霽威嚴從容語之曰若儒生耶而乃甘心械繫日與
囚奴對簿耶藉令鼓舌勝之亦不武盍捐忿而以儒
衣冠見吾且改容禮之何忍庭辱至是其人感泣嗾
所與構者羅拜求寢公取一牘焚之庭輒解散去公
之行政率先教化而刑罰皆此類已卯入闈與省
試矢公矢慎得士陳文選薦第一人餘亦皆知名士

於是兩臺諸監司益才公而公亦圖所以大爲展布
者無何而疾作竟無起色也公爲二千石秩亦不卑
祿亦不薄矣而至死無以爲殮其居官之介可知時
諸僚屬入視無不潸然涕下者幸有海道張公名川
漳浦令朱公虞峰爲之捐俸經紀其喪而公之仲子
蕃聞訃跣奔坐病幾殞亦藉兩公調護得不死而奉
公靈輜以還漳之縉紳衣冠送者踵接於郊莫不相
向而泣曰天平天平何奪我賢侯之速乎非公有以
感之不至此公嘗與聶令公崇野議論間不合輒擲
杯而起又與張撫公崑崙杯酒間不懌輒拂衣而出

雲間志畧 卷之二十八
若負意氣不能下人而遇海內賢豪長者未始不折
節爲恭與之結納故所至亦多全交而細人有犯者
往往不與之較當公駕部時給假歸里不由驛傳自
雇船抵淮爲漕卒所侮公牌提運官欲置之理而官
軍叩首伏罪乃竟宥之又可以見公包容之度矣公
自幼出繼南坡公以公貴得父母贈典而公之本生
父若母亦以公疏得請贈章服與同此誠異數公爲
郡大夫旣以金紫貴而公之仲兄芹泉公鉞者以一
吏員同知兩淮運事金紫亦與公同此尤異數也公
之子蕃又薦丁酉順天鄉書官楚別駕而歸且棄恒
產爲公豎坊建祠人世間吉祥盛事萃于曹氏一門
矣至乃別駕公之宦蹟若立座主何公之祠而置田
贍其家招江陵故相之魂而攜文哭其墓種種高誼
又當別具論云

古文辭自勸其業舉者十一批頭即泔泔作楚狀至

又當限其篇云疏傳請贈章服與同此誠異數公爲
觀其家世式刻於時之弊而辭文哭其墓藪藪高節
矣至以限黨公之宜觀其立望主何公之師而置田
數畝公望其裏師人世間吉報益事萃于曹六一門

朱太學象江先生傳

朱察卿字邦憲號象江上海人少稟岐嶷之資受春
秋通曉大旨十五補邑弟子員卽厭薄經生業去而
入質太學亦非其所好也獨志在不朽專精攻詩賦
古文辭有勸其業舉者手一枕頭卽泔泔作楚狀至
讀先秦兩漢諸子百家則欣欣疊疊不倦也潘恭定
謂其激芳潤於簡編矯步趨於班馬材勤丹漆文擅
龍鸞可以占先生之問學矣先生九歲卽執其先大
夫福州公喪哀毀躄踊如成人禮人頌其賢而且異
其少也其事母蔡孺人朝夕定省執饋問安循修子



職惟慈母不色喜卽跪而請過以爲常母疾爲文禱
於神請以身代嘗憶母夫人喜好施旣歿而舉所遺
釵服盡散之宗族周親目不一瞬先人之墳壠垣屋
傾頽者先生葺治之族之貧窶不能舉火及不能婚
且喪者先生皆捐貲賑之性侗儻不羈輿馬翫好無
一足以營其慮者獨喜飲酒客至則提壺挈榼雜進
笙歌浮以大白至酩酊不休故自號曰醉石管陶淵
明栗里兩山間有一醉石醉則臥于石上先生得無
似之乎趙尚書文華夙與先生善其來視師海上也
與先生接見道故極歡先生絕無私請有部下梁將

軍持百金爲壽先生峻却之福州有故人陳君懋觀
以別駕來攝邑事屬先生居間請爲置田宅先生亦
辭之邑令黃公文煒郡守史公直臣皆與先生友善
而亦絕不干以私及陳黃相繼歿于官先生亟往爲
之經紀其喪哭之慟而他若殮執友韓俞臣之尸治
孝廉韓謙貞之葬此其高誼何減脫駮助麥哉所交
吳門文待詔徵明許太僕初陸尚寶師道若下徐臬
憲中行楚中吳叅藩國倫皆以詩翰往來歲無虛月
君疾時有謝山人榛寄詩至先生次韻酬答歸之疾
劇猶作破帳記口授其子代書於冊先生一息尚存

豈遂忘吟咏著述哉卒之年僅四十有九而前是一夕夢天帝授筆札屬書記先生謂其諸孤曰此殆不起之徵乎諸孤飲泣嗚咽不能言而先生以爲帝有成命何能久羈人間翌日碧鶴雙下戛然長鳴此吾去時也越一日鶴果飛至鳴兩三聲而先生目已瞑矣在晉李長吉歿時謂帝召之作玉樓記使人疑信相參以先生質之殆不誣耳且先生爲人排難解紛不遺餘力王穉登百谷爲先生作傳而曰晉魯朱家俠今吳朱家亦俠得非其苗裔耶何其類也嗚呼由前言之則好學而文由後言之則好義而俠此足以

槩先生矣先生諸子皆賢而其季子家法登壬辰進士不克以壽考終其孫長世登天啓辛酉鄉書中壬戌會榜而諸孫繩繩荀龍竇桂後祿未有艾也所著有朱山人集舊雨軒稿文材若干卷藏于家

喬憲副玄洲公傳

喬木字伯梁號玄洲上海人公父贈公春山翁性既
慨慷才亦敏達居恒思得當一面以自見其奇而適
倭夷難作則首發議練土兵幕府是其說翁出帑中
藏募死士得千人晝夜練習無不一當百者每出與
倭戰輒先登陷陣積首功至若干級幕府上之大司
馬奏給五品告身將需次超選人格而會有城川沙
之議翁又以身肩之奉行功令一切無所假借羣不
逞競爲蜚語起獄窘翁以致鬱鬱抱恨而死此公爲
諸生時所日夜切齒痛心者也久之痛稍定計無可



雲間志畧 卷之十八
三
伸先志者於是肆力于學哭泣聲與呶悟聲相和而
達於墻屋間人以為喬氏子好學而且篤孝歲辛酉
督學使者校士公應試名在第三卽以是年得雋計
可以少報乃翁于九原而乙丑上公車落第而歸益
憤發下帷爲焚舟計遂以戊辰成進士矣時觀政工
部授湖州安吉知州州割歸安長興二邑以建錯壤
易溷吏胥多那移爲奸而地又受天目諸山之委雨
不崇朝輒成巨浸沴歲十居其六七焉而州治介深
山中士習儂陋民情壽張泣茲土者最憂難治公至
則勾股其田區別高下卽豪有力亾所容其私大水

齧城損稼民皆嗷饑則請于臺使者開倉行賑已而
復大水復請賑不足則捐俸糴穀繼之而後且築水
埧于四門水得無浸臺使者善其策檄公遍勘旁邑
一以安吉之治爲程賢聲大振有巨奸溫希殺人范
文陷人盜者累歲未成爰書公一鞫之並服罪有小
民孫一陳三爲仇家所誣繫逮二十年幾瘦死者公
又訊出之萬口稱快故兩臺遇有疑獄必以屬公覆
覈平反者十而八九矣州故貢粟銀臺誤以副封上
得旨詰問移罪于州奪俸兩月公曰小臣爲京朝任
過罰固當第安吉土瘠 聖主奈何以口實累民耶

上爲感動竟罷貢粟其他若販鹽之輸金里役之
供億并商人逐末之稅悉罷之諸所食用非取之家
則皆俸入也州人請祀公名宦其詞有運米運蔬猶
然家食一錢一俸悉備公需可以槩公清撻矣三載
遷潞安府同知旋署汾州篆潞與汾多宗戚將軍中
尉而下無慮千人季給祿以萬計公進之于堂親衡
而給之無損錙銖歡聲載道其豪悍者又復彈壓之
不少假也州貢紬紬局有織戶解戶織者皆不中程
解者皆不時納往往破家公爲酌議調停勒石以垂
永久庫有美金故事以供交際者公出半歲所儲以

贍費宮貧之士林之感可知是歲得以滿考贈春山
翁奉政大夫封母太宜人時會太宜人病告方擬乞
身而僉憲大梁之命適下卽日就道走邯鄲而太宜
人以計聞公痛不及親自含殮無日不愁懷慘容而
復思及贈公每夜宿郵傳中起而哭踊幾絕廝養皆
驚公孝思篤摯豈能一日忘其親哉服闋謁補以原
銜備兵井陘道井陘內捍京師外轄全晉襟帶千里
最號巖要之區而公蒐軍實繕關隘訓練枝擊振飭
將帥以其兵爲諸道寇大閱上狀並以白金文綺賜
公而茨溝營卒多烏合礦盜竄入其間公選土著八

百人充而漸汰之盜始盡闔鎮帖然歲旱民饑撥蕪
根榆皮爲食公痼瘵在念請賑兩臺不待報可便宜
發粟賑之所活以萬計 上籍馮璫時所株連公治
民者不下數十家悉賴公保全無恙蓋公之政大都
不擾不苛爲地方造福如此已而擢福建少叅分守
建南道也上杭大田間桴鼓數起公奉 勅往除其
蠹賊脫民于水火中而又清歲歛省徭徵躬爲節約
以率其屬終歲所供不足當他人月費貪墨化而瘡
瘼復有一道風清之謠中丞趙公可懷手書褒美之
將薦揚其治狀于 當宁而無何趙公移鎮公亦以

慶賀行會直指問公所屬賢否不能曲阿其意遂擢
公而公適轉雲南憲副飭臨安道兵輾轉官路以來
奔走積勞痰入膚裏不堪復涉長途遂具疏請告旣
上而直指劾疏亦至冢宰素知公賢覆疏第量行左
授而公竟堅臥不出矣公旣懸車杜門不與外事日
惟延師課子戒僮僕毋號爭里中語及生業羸拙則
若弗聞也者而獨娓娓爲德于鄉以終奉政公未究
之志懿親故舊人人恤其困救其喪而戊子歲侵饑
民千百爲羣行劫村落間幾釀大變公居川沙城謀
之花總練以兵護宗人遷之堡中而諸村落藉聲援

偕遷者如歸市父老嗟嘆曰自奉政公以鄉兵禦倭築塘濬濠以備旱澇活我瀕海遺黎而大夫今又活我喬氏之世世明德詎可忘耶于是有專祀奉政公之議而會辛卯公之仲子拱璧登賢書公又徧召族衆剖庾而週之其施予至老不倦而性好遊賞嘗買舟歷姑蘇武林諸名勝以諸子遞從羽扇綸巾逍遙物外居恒作詩以陶寫性靈有刻二卷而又撰一家乘足迹也甲午奉政公祠成公時已抱痾猶強起抱主而入忽憶奉政公以忿鬱終又適與忌日會觸境悲集號泣過傷輿歸則病中膏肓越數日不能起矣

遡公生平意在力行其孝于奉政公有羨壻之恩焉方以抱主入祠爲喜而竟成悲端遂殞其命公之死盖死于孝者也奉政公可謂有子哉父老談公逸事者一日海舶飄至二十餘人餒甚向人膜拜邏卒譁以爲倭耽耽虎視而公急諭之曰海外國藩籬我天朝者有安南朝鮮琉球奉正朔久非倭而擅殺之可勝罪乎衆怖而止檢其牒果朝鮮國人入貢方物飄泊海洋者也公白之當路遣使護之歸國王具表謝焉卽此一事公非但爲德于鄉抑且爲德于夷裔者公歿之後仲君拱璧第進士爲名令爲名曹郎而

長君拱宸爲中書舍人季君拱宿爲鹽運判皆能世其德似續其家聲可以報公亦可以報奉政公矣

陸山人三浦先生傳

陸郊字子野號三浦華亭人陸故安墩上著姓大父橘林公豪舉任俠疎財好客吳中縉紳慕之先生少孤文弱多病雖當世業中落之後而藉其餘貲長物稍爲拮据猶可十倍中人之產而性落拓竟棄去第安儒素閉戶讀書時携一二童子負笈僑居蕭寺中其外家陳公不以凡兒畜之迎之館舍陳亦素封而先生之室人又其愛女當易簪時遺命其子舉田宅中剖之先生曰吾先世所遺悉以散之族屬乃染指婦翁家貲耶一旦携其室人避居村落卽晨春弗給

不顧也此其時已有黔婁梁鴻之高致矣先生之姑
嫁某氏者乏嗣而其產甚饒見先生之子伯生頭角
而欲致之于先生曰晉叔姬不云盼與鮒童子也
隨大人而化可令吾子膏梁成習負却青氈舊物乎
比姑別立從子爲後竟以驕奢廢學親歿而饒產蕩
然人以是服先生先見先生古貌古心儵然高尚少
涉勢利曾不厠足而流視焉惟趺坐一室臨摹古人
法書名畫用以自娛前後監司守令熟公名者時欲
造請交歡先生弗屑也嘉靖丙辰歲直指尚公維持
行部吾郡訪之莫方伯曰山林中有文行兼優足稱

高士者乎方伯曰僅見有陸子野者詩類孟襄陽字
類顏平原而人品類王孺仲真高士也尚公遂折節
過存強先生入署先生以葛巾野服踞上坐公益高
之一時便成佳話先生嘗館莫方伯以談詩有契遂
相與爲社而盟詠歌始盛雲間詩脉實自先生首倡
之而先生行住坐臥一意攻詩卽更倭夷之亂荼毒
備嘗而與朋交馮子潛董子元張玄超沈嘉則陳伯
求朱邦憲輩往來酬答不廢詩筒大都以骨勝韻勝
而非徒爭奇鬪巧於字句間者雖其詩流布人間而
先生雅不欲以詩名隨作隨委去之所存蓋寡其子

伯生刻之名子野集者僅僅二三十篇鳳毛麟角故不在多也其聽琴詩一云絕壑踈泉度空山急雨飛一云水靜遊魚出山空別鶴吟而山中曉發有云塔影烟中辨泉聲石下通咏蒼潤軒有云蒼靄深茅屋青松影石牀其贈友如黃鳥聲中催別酒白雲影裏望歸舟問禮早從周柱史分曹仍擬漢郎官皆先生得意之句而董宗伯原漢爲刑部郎時疏論嵩相謫戍粵西諸名家褒詩送之不下數百首而獨先生詩有千言抗疏緣明主萬里從軍奈老親之句人皆爭寫而傳誦之乃先生品格高華超出流俗當求之古

人中又何必以詩重矣伯生名應陽號古塘卽子野先生子弱冠便工古文詩詞兼工真草書法亦以襄陽平原爲宗而峻嶒顛縱視其父不啻過之生平坦腹熱腸能赴人緩急乃于南中無端坐友人之事遂致挂誤人皆爲之扼吭而伯生不以此挫其意氣賦詩飲酒陶陶如也性亦不喜遊大人以成名而公卿大夫景仰伯生之爲人願相結納燕趙齊魯閩楚吳越間聞雲間陸伯生至輒倒屣迎致爲杯酌笑談歡而伯生絕不干以私對之傲睨自若海內冠冕所以傾心推轂折行而與之交者豈無謂耶今之監司守

令亦雅慕伯生嘗造其廬而請焉伯生以野服出見
終日語不及私以此益相引重年且八十餘益自翫
髀松栢之操至老不衰藉令伯生稍爲貶損遊屐所
臨口皮所向必且艷橐中裝何至家徒壁立乎總之
陸氏父子不但以詩文著而實以行誼稱不媿其爲
高士矣所刻有遊燕州洛州越州西遊州問雪齋稿
諸集尚有藏之家塾者茲未具述云

唐文學二懷公傳

唐咨若字子采號岱華更號二懷蓋取有懷二人意
也居華亭之白沙里公父爲源泉翁母爲李孺人公
少竒穎儀容傑偉兩尊人最愛之而公之事兩尊人
也所爲念其鞠育恩而爲之瞻依左右者自童子而
已然矣稍長出就外傳下帷鍊戶涉獵羣書以五寸
霜毫赤幟枕文之壘其師秦先輩季廉夙負人倫鑒
亦亟稱公才而一時同舍生若憲長受所張公叅知
純宇唐公太令孺懷杜公皆爲之斂衽遜席已補諸
生試輒居甲學使者胡公象岡周公觀所先後吾松

試士皆賞識之蘇侍御一齋有女夙嫻內則擇婿頗
難其人見公貌讀公文而喜曰此真吾東床也遂以
女字公公自此益奮勵于學謂不難昂首雲霄而竟
以數奇屢躋場屋逶迤以老經生終豈非命哉然猶
徧閱緗縑晚更嗜名賢章奏日研朱墨而點綴其傍
不以目青廢業也乃翁握家秉時對人常面目嚴冷
見嗔于閭左豪家每以重役中翁旣以逋稅復羅織
之于犴狴公不顧膚髮出身劬勩而營救之事適得
解會島夷薄郡城乃翁例當乘堞公易短衣雜諸卒
伍往來睥睨間越月無敢少懈蓋公爲父代勞艱難

險阻實備嘗之矣時公之父母春秋旣高而公事之
彌謹雖所處貧士乎而寒暄甘脆起居以時可謂備
極孝養而房中顧氏亦育之終其年曰此吾父母之
所愛也翁有三男而公爲冢嗣翁且念其躬親勞瘁
間關于辛萬苦中當析箸時翁欲計田廬之肥瘠者
上下其籍以少酬公而公遜避者再卒鼎立而三分
之故翁當疾革執手瞪目謂死無以報長兒命兩弟
善事而兄不者我卽死目弗瞑耳後弟以異乳故不
無猜心而公共旨分其式相好如昨偶口語籍籍謂
喪事恹恹有陰肱乃翁儲素者公叱言者遣之卒無

所問雖古之曾閔何以加諸其孝友天植如此居恒慷慨樂施喜拯人厄有助麥指困遺風每聞親知非禮之言非義之事必正色苦口規切之族有覬兄多貲者乘凡物故欲魚肉其藐諸孤獨憚公方正挑以微言公抗顏折之兢兢者以息嗣後其家無恙公之卯翼功居多焉公之伯子汝謙者抱特達之才就試于西江聶令君褒然舉首是歲儒士觀場人皆以科名期之而公亦不色喜越三四載而遘疾且歿人皆以無年悲之而公亦不色愠人以問公公應曰尚有諸兒在第延師教之無絕先人書香足矣安用輦首

蹙額之爲故自伯子卽世之後而叔季汝調汝讚皆績學爲名儒諸孫諸曾孫不下二十餘人才傑林林蘭芽玉茁公將以此食其餘報也夫

願萊王苗公泚以此食其繪購也夫
蘇學爲各圖滿終繪曾軒不干二十翁入牛繫林林
贊騰之爲始自計干明出之翁而林率求隨也讚者

李典客中條公傳

李豫亨字元薦號中條山人憲副海樓公日章之子
華亭人也母董恭人夢吞五色霞光而生故穎異特
甚六歲時大父鶴峯翁以海樓公貴拜封典郡守熊
公軫峯躋堂稱賀見公在侍輒試對曰壽祉堂前春
酒綠公即應聲曰絲綸閣下午風清熊公訝之而未
之信呼至膝前復試之曰祖父孫誥封三代公又應
曰堯舜禹授受一中熊大奇之謂公非特臺閣之英
且濂洛之派也七歲即善屬文時海樓公秉憲湖襄
挈公之任會大瀉寇証畫策勦撫公從旁出奇大驚

座上容弱冠補博士弟子聲稱籍甚而以癯瘠不耐
勞苦因入貲成均大司成松石程公古冲李公咸心
折之而屢試屢蹶公益下帷憤發於書無所不窺凡
性命禮樂兵農財賦旁及堪輿卜相星曆瞿曇與夫
竹書鴻寶之秘藏無不得其要指久之而髮且種種
慨然長嘆曰天錮我而我固強之是衡命也吾其爲
東方生浮沉金馬優悠暮年天其奈我何於是遡江
涉淮歷齊魯距燕趙旅况無聊作推篷寤語以自見
俛首而拜官典客非其志也亦非其好也以故不逾
午而歸歸而非詩酒不娛非書史不御非賓客不樂

已而薄遊西湖與王龍溪先生講學於三竺六橋之
間挾輿探源彼難此折王不覺心降而序其成書郡
邑聞公名欲致之不得乃就觴焉旋游武夷執弭負
笈者相屬於道吳吏部中立入山學道久矣一見公
即北面稱弟子公亦不少遜讓居里門時落落寡合
而慷慨節俠之氣獨與周叔夜先生心口相輸往返
書郵無非闡明心性悲悼風習之語叔夜先生亦以
畏友事之今兩家子姓檢殘函故牘什襲珍藏偶一
批閱猶覺清風習習也當公之拜典客也不以官秩
自卑每思表監感懷時事輒作國計三大議條上之

博議宏裁洞中肯綮時新鄭高相國柄政亟是其言
將擬陞擢而公度其末路恐逗藩籬竟自免免官後
方謂說劔譚文可畢一世而微窺有司不無鄙夷薄
宦之意輒咲曰我豈受世網羈斂哉吾其逝矣遂悉
唾棄其先業而作汗漫遊時憲副公故業頗饒食指
以百計歲苦繁役公雖跳身苦海中而仲弟負官租
不下二千餘兩公復鬻產代償其逋不自知其遺澤
之如罄也晚年有得于養生王嘗服食煮丹自謂神
仙可立致而享年僅六十有一豈其佗僚孤憤之致
終有所未盡耶歿之日婁江王奉常敬美爲之傳而

公之長公紹箕茂承又受知于王司寇元美先生贈
以琳琅詩句夫瑯琊兩先生文章藻鑑重天下而公
家父子並能得之當必有所以見重者且長公亦以
才阨于時僅拜官典客而亦以詩畫書法豪次公紹
文節之爲名諸生而亦終以著述隱公家是父是子
良足千秋矣公所著推篷寤語外尚有十餘種已見
海樓公傳尾茲不具載而茂承吾社白耆余曾作小
傳行于世庶可想見其高致云

雲間志畧卷之十九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張憲幕王屋公傳

張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超號王屋爲上海龍華世家
科名纍纍不絕而公少負奇穎大父文洲少叅公絕
愛之謂必克宗子而公棄諸生業徒業成均屢試屢
蹶乃慨然歎曰張子能與造物爭乎造物能終窘張
子不朽之業乎於是下帷憤發讀室中藏書萬卷囊
括而精研之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名士建旗鼓相向
而復師事呂涇野馬西園兩先生請質焉然猶以爲



未廣其耳目而拓其心胸也於是涉雁蕩登燕臺歷
下邳遵淮陰渡采石做司馬之奇遊追郭隗之遠致
懷留侯之業吊王孫之墟而慕謫仙之達相與寓目
寫心以宣洩鬱結故其文爾雅冲澹有晉魏代之風
其文與衍閱深具東西京之體若乃矢口盱衡攷據
前聞辯析疑義雖老儒宿學遜謝以爲弗如單辭片
句好事者得之視若拱璧公真可以不朽矣而猶貶
從祿仕出而爲浙之藩幕官非所好也是時中丞直
指諸監司郡國守相皆折節相下不欲以簿書煩公
而公亦時乘休暇或駕一小艇或肩一籃輿竹杖幅

巾逍遙武林名山水間以自適會御史某苛虐待公
以屬吏而睥睨之公賦庭鶴以見志有那堪鍛羽向
鷄羣之句聞之怒甚公遂投綬歸矣公居冷曹宦橐
如洗而歸且室如懸磬公妹安之弟以几案間羣籍
分曹討究窮日夕不休賓客有造謁者對之跌坐咯
然而已晚歲卜築秀林山之麓踞其恠石清泉烟扉
月榭而欣然托處焉自是益謝絕人事屏跡城市中
有司以鄉飲強之纔一往不再赴人稱其高蓋公體
貌傴僂如不勝衣形同土木而日惟以詩書爲枕席
著述爲生涯乃其一種勁氣剛腸獨立人表士大夫

多敬憚之嘗憤世俗附熱趨炎著叩頭虫賦以寓意
又憤後輩師今謬古爲談藝篇以寓箴而會邑中族
屬有構訟者欲以張易董如智果別族而擠之者公
爲賦一詩有秦庭未省非張祿漢室原知是董生之
句人爭傳誦焉他如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公力
挽之事得白所知董子元負才不祿匍匐臨其喪痛
哭失聲族以貧故鬻其女豪家者訟於官必歸之而
後已此其行誼醇篤豈晚近輩所能彷彿萬一哉嘗
渡邲中流風惡舟中皆失色公神宇恬然口占云暗
想生平何所懣二辰晏起一科頭危坐畧不爲動其

人可知矣所交顧中丞華玉蔡翰林九達文待詔微
仲茅憲副順甫歐工部禎伯許太常仲頤王山人履
吉許相國維楨豐太史存禮皆當世名公鉅卿而吾
鄉徐奉化伯臣何孔目元朗何祠部叔毗朱太學邦
憲亦皆其生平金石交也所著有猗蘭剪綵翔鴻聽
鶯避暑題橋林棲仙隱佩劍擊猿諸集所輯有太史
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回文詩學指南
韻苑連珠韻學統宗詩紀類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
諸書總之不下千百卷世孰有博洽如王屋先生者
乎又有史記評林費幾年精力始就客俛得而磨刻

之當路者欲罪其人其人惶恐請以百金爲壽公笑而却之非長者不及此巡撫陳公我渡直指邢公知吾檄有司以學行扁其門旌其里而上海顏大令嶧臯禮聘公修邑志如臨邛令一日三朝其重公若此蓋公不惟有學有才而且有行無問識不識以盛德稱其長嗣雲門冢孫齊顏俱領鄉薦庶幾有以報公而皆不以壽考終良足扼腕玄孫蓋臣乙卯復舉于鄉而寶臣亦負時髦之譽公之澤將闡揚而光大之當未有艾矣

陸運長自齋公傳

陸從平字履素號自齋華亭人應天司理鶴江翁第五子司理故冷局而鶴江尤清白自持無生產橐囊爲子孫潤而公又久爲諸生第以館穀餬口益衰落不能自振此所謂儒久自貧者也嘉靖甲子歲例當貢士於鄉學使者耿楚翁檄府類考諸學人士時袁太守澤門汝是衡文擯公弗錄而公趨謁府門偕師生輩懇求之太守見公一足跛兩目豁面麻長尺餘許以爲非貴人相而輕之叱曰吏部堂上有此等人耶公遂勃然拂衣而出公有恠相必貴亦夙有文名

雲間志卷之六
必達而守不知也此時皆訝守失言不可謂憐才愛
士者矣公歸家度必不得與試亦度必不能得之遺
才竟以散遺才就試于學使者而家實奇窮無以具
資斧欲從章夫人乞釵梳少許質之庫中爲行裝如
蘇季子故事而夫人欲留以備饗殮漫無以應也公
遂憤怒出門指天狂呼曰今歲如不得舉誓必不歸
于是從乃兄乞鏹半兩匍匐數里外附友人之舟而
友人亦憐其貧養之以至白下試則學使者錄其名
矣于是乃竣場事而歸是歲大水橫溢幾于沉竈產
蛙而公復附舟歸家叩門第有一赤脚老嫗出應既

入從隣家舉火視之則見蓬茅塞戶而突不得烟公
輒伏地痛哭不能仰視隣家聞而哀焉遂羣起而爲
之具酒餐公以此得實果然之腹而輒歛歛潦倒偃
臥床頭晨起便往婦翁家促其夫人返舍中婦翁第
贈之斗粟隻雞無他物其景象淒涼真可謂家徒四
壁立而遲三五日間金泥之報至矣公乃出謁郡邑
大夫偕其同年輩往白下抄貢舉太守望見公亦不
能不赧然色怍也後南歸送之偕計而公又間三歲
以戊辰第于南宮時在旅邸每一念及殊爲憮然愴
然卽從此領巖邑入粉署出麾大州守蠻府晉首藩

都運官而遵其先世守官之箴猶然不失儒素意其
令清豐也寬嚴相濟調停保馬之役使民得以息肩
帖席父老立生祠祀之而以繕部出司蕪湖權矢慎
矢公出納一無染指而又有郤金大節縉紳傳之以
爲美談既晉水部郎會神宗皇帝大婚御用服器
所取不貲而中璫憚公嚴明歛手不敢溢請已擢守
漳州適大計主爵者以他事波及公甫一月而馬首
旋矣朝士莫不爲公稱冤遂不待公赴部竟以灤州
起自里中而公守灤之政專事鋤強抑暴使狐鼠潛
蹤不得憑陵善類灤民蒸蒸向風而又增埤浚塹日

謹干概所以爲禦虜計甚設有兄弟構訟者公舉蘇
明允語判其牘兄弟輒叩首涕泣式相好如初感公
之化也已而移貳臨江嚴戢江防令千里無烽火之
警當路者數以卓異登薦剡而思南之命下比守思
南其地刀耕火耨蠻獠雜居號稱難治而公下車以
來次第問民疾苦條陳十事於監司如均丁賦恤里
役禁流徒懲噐訟悉中肯綮南中至今遵行之是年
大旱公又精虔禱雨雨輒澍其作新髦士也爲梓維
風編一洗虎場鷄卜之陋習而又割俸劬瞻言樓以
聳外夷觀望時播酋方蓄異謀公奏記葉中丞灑灑

數千言度其變而預圖之思之民恃以無恐兩臺誤
庇播酋者輒詆中丞奸名啓釁并詆公公方解綬禍
竟燎原而公之言驗矣公自戊辰至己丑科甲二十
餘年前後薦章數十上僅遷兩浙轉運使乃不得分
藩臬半席竟爲駟僮子握算耶公逡巡不發而浙之
撫按日移檄趣赴任諸姻黨復從旁慫恿遂強治行
至則祛煩剔垢約束一新事必商民兩便者然後舉
行一切振刷無遺蠹吏黠胥至惶怖不敢仰視而於
錢穀出入閭官爲封識授之主藏者商至畀以原封
分毫不以私潤夫世所號易染者莫若津吏又莫若

鹽官而公視津吏視鹽官終始涅之不渝粹然清白
至今武林口碑輿論嘖嘖賢之以爲脂膏之地未有
脫然無染如陸使君者不愧君家鬱林太守也滿考
得 誥封三代清時綸綍奕世寵光閱兩朝八命之
冊讀其詩可以知其世矣戊戌大計時公年尚壯而
主計者強署公老公遂致其仕而歸蓋公在宦未嘗
以曩時貧故而事繭絲居家亦未嘗以曩時貧故而
籌銖兩惟日以課子爲事而間與王洪洲學憲林弘
齋太僕諸老結社飲酒賦詩至深更達且猶左手持
螯右手執爵而立談往事語刺刺不休且畱心著述

兼工詞翰笑語善而精神強人皆謂百歲可致而竟以七十五考終也惜哉王學憲誌公墓而稱公垂老猶孺慕兩尊人奉行不在曾閔下事長兄如父撫諸弟如子友于不在姜肱第五倫下器猶子君策于未遇時其叔侄相與情不在謝東山阮步兵下與寮佐詞客相倡和斗酒詩百篇豪宕不在李太白蘇端明下所至卓有清操聲廉潔不在趙清獻楊興祖下亦知公之素者哉其子元震元基萬齡其孫肇源肇溥皆有文譽儒風能世其業公爲不亾也夫所著有藪音集燕思齋稿熬波集明農集行世

喬方伯純所公傳

喬懋敬字允德號純所上海人公少以聰穎聞里中比長爲名諸生凡郡邑大夫督學觀風使者之試無不首拔公而公風姿玉立狀貌魁梧出其穎中之奇自謂功名可芥拾而旋以嘉靖甲子領鄉書乙丑登進士第丁卯授刑部浙江司主事出理漕己巳陞福建按察司僉事分巡興泉癸酉遷貴州布政司左叅議改按察司副使又三年晉江西布政司叅政辛巳改湖廣布政司左叅政兼備兵使鎮荆南癸未陞本省按察使未幾擢廣西布政使會言者修忌摺拾公

致政歸矣公之爲漕理也能以心計擘畫督輓芻無
悞時日當事者以爲才其在興泉公念中倭之後復
患廣寇出沒海島間日撫循而振刷之瘡痍次第色
起又與督撫龐公計殲其魁陰得賊間將進勦之賊
懼宵遁去而公且登舟視師躡其後賊募死士刺公
公執之戮以徇軍中不爲動又招東南夷呂宋國夾
攻之力餘黨悉平而二百年來不賓之夷至是皆讐
服矣督撫上其事于 朝賜璽書勞焉在江右行履
畝法上便宜者十三事土壤均停是時諸道司缺署
其篆者凡七而公以精敏給事案不畱牘手不輟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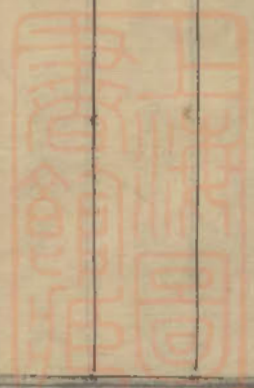
其幹局出諸察上諸察爭自懾而心忌之曩公齎節
入都江陵見公班行中燁燁有風采輒語人曰此非
閩中江右喬臬所稱治辯聲者耶蓋公貴州按察之
轉則以當事者之薦疏及江西布政之陞則以主銓
者之注用其賢聲已馳輦轂間而江陵從中推轂遂
以桑梓借公其後言事者卽以江陵阨公而公之所
以坐他語去者正以此也公雖以江陵免而歸之日
絕無怨尤築白雲堂讀書其中又作一小圃疏泉洗
竹日手摹金石文數行而暇則召故人父老拂酒壘
浮白爲歡間亦出遊名山水以自適戶外事一不問

也公有至性以父不及祿養抱終天恨後遊宦所至必奉太夫人與俱人稱其孝公性亦務儉朴常曰士大夫一日不可無窮措大氣故居官有水蘗聲囊無厚橐人稱其廉陸文定公作公墓表而曰公廉孝人也夫豈迴駮紆轡于炎熱之門者管范文正喜談氣節然于故相譴責人每曰人之有才自應用于宰相若以此爲瑕類則無完人矣沈忠敏公曰近世人才當別其邪正能否而公言之豈可謂一時所用皆不賢而使視宰相爲進退耶嗟乎古今不幸而罹此局者自宋已然寧獨一喬公也夫以文定海內正人不

輕許可而公之生雖後于文定然亦以一時同朝共事習知其人故爲訟言而白公之冤如此余言縱不足信乎則有文定公墓表在公之子一琦棄文好武頗不戒于少年場幾爲三吳豪俠所誤當公在時起大獄公出身力援之得免于禍及公歿而二十年後以征遼之役爲國家死事之臣加爵賜廕血食千秋而賞延于世蓋不愧其爲公胤云

林太僕弘齋公傳

林景暘字紹熙號弘齋華亭人公爲童子弱不好弄
已儼如成人而且銳志勤學年十六補諸生試輒先
其儕輩食餼黌宮文章聲籍甚里中賢豪長者爭延
致之師席士執經出其門下後多取高第爲名人焉
然其試亦屢蹶場屋至嘉靖辛酉舉于鄉又八年戊
辰成進士改選庶常徐文貞公首揆政府雅意屬公
欲以貲斧給之公謝弗受當是時同在館者皆海內
聞人如張新建洪陽沈四明蛟門趙蘭谿潑陽陳內
江玉壘王山西對南朱山陰金庭沈平湖晴峯李京



山本寧諸老極玉堂金鑾之盛而公以讀書課藝與諸老相頡頏其館師又爲趙文肅公進而聆其名理之談退必書之於簡文肅亦亟稱之以爲異日大受之器而庚午丁內艱歸服除散館已久公亦不復求廩禁近遂補禮科給事中已轉戶科右兵科左禮科都給事中當 神廟卽位之初公上 聖德十二歲上覽之嘉納焉又 體崇實學之疏蓋言當世士人薄傳註剽于集 惟道而背聖真宜一切禁治而其幅幘遠絕者 不能遍歷請以南直隸之江北屬巡按御史以湖廣之湖南廣東之瓊州屬之

守巡于考閱良便而又請修 大明會典及詳議

宗藩事例 詔督允行其巡視京營也請廣召募立選鋒均糧賞勤效演䟽十餘事以上而凡勾補比試操練工作軍政諸夙弊請釐革爲之一清蓋公前後䟽皆數十上而在禮言禮在兵言兵一時稱通達國體遇事敢言者臺省皆推轂公矣甲戌冊封楚藩王宴公優人以吳蜀爭荊州劇進公正色起曰今 主上神聖海內晏然大王宜祇服明德不宜猥及戰爭事王改容謝之丁丑分經禮闈所舉皆名士如馮宗伯琦敖祭酒文禎其最着者也久之擢太常寺少卿

與柄政者意桷鑿且念親老不能就養力請改南乃
遷南京右通政又未幾擢南太僕寺卿公至則葺監
苑設廐庫定閱馬之規嚴匿馬之禁牧政翕然修明
而以其暇訪環滁名勝嘗觴咏其間且時與滁人士
商榷藝文人以爲有歐陽氏之風槩焉會 皇太子
生得三世贈封及廕一子有麟入監而封公之計聞
矣公執喪毀瘠支牀時以爲孝及終制而臺使者薦
公公謝不赴蓋公向以親故邀祿養而養不能終至
是亦無復有他覲也家居二十餘年不問戶外事而
迺郡中大利害興革則不惜緩頰于諸司前有謂海

濱多盜欲于金山衛建州公力言不可而止胡公執
禮撫江南令官民皆助役率七十畝而徵一金公固
請減十之七卒從公議有一巡撫爲公同年議欲加
賦公極言其非會飲公所公適加衣巡撫曰衣可加
賦獨不可加乎公曰寒則宜加熱則宜減巡撫服其
言議乃寢此皆公之冥冥爲德于鄉不令人知者也
他若蠲田三百畝以佐貧宗百畝以佐學宮子弟而
又傾囊以濟人之急仗義以解人之危郡城內外廟
宇澤梁所修繕者故多不可勝紀年七十有五卒祀
于鄉賢所著有玉恩堂集子有麟襲公門廕爲通政

司幕轉都憲幕又轉太僕寺丞其恂恂醇謹好賢尚
義有父問鄉風而公之孫希顥韶令能文當不墮其
家世云

張方伯漸江公傳

張明正字公甫號漸江公父近松公以上三世皆有
隱德後以公貴爲方伯贈三代皆如公官而公以嘉
靖應天戊午登鄉書乙丑第進士公之弟明化麗江
公以隆慶丁卯登鄉書戊辰第進士公歷官至方伯
而弟官南駕部郎亦一時之盛也公爲童子便屹如
成人出就傳日強記數千言卽能屬詞爲大儒所識
賞蓋稱宏博之才而仲氏駕部其才英發遂稱雙璧
連珠而兄弟間亦自相師友公尤攻苦力學矻矻三
餘爲諸生試常冠其同輩遲回十有三年而始得雋

再踰年而執贈公之喪時以失于鼎養其親意極鬱鬱輒淬勵公車業讀書益勤而乙丑登第矣時選君欲以北水部處公而公以陟岵之恨終天惟懼陟岵之日短也因欲就養母氏力爲請南遂改南京祠部主事值世宗晏駕賚香叩闕成禮而還是歲爲隆慶丁卯次歲爲戊辰得仲氏聯捷之報而母子兄弟之喜可知也公晉主客郎旋轉文選郎居是職者率以貴倨示尊嚴而公獨否體非不自清肅而襟度坦如間一講論經術延攬雖宮名士而禮貌之庚午四方胄子待試者雲集陪京新例臥引生就試本省

人以爲大不便公亟請之少宰林公對山收錄者凡三百人而登薦者蓋十人也已而大計屆期署考功篆公於諸曹賢否空鑑平衡矢公矢慎稿具而考功郎至則惟拱手受成太宰亦以此相器重諸凡國典物情咨詢于公一一應之皆當時稱名吏部云蓋公方在南銓署而會仲氏轉南武選司兩公文武秉選競爽一時縉紳侈爲盛事邸舍迎養母夫人吹埙吹箎晨定昏省而樂又可知也時公資望俱積內轉有期甲戌僅陞滇南憲副意不欲勞母夫人馳萬里外乃畱夫人侍而以單車戒行至則憲長闕卽以視篆

屬公而全省繫囚咸待公按決公儼天威而重民命
所列罪狀悉廢寢食以覈之全活者不計其數而兩
臺使者遂交疏薦公比入賀 萬壽節戊寅轉東粵
大叅時粵門庭之寇如湯馮養麥案山輩充斥數千
里間公牒州縣刻日收之立堡土曠處募卒且耕且
守民用以安集者居多又濱海多盜珠爲業嘯聚澳
渤中諸郡震動公上狀督府還籌策一舉而縛其渠
魁幕府又上公功第一 天子有金綺之頒可謂異
數而公任粵凡五朞以滿秩得封二代並沐金紫之
榮更異數也又一年遷蜀憲使癸未轉本省右轄

藩國欲益祿陰有規牟計且定公立紉其奸藩始奪
氣相戒斂手避公粟米之聚三川十九以供戰士司
廩者乘廩蔽因緣爲姦督府有改輸金錢之議公不
可曰猝有軍興得無虞轉餉乎第新廩廩飽如故亾
何松潘馬瑚告變則庾有見糧士氣十倍公之策不
虛矣他如停括田罷鑄錢幣令商民分道採木入山
一切剔弊殆盡蜀人額手稱神明而甲申轉貴州左
轄貴竹與三川錯壤公所以興舉其政保釐其民者
一如三川會乙酉職秋試提調簾以內外井井有條
所爲場事悉力殫心亦且勞勩而未幾入 覲還里

省觀母夫人時駕部已先家居伯仲相聚左右承歡而喜又可知也第見太夫人有頹然之色不勝攢眉居兩月而見背公之悲號幾絕有不忍見且聞者獨計公之歸與太夫人之喪不先不後蓋有天焉又不幸中之大幸耳已丑服闋補任閩藩往藩司出納錢穀郡縣悉多窟穴其中積猾乘之指名科耗民病甚公曰此皆閭閻膏血而忍腹之乎自是厲禁風行卽絲毫不得浮之額外縣準額解之郡郡覆額解之司到司則郡縣守令更過驗封而後給發封識宛然可謂寬于民而廉于已矣驛中夫馬有供應不支者公

爲之調停其法民用大甦有陳紳者竄倭而還聲言倭卽日寇閩地方驛騷公曰此囚詭張聲勢異以自追其入海罪耳立繫之後竟寢其遇事先見類如此辛卯又當職秋試規條視貴竹加嚴而防範簾以內外益加悉卽巧爲奸者無所容時且不幸有夫人之變兩郎君元烈元勳走數百千里外扶櫬還公孤身俸~~遂~~決意掛冠去然猶循資入 覲途次報擢南

太常卿仍以藩禮赴銓部而南臺省乃有拾遺之疏公嘆曰投閒吾志也卽日賦歸來而久之公論漸明奉 旨回藉聽用隨經兩臺劉公應麟陳公遇文薦

舉地方人才比時已擬太常之擢 廟堂方虛席待
公而公竟以是年疾革惜哉公坦衷直道不能列方
爲圓尤高雷犢之風堅飲水之操在宦途幾三十年
未嘗劬居第廣田園盛車徒靡宴集自奉清約真如
寒士然而三族之戚一臂之交翳桑之夫空柳之士
其待公而賑給者若取之外府內庾也且其官不滿
秩不遷不遐方不任而曾無不平之色少見幾微
輦上諸君子非公牘弗通而亦無書抵政府世所嘆
爲積薪趨爲捷徑者公若忘之可謂鄉之長者 國
之純臣矣歸而以一泉一石自娛且幸有仲氏在將

永爲暮年兄弟歡而談及贈公母夫人不得終養則
愴然悲心及仲氏病弗起而行住欷歔慘然不樂竟
以此促其天年母乃其孝友之篤不可解于心者哉
公之子元烈爲藩憲幕元勳爲選貢生諸孫邦選邦
棟爲名博士而賓選瀛選相繼登鄉薦方需次南官
一家子姓彬彬作求世德斯亦公清白之貽也夫

宋大叅遜菴公傳

宋堯武字季鷹號遜菴華亭之蕭塘里人也宋之先
有南野檜雪兩公者以強項爲國初名臣至是復
有婁城方林兩孝廉時號二宋而公季孟其間不啻
鼎足性寡諧自少有出羣之致父錦庄翁一困踐更
再傷島寇衰憊日甚公入侍湯藥出禦外侮畧無怠
容歲時修脯之入不爲私謀悉以供甘脆母張宜人
垂老而耽書史公必陳說古今善事以資晨昏燕坐
之聽鄉黨翕然稱孝焉隆慶改元丁卯舉于鄉戊辰
成進士授河南信陽刺史初蒞事卽詣大體勸農課



桑崇學興教子夜微行以譏門禁虛心讞決以超寃
獄平亭會計以搜夙弊式廬下士以獎孝廉而復去
左右小吏小吏者六案之外爲守耳目者也前守倚
之以偵察外事夤緣作奸公皆屏棄勿用歲當泮饑
監司下議發粟按籍而予公令民早晚親註姓氏品
覈孤窮以酌所給如必待籍成而賑且索民枯魚之
肆矣數日之內全活者萬計當旱禱雨徒步暴壇下
與神誓未及期而雨苦雨復如之民爲作雲霓之歌
異政種種應入禁瑣爲侍從臣而會新鄭秉銓修郟
於華亭之鄉人量移雄州郡貳雄與韶錯址黃塘驛

介其中雄近而韶遠勞逸不侔送迎者詈之公爲徒
置江口而平其衡故事貳守司太平橋稅稅額歲八
千有奇漁獵者視爲利孔公則甫視事八日輒謝去
已攝翁源屬當戎事旁午公爲調發舟車兵餉戈甲
旌旗刻期皆辦未幾代守入覲而大中丞凌公洋山
雲翼特疏于 朝携守惠州矣方大中丞之撫粵也
議征肇慶之羅旁山公力爭不聽卒收復其地爲一
州二縣凱還叙功公不任受賞中丞屏人而謝曰老
夫不敢忘仁人之言移守惠州實感君寢兵初議也
蓋中丞雖倖成功計非公不可以撫治而公之爲惠

州也招安反側宣示德威巢穴之雄降心以聽歸善
縣居府左腋卑隘荒頽公携治於水東城水東元時
故縣址也公復其舊而弘敞之流移來歸漸次殷富
總帥與守帥交惡治兵相攻公以片紙給赴繫獄不
動聲色而潛消大釁巢賊李文表世爲惠患 肅皇
帝時曾勒兵勦滅以貌似者獻俘尚爲逸囚漏網公
至諭以文告文表感泣遣子入侍公令縻之學宮遂
不復終梗揭陽黠吏林道乾負罪竄海交連海外諸
國往來閩廣間一日挾四百艇突至碣石軍將皆譁
公乃貽書千言曉諭之道乾得書仰天嘆曰某思少

年見侮于鄉里欲圖一逞以消不平今明公以德言
綏我逆之不祥顧語健兒搜檢所掠惠州女子十八
人各賜金珠滿袖人給一輿寄語惠州公今而後不
復窺海隅寸壘矣此雖道乾之自知進退亦公之威
靈默禱其魄也亾何而聞母張宜人計躄踊幾絕卽
日徒步登舟同官不及追送服除補閩之福州守閩
與粵雖若相懸而公調劑苦心不減於惠福之徭役
久便官傭而奸民妄畫計田均役士民恟恟公力持
不聽且邏侵漁之民伏其辜驅舞文之掾清其弊福
人皆以公爲龍圖後身去之日行橐蕭然洒涕攀輓

者相屬于道復築祠肖像祀之晉江右憲副司郵傳
公爲酌量徒馬舟車食物之費歲減六萬餘金著爲
令尋參南滇分守金滄至之日密偵姚江戍卒四千
餘人有異志直指莫之信未幾執一郡別駕去公趣
屬縣給銀錢潛以計出別駕而仍勒土著令蠻兵截
其歸路殲滅無遺直指始矍然謝曰早用公言安得
血膏原野乃爾哉其他如馭黔國之驕恣覈礦硎之
收採拯應襲之淹滯刊經制之成書皆侃侃石畫滇
人方交口頌之而公已倦逝矣偶以入賀歸遂堅臥
不出或有勸駕者公咲曰三十年仕宦幸名節少全

吾不欲使文吏執筆苟我不然而伊優面目初終改
粧非吾事也於是買城北隙地雜蒔花木觀魚聽鳥
絕不問戶外事所御無兼味無重裘銘之座右曰事
天事人莫如嗇噫此殆公樸茂家風乎公性友愛事
伯兄溟鶴公白首惟謹一切內外事悉稟成命宗黨
有事則捍衛夾持不少退避當公在雄州族有悍奴
中其兄之子於法而以幸免乘公歸省持百金跪寢
室前爲壽公叱曰若旣以法中主復以阿堵中我耶
若主雖孱而貧決不汝貸其奴伏頸鼠竄去從子茂
烈茂熒一受侮于鄉人一受陷于里役公皆爲之申

理拯援疾將革從子孝廉懋澄時爲太學受誣有司
匿不以聞公從聞得之輒叱曰始澄以我言議和今
以我病受罪耶口占受其子致書有司情義灑然遂
爲之覆案而讒言水釋此皆公高誼敦族人所不可
及處而至于耿介風標則輓近所絕少大要不立各
不樹黨不交結權貴賫俸入都門揆路要津皆戊辰
同籍從者乘間請一致寒暄公閉目叱曰獨不聞吾
祖父皆強項種耶嗚呼此豈末世借徑者所敢望也
公之子姓纍纍皆樸厚而仲子茂韶秀美有文閉戶
讀書以守公訓故爲公後祿慶而援筆傳之

先太學侯庵公傳

先太學之龍字乾卿號侯庵取君子居易以俟命意
也自憲使公遠徙郡中徙浦上爲上海人而自我父
侯庵從浦上徙郡中遂爲華亭人矣公少有大志聰
穎不凡長益下帷受書攻制舉義年二十在嘉靖庚
戌督學閩中翠巖黃公試得公卷以第一補文學弟
子曰是生楚楚弱冠耳安所得兩京語而奏之嗣後
試非甲其名則甲其等自謂風雲在履舄間而兩目
時時作青屢罷公車隨入南雍復落翮乃仰而嘆曰
天耶吾能與天爭衡耶遂謝舉子業肱故篋進不肖

兄弟輩課之而不肖三畏暨弟三戒三恕相繼泮遊
不肖又徼天之幸壬午得廁名順天鄉書公聞之不
加喜其後屢報罷南宮公聞之亦不加愠對客惟頽
然而已於是不肖治圃城北隅時具醢醢召父老與
公酢酬咲談卽至深更亦無倦色獨不肖艱于每以
爲憂而癸巳歲舉子如召公輒喜曰吾今含哺弄孫
其足以自樂乎時方奉公色養優遊以樂其天年乃
不逾兩春秋而公以脾疾不瘳竟無起色矣時公年
六十有七以壽考終不肖乞狀于社友馮祭酒具區
乞傳于舊父母屠禮部赤水又乞銘于座師山陰金

庭朱相公而公之銘曰學而未遂也待其子子遂矣
而未祿也待其時徐徐于于樂其所有以待盡此所
謂俟庵公者歟公古貌古心孝友忠信而居恒篤于
故舊踈財密義乃其性然嚴侍兩尊人治其脆侍湯
藥唯謹居喪毀瘠盡禮孺慕終身父侍其兄金吾公
白首不弛而庶弟爲里人所齟齬公持之力竟脫于
危及客灰白下復扶其喪歸悉橐中遺金畀其同母
弟毫無私焉有妹適御史宋公季子者方大父亾時
纔七齡耳公爲撫育而盛其粧奩嫁之曰此吾父遺
體也祖姑適海上沈氏貧無以爲生公衣食之成爲

之殮曰此吾祖遺體也故師金先生之子老而無依
公時賑其乏至解其難于獄中交太初王先生三十
年莫之逆遣少子子之長而歸宗仍署其名三槐示
不忘王氏也大父之歿也公方避倭構李比返所分
田房僅得其甌脫寢丘無幾微見于辭色族叔有宦
歸者密寄以一篋儲五百金歿而歸其婦婦驚謝無
有卒啓視封識宛然顧氏嘗橫奪公田二百畝旋構
他禍或從史公乘危修郤者公咲而罷之公故坦衷
直腸不與人競而性方重不輕入市巷一武卽嫻姪
貴人未嘗以私請或置酒高會雜以匪人弗往也門

庭之內肅若朝典而更以莊見憚諸子小不憚輒呼
而譙于庭蒲伏謝過乃已社中友如馮開之唐元徵
董玄宰王韜父徐孟孺方衆父輩時時過從公知之
喜爲剪燈市酌罄其談而去不則巖色相戒至無所
容入其室如負霜雪語不虛耳公嗜古凡鴻寶竹書
自少年無不披覽晚謝舉子盥櫛而後手一編丹鉛
其旁至日下春乃已夫亦鄒魯之于文學乎此具載
誌狀別傳中語語皆先君子實錄不肖不敢增飾其
詞第稍稍銓次之爲傳以俟秉月旦者評焉

董太學紫岡先生傳

董宜陽字子元號紫岡先世汴人南渡而徙居上海
吳滙又徙居沙岡故稱紫岡先生復自號七休居士
吾郡之博雅君子也其于書無所不窺而獨究心當
代典故郡中文獻遊成均名動都下屢試不第遂棄
去舉子業專攻詩賦古文詞詩法高岑晚嗜元白文
法先秦兩漢間出入曾王家楷書法虞永興行草法
僧智永生平所嗜好者惟書史石刻名帖日坐一室
手丹鉛校勘至丙夜不休與同里何良俊元朗張之
象玄超徐獻忠伯臣號稱四賢所交盡海內名碩卽



顧司寇璘文待詔徵明許奉常穀皆推獎之而其行
誼尤爲表表與弟宜旭友凌特甚當析產時先爲文
泣告先祠而擇田之膏腴屋之軒敞者悉以讓弟人
以爲有薛包之風先廷尉公有故人開府吳中先生
往謁之待之逾于常格幕下客願以金錢爲壽居間
者踵至先生正色曰君視我何如人哉皆拒不納以
故家世雖膺仕而落落如寒素蓋先生操行端方乃
其天性豈以貧故輒希膏潤如晚近輩向人乞哀者
哉所著書有名臣琬琰錄雲間詩文選先哲金石編
近代人物志中園記雲間百詠松志補遺上海記變

諸書而其爲詩清圓雅暢成一家言誠有如沈嘉則
明臣所稱者過泖塔云獨樹明春島千花倚暮樓聽
彈箏云鳳語花間細鶯啼水面輕咏並蒂蓮云臨風
如對語照影本連枝酬吳仲舉云歲晏無梅使天空
有雁羣咏二陸祠云空餘白鶴風前淚想見青衫月
下遊咏三高墓云江干舊賦無人識松下閒雲有客
遊皆先生佳句錄之以俟評詩者品騭焉偶讀莫方
伯公崇蘭館集見有爲董子元貽書海上諸君子者
其畧曰管戴安道獲營剡上宅始遂幽棲江文通皇
在半頃田可以論隱皆一時之勝事實千載之美談

友人董子元海上名家吳中善士承先大夫清白之
後有向子平婚娶之繁顧鷓鴣未定于一枝使松菊
徒懷乎三徑乃者弁洲王觀察吳門袁考功共捐已
貲倡爲義舉庶資數畝未備一廛更借吹噓遍遺朋
友倘幸陳孺子得安負郭之居罔俾杜少陵終抱無
家之嘆卽此數言其重董先生可知矣

鍾給諫順齋公傳

鍾宇淳字履道號順齋華亭之陶溪里人公爲贈翁
面溪公之子以其少穎慧巧于屬對最憐愛之而長
習舉子業語奇雋不凡遂弱寇補博士弟子與余偕
受業觀如王先生每試兩人相頡頏而亦每贊其文
以爲先登必捷之技嘗以所業質之陸公宗伯宗伯
亦亟稱之異日看當珪璋于時自是文譽日起而卽
以萬曆癸酉舉應天賢書丁丑登進士第試政曹中
與同年鄒公元標有格外之契時江陵以父喪奪情
鄒疏論張詔廷杖金吾欲齟齬之以希相旨而遣

緹騎拉之入也公愬叵測獨尾之泣下鄒目攝公公
曰某以老親在堂不得與公同事已不能戴面目爲
人而乃掉臂不顧耶鄒旣論戍黔中公捐貲佐其資
斧又爲悲歌贈之公又度鄒抵黔或有邪人欲窘之
以媚江陵者復馳手書致所知觀察鄭公秉厚屬其
善視鄒母黨奸仇快一時意以貽萬世譏觀察覽書
流汗竟力爲之保全亦不使鄒公知也居久之會
朝旨釋戍時論猶獨于鄒持難而公與學憲馮公元
成時可爲之調護其間始得釋亾何江陵敗鄒且
賜環矣其就選也得淝之遂昌縣遂昌邑旣褊小而

治亦苟簡吏多夤緣爲奸公嚴爲檢括提其衡而更
新之邑治稍稍振舉先是徵歛失時則壤滑實賦額
不登公則區別肥瘠劑量緩急與之立約爲期不煩
楚箠而賦集時多草竊之盜匿於山藪中莫可窮詰
公懸捕格跡得之卽伏其辜株連者縱弗問也所讞
獄平恕不以意爲輕重待訊者得公片言卽解去訟
庭爲空旁邑有殺人者以賂啖法曹累案不決監司
轉以屬公公讞實寘之理衆稱神明有橋踞甌括孔
道歲圯於水公易木以石不踰歲告成民無病涉者
卽名之鍾公通惠橋又捐贖鍰之美緡增修學宮飭

亭葺圃身爲都講程課而訓督之諸生樂業是歲得
雋借計吏行者視他邑爲多蓋公在事五年所舉善
政類如此銓部廉公治狀擢南京兵科給事中諫垣
爲天子封駁之司其體矜重居是職者或尚揣摩
務排擊以沽名市直而公每事持大體不激不隨前
後所上封章如亢旱修省則疏正人心省議論恤憂
隱握要機如慈寧宮災則疏崇正學親章奏弘聽納
節財用言言剴切未嘗以時忌爲嫌而巨帥以乾沒
骫營政者公疏論黜之戚畹援寵請給葬地者公疏
裁減之內官請採辦金珠寶石者公疏請罷之而御

史王學曾蔡時鼎以言事獲譴公又有申救之疏大
意謂大臣股肱言官耳目若以言爲諱則耳目壅蔽
何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使股肱從令奏雖寢而公之
直聲則已自南垣而馳北闕下矣始臺臣所請以
王文成守仁陳白沙獻章從祀廟庭者議久未決公
言文成之學得伊洛正脉羽翼六經而白沙爲康節
流亞二臣於法應祀詔從之蓋公所談畫時事悉
中肯款諸曹悉取裁于公而公亦諤諤於義不可嘗
張目裂眦至面折不少假而人有片長譽之無容口
見海內賢豪長者語津津欲以身下之客有指摘人

短輒正色曰目擊之事猶恐未真奈何弄雌黃於口
吻卽余在言責亦不敢輕以一青論人蓋公雖蹇諤
而中多隱厚爾爾然猶以立身峻而持論嚴爲儕輩
所忌未幾而閩中少叅之命下矣公歸過吳門邂逅
元成學憲語次怏怏不樂輒慨慷言曰人生泡沫卽
百年倏忽耳吾與若俱碌碌駒影中孰與寃無生歷
劫之指哉學憲駭然以爲安所得是言而異之無何
歸不三日而公猝抱病以歿時年方四十有二也士
衡云長算絀于短日遠跡頓于促路傷哉乎言之也
其謂公哉公于衙舍畜二鶴馴甚携之歸公逝之日

二鶴亦悲鳴而斃噫公其羽化耶抑偶然之數耶公
事封公而溪翁至孝居嘗念母夫人不及祿養時嗚
咽涕流及將易篋而又念封公之不得終養也又泣
且訣曰死生常事兒死亦復何恨獨恨死而貽親憂
耳然有兩弟在弟其勉旃余與公幼同學長同庠聞
其言而悲之且以好言爲封公慰封公一時雖切淒
惋後亦相視怛然輒出外爲名水山遊歌詠不一而
足此太師徐文貞公所爲叙耕餘錄者也公且以八
十壽終當其父子存時皆有達人之致比其歿也子
先而父後之不亦可以含咲從遊地下哉公之子允

善允善之子附枝附枝爲允善奸生子其始弗以爲子也後允善無子而封公始收之封公嘗語余此子我取名附枝乃孫兒嫡血喪次族衆計將逐附枝去吳祠部玄水爾成首唱義而余從旁佐之其嗣遂定公雖無孫而實有孫此又可以慰公在天之靈矣公所著有括蒼吟藁南垣奏議太和紀遊三台洞記行於世

莫太學廷韓公傳

莫是龍字雲卿後以字行更字廷韓號後朋更號秋水華亭人爲方伯中江翁長子少育於常熟外翁楊公五川家稍長始歸於莫方伯以其聰慧甚特憐愛之八歲善讀書一目下數行亦不再讀十歲善屬文藻思溢發有聖童之稱十四而補郡博士弟子聲籍籍黌序間二十年來習博士之業時與不佞兄弟十數輩結社爲文而方伯亦常督之習舉子然雅非其好也而好攻詩攻古文詞攻書法攻奕又攻畫其詩宗唐分韻卽援筆立就有八步倚馬才古文詞宗西

京間亦出入韓柳卓然名家書法無所不窺而獨宗
鍾繇宗羲獻宗米奕落子縱橫意不出王杭柳渾江
霧下而畫法黃大痴亦放情磅礴極意倣摹不輕落
筆真所謂十日山五日水者每染成一幅人爭購之
其價亦不在唐伯虎沈啓南後矣夫以延韓其才何
難芥拾一第卽延韓自負亦若可以緩步而致青霄
而以其精神馳騫汎濫不壹意攻文輒試輒落第而
督學使者高其名行以不次貢于延延試第一人名
噪都下不減士衡入洛云時相君太宰欲以翰林孔
目待詔處廷韓如文徵仲何元朗故事而延韓意不

屑就也于是又復試試復一再不利而竟坐此鬱鬱
得幽疾以死享年不滿五袞而遺孤不滿五齡悲哉
悲哉當廷韓在時婁水王元美濟南李于鱗新安汪
伯玉皆傾心推轂以爲廷韓當世一才子欲處之伯
仲之間不敢以先輩自倨而中丞張肖甫持節來撫
江南亦不令以弟子禮見監司及郡邑守令皆折行
虛左而與之交卽齊楚燕趙閩洛吳越間杖履所至
無不倒屣迎者其爲縉紳所雅重如此第性不能容
人過而時或使酒罵坐世亦以此少之然以負才坎
坷故多擊筑按劍悲歌慷慨之致亦非于貴顯有所

逢迎而於寒素有所睥睨故自不妨耳性喜推獎人
時輩後生出其宇下不惜齒牙揄揚而四方之客持
清玩綺幣來售或挾一藝一技求見者必令飽所欲
而去計之日遠近聞者無不雪涕其執生芻操炙絮
而來赴吊者幾千人則廷韓之爲人可知也已所著
有莫廷韓集行世

張博士九栢先生傳

張思敬字所茲號九栢華亭人先生生平篤行自少
至壯而老未嘗妄發一詞亦未嘗妄作一事蹈矩履
繩真所謂言動酬酢不失尺寸者里黨推爲善士矜
紳目爲聖人非虛語也先生補邑學生以能文試輒
上等而亦以行誼爲郡邑大夫所重屢爲督學使者
所旌第應貢得博士官歷麗水訓導如臯學諭而陞
銅鼓衛學正以歸先生娶許氏田村富室女也外舅
歿而以百金分授其女携歸篋中先生見而作色曰
此許氏貲也何得屬之張氏哉且彼織嗇而積之我

只此事已
不能及矣
如何

安坐而享之此君子謂爲無故之獲者立麾之去先生有兄二人事之一如其父伯兄遘危事而家故食貧先生輒割產以濟其急母歿遺先生飾數十金會仲兄坐窘又傾囊授之無靳色也先生爲給諫白灘公從子歆然不有其家而公亦莊事先生每謁不宐不見給諫有一受恩門生某與南畿鄉試密緘關節一紙報公公以其子尚幼而族人子獨先生赴棘闈試召而授之先生毅然曰此始進階梯安可詭遇而獲卽獲之亦何顏列縉紳間也竟不受給諫乃緘還典試者士論兩賢之先生讀書郊西有隣家女數挑

之夜啓扉而入先生拒弗納也人謂魯男子復出某子出繼族人延先生爲之傅知此子不善事其母時時訓誨之一日聞其母悲泣聲卽束裝歸舍其家固延之不復往贈之修金亦不受卒亦未嘗明言其故也有盜先生橐中藏者衆已廉知其人而先生恐其萬一有冤竟不發其人復以他盜露斃獄中先生曰使我發之此因爲我而死我亦何安其檢身嚴而用心厚類如此其爲博士也令諸生無得以修脯見見則首陳功令次及先正風格次乃及帖括言日惟道義相勗其跣跣者不憚告誡之有貧乏者不惜捐貲

雲間志卷之九
三
俸助之身服縕袍幾于肘見大令朱大復公長春素
禮重公贈以新衣一襲請辭謂非吾體所適也魯兩
署邑篆於贖鍰耗羨先後絕不濡染分毫大令愈益
心儀之一日令造請曰蕭齋岑寂需一薦剝當有百
里之寄不佞爲先生圖之而先生辭之峻雅不欲以
錢穀自污也蓋未有首宿先生如此介然自守者每
習靜衙齋必繙閱書史而暇則作蠅頭楷書數幅皆
有法度故自足傳耳先生凡歷兩邑其提身之軌範
訓士之楷模未嘗改絃易轍至今皆尸祝之謂不戒
胡安定魏文靖云其轉官銅鼓而卽拂袖歸也則以

老博士攝衣束帶與多士講德論道數年于願足矣
此其知止寡營固亦先生問學得力處哉家居養重
不入詣郡邑大夫延之鄉飲亦不數赴閉門課子甚
嚴長君嘉平績于學而老于名必非久在人下而次
君鳳翥舉癸卯鄉薦不逾二歲而云亾旋得旋失之
而先生亦且不加欣戚此其襟度有大過人者而先
生從此優遊林泉以八十餘謝世雖無祿位之榮亦
有耄耄之壽而一生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可謂
天地間一完人矣先生嘗語人曰財以非分得則盜
跖陶石也官以非道拜則優孟絳灌也乃知士固有

志神龍在溟丹鳳摩空豈與櫪馬籠禽瑣瑣爭菽粟
耶誦其言可以爲世法

姚社師拓菴先生傳

姚一元字允中號拓菴華亭人先生幼無少年之弄
而長有成久之志其失怙而事繼母袁氏以孝聞其
失恃而逢外侮挺然以身當之翼其弟至成立以友
聞行文獨嗜眉山且探理涵屢以明經膺郡邑高選
而畢世不能補一黌宮弟子員耿天臺學使再按吾
松已列諸生案而會楚中計音至不果發先生遂以
常布自安不復應試矣顧其爲人言準行繩履規蹈
矩居恒喜愠不形然諾必踐性亦仁厚雖小草微蟄
不敢有傷見婦女無老少妍媸避之恐後所交遊卽

有如此若命

甚狎暱晤對間必正容謹節白首無謔言而性亦朴
儉藿食藹衣自少至老履之若一蓋誠緼袍不恥兼
味不樂者性尤嗜古涉獵百家諸史一一置鉛槧品
讐雖大暑大寒燕坐書齋中惟咿唔之是快晚年業
謝舉子亦手持一籍翻閱不休而性亦癖嗜山林老
而彌甚每思絕跡城市小築村落間焚香誦經而貧
不能構一屨徒立四壁乃其泉石艸木之幽致未嘗
頃刻忘于懷也先生嘗聚徒授經彬彬文學北面稱
弟子者不下數十輩而顧鴻臚幼豫君延為子傳歷
十有四年許通政惺初公延為子若孫傳歷十有二

年而賓主師生皆戀戀不忍捨去其人可知矣在鴻
臚家嘗憐其才欲捐貲為進取計力謝之又憐其無
居欲代置宅為老年棲隱計亦力謝之而在通政家
曾倡義會六十金授之已納而復還曰余懼後日之
力弗償也強之僅留其半而至輸銀之限風雨亦不
後期曰吾寧硜硜爾也會以病歸未竟館穀而以修
金餽之拒不納曰吾何顏無功而食祿也夫先生為
童子師凜然模範教法坐性不愧其為臯比上人而
行誼又復端方乃爾爾家所以久而敬之不輕輟其
青氈者豈無自哉外舅盛吏部新第時攀援者如市

而獨不及其門里社中有通顯者持刺來謁輒閉戶
辭之第言吾以完吾素耳豈能隨時俯仰役吾骯髒
七尺軀也家童有盜其儲粟者事覺置勿問有佃人
田而逋租者代爲之償而一二侍婢輩絕不以諛語
相加不以狎色相近卽臧獲細人而先生所以待之
者寬慈端謹又如此居停主偶因事以金寄先生所
籍其數以授之而金有溢于數外者主人弗覺也比
還金而竟歸其溢數居停以此心重先生後析諸子
產不盟之宗人而獨屬先生爲盟主非信義素孚于
人當不至是然則先生其人中特立者歟客有言先
生乃翁少松當倭亂時友人王五雲以醬醃寄置廡
下一日覆瓿于庭露金百兩少松立召還之跡先生
父子先後還金能世其德爲閭里范型以此卜姚氏
後裔必有興者

隱德可師



張太學雨懷公傳

張仲頤字士正號雨懷賓南公之長子其人白皙修
鬚疑重挺秀先是補諸生入太學以父喪罷業喜奕
喜吟喜讀書誦經更喜飲歲儲名酒百石日引賓客
浮白爲驪或婆娑古木下或笑談明月中陶陶然醉
坐客亦未嘗不醉也明日客至又復飲又復醉其酒
以數碁爲度每十子一周輒更之所居廣庭修竹結
構精雅圖書滿案頭當是時公神檢最勝而諸名人
皆雅愛慕公風流如何孔目元朗朱山人邦憲袁比
部履善孫漢陽允執莫文學廷韓與公爲白首交觴

咏權適襟韻穆然此世之高士散人有離垢拔俗之
標者也如是逍遙者終其身壽止五十九丈夫子五
人陳仲醇繼儒讚曰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
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必累五岳之糧而坐
爨者有城南之修竹古廬文不必探二酉之秘而手
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
賢愚而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
籬嗚呼噫嘻吾不知其爲誰疑所謂今之貧孟嘗古
之富伯夷父老曰賓南公之後有兩懷猶王氏之逸
少有豹奴也君家太史氏世調云云予亦云云

吳封公愛石公傳

吳卿字國望號愛石上海浦東舊族至公之世割隸
青浦遂爲青浦人公生而廣額長髯魁梧雄爽資復
明慧讀書一目數行下師友咸詫艷之謂吳氏世德
公當大其門而會兵燹肆殘遂廢書史然其一種豪
邁特達之致自是不羣性至孝友事父石泉翁妣楊
太君滄瀨備具方避倭海上城忽潰楊太君驚悸猝
亡公哭之垂絕逮事繼母周彌修子道亡何而石泉
翁客死郡邸公絕粒擗踊幾不欲生俗諱屍不入
人則必毀其家公泣曰忘吾父而存吾家何以家爲

身自負屍而入殯殮如禮葬之日破產拮据遠近以
孝聞公又推父之愛愛其少弟讓腴取瘠宛然延陵
家風迨弟失業割產佐其乏卒底殷阜而所以待諸
從兄弟者亦然同宗徭役故事計畝均助公毅然獨
身荷持毫不以累宗黨曰丈夫七尺鬚眉何至不能
庇一族而齷齪較量錙銖耶坐是貧宗無病追呼者
而公更以閱歷滋久諳練利弊一切出納征輸之數
狡猾莫敢欺時上計郡邑條對中窾郡邑長鮮不俛
首咨詢徃徃得其補苴借鼎之力里有漁稅如上等
科則或坐負課輒至竄徙公憐其苦力請于當路免

之遂爲永利外舅楊翁富而府怨庾死圍室公爲治
辦其喪且分疏其浮糧虛額幸不及株連偶過海上
蒞任翁者逋賦就繫幾斃于桁楊公嘆曰是翁骨相
不凡寧忍以千緡罹于死立捐已貲代償復減任翁
一丁益已二下一時瀕危而幸脫疊累而驟甦任翁
得復其家教子成名是即余同年任長史任氏父子
感公恩尸祝畏壘而公之陰德及人可槩見矣他如
排難解紛一鄉推爲王彥方而公惟任直任真夷然
若有所不屑蓋公所注精者惟是教子一事每訪名
師具厚幣竭豐腆之供嚴督課之程一盃一茗無不

與衛太孺人手自庀治非深更永漏不輟每呼光祿公至膝前勞苦之曰吾欲詒若遠大名耳若饘粥之業乃公已饒爲之何難營什一競刀錐以殖貨稱雄恐累汝澹泊之志非吾願也光祿公拜命服膺惟恐佚教遂成名世大儒庚子舉於鄉甲辰登進士高第而公之志庶幾無憾矣然而角巾布袍出入徒步每過蕭寺說無生話咲歌自適遇田夫芸叟賈豎媼婦亦必厚加款洽間有巨室以聲色相加遺公視之若飄風墮瓦絕不與較俟其感格慚悔而後已而其所以携書教誡光祿公者則曰無輕言無苟合無顧

私家王事勤勞夙夜謹愆比當恩詔頒布天下咸苦遘左窮邊間關行役光祿公奮然請行奉公教也既竣事迂道省覲而公已病矣光祿公躬視湯藥雖報命期迫匿不以聞乃公則時時督趣就道且責之曰若知有親而委君命于草莽何以子爲若行則益我喜我猶有起色若不成行是益我怒而速其亡也光祿公不得已飲泣脂車去未幾而公溘然逝矣光祿公以此不能無遺憾而實公命之且臨逝之頃猶以鞠躬盡瘁爲遺誡公之家教何如哉光祿公名爾成其昂藏玉立得父之骨而其慷慨淋漓蹈水火

不避則得父之膽若大孝感格天神則又公之家暮
身範也當公四十六歲時疾已垂殆光祿公跼進湯
藥宵旦不寐且露禱顛天願以身代旋即夢見一皓
首老人揖之曰一家完聚皆汝之功既退又見黃冠
呼之起禱之日即霍然病痊比歲衛太孺人有沉痾
亦以虔禱復延二齡人皆稱之爲孝今且繫朝野重
望晉秩卿寺匪久當領節鉞公孤所以仰報公者申
錫未艾而又築名園于舍傍名花列帷奇石羅砌恨
公不及身見之日婆娑燕樂于此中然有子如光祿
公之澤百世可綿而公之目九原可瞑矣

雲間志畧卷之二十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石輯如韓

李孝子見江公傳

李安祥字元定號見江上海人當嘉靖三十二年倭
奴入寇巢穴柘林出掠沿浦沙岡等處而孝子之父
老諸生菱江翁聞賊至懼而出奔竟爲賊所獲驅之
負擔同男婦擄掠者歸其巢如御風而去孝子聞之
號慟欲絕者數四因而奔什蘆葦中屢起屢蹶恨不
能以身從也乃跪日下矢曰某父幸猶得生某不以
腰領易者有如日然竊私計我卽挺身尋父何能遠

得之賊巢搶攘中此猶入虎穴恐不免虎口徒喪我
軀命耳其如我父何于是日夜涕泣對人亦輒泣如
楚囚狀求所以赴賊先免于死而後求所以生還我
父者計議無慮百端或告之曰某隣父老曾没于賊
而得還者試問之孝子乃匍匐往請之父老父老曰
賊最喜近書生而不喜言書字謂書與輸音同其所
忌也第云識字人乃可或又告之曰抵賊巢而覓若
父倘徼萬一得見則幸不見則必無幸矣且未知若
父存亾生歿何自告爲孝子揮淚謝曰此身我已委
之藉令無父而我又安能獨生也遂服儒衣冠抵賊

巢求見賊使偵卒問之曰爾何如人孝子以識字人
對因父被掠故願以身代耳遂引見賊賊方環池捕
魚將所搶奪腥臭羅列大嘯諸受繫者蹙蹙若釜中
遊狀孝子遙見一賊西南來向迎長跪訴曰某代父
負戴者父老不任力願畱某釋父又引而前賊巢中
相顧若駭者無何孝子從衆中望見翁輒啼不止而
翁望見孝子亦啼時被擄者懼賊濫殺皆妄尊之曰
大王於是孝子輟啼而強爲色咲亦稱之大王而曰
翁何懼大王仁者必不殺翁已而見一巨顱據鼓上
坐瞳目直視孝子意其酋長也復跪訴如前酋長方

飯掣所佩刀削去箸頭涎沫望孝子投下孝子拾箸
向衆同飯飯一再進輒持羹前或持牲前或持葱菲
爐醜前有團草爲藉者有貯水奉盥者孝子一一禮
之去已出翁所肩磁器一擔屬之他擄者而屬孝子
執蓋父子兩人貫賊尾行至津口賊躍上船將上出
一令箭插孝子頭上令負其父歸至家子母夫妻得
相見
幸可知也宗黨親知見者亦莫
不舉

使者耿公楚侗旌其門曰至孝感夷後以隆慶改元
選貢試于廷旋登已邠鄉薦出知滄州子南春孫繼

祐代登賢書夫亦其孝行所致耶公爲州大夫宜書
名爵不書名爵而書孝子蓋重公也李氏之族姪諸
生泰春者爲余門下士一日來謁余讀公傳而悚然
謂余曰吾師知孝子之孝其父矣亦知孝子之父茭
汀翁者亦孝子乎翁家食貧而承兩親菽水之供惟
謹居恒不能辦脫粟飯惟日具饘糜每饌必自飲其
湯而以厚糜爲供出入必扶晨昏必溫清其後孝子
卒脫翁于虎狼之口豈非天之所以報翁歟故夫身
能行孝者必食其報以李氏之世孝質之是亦足以
使人興孝也并識之此

李伯春字友卿號約齋上海竹岡里人也初中憲公
艱于舉子歲癸卯產芝于室乃始生公生六日而患
瘳風俄聞遶室異香病乃愈已而病夢黃冠異人手
鍼之病又愈已而病甚夢前人授之藥又復愈蓋公
自少而有貴徵若此公未朞能言三歲能屬對九歲
能屬文十四十五歲而出就經師與童子試則為童
子冠與冠者試則為冠者冠蓋公自少而有異才又
若此然公體素羸弱戊午就試學使者失錄其姓名
鬱鬱不自得夢受鍼後頓覺精神有加遂肆力於舉

李參知約齋公傳

李伯春字友卿號約齋上海竹岡里人也初中憲公
艱于舉子歲癸卯產芝于室乃始生公生六日而患
瘳風俄聞遶室異香病乃愈已而病夢黃冠異人手
鍼之病又愈已而病甚夢前人授之藥又復愈蓋公
自少而有貴徵若此公未朞能言三歲能屬對九歲
能屬文十四十五歲而出就經師與童子試則為童
子冠與冠者試則為冠者冠蓋公自少而有異才又
若此然公體素羸弱戊午就試學使者失錄其姓名
鬱鬱不自得夢受鍼後頓覺精神有加遂肆力於舉

子業而辛酉學使者之試又復報罷竊自疑其文以爲非必捷之技而久之自信且堅者則以水部公南涓每月子姪之課未嘗不擊節賞公而耿公天臺癸亥督學南畿有釐正文體之疏固知公之文大雅不羣當自得售也而卽以是歲補邑博士當是時公亦設館聚徒收其束修以奉中憲公甘旨而復携弟叔春歸德公日置之絳帳前課之不啻如子而于是丙寅就二守鄭公九石署府之試丁卯就太僕朱公泰巖錄科之試皆褒然舉首名噪一時而戊辰試于督學周少魯公則又首擢公卷而廩之官矣會 穆皇

帝特恩拔士于賓興歲額外選爲恩貢生而公遂乃叔滄州守見汀公同膺此選已已入對 大廷擢異等而旋以庚午登賢書辛未第進士乃知遇合固自有時而又何疑乎技之必捷與未必捷哉癸酉公當守部卽分考順天公之本房所得名士居多無遺珠之嘆試竣謁選授比部郎時江陵柄國趨炎者爭入其門而公爲江陵所取士嶽嶽中立冷曹不旅進或勸之稍貶爲華臚地者公笑而答曰如必徑竇之是趨丈夫將置鬚眉于何地其強項猶故也一夕夢披髮哭中憲公輒心動將具疏請歸而計至矣公恨

不及永訣乃于溽暑中踉蹌跣奔而至則哭之哀且
喪葬一稟于禮人以孝稱比服除補原官又以明習
法條爲司寇寅所嚴公所器重凡事之有關貂戚豪
強及疑曖難決者悉屬公訊而公引經斷獄出入惟
允惟明其題覆本科及恤使諸疏卽甚填委應之一
一敏當同曹者皆遜讓以爲弗如于是以才出爲濟
南守濟故劇郡州縣凡三十若星羅棋布然而其案
牘亦如山積公日覽手批耳受口答疾于影響士民
驚歎以爲神而又一意與民休息議令州縣徵銀貯
庫具數報聞以聽委官領解公第總其成而已部民

有母子兄弟相讎者公慷慨諭以至情皆感泣扣頭
去有以椎塚誣訟人致一辟二遣者有以盜賊誣訟
人枉數十命者公皆爲之理其寃又有以歲饑妖言
倡亂者有以奸殺反誣良民者公皆爲之按其罪其
他若減重額蠲夙逋折漕糧均徭役賑災稜始終以
惇大爲主而仁恕出之迄今人人頌德而暇則進多
士凭几而教之且爲品騰其稅文齊魯之士被其榮
接者如沫時雨而坐春風也丁亥轉副漕臬督理郵
傳公方喜得便道省覲歸而奉太恭人之官武林當
道路之衝冠蓋絡繹客至每遲留不得發公爲剔弊

搜奸一切振刷著爲令而客以此遂無留行時又兼
攝各道司纍纍數印而公酬應從容每同寮友從六
橋三竺觴咏其間修白香山蘇端明故事嘗咲曰不
然者將令兩先生風流絕代乎辛卯轉湖廣叅政公
念太恭人春秋高不欲往而太恭人固強之逼發乃
留顧恭人侍而單車之楚中至則江漢二水暴溢公
卽躬詣諸郡縣詢民疾苦區別災傷民無不沾實惠
者而復條正士習理財賦及救荒諸策上之中丞臺
悉見施行而楚之郢地故 肅皇帝龍飛舊基也中
官往往齟齬有司時郡丞及令爲孫璫所揭幾不免

而公則嚴戢其左右時有戒心守備委官輸金都下
者欲以折夫橫索里甲公嚴諭而遣之有漢旁漲沙
數頃民已就墾而孫璫欲爭之以補莊田公與泛舟
至其地持盃酒酌江曰漢水有靈其爲我洗刷此沙
母爲厲階後三日沙退果然璫乃膽落是時先後薦
剡交騰當事者且不次用公而公已將母東歸矣公
旣貴念中憲公不及祿養每祀必追慕涕流故其祿
養太恭人尤極孝謹當太恭人七十壽公以守濟不
得稱觴膝前乃登岱致禱迨謝事歸母子一堂壺觴
相屬時時綵服板輿而漣娑燕喜可知也公歸構敦

睦堂以聯宗族建逸我堂以會交知又闢世業堂以禮名師課子姓而諸父昆弟及師友輩或卹其老或贍其貧或撫其孤嫠爲德纍纍又難以更僕數者若在宦時昭雪桑別駕之蜚語療治甘運長之異瘡經紀陳藩伯趙郡丞之喪事非公倜儻急義其孰能有此乎以故宗人倚爲外府鄉老恃爲長城而海內士夫望爲泰山喬嶽其相與溪公復出者殆無虛日也詎意其中壽而殂哉蓋公之守濟南五年也大荒大役日夜經營其致疾者一公于愛弟檢齋之亾也如斷手足至痛在心其致病者二公之更治兩尊人葬地也拮据萬端愁罟百狀其致疾者三善哉乎歸德公之推言之也謂公之死死忠也死孝也亦死友愛也嗚呼如是則公可以死矣公雖死而公之子繼厚舉鄉薦將上春官其諸子皆才且有嗣起者語曰人不可以無年亦不可以無子公卽無年而實有子故吾謂公之可以死者又以此

陳少叅後梅公傳

陳夢庚字台錫號後梅蓋因先世祖有梅軒公者而
因以爲號也華亭人公生而賦資沉穎四五齡卽能
口受句讀十齡能文章十六齡而爲博士弟子二十
二而舉嘉靖辛酉應天鄉薦又十三年甲戌成進士
謁選得刑部郎滿三載封其父母壬午服除赴補再
得刑部郎甲申遷吳興郡守隨量移閩中運長任不
三月而以吳興註調又一年得粵西之象郡又一年
而握四川憲節備兵松藩丙申又落職一級庚子八
月得秦之關南道甫履任而又註名拾遺此其弟少



參嗣元承所公勒公狀而謂公爲一生苦人者也公
之生也贈公所恒翁以硯耕餬其口於四方不能辦
洗兒費及就外傳又不能爲束脯資第從里中教授
與羣兒爭逐於闕堂中且又喪其母夫人早失所恃
而丙寅乙卯之歲倭夷內訌流離遷徙艱辛實備嘗
之公苦矣贈公久困黷宮抑鬱不自得遂壹意課子
飲食寢處之與俱引繩督削面未嘗有霽色夜誦非
漏三下不休甫鷄鳴卽呼之起稍不起卽呵責之以
嚴父而兼嚴師公苦矣得雋之後居然食貧甚至衣
履饑殮不給日取足于質庫而又稱貸益之千瘡百

孔左支右吾公苦矣謁選而得西曹冷局復丁父艱
而歸旣總家又營葬且以贈公命子其弟少叅公勉
力延師以身爲督日攢眉蹙額于苦塊間而時有暴
令者欲虐縉紳以示威輒借公爲榜樣所以凌侮之
者多端幾于以日爲歲公苦矣故事起復例得改部
而公獨不然及其出守屹屹救荒清賦政稍告成而
長厚乃其天性當路緣此而病其少搏擊者旋有量
移之命而再起再逐奔走于棘林蠶叢鳥道間公苦
矣吳門新安兩政府皆公鄉榜同年而公不通一書
不私一謁日岑岑寄食蕭寺中如老僧狀公苦矣公

雲南志卷之三十一
十一
以書生備兵北虜忽不突川界乃日戒孔亟率將吏
環甲守之公苦矣中丞以公禦虜爲功而中丞蒙議
以歸則卽翻成罪案偏落一官公又苦矣其弟少叅
戊戌登第獨居長安公不勝戀戀鶴原脂車以北因
取便投牒冀爲桑榆之收而關中履任未幾忌者旋
搜宦浙宦蜀往事無端掛之彈章公又苦矣聞報無
歸途之費及抵家又無周身之資三徑雖存四壁徒
立生幾無以爲養而歿幾無以爲殮公抑又苦矣公
雖苦情種種襟抱大是不堪第公惟任天之真而行
之有處之晏如者公之事贈公也生則服勤死則厚

葬凡可竭其力者不惜踵頂狗之而其執後母之喪
雖以六十不毀而猶哀哀孺慕至感動道路之人如
公者可謂真孝公之於少叅以兄道而兼父道無論
平時之所卵翼之卽稍長而督之行文旣壯而掖之
成立旣第而教之居官日剖肝相眎而亦日苦口相
規也如公者可謂真友公之宦橐蕭然不能爲人露
覆河潤而三族之貧者輒倚之爲外府公亦多方曲
意應之無緩急不赴無嫁娶不遇而亦無試事獄訟
事不吹噓而拯援也如公者可謂真厚公生平至行
不愧天日亦無慚影衾聞人善則亟稱之而有談人

隱微者則耳不願聞而目亦不敢正視豈惟尊行前輩謙讓不敢抗衡卽村夫童穉且敬禮有加焉蒼頭不過四五輩亦必戒其出入恐恐然得罪于里隣也如公者可謂真慎公極慈祥雖蚊蚋攢膚亦輕拂之去而居官愛民如子卽蒲鞭亦每空懸之先是公艱于舉予從長安貸金買妾因其哀啼詭言父母爲豪家所迫遂遣之還而亦不責其償也如公者可謂真仁公居恒不受人一錢亦不受人一果一菜爲守爲運長者十年爲監司者三年卽例可得千金數百金者輒饋輒不受古有懸魚掛床者而公且無魚可懸

無床可掛矣如公者可謂真廉公自涖官以來民病役則廉得其弊竇而白於上題捐之歲患稜則調停其荒政而上於朝議賑議蠲之夷有悍鷲者則城城禦之草竊之寇有晝晝疆而夜蹂界者則以利害禍福嚴諭之洞僚有集衆猖獗者授方略以杯酒立擒之火落赤夷種寇邊者則從間道截歸路掩兵擊殺之如公者可謂真政事蓋公貌不驚人體不勝衣而遇有事變若百折不能回而三軍不可奪者公實以其遭遇之苦百鍊千錘而成其爲真品格真經綸者也嗚則動心忍性當不負于天真則直道誠心無

不勤于物而公乃所如齟齬宦不大顯鄒南臯先生
爲公誌墓所稱善于裨躬而不工於逢時巧於得民
而不急于仕進者其殆然耶南臯先生與公同事西
曹而先生言事忤時相禍且不測人皆引嫌而公獨
周旋問視不少避先生德之而世以此高之此先生
所以銘公一片石也不然世之負聲望慎許可者如
先生幾人而能得此哉公與少叅兄弟同胞兩人而
先後庚子壬子同生亦先後辛酉辛卯同舉甲戌戊
戌同第廷試二甲三十六同名官皆至少叅亦同宦
跡何數之偶合如此弁識之

馮憲使文所公傳

馮時可字元成號文所華亭人廷尉南江翁之第八
子而廷尉嘗以直諫有聲世宗朝故所稱四鐵御
史者也公生有岐嶷異資絕不似凡兒態舞象之年
讀書一目數行下而筆底淋漓揮霍似挾風霜而鼓
雲雷者所延師泐中名士如王太史應選高孝廉應
銓皆爲避席不敢以弟子禮畜之年十八補諸生已
而肄業六館下公嘗憤世家子白徒之與俱而青樓
之與狎以爲安得此非類交見之往往障面避去故
公所與遊皆名流才雋而居恒燕坐書室中嘗著進

賢冠衣緋袍對鏡婆娑或夜半仙仙起舞以爲學人
士呻吟沾暉時非此不足以鼓其雄心而作其壯志
也歲庚午以弱冠魁應天旋成辛未進士時廷尉公
將及耄老而黷黷矣而其伯兄京兆公恐其以門第
傲睨輒貽書誡之而公觀兵部政道味自韻世氛無
染嶽嶽一似老成人凡事皆信心而行不阿不激人
曰此文弱書生耳何以遂能百鍊剛斯亦奚愧其爲
鐵御史兒耶公寓邸繞床皆圖書子墨暇則漁獵前
聞如嬰兒噉乳惟恐不及也而發爲詩賦古文詞不
道晉漢以後語乃其中亦磊落有所自負者座師爲

江陵相聲勢恐嚇人人以得出門下爲幸公如稍自
貶損不失江陵師門歡臺省銓衡或可立致而公多
避少徇無所阿依附屢遂出公僉憲黔中矣然猶難
沒其才名令董學政夜郎羅施乃使之禦魍魅乎而
公不卑其官爲之勤修厥職一時評文校士噓之以
靈氣而鼓之以春風頓令夷裔生色亦遂有茂才異
等應公樸棧之求行將需次超擢有赫而忌者終不
忘公又爲非語百端遂調公粵西僉憲粵西故惡地
漸與猺獞處而轉干瘴癘親又非若黔中掄材筦鑰
者比蓋將困公以所不堪而公輒笑曰粵西山水妙

雲間志卷之三十一
天下吾獨不能爲柳愚溪繪藻其山川佳麗令後世
幽棲遠徙之夫弗爲懟而爲慕可乎廼於政事之暇
出所攜篋中書又遍購之楚越間不下萬卷丹經綠
帙怪牒秘文靡不畢具而公晨起或夜坐讀之聲琅
琅出衙齋外不知其爲官人而亦不知其爲遷客也
且將使楚玉停悲左徒釋怨而柳州龍標忘其夔落
沉淪公雖宦不甚顯榮亦可以豪于世矣公捉筆吮
毫語不驚人不已寓內得其片言殘瀋何啻潘與走
幣數千里外若鶩所謂鐵門限不能闢也竟以悟世
高臥賦遂初歸而雲間菟裘雅非所願故其詩有鶯

聲媚如管孤鶴難爲鳴之句夫亦不滿居鄉而過爲
逢者此其意殆有所屬而頃之避地卜居得吳閫遂
家焉卽廷尉公所析產公爲諸生時尚存數千畝而
登第三十年以來始鬻去三之二晚則弄其一而盡
鬻之其大第倚城隈號西湖九曲者亦屬之他氏所
售價悉以供賓客給布施隨手而罄卽瀕歸蕭然行
李而或得之買文問饋者動以百計千計公第一言
偶合或見其遇蹇途窮卽傾囊垂橐畀之曾不少吝
亦公素性然也蓋公有英邁豪宕之致而不獲究其
所施故聊寄之蕭疎任俠其於阿堵直敞帚視之耳

後公論稍明起公爲楚臬爲粵東臬拖金衣紫珮玉
懸魚然非其好也無何又掛吏議調滇臬矣金馬碧
鷄靈芝玉案公曩所臥遊者忼焉驅車而前續子淵
之奇遊尋諸葛之名績而黃孟威延鳳時爲武定守
得以里人社友素所結好者與之禪叅玄對登高賦
詩亦稱桑梓官中盛事而公所爲詩若文雄奇骯髒
欲吞雲龍星宿而納之胸中卒與楊用修太史並稱
兩寓公也亦足千古不朽哉未幾建節武陵飄飄若
遇避秦人相與種桃花餐石髓庶幾所爲鷄鳴天上
犬吠雲中者無何復掛吏議歸吳中不三四年竟厭

世去矣嗟嗟明興二百五十年來作者代有北地信
陽登壇樹幟闢草萊而耀光明譬之代王肇興則漢
之高帝弁州濟南武昌吳興諸君子闡揚而光大之
則漢之文景武皇而公與新安鄆杜子威子愿若伯
仲鴈行鼎足而峙則白水真人中興時也孰謂公非
鉅卿宗匠執牛耳而狎王齊盟者耶余嘗終席侍公
見公穆穆落落嚙嚙訢訢頰間不置雌黃眼底不形
青白而獎借後進意極勤渠絕無文人高自誇張肝
衡橫臆之狀不失赤子心而雅有長者度公殆然矣
所著有超然堂集吳閭集西征集選集滇南集菽茹

稿黔中稿及易解春秋辨疑行于世

馮山人父子傳

馮淮字會東號雪竹伯子遷字子喬號樵谷仲子邃
字子潛號萬峰華亭人俱以能詩稱父子兄弟間自
相倡和而於名人鉅卿書翰往來不絕蓋身在闕闕
之中而品在塵埃之外者雪竹有江臯集樵谷有長
缺齋集萬峰有馮子潛詩艸南遊稿其詩皆抒寫情
性吐吞烟霞傲王孟之深沉似鮑庾之清俊每見稱
于作者亦推轂于時流吳下詞家不能定其優劣周
叔夜先生云雪竹如老泉樵谷如東坡萬峰如穎濱
叔夜一代人倫不輕獎許而評騭如此亦重其人賞



鑒其詩矣。雪竹樵谷兩先生。余晚不及見。第聞其志格高華。不肯向人貸貫錢。斗粟第以硯田餬口。日夕苦吟。而亦自以幽棲爲愉快。山林高士也。子潛猶及見之。其居趾與余相隣。時造其半舫齋。出清茗爲供。笑談竟日。或半餉而別。過余齋。亦復如之。蓋其人不事生產。暮年家益日落。而興益日豪。酒懷亦自有致。詩亦爽朗。有風骨。與山人遊。譚勦說者不同。獨惜其半舫齋集流落不傳耳。先生嘗以踐更餽匄青浦公庭下。邑令屠長卿問而得其名。遽令釋囚服。延坐款茶。子潛亦傲然倨上座。時人兩賢之。至今以爲美談。

云四明山人沈明臣嘉則有六傷詩。其一爲傷馮子喬而作也。詩曰：漢代馮野王，苗裔子喬氏。博洽維高風，詩文亦宏肆。春園載酒過，門人問奇字。酒德劉伯綸，五斗與妻誓。解醒復鯨吞，于鬣戟而刺。一死家遂零，寒茅掩江澁。其雅念馮先生，如是亦先生。有以感之也夫。



徐太常仰齋公傳

徐璠字魯卿號仰齋華亭人徐相國文貞公長子元
 配沈夫人出文貞絕憐愛之太常生而體貌魁梧才
 諳侷儻喜讀書而尤熟于本朝典故文貞在政府
 有大事大疑必呼而計之大稱公旨公所具密揭及
 所答御札凡有關社稷大計者固公獨見獨籌
 而亦時得太常勛力也肅皇帝萬壽宮之役始
 屬之分宜而分宜不應乃轉而屬公而太常當其災
 時業已揣知上意先從戶工二部與之規畫土木
 金錢胸有成畫故太常趨庭卒然有以復文貞而文

貞封進卒然有以報 上命也是役也文貞內舉不
避而太常之入督大工不憚劬勞戴星出入勅諸役
數千人搬運木石諸料察其勤且勩者出已貲捐酒
肉慰勞之諸役以此感恩益奮于役而時當冬月大
雪灰窖中水不解太常令工役掃雪堆積其上取熱
湯數十桶從四角注下灰遂融液窖中而工用是集
不三月而宮殿落成矣 上聞喜甚欲出視之而丹
艮猶未之施也太常乃以紅綺纏其柱而飾之上見
益喜而忽有三四內臣扶掖之自東而奔之西自西
而奔之東太常亦錯愕不解所謂既而知 上之欲

觀其狀貌何如也翌日議賞格以首揆所擬不當特
降 內批陞三級得超拜太常少卿廕一子此雖
肅皇帝之異寵殊恩而亦太常賢勞所自致拜命又
何忝乎後文貞公謝政而太常奉公家居尋以新鄭
修隙將不利于太常當事者希相意嫉之不巳而里
中惡黨輒發大難之端日以土田事構訟而欲強奪
之所幸置買皆明中正契有司終不能摧折之而會
新鄭敗事乃得白太常兄弟皆得復其官彼魑魅魍
魎又何能干青天白日之下簸弄其伎倆爲矣太常
生平誼高能急人之急凡宗黨親知有迫于役窘于

雲間志卷之三十
三
訟以情實告者靡不力爲之扶而又重義輕財所存
恤賑施難以枚舉獨舉其一事如周吾郡孝廉之貧
乏者十一二人各助田二百三百畝不責其償此其
揮霍胸襟何可及也長君元春成進士官亦至太常
仲君元普雖賈志早歿而文章行誼卓然有古人風
季君元暘以都幕官郡丞能世其業而其諸子孫皆
彬彬且有以能文卜他日亢宗者天之報施善人斯
亦不爽矣獨有一二食貧餽粥不給者藉令太常黷
貨多貲何至一再傳而中落如是余故表而出之使
知太常之薄取而厚施後世必有興者

杜封君敬新公傳

杜宗翹字振卿號敬新上海人黃縣令孺懷公時騰
之子而太僕完三公士全之父也先是公以子給諫
貴故封給諫如其官至是又贈公太僕云公貌玉立
而語言恂恂不能出諸口蓋廩廩德讓君子也爲諸
生有文章名而巡逸阻于一第乃發故篋授諸子督
課之而諸子相繼泮遊孺懷翁出而掌諭石埭公與
諸弟闔戶而攻苦讀書無何乙酉應天之試公之仲
弟宗彝與其伯子士全同舉鄉書而從弟獻藩亦舉
于北于時父子祖孫兄弟叔姪同上南宮海內相傳

雲間志卷之三
以爲一時雲間盛事而不久孺懷翁已拜命令東黃
矣公時猶未棄經生業而家政實以身仔肩之至鬻
田廬易簪珥以養乃翁之廉而佐諸子之讀自課讀
外亦復不廢課耕曰此穠裝吾累世故業也未幾東
黃翁以伉直忤貴人意有所不可遂致其政歸而公
以葛巾布袍侍翁屨杖爲田間花外遊翁亦嘗與諸
孫論文問業卽東黃所携董董褚瑤之竹笠范岫之
筆牀而其中澹然故有以自樂公不以儒業嗇其其
言而亦時時爲綵衣戲以樂之蓋色養志養若斯之
公亦可謂孝矣哉不逾年而公之叔子士基薦

甲午鄉書而太僕公又以乙未薦南宮爲大冶令政
成徵入擢南銓部改刑科給事中天子有命褒崇
所生璽書下公慰勞公于是脫縫衣加冠服而東黃
翁亦以仲子崇陽奏最再沐恩綸一堂畫錦鸚鵡
相輝而公以耆年鶴髮猶居子舍而奉親闈此亦世
所希覲者矣太僕公在朝給諫時公嘗貽書戒之務
勤事毋喜事務正言毋詭言毋開厭薄之端毋快攻
擊之路故居諫垣六七年而正色立朝絕不傍人門
戶真所謂操萬斛之堅艇而風波不能動搖者公之
庭訓可知頃太僕以册封便道歸覲欲畱侍養而公

丞叱馭使行已傳 聖母哀冊還里遂侍左右者閱
二載于茲時公享壽七十有四矣雖抱痾經年而竟
以不迎醫不服藥輒有起色子姓皆喜以爲天若保
佑之者一夕含笑而逝似乎坦化仙遊而太僕得以
視含視歛從容以襄大事也非不幸中之幸耶頃者
神宗 光宗二帝相繼升遐而 今上改元踐祚
太僕出補原官 朝論重其積望積資晉秩今職而
孝廉暫爲博士官亦旣具有章服使公而在又當如
子官封太僕兩世中憲大夫輝煌金紫又當何如其
顯榮何如其愉快哉罔卿陸劬思公彥章銘公之

而稱公之行誼不標名跡不欺幽獨不侮鰥寡不易
初終如松栢有心竹箭有筠居恒自言冬日行陰夏
日行陽吾愛魯恭士晚食當肉安步當車吾愛顏蠋
不言而飲人和並立而使人化吾愛公閱休此皆名
言可稱實錄而余以舊戚卑行與公同里習知公之
行誼寔詳每見公舍車徒行禮貌恭而辭色遜望之
不似貴人入其庭登其堂若聞無人焉卽有之亦無
鮮衣之便嬖擁侍于前殊不似貴人門第此亦城南
杜曲相傳家教固然無足深異而公之自少至老爲
善孜孜真飲食之于饑渴如存父黨之祀收舅家之

雲間志卷之二十一
屍植幼姝之孤復伯兄之產周隣媪燬室之厄恤塾
師老年之貧捐宗人虛鬻之貲折市賈夙逋之券有
難以縷指數者若公爲童子時王大父忽遘危疾而
中夜蹶起炊火進糜且所以扶掖之者百方遂得無
恙而公之事東黃翁旣貴且老尤時時問寢上食必
夫婦與俱而其待諸弟分甘共苦卽跬步亦未嘗相
離也則又公之孝友夙成無容具論矣其諸子士雅
諸孫元方輩皆才而賢公之後祿固繩繩未艾也余
以公世其德且世其家遂泚筆而爲之傳

陸山人家山公傳

陸中行字伯與號家山以所居在華邑陸氏之橫山
故以爲號也先生弱冠補諸生輒棄去每窺心古書
史而旁及內外陰陽九流百家諸子及岐黃言冀以
通儒自命而復雅慕太史公遨遊四方之致寓吳閶
抵陽羨走桑乾登太行歷燕秦晉魏之墟悲歌吊古
且欲從武弁中談兵說劍願得當旗鼓一面以自見
其奇而會以途窮數奇嗒然敝裘帶索非其志也其
始卜築于放鶴灘居兩年市之而改築于天馬之陽
也居兩年又市之而改築于谷水之濱也彼直視爲

鷓鴣之一枝倏棲倏去卽高臺曲池且委之滄海桑
田變遷無定而何有于蓬茅斗室哉獨其所置畫舫
者外列爻象爲八卦之形而內則坐榻臥床棋枰書
架酒竈茶鐺莫不畢具先生居恒憇息夷猶其中讀
書吟咏而時亦揚帆蕩槳泛泛於九峰三泖之間以
爲浮家浪宅每遇良景芳辰清風明月樹之下花之
前吹簫鼓琴狂歌長嘯不知天之爲高地之爲下人
爲人而我爲我也客至輒晉酌設殺一二品沽酒兩
三壺興盡後已而無客則令侍姬梳髮搔背或對奕
投壺小艇中飄飄然有天際真人之想山人之樂蓋

至此而無以加矣先是馮廷尉以內戚故贈之膏腴
田二頃辭不受客愛其琴請以百金爲壽亦不市有
顧御史瘡其一女奇疾以百金爲酬而亦付之酒家
胡一夕盡也此其胸襟何如豪放洒落而當徐文貞
柄國時兩招之而兩不應且曰彼不上賓我而將幕
客我也此其志又何如寥廓哉第其所遭不幸流落
風塵一旦死長安道上而其婢竊其琴與其橐俱去
何山人之薄福至此非馮元成爲駕部時捕得之以
婢弁琴歸其子售而得百斛米以存活其家且捐俸
四十鍰載其襯以還也幾令山人葬無地矣余生也

雲間志卷之三
三
晚不及見先生而猶及見先生之畫舫不勝追痛人
琴每與時輩嘆息先生之終身不遇而又景仰先生
之高也故吮毫而爲之立傳先生所詠詩甚多而中
有不羈天地濶無事日月長之句尤膾炙人口云

王憲使後陽公傳

王明時字治甫號後陽華亭之千涇里人公之祖臯
一明公登成化乙未會榜官禮部副郎宦橐蕭然至
贈公而家中落甚矣公少聰讀書能強記博覽而獨
困于童子試年二十六始得補文學弟子員時蓋隆
慶之丁卯歲縣試爲聶令公所取士而院試爲耿學
臺所取士也公旣在庠序而家故食貧第以館敷餼
其口歲得修脯悉以貢贈公爲其旨需毫弗入諸私
帑稍置則室人絀績佐之而公亦不以茹苦食辛稍
懈其誦讀之志戶外時聞其呶唔聲人以爲王氏子

好學當是雲霄中人而公亦嘗慨然嘆曰天乎我豈
久寄人籬下者而乃阨我乎時館某氏有日者視公
命異之輒大呼以手拍案而許其丙子丁丑連登公
方偃蹇主人且訝之未信也而至是果如日者言乃
知人之際遇固自有時耳筮仕得冀州刺史甫兩月
以贈公喪歸里三年補選得刺莒州初下車勤敏視
事衡決必親廉知州多逋賦首革糧銀羨耗絕不染
指其間自是輸將者爭先人惟恐後州有響馬賊爲
兵道捕獲者前州守未經追出真贓賊覲漏網公追
捉失主認贓質對明白遂付爰書自是響馬絕跡而

又有殺人誣人者獄已成百口莫辯矣公命取刀驗
之曰是屠豕刀耳且刀頭血淡而奈何以枉平民立
訊出之而罪真殺人者州人以此感泣而釋繫者刻
木主供奉戒世世子孫無忘公也其聽訟之神明如
此類者不能枚舉遂以奏嵌入爲刑部郎有所伐
皇陵樹木者太監具奏株連七十餘人及附近居庸
關守備五十人 上震怒遣緹騎擒拏囚絀以大車
載至刑部擬罪公查奏內原分三次開列盜樹人名
卽以每次前一人爲首擬斬餘以從論充軍調衛同
寮皆以公從輕問擬爲公危之及疏上竟報可所全

活者甚多蓋公既慎于詳比一有讞決其於是非可
否之介井辨中嚴而疑獄又多所平反慈而明寬而
能斷王者嘖嘖稱王郎中賢聲名滿都下卽六卿八
座諸老一與公接見未嘗不服其冲度玄風也已而
出守岳旋以山人樂新盧事無端詿誤謫居晉都宗
人府幕一年公論終不能抑公旋擢守南安又調繁
贛州其守贛也益自刻勵幾于齟齬嚼水各縣錢糧
聽自差官往解但至府轉文而已其橋關稅銀亦聽
該管通判秤對傾銷與府無涉卽日用所需薪米比
于市價厚給之絲毫不擾民間第飲西江水耳一日

同諸寮出飲廉泉亭有村民指公而目之曰是太守
也廉真所謂清如水者也至于採災甦弊尤極苦心
而遇有奸吏勢豪一切以法從事又復加意庠序每
課諸生必爲甲乙其等且以先器識後文藝爲訓意
極諄諄未嘗虛設一語士子視之如良師而亦親之
如慈母云時軍門謝公重公才品凡事之艱大疑難
者必先咨公而後行公亦左方右圓雅著能幹薦剡
有豐頤山立厝注雲流之語而在江右五年間人人
謂爲陽春脚霹靂手公其何愧乎已而秉憲大梁主
治河事公奉 特勅以往經營疏導其力已殫而其

策亦靡有遺會總河與公不相協初亦銜之既具悉治狀乃嘆曰吾幾失一廉能吏矣於是特疏薦公而撫按亦交章列薦時以強盛之年中外方需大用而一日得家報知母夫人病足亟投綬歸歸而戲綵承歡備左右養者七年而母夫人歿歿時年已望百而公亦六旬有餘猶然作孺子慕頃刻不離膝前床褥間亦必親自扶掖而上人以公孝比之王陽不虛耳蓋公居宦則以廉平馳聲居鄉則以恬靜鎮俗登甲第凡四十年歷州府藩臬凡五六省而第以家之餘租官之積俸副以稱貸始置東西兩居而垂老不能

終有及其身棄之他氏子孫至無田可以給饗殮供祭饗日惟布袍蔬食臥敝榻乘敝輿出入一二小童自隨不異寒畯儒生狀非公有所矯飾夫乃天性所植而亦中心安之儉德清風松人之口碑故自不可泯滅也而其守又復介然族人見臬擁重貲晚年得子從諫甫一月物故托孤于公及長君垣惠時多內外侮爲之悉心護持長而延師教之擇婦娶之比于子姓恩猶有加焉已酉長君歿公亟呼其母子檢遺囑所載一一畀之而復出大箱六付其子曰是而父遺囑所失載者今其子藉有遺貲能自成立秋毫皆

公賜矣公自杜門課子孫外郡邑干牘經歲不一通而及有公事如議荒議役議築城諸務則又深心籌畫侃侃敷陳而親黨有訟役負枉者未嘗不爲之申理族子能操觚摘文者亦無難汲引之乃其性實方嚴人不可犯以非禮而子姓以暨臧獲終其身無敢褻貌見者此其人何如人哉曾憶公居憂時某令公與公爲同年而公以醇謹本訥令公頗易之公亦自矜重絕無干請比服闋補選入都不得不設一餞席然亦僅循祖道故事于午誼終無繼繼也公飲數杯而起令公亦不復款留遂別去及補遂得莒州而大

令莒人也聞而愧甚亟造公之門而賀焉公歸則設盛筵款之公不得已亦赴瀕行又以厚禮贈之以官舫長夫送之公皆不受而至莒則于大令家待之極其殷厚封公在堂時時往謁亦復多所餽遺而家有不法事屬公按問公力爲之護持得不寘于理客問之公曰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也蓋公之盛德能包容人類如是夫以盛德如公者天必有以厚報之而長君垣惠抱異才乙酉已得雋至填榜而竟失之我以爲天之報施亦或有爽而其仲叔培之竣惠與其孫鍾彥輩皆少年力學能文章其雄飛而致青雲

有日天之報公其在此矣其在此矣

莫文學芳亭公傳

莫如爵字子修號芳亭華亭人方伯中江公之幼弟也少負異質雋才甫六歲贈公省軒翁置之膝上摩其頂試之對立應已試之破亦立應翁驚喜以爲大奇雜投佳果餌不受第受糕一方贈公益喜曰爲我家子弟而不嗜奇味是可繼我儉朴家風者也十歲時卽能解洪範九疇支分領挈意若有默會者十一歲贈公謝世躡踊哀號如成人禮族屬異之時方伯已舉進士官禮曹務樹清標謙和淳謹而公事方伯公如父克守家規有萬石后遺風焉十四請赴試有

司方伯公不許曰爲我弟何患不青其衿盍少需之
公輒怏怏不自得會莊小山先生來試以二題援筆
立就喜謂方伯曰若弟自是青雲器其殆繼公而起
乎十七遊庠益潛心鉛槧絕不知外事可營公庭可
謂每當友朋宴飲見歌姬舞妓輒面赤汗流避之若
免而居恒身服布素口啖齏鹽人亦忘其爲方伯弟
也先後郡邑長如史公鶴峰朱公泰巖李公葵菴吳
公悟齋陳公楚石周公三泉倪公東洲鄭公謙山賞
其文亦重其品敬愛有加不令以諸生禮見郡丞潘
公語其從子廷韓曰令叔可得一顧否蓋知公清約

有周急之意而公不爲應也方伯公亦嘗謂公曰諸
弟中惟汝貧苦卽捐我家之半貲以振汝亦所甘心
公退讓不出口方伯以此更憐愛之後方伯公暨廷
韓相繼物故遺命家事悉聽公主持而毫不染指其
廉可知公事母陸太孺人每食必供甘旨每寢必視
枕衾至且謝諸生請侍終養太孺人復健七箸垂九
十五而終而公孺慕之情不減嬰赤其孝可知公爲
介弟而歆然不有其家輒撝謙自下遇長老以敬撫
卑幼以禮卽待下隸走卒亦未嘗不和易可親或有
逋租逸稅甘自隱忍不欲以俗事累子弟僕僕公庭

雲間志卷之三十一
非意相干者輒以理遣之曾不聞動氣傷神之事其
鎮靜又可知矣公與郡中九老者英爲一品真率之
會或尋季昆燕好或從里社雞豚仙仙自樂也而長
公仙居令是豹以甲午舉于鄉方伯公仲子內丘令
是元以丁酉薦仙居公仲子道醇復以乙卯薦從孫
中翰君儼臯亦以乙卯丙辰聯捷而諸子諸孫文學
俱有聲棧林科第蟬聯宮墻彪蔚不減烏衣巷光德
門而公長眉皓首鶴髮童顏每散步四郊不扶鳩杖
兒童父老嘖嘖艷稱爲歲星爲福曜爲魯靈光而公
蕭蕭踈踈落落穆穆閱歲月而彌鍊處盛滿而彌恭

郡邑推舉爲鄉大賓亦不數赴嘗自稱爲無垢居士
又自稱爲佛弟子與世不踈不密不卽不離絕無忤
求恩怨之態公亦人瑞也哉座右屏間必粘格言莊
語如云節用愛人無非惜福存心養性卽是持齋尤
足喚醒俗兒醉夢晚年更號略齋所書畧齋自道如
云書史畧覽不記玄教畧聞不習異人畧慕不癖技
藝畧試不粘姿色畧近不涉義財畧取不競杯酒畧
飲不沉勝景畧玩不耽宴會畧舉不豐賑助畧施不
廣意興畧展不豪等語皆見道之言且非徒言之亦
允蹈之者也所著祭掃事宜及宗約家訓犁然垂示

子孫而族子有盜伐墳木者有擅賣房屋者有阻塞
道路者有議折旌節牌坊者公皆面折其過而旋遏
其謀以至祖塋蒼鬱之樹有障氣脉明堂流星之門
有損宗祊者公皆毅然去之竟以此得子姓聯翩科
名赫奕非公正氣正論足以壓服宗黨能有此乎公
年九十子孫羅列庭下幾三十人親知方謀所以介
壽稱觴者而竟以一疾長逝不及期願良足惋惜然
公有德有齒而又有賢子孫亦足不朽卽不百歲夫
復何憾矣

張封公隆陽公傳

張希魯字唯卿號隆陽其先爲嘉興人後爲華亭人
公少而孤育于兄嫂兄嫂虐待之嘗令鑿水汲水膚
指盡裂隣媪憐而代爲之汲極其嬰苦茹辛及島夷
之亂公伏匿田間夢青衣道人扶其首趣之入城覺
而亟走賊已尾其後矣公由間道得脫縋城而上依
外親孫氏以居不廢誦讀再歲補邑博士弟子輒試
輒冠多士廩于官而其性地亦自機警慨慷遇事有
識鑒鄉先縉紳莫方伯姚叅知輩折節與交而同輩
皆尊之爲祭酒事有關切大利害及物有所不平者

卽從郡邑大夫公言之無所諱如徐司空第宅與縣
庠隣並當其勢焰炎赫時不無有所侵越公首倡言
白之當事者而與同事者畫策具疏聞于 朝必反
其侵地而後已而公絕不以此營私亦不以此避怨
士論同聲義之居恒讀書每至蓬首垢面永漏深更
且多所吟咏著述而日夕督課諸子以嚴父而兼嚴
師故長君本嘉以甲午乙未連登而叔季原嘉宗嘉
亦相繼遊庠序當長君之登第爲江右之宜春令而
以考滿封公如其官也公時年已及五旬意不伏老
尚欲飛翔自致雲霄于 封典至日諸親友皆勸之

披服加冠而公北面稽首謝不受竊憮然嘆曰功名
倘來之物孺子微天幸偶得之何足爲我榮亦何足
爲我重寧屈首業諸生意實恥爲貴人父徒步行閭
里泊如也紀綱之僕卽舊日之長鬚供事筆研者半
畝之宮席門委巷但加裨裨而已及長君以賦政勞
悴歿于宜春公聞之又憮然嘆曰此又何足辱我輕
我而以孺子故戚戚乎顧復念生死之于人大矣少
壯者而歿折而老者又何可知曩有 恩命而委之
草奔爲不臣以子貴封而我子不幸物故乃終棄去
之爲不父于是大會親友而束帶整衣北面稽首望

闕謝遂出而與郡邑大夫鄉先生揖讓周旋于于
紆紆無少抑鬱態蓋公于人世間失得窮通早有定
見故視之如浮雲過雨略以芥帶于懷而不數年其
家孫汝開登賢書公亦不色喜又不數年而其兩子
原嘉宗嘉並捐館舍公亦不色憂第撫少子自嘉及
諸孫以娛晚景噫此其度量襟情誠有大過人者矣
公與學憲王公洪洲隱君陸公古塘大令倪公鵲菴
司理陸公原泉太守潘公寅所大令錢公漸菴憲使
王公後陽郡丞徐公知白暨余十數人結詩酒社而
毋飲張燈有賦賞花有賦翫月踏雪有賦時時相與

唱和而優遊以樂其天年至八十三而卒可不謂考
壽也乎哉竊嘗私論人之壽不壽人自爲之如公者
而藉令其度量不宏襟情不暢旋以意得而揚揚以
意失而悒悒則天真豈勝斲喪摧殘適以自賊而已
其何能壽我故以公推之而知人之壽欲之則可爲
弗欲則弗可爲也伊尹對湯之言非臆說也雖然公
之壽僅踰八十耳而久之不及毫又不及期願豈其
于骨肉生死間外雖強自排遣而其中亦有未盡釋
然者歟然則毫與期願亦在人所自爲而已公嘗讀
史有得論人邪正姦良必細心肖貌著爲史言而又

有恒言一編則剖別塵迷喚醒羣夢凡一切可喜可愕之事視之爲蕉鹿爲夢蝶爲塞翁馬皆不朽之言也年家子朱國盛敬韜父權稅荆關以史言前後二集刻之官署堅白堂若恒言則請以俟異日

張文學二麓先生傳

張從徵字聘君號二麓別號凝曉居士華亭人貢士曉麓公之仲子而大行枝麓公從律之弟也先生爲介弟而澹然不有大行之家每歌伐檀之詩以自奮勵其意氣骯髒何如者而其爲諸生也嗜學喜讀書所該博非但五經百家諸子卽醫卜占驗之屬無不旁通而試輒甲其名等藉甚文章聲自謂風雲在几席下而屢試不利遂視舉業在欲離欲近之間而苦心勤課諸子比長君雋食泮之芹受官之餼遂有意棄去而徙業爲詩賦爲古文詞時當海蔡發難門內

有文有行
君子

戶外之事踵至疊來而能以身前提後禦左撐右持
貲盡則鬻田田盡則鬻器物勾攝之役舞文之吏胥
稽籍督逋之父老迫之若束薪先生挺然出白之公
庭事旋解而家已中落矣然先生亦不以貧爲解而
所以修其旨奉其兩尊人者必竭蹶而後已不繼則
開館受徒藉硯田以餬其口併以供堂上饗殮資夫
旣孝養篤至而時且拮据爲長君娶婦婦翁甚貧卽
迎養之舍中而諸弟粹與析箸之議又以父所分產
業悉讓之退居西郊之荒圃雖囊如洗室如懸磬先
生弗顧也先生時亦抱痾嘗病肺病痰病瘧然皆一

藥而愈無足爲先生害者獨以次君之索負者滿坐
訐訟者盈庭而先生終以屬毛離裏之愛不得不爲
支吾每至憂憤成疾乃亦輒自譬解付之莫可奈何
已而長君應貢官學博任浙之龍泉迎養先生于官
舍雖首荷之署蕭然而山中萬嶂環疊一溪怒號先
生日盤桓嘯咏其間不亦愉快乎久之從官舍歸長
君又緘俸養之家不至寂寞而會有次君除夕自盡
之變意殊鬱鬱不堪方欲歸長君園中就養而旋聞
轉官陽朔之報始得伸眉及報者再至則以代覲丞
蜚語中傷卽舊官廢矣居亾何又遭室人之喪以五

十年白首相依一朝謝世不勝悲號痰疾又復陡發
繼以嘔吐手足不仁此先生之所以奄奄卒無起色
也先生享年七十有六可謂有年長君能世其家可
謂有子而自孝友外又多隱德可誦可傳余請得而
言其畧先生生平無二色以應學使者試在玉峰寓
所有婦夜奔先生嚴辭峻拒厥明避之舟中又復相
逼移舟遠泊避之竟宵遁去先生雖貧所得束修見
隣人有負責被訐將鬻妻子者卽代爲之償長君所
寄俸金見人有將餒死者又解囊分予之半有童子
買布市棍以僞銀相易號泣求換者如數與之有貧

居而燬其房者爲重葺之有一長年人掘廁而入盜
脫粟數擔爲巡邏所得者撫慰而善遣之治墓道而
見有荒丘露墓中石者亟哀土封之臧獲有一持金
一負粟逃者置之弗問歲餘來歸又收之而凡內外
族屬親黨之孤者貧者饑爲分炊寒爲解衣女爲嫁
男爲婚老而無歸爲之殯蓋先生之施恩而不責其
報銜怨而不計其嫌類如此夫先生一儒生耳產僅
甌脫居僅頽垣而緩急人不啻出之水火此其人豈
可多得之晚近世者哉先生嘗自爲編年筆記授之
子若孫而余因摭拾其事定筆傳之蓋先生所自記

者記其一世之艱辛而余所爲先生傳者傳其一生
之行誼故自不可泯滅也所輯有青史易牴補註及
雅園詩稿藏于家若長君之洽聞博物著書立言以
盛事不朽千秋者茲未具論

徐比部鴻洲公傳

徐三重字伯同號鴻洲青浦之七寶里人也祖鶴田
公壽有隱德廣施厚植以培一鄉且爲橋梁以濟涉
不下數十座鄉之人無不德之至公父子而家業中
落公之父俛仰求貸于族人族人不應乃含淚棄產
券垂成而泥金之報至矣遂復解散得保其故業人
皆以爲世德所致云公舉丁卯鄉薦年纔二十有一
耳廣額白晢端重寡言識者目爲遠器甲戌登第瞻
依親舍不對大廷而歸方筮仕時而其恬退之風
已可想見丁丑拜官刑部主政爽鳩冷曹跡涉吏隱

似可優悠養廉乃公方考最得封尊人如其官隨以
病請告還有終焉之志撫按兩臺雅重公會薦殆無
虛歲而公堅意不起然猶勉強循歲時慶賀之節或
一攝齊公堂未幾而鍵關高臥如入幽谷深山杳不
覩公履屨矣臺察使者詣門請益不見郡國守相式
廬請事亦不見以至賓筵秩秩幾得公一赴以光大
典亦不見所居蒲溪草堂數楹不務恢廓常闕若無
人即臧獲三四輩皆斤斤守其家規無譁無競里中
若不知有徐先生貴顯者而公日手一編自樂稍暇
則理藥囊列茶鼎絕不問人間世失得升沉惟一意

精研理學棲真習靜儼然如對聖賢有心性圖說多
所發明且著述諸書如日記如牖景如庸齋雜論信
古餘編讀史餘言蘭芳二錄采芹家則野志寤言爲
後學型範偶有懷感又復拈韻命篇不假思索而斐
亶有致可讀更可傳也長公爲名諸生次公舉進士
亦官比部出守夔州晉憲四川旋復請告侍養季君
負文章之才有聲六館家庭間穆穆雍雍清白一轍
其奉先也每月朔望每歲蒸嘗公肅衣冠率子孫拜
跪而祭奠之必誠必敬而公之自奉則身無鮮衣床
無重褥食無美味飲無醇醪暑無扇而冬無爐出無

輿而張無蓋而且座無雜賓堂無俊僕室無嬖媵架
無邪書信有如公平日所言者殆不異儒生儉素之
風老儒枯寂之象而里閭之望公也真若祥麟威鳳
景星慶雲後進之士終身未識公希一覲顏色而不
可得即販夫走卒靡不嘆羨而傾仰之蓋公乞休以
後掃軌幾五十年養高林下此其致在郭林宗陳太
丘與公家孺子上矣公既成進士尚儻居城闔中宋
氏之房每當輸租時刻不爽比謀改遷猶復補其罅
漏加之粉飾呼房主面交授之務令一瓦一椽無敗
其厚德何如在比部有豪殺人以家奴抵償者公欲

窮究其事而司寇力持之擬奴大辟公意終抱不平
至次公入部乃授旨竟出之其人壯歲繫囹圄釋之
年已皓首矣此其脫人于難直當求之古人中者而
公里居時兩值 皇太后喪病不能出臨乃設座于
家遙向 北闕拜泣數行下不能止公雖庶僚乎而
其忠君愛國有古大臣風焉公之執友老儒褚中泉
者見之必侍坐而褚亦居然南面不以爲嫌其女孫
少孤公爲之撫育擇壻嫁之無異已女其高誼又豈
今人所能哉浙中撫臺甘公紫亭與公同籍交厚有
武弁謀掌戎政以五百金壽公求爲緩頰公曰彼欲

得此職必有失此職者矣。吾不爲也。卒峻拒之。其視身之廉潔。又如是。而其治家嚴整。肅于朝常。男子年十四以上者。毋入中門。女子年十三以上者。毋出外戶。若三姑六婆。妓女。尤嚴爲之禁。曾無敢廁足其門。公雖大暑。獨居不去巾幘袴襪。而客自館師及醫而外。不輕接見一人。蓋謂延師爲子姓。計延醫爲性命。計宜莊事之。非他比也。至及訓飭子弟。卽考試薦牘。未嘗通姓名於郡邑大夫。許太僕繩齋公排闥請教。公卒不報曰。無使兒曹有倖途于進者。頃歲次公爲其弟開薦。公聞之。怒形于色。立追索其田毀之。公真

嚴父哉。假令公稍具顯榮之觀。漫誇閥閱之盛。何難乘軒耀蓋。廣舍拓田。肆席開尊。徵姬卜寵。而公家無一於是。是乃所以爲公也。余故傳之以媿夫世之務靡競進者。當公易簣時。享年七十有八。鄉之卿大夫學人士。失公如失父母。師傅相與哀而誄之。讀其詩賦文詞。可悲可感。而郡太守石林張公。仰止高踪。亟爲公陳牘院道。請入鄉賢。以羨墻俎豆于千秋百世。如公者。列之孔廟廊廡。何愧乎公。如子貴加封。而仍書爵比部。蓋公以原官請告家居。不敢忘公所自也。

此公真爲已君子

張文學五鹿先生傳

張仲山字仁卿號五鹿華亭人先世爲陳氏自其父
西江翁出繼于中表張月樵遂蒙張姓先生爲兒童
卽機敏長博學工制舉家言嘗挾其文贄見徐公長
谷公特推轂之尋補文學試高等爲督學楊公所知
名大噪食餼學宮鄉先輩朱彥廉貞晦公才之字以
女性至彥日備音髓以奉兩親不給則朱願人織紵
佐之卽所教授子弟得其束帛斛米多出之爲就養
資終不令兩尊人失權也公始居青浦之貞溪里嘉
靖中倭亂時乃翁卒甫就殮而倭犯貞溪公號哭披

母奉觀而逃已葬父泐涇甫畢而倭復犯泐涇又復奉母還貞溪里始終往來如有神護人以爲奇感所致云有伯仲兩兄仲孝仲友當兄弟析箸推父產之腹者贍其兩兄而自取其瘠及伯仲中廢弁瘠者取之而先生亦不以爲意伯嘗以逋被繫先生愀然動色曰吾卽辟立亦所甘心寧坐視吾兄繫乎傾其囊出之于獄有從子謂先生文弱百計孽之不與較後從子粹遭奇禍先生又力援之得免其自貞溪而徙居華亭也有誣伯仲以巨役者公代之役郡守胡公見而蹙然曰吾何忍役賢者又何忍以伯仲故爲賢

者役耶役乃報罷及伯仲相繼死亾又力營殯葬成禮猶子若而人力不能娶則先後授之室不異已所生外母吳氏老而嫠與其孤絝緝統以治生先生周恤之備至使無饑寒憂其女弟適胡者歲衣食之撫諸甥亦各使之得所自是宗族鄉黨間翕然有長者稱矣先生治春秋晚通易與弟子剖晰經義務究旨歸人人各得其意去其貧乏者不責其修脯反以酒漿鹽米佐之而教亦循循有條出先生門下者皆成名士人以爲有西河之風焉夫以才如先生人謂一第可芥取卽先生亦自謂何難一第者而竟以數奇

矻矻老諸生垂三十年而竟格不及貢豈非有命哉
顧先生雖窮于功名而實長于行誼以此不失令譽
爲學人士大夫所尊有司數上先生于部使者褚郭
諸公下書旌其門而邑令柱宇羅公延之爲鄉飲大
賓赤水屠公標之曰賢者廬郡守思弦李公贈之以
高士傳身雖隱而名則榮矣先生學以包羲爲奧以
尼父爲宗所著有讀易讀魯論私記而又有省愆錄
若干卷真可令肝腸如拭衾影無慙當年雅慕先生
者又舉懿美播之詩歌刻有衿裾誦義錄一何灑灑
可誦也比其享年八十有九而以壽終則又有祭田

有專祠縉紳及諸門人議所以易先生名者而私謚
之曰貞靜先生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柔德教衆曰
靜先生飭躬勵行至老益堅貞矣默識闇修爰誨來
學靜矣以謚先生其何媿乎先生之子善亦復孝恭
醇謹能嗣其家聲如受徐長孺屬以後事委曲周旋
卽米文季不負張堪知己之言張裔不虛揚恭遺孤
之托何以加諸是又可以言先生世德

雲間志畧卷之廿一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

如召
如韓輯

孫漢陽雪居公傳

孫克弘字允執號雪居因公之先世有築映雪齋于西湖之上者而遂以自號也華亭人爲文簡毅齋翁晚年所舉子絕憐愛之而公少極聰慧性亦落拓不羈雖生而貴介未免鮮衣怒馬之習而雅有氣度襟量且能涉獵群書曉星曆占候韜鈴之術而於篆隸行草丹青圖畫靡所不工其人卓然儒雅風流翩翩佳公子也文簡存日年已及耄時亦憤憤而公所以



左右承事之者極其孝謹居然萬石家風及文簡歿而公始出仕循廕授應天府治中以名家子爲上官所知而蒞事廉明吏民亦皆懾服曾視上元縣篆條陳糧差法刻石縣門之傍今且著爲令邑人永賴之旋以治行最擢漢陽太守時當 衡王之國舟車畢集道路驛騷而公署之甚整且暇凡供帳厨傳隨處而設不啻咄嗟辦者且地當衡巫鄖鄧之衝萑蒲之所胥萃而公申之以重法扇之以仁風召募練習兵人以肅防禦群盜憚之輒望風解散臺察以此倚重公擬咨蘄黃備兵使者而會漢陽遣人致書候高新

鄭新鄭文簡所舉士也時正柄國修郟於徐文貞公而所遣人道逢徐太常僕與之俱入都門同在居停舍新鄭大索徐僕而并捕漢陽所遣人省臣鞫楫上疏劾太常而波及漢陽公坐是免歸矣後新鄭廉知其無辜狀屬所知以書招漢陽漢陽第亦以書謝之自此絕無營進意遂於東郊外就文簡故居修葺之爲精舍輦奇石寘庭除中日婆娑其下所標甲乙丙丁之品不啻奇章而時借友人執笏拜之又不敢米襄陽也所居有聽雨軒敦復堂東臯雪堂赤霞閣一木一瓦一樣一桷與俗人營造迥然而室中列

鼎彝金石名畫法書陳設位置日異月更種種令人
可愛而屏案几榻亦皆時時拂拭如朗鑑然親知朋
舊至輒肆筵張具聲歌雜陳鼓吹遍作令童子按院
本新聲間舞狻猊及角觝之戲而所陳饌必鮮美豐
腴皆珍奇之味人以為安陵食廬山殺不是過也而
四方之騷人墨士劍客酒徒亦嘗輻輳而集漢陽無
問識不識一一應之為之假館授餐使飽所欲而去
暇則就明窻淨几間抄異書臨古畫有語以俗事者
掩耳不願聞若將浼焉其正書做宋仲溫隸篆八分
宗秦漢而其畫水似馬遠寫花鳥似徐熙趙昌雲山

似米南宮父子遠近千請無虛日得其片楮隻字爭
寶藏之晚年又為老圃茅齋四壁皆圖蒼松古栢澎
浪奔泉使人見之有物外之想且公聲音洪亮狀貌
蕭疎居常好着平頭帽旁綴小金瓶有晉唐人風度
而又好寫笠屐小像流布人間無不想望丰儀而忽
以無疾逝雖年登七十有九不為不壽而典刑已不
可復作矣當其生也郡國守相嘗及其門而三楚蕭
公象林為平湖令使人以厚幣延致漢陽虛左如執
弟子禮而比其歿也以監允至雲間匍匐風雨中拜
之細林山墓下楊侍御修齡公來按吳以不得見漢

陽爲恨表其墓日映徹九泉其爲縉紳所欽慕如此
公生子昌福補廕未仕而亾擇族之親且賢者世爲
爲昌福後今且襲廕爲胄子翩翩文采能不墮其家
聲公可謂不死矣

陸司理曲誠公傳

陸懋修初名懋繩字道立號原泉更號曲誠華亭人
陸宮保文定公平泉之從姪孫也公生而穎異絕倫
乃翁虛谷公及文定公皆愛之以爲遠大之器比行
文輒吐奇語丁卯與余同赴童子試邑令西江聶崇
翁拔之前茅偕余輩二三十人面覆試者凡六未嘗
不賞鑒公文也時餘姚史鶴峰太史爲孝廉以禮經
魁多士譽噪旆林乃翁延之爲公傳而盛其禮遇厚
其供億待之太史所以訓迪公者亦極篤摯而公文
日益進遂以禮經薦應天癸酉矣嗣是三試南宮不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四
第至癸未已爲王司甄收而復不第迺於壬辰就選人得測之新城令以註誤左遷福建按幕尋陞金華府推官其理金華也執法不少假借而亦不務深文峭刻民稱不寃時歲大旱公露禱于天一雨沾足歲卽有秋而四方乞糴者衆公爲約法禁之橫橋鐵鎖而境內之粟以饒復念當此薪桂粒玉之時下平糴令而又緩其催科饑餒無號流亾復業一時稱婺理爲治平之最而按君中州李公中石雅重其人巡行必隨賢否必訪疑獄必訊大事必咨藩臬諸司不無側目而公第自行其志不爲詭隨無何公以乃翁年

老乞歸侍養矣歸而承膝下懽懽謹而亦優遊林下與王學憲倪大令偕余數輩結詩酒盟花朝月夕籍草流連甚樂也郡邑非公事不輕謁見見而談及地方利害輒正色直言無所忌諱如郡侯清查絕田一事公謂起索詐之端力持不可郡侯意公家有絕田語侵及之而實無有也侃侃略不少屈後亦以此心重公先是公爲孝廉時衆議欲開泖涇巽水以疏文運而爲有力者所持時鄒通府職掌水利諸孝廉再三懇之不應孝廉時亦譁然通府每爲動色而會有金孝廉父故橫里中直指臺行訪一日又往見求開

泖涇通府問曰金孝廉父被訪諸公知之乎孝廉同聲應云此亦無與吾事而通府大聲疾呼謂孝廉父被訪却壞盡諸公體面矣公卽大聲應之謂公祖何言之誤幾曾見桀紂幽厲壞却禹湯文武體面來通府爲之短氣公之爽口直腸大都類此可以槩公生平矣公之庚辰計偕也夢天府迎狀元榜有懋修二字遂改原名懋繩爲懋修冀以應其兆而竟落第比廷對狀元及第者張江陵之子懋修也造化巧於弄人如此因并記之公之子合清合明皆才而且賢將步武而起當不墜公家世云

俞僉憲新宇公傳

俞汝爲字毅夫號新宇華亭人公質美心靈騰聲弱寇長爲博士弟子尤以材敏軼羣遂登隆慶丁卯鄉書中辛未榜進士初授濶之德化令勤政愛民翕然有神明之譽而同事者不勝側目遂左遷同守潮州隨調壽昌建德知縣其在壽昌也築潯陽大江堤綿亘四十里貽萬家粒食民咸尸祝之在建德會有清丈之役積牒旁午一時邑令投劾去者署幾爲空而公以一人董諸邑事不五月而告竣矣隨陞處州府同知在任能肩大事不顧利害任怨任勞爲當道所

推轂旋擢南兵部員外郎郎中時值晉樞脫巾鼓噪
之後譚者股慄莫能爲謀而公嚴覈兵伍虛濫者一
千人計歲省度支錢八萬餘刻成一書著爲令江楚
之間不致取盈無藝免于驛騷者孰非公力哉已陞
山東僉事奉 璽書分察齊魯之墟而又中萋菲者
口左遷南兵部歸矣夫公稱海內異才可當分閩重
寄大都磊落魁梧有弘度雄略卒能濟緩急者其人
也藉令建節萬里外當是鞭風掣電見其所長而浮
沉郡邑者十有六年始縮兵曹持憲節未幾且致仕
而去使卓犖通方之略無繇展布弛張在他人處此

未有不萎蕤索然憤憤鬱鬱者而公獨堅忍以累行
委蛇以從時當其在事時旣杰杰如彼而歸來旣賦
又能歛其意氣精神試之乎擊筑鼓琴賦詩飲酒而
曾不以摧培拂抑之故頽然自喪其生平譬之松栢
處于深山凌霜傲雪歷四時而未嘗改柯易葉也豈
非挺挺特立磊落一丈夫哉蓋雖公之官不躋通顯
公之壽不及古稀而其子廷諤文旣穎發人復清森
誠有如馮元成學憲所稱瓊林玉樹異時當讓金馬
一片席者天啓辛酉已膺選貢旋登甲子科鄉書將
起而繼公衣鉢飛騰仕路矣公所著有缶音集行于

范季廉牧之傳

范允謙字牧之別號笏林華亭人蓋文正忠宣公之裔孫而光祿中吳公惟丕之子太僕中方公惟一之從子也牧之生而秀眉廣額面如削瓜兩眸湛湛精光迫射人而其意氣英英軒爽不落世家子怒馬鮮衣之習惟好着平頭帽與諸少年頡頏而趨遇豪貴人輒避去其讀書一日數行而其爲文千言立就不加點染而工真所謂翩翩欲仙不啖烟火食者光祿公常携之宦遊至十八齡始歸娶婦于陸中丞所十九而令就試補邑諸生二十二而赴應天庚午鄉試

遂中式二十四人是歲我社中兄弟入闈者爲方衆
父唐元徵王敬甫徐孟孺陸以寧暨不佞與牧之而
七場畢各出試卷相跡非不互相推許而牧之意若
有所獨得者及揭榜獨舉牧之一人而牧之視如虛
風飄瓦不以自多也辛未下第而還築一書室灌花
種竹坐臥其中鑽研六經汎濫百氏而以修日養夕
與諸兄弟爲枕文會爲名理談而暇則高臥北窻旅
食南館亦或樵巾野服雙屐孤航引觴清渠之濱晞
髮苑柳之下彈棋鼓琴投壺射覆日陶陶如也自光
祿公謝世執喪于幕而治葬于天平山之陽人亦稱

其恂恂孱謹未幾襍賓遞進有導以青樓之事者而
杜生遂得幸暮而往朝而歸雲而來雨而去與同社
不甚密而亦不甚疎始亦不虞其有此而一日會稅
於余舍中牧之縱筆爲文傍暮卽逸去時余舊舍與
牧之比隣不越數十武於是唐元徵彭欽之與余數
輩亟詣其家執童僕問之始知有杜生者養之別館
頃歸卽趨出赴之於是登堂呼光祿公以牧之暱杜
生事涕泣而告而且日又攝齊束帶伐鼓擊鐘矢之
神前與牧之交絕而會其伯太僕公亦恠其狎邪之
行乃以狀白王郡侯郡侯爲之窮治其獄牧之益憤

憲意若不欲生與之同死者就訊時以身左右翼得
不下鞭判作賈人婦而牧之遂聽人畫策陽鬻之而
陰收之此婦又置之別館亟挾之行先計偕北矣瀕
行寓書社中曰某以情之所鍾遂不自愛至此不虞
諸兄弟之督過之也今日之遊義不能捨之而去片
帆長挂流水不歸所望惟見長安行與子辭請自今
別幸而書生之魄得返故廬其憐而赦之惟命其或
終絕之亦惟命諸兄弟讀而哀之第書中多不祥語
竊以爲疑乃不數月間而牧之凶訊至矣聞其在途
在旅邸日夕與此婦相對涕零常下指鴛鴦上視雙

鶴欲枕骨而葬之水濱在天爲長虹在地爲連理語
喃喃不休而亦以此憤鬱不快遽得幽疾不瘳以至
于亾時有勸此婦南還者亦卽斷髮呼天以死自誓
而牧之之弟駕部君長倩往持其喪南還此婦至江
心一夕命具浴浴罷更衣左手提牧之所遺宣和硯
右手提棋楸自投中流而死嗟嗟彼何足惜夫亦牧
之有以感之也哉蓋君家少伯首倡風流而唐杜牧
之奇宕跳豪坐臥粉黛中以老君于少伯則諱名于
牧之則諱姓垂二千載而合爲范牧之善哉乎余門
生陳仲醇之推言之也說者謂先輩慕名檢而後進

趨風流故余嘗爲牧之立傳而茲復增損其詞傳之
以告後進其以余爲然乎否其子必溶少不及見乃
翁面目而形神灑落彷彿似之每見則令人轉憶牧
之耳

杜光祿城南公傳

杜獻璋字穉珪別號城南又號雷海浪穹今虛江公
時登之伯子上海人也少負奇氣磊落不凡八歲時
隨母顧孺人歸寧外家適當乍冷衣不勝寒假踰厠
衣公公亟謝去曰我丈夫也而巾幗我耶浪穹公以
此絕奇愛之已就外傳不煩課督子夜篝燈書聲出
戶外長益研究淵博六籍旁及諸子百家下逮竺乾
寶錄無不探其微奧故所爲制義率以古文奇字抒
寫性靈絕不墮老經生帖括語出試有司有司莫能
識而獨邑令豫章黃景雲文煇督學楚黃耿天臺定

向見而奇之曰是夫殆腹笥五車胸貯十乘者拔置
高等授廩餼兩公並擅人倫鑒而公亦以此蜚藻稅
林願屢試應天輒不利遂投牒北雍爲成均弟子時
閻中林公燦爲大司成一見器許遇以國士公方重
視其鼎客乃有與王司相善者詭欲爲公先容地凡
一再至公咲曰咄咄杜生寧肯俛首倖竇作生活者
耶客慚而退再試再北復請徙而南會林公爲南大
宗伯相見握手慰勞謂良玉三獻當剖安用一掬荆
山淚爲而公竟以病瘍宅憂兩阻應試至己卯報罷
而公倦遊矣悉取曩所習制舉義而焚之却咲丈夫

昂藏七尺何所不可而乃終歲勞苦爲造化所幻因
自號悟幻道人然公固負才而歷落嶽崎不遇以老
居恒不無芥蒂於中往往兀坐斗室睥睨人世卽貴
顯之交不能回其一盼或相對竟日了無一語或獵
纓抵掌直吐胸臆而漫無顧忌人以為有玩世之風
會浪穹公旣謝政時時趣公赴選人公不得已治裝
每彈指灑淚顧影自憐曰杜穉珪乃作如許伎倆耶
比受官光祿署丞而會仲弟比部公獻蕃舉順天鄉
薦卽投綬歸歸而具冠服拜浪穹公堂下卽笥而藏
之非其志也迺竟從此凄然病革不能起矣彌留之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際呼子中翰君開美而語之我本布衣當以布衣殮
冠服母容溷我悲哉子公之志乎公性孝友事浪穹
公及顧孺人色養備至侍大母疾衣不解帶者累月
與弟比部公友愛彌篤宗黨戚屬受公德澤如待而
婚待而殮待而舉火者未易更僕數族有誑誤公祭
當坐危法者公悉傾囊脫其辜母之黨有子姓凋謝
幾爲若敖者公爲置畝供其伏臘甚有以德階怨反
面操戈者公亦不較吾友陳太常子有表公之墓而
曰公多聞博學不減袁豹胥臣默而好深湛之思不
減楊執戟而其強直自遂又不知與南陽朱季孰爲

伯仲噫知言哉公之子開美拔異世才所爲詩若文
膾炙人口名亦滿洛下而竟俛首爲中翰公其得無
更有遺憾也夫雖然管杜審言衙官屈宋曾不得志
於時其子甫爲詩聖亦抑鬱侘傺僅營薄宦以畢世
當是公家父子前身乎是可慰公地下矣

彭太學欽之公傳
欽之齒漸長矣余以弱冠與之同就試於西江崇野
聶令公令公讀其文而賞異之謂此子也木何頭顱
許大而尚未得一博士弟子員耶遂拔置第二與余
頡頏課藝稱揚於郡大夫前而欽之亦得以是歲遊
泮因而與方學憲衆父唐宗伯元徵馮司成開之莫
貢元廷韓王封公韜父王郡侯敬甫范孝廉牧之陸
吏部以寧徐聘君孟孺袁非之徵之兄弟及余輩結
飲其于甫爲甚聖亦唯韓守翁董營幕爲最其年壯
更育數謝也夫繼然登林審言商官爲宋曾不爲志
猷矣人口亦亦謝於下而竟於首爲中韓公其爲無
前中意味言結公之千開美林異世木何頭顱

彭太學欽之公傳

彭汝讓字欽之號九麓華亭人太守魯溪公子少負
才名亦讀書績學而童子之試屢不得志於有司時
欽之齒漸長矣余以弱冠與之同就試於西江崇野
聶令公令公讀其文而賞異之謂此子也木何頭顱
許大而尚未得一博士弟子員耶遂拔置第二與余
頡頏課藝稱揚於郡大夫前而欽之亦得以是歲遊
泮因而與方學憲衆父唐宗伯元徵馮司成開之莫
貢元廷韓王封公韜父王郡侯敬甫范孝廉牧之陸
吏部以寧徐聘君孟孺袁非之徵之兄弟及余輩結



爲同社而欽之以年長主牛耳盟人亦端方雅重諸社友莊事之無敢以惰容相對褻語相聞者自庚午以來諸兄弟相繼登科甲而欽之亦廩于官屢試不利遂入貲爲國子生當欽之始藉魯溪公田宅以成家也貲亦不薄獨以性喜好客而自奉亦奢遂致中落至是諸社友闡義社助之乃得遊太學而欽之以詩賦古文詞夙有才譽兩司成亦雅敬焉而先後爲邑令屠禮部長卿羅司空柱宇所尊禮時欽之於文章亦復肆力自謂可以晚致功名意氣亦揚揚如也而會有李太侯思弦多見攀留事遂至波及而染于

詞蓋李侯涖任第三月而古貌古心實意實政惓惓好士愛民以此士民銜恩慕義一聞京察之報羣然遮道請留若謂爲九重可叩兩臺可奏保者故建議塞城門以阻其行人情洶洶而欽之一時亦負意氣不能早決引嫌輒與蔡寧訶汝中誤投法網當道者勾攝而錮之銀鐙加之箠楚幾不得生所幸陸宗伯父子力爲營救上官亦知其名且亦察其無他也而寬貸之三年之後事竟得白仍復其國子生自是家徒壁立遂致憤憤鬱鬱抱病而卒矣卒之日欽之且乏嗣以兄之子維曦爲子而維曦之子彥臣者戊

午舉于鄉天之報施善人可謂不爽而獨其所輯書
史所著詩文若干卷友人有抄本而未刻行所藉搜
求而鏤刻之者此其責蓋在嗣孫也夫

錢孝廉傳巖公傳

錢良輔字德卿號傳巖更號毅菴華亭人吳越錢鏐
王之裔會稽論介石先生廉之子也先生學通五經
亦郡中該洽之士而第以應貢授一博士官人皆以
爲淹屈其子傳巖公生而雋發有過人之資雅意窮
今極古凡十三經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九流三教以
及國朝掌故諸書居恒杜門下帷朝諷夕咏卽如
廁亦手一編口誦而心惟之靡所不該而亦靡所不
記憶有問及者能舉某某行某箋註取視而覆按
無一不如公所言而間與友人徵事人僅得其二三

雲間志卷之十一
公獨得其八九今天下曾未見此宿學吾眼中亦未
見此通儒恐管劉向馬融陸澄王儉之流亦不是過
真可稱經笥書厨矣向補華亭弟子員已食廩餼而
屢不得志于主司迨萬曆癸酉歲督學使者謝公傑
校士于松首拔公爲五學批首之首時青浦初復建
學謝欲借公爲諸生式移文轉廩于青公遂去華而
爲青溪學人士時青大令四明赤水屠公以博學高
才雄視一世而公以子弟禮見進而與之語不能難
之以所不知遂折行定交引爲重客而公亦自矜重
無所私謁而亦無所私干屠令益敬禮之蓋重其學

亦重其人也而公卽以壬午舉于鄉郡邑大夫及鄉
之縉紳皆歛衽推轂而吾鄙同里同籍輩亦倚公爲
寇冕先聲謂公久鬱而暫伸從此奮迅雲霄可立致
而試于南宮不利歸又復試又復不利而公歸臥故
廬與季弟良軫讀書談枕陶陶如也而亦延師課其
諸子大奉大忠次第爲庠序遊懶營戶外事乃其宏
備之抱卒未得博一第以展其設施而竟以呻吟鉛
槧作蠹魚于書史中老死牖下斯亦士人之不幸也
哉公事祖母沈孺人至孝時沈孺人春秋九十老矣
無他恙第臥床褥間不能起公親反哺而懷抱之且

爲之代櫛沐理蟣虱比其亾也哀毀備至承重居廬者三年公母蔣孺人之喪雖當六十不毀之時而積哀成傷俄而翛然以逝此真所謂死孝者而其次弟良翰隨介石翁之任周旋有年于其天也哭之哀撫其遺孤勝于已子而遺孤又天復以已子嗣之若公者誠性孝友者也公不問家人生產而生產比之介石翁更饒又不廢舉子業人以爲難生平衣無重綵食無重味儉約特甚而時亦慨慷骯髒能出所有緩急人性不喜居間于郡邑交際澹然而亦能救人之難如范叔子喜著書以蜚語中奇禍交遊咋舌而公

獨仗義昌言糾吾黨數輩謁當道白其寃禍乃解有一富室欲娶其族叔之女爲側室者公聞之不勝義憤絕其婚後具粧奩歸之名家子而友人文學陸文閣孝廉楊回山楊九南歿後皆理其殯事庇其產而卵翼其孤非仁人長者能有此乎天啓改元辛酉之歲公之仲子大忠登應天鄉書蓋公盛德之報而亦足以竟公未究之志云



張封公青濠公傳

張煦字明和號青濠晚號砥柱居士華亭人公童年
卽嶄嶄露頭角不逐羣兒遊長而治尚書家言勤學
特甚其舅李水部南湄公見而奇之曰此吾姊乳下
兒一日千里器也月捐錢布佐之讀而公作書辭謝
之已而童子之試南湄又欲上其名于郡邑大夫公
又固謝當是時公方在髫髻之年其志氣已不肯依
藉人門戶矣年十七補邑庠生試輒上等其文神朗
氣清而澤於義理無飽飣補綴之習聲籍甚覺序間
已補增廣生六上公車弗第然公不以此稍挫其志

而猶孜孜矻矻刻畫鉛槧間晨起必課一二三題經年
成帙蓋公之枕籍典墳沉酣筆墨倦忘寢饑忘餐寒
暑忘裘葛者幾四十年所謂讀書樂而安之者其不
售于時運也命也公始贅于外家陳翁中年而喪其
耦孤衾獨枕幾閱歲月春秋終其身不蓄一婢此亦
人情所難而當長公太史及次君之受讀也公方以
貧不能辦經師修脯皆手畫而口授之共臥坐讀燈
火丙夜不休而東方未明則又趣攬衣起非徒以課
兩郎君而亦以自課人以爲公有書淫傳癖云公居
家蔬食布袍不爲衣食靡費而性亦狷介卽觴酒豆

肉未嘗輕受惠於人亦落落與人交不爲寒暄態而
獨善郁牟廉履臣蓋公姊富家姑有古烈女風公所
嚴事而履臣爲富家姑贅婿且其志行廉介公委心
事之輒竟日談稱莫逆友而履臣又高公行誼每欲
推轂郡侯公又峻拒之謂母溷乃公生平也居無何
而長公以尚書家學兩魁其經由癸卯而登甲辰第
且改選庶常爲太史氏矣公旣以子貴奉 詔封太
史如其官纔一御冠帶自報謝郡邑諸縉紳而後輒
掃軌掩扉不肖復對賓客徒步往來閭巷間隨一二
老蒼頭短衣楚楚客來投謁者應門闐無人里人忘

其爲封公也郡侯舉鄉飲酒禮延爲大賓公作書謝不一往猶日手錄古選詩唐人近體及袁集古文數十卷以自娛而性嗜酒亦嗜遠眺舍傍有古墓樹亭亭蔭可畝許公暇則提壺酣飲其下有田二百餘畝大都爲諸生時口約腹裁而置之者後又以其租稅之餘捐三十金買一荒圃有古木數株竹百竿流水一灣徜徉其間爲樂而已所居先世舊廬不改一椽破屋頽垣蕭然自足嘗訓長公太史曰輕施好奪古人戒之夫欲一介不取必先一介不與今人多獵慷慨名遂決其一生坊表不能自持何以砥柱中流立

於人世孺子其勉之哉長公以是奉公教惟謹居然爲名太史領袖朝紳比予假歸省視公不一年而奄然謝世太史得以從容襄大事而無復遺憾于終天也使公而在猶及見太史晉秩宗伯而頃之延登鼎鉉其爲榮華光寵又可勝道哉又可勝道哉



張文學虞侯傳

張重華字虞侯號晴陽華亭人宮保莊懿公之曾孫也虞侯生而穎異絕人英爽出眾甫八歲嘗提筆大書壁間語指高朗其大父封觀察磊塘翁絕奇愛之謂為他日遠到之器稍長隸博士籍有文翰才聲翔海內尚書閣所藏書充棟汗牛不下千萬卷虞侯悉取而卒業焉斲點硃圈手之靡靡欲爛亦無一不淹貫胸中晉唐時墨蹟碑文臨摹殆盡而又長于署書有筆走龍蛇之勢郡邑守相及鄉縉紳大夫皆折節而與之交至不敢以弟子禮相蓄而虞侯亦眼空一

世氣不能下人謂雲霄可立致而以屢試公車屢報
罷意鬱鬱不自舒輒欲棄去舉子業爲達士高人
是出遊閩楚齊魯之郊直趨而至燕中輦轂下時
豫章洪陽張相國位執政意在收攬英賢而虞侯先
是與相國之弟儼有莫逆之雅遂引之幕下爲重賓
衣帛亦見衣褐亦見旦暮至卽旦暮見與之談詩論
道相得甚歡乃虞侯未嘗以一事一人私干政府相
國以此雅重虞侯適值中翰之選而虞侯書法爲諸
士人所宗諸士人意其在相國之門直探囊而得卽
相國亦嘗以言挑虞侯虞侯漫不爲應而竟請爲塞

上遊不與試也相國益心重之當是時六曹諸老而
下皆願與虞侯爲友交歡生平車馬喧闐街巷而虞
侯之名滿京國矣是年歸家食者不半載而顧司馬
蕭司馬馳書招之又整裝而北如是者往來四五年
奚囊且稍潤而性喜結客又喜緩急人所得亦復隨
手散去歸來殊無彈鋏之嗟可不謂豪俠士乎哉張
相國稱其爲人慷慨忠亮有大節能麾千金能友千
古誠然乎其言之也虞侯有遠畧欲自取功名以見
其奇不五十而一疾奄然以逝此所謂賡志以歿者
亦足悲矣虞侯口吃吃似不能言而實有懸河之辯

聞者意傾其爲詩若文更多不羈之致所刻滄溼集
至今行之遠方紙價爲貴尚有未刻者藏之家塾中
其子方際爲名諸生必且得時而鵲起所爲善繼虞
侯之志者其在是夫

張山人友蓮先生傳

張昉字元旻號友蓮華亭人少負異才力貧苦學工
于詩而尤長于選體其真草書及臨摹山水得晉元
風骨把之可玩可傳而性絕脂膏不喜從王公大人
遊以博蟬蛸之譽故行年六十無所知名而先生絕
意聞達向惟塊處南城小室日手一卷口不絕吟吾
暇則彈琴鼓瑟宴如也朋輩招之飲亦時往第見妓
者卻走矣有語之者曰是何傷吾鄙之于女人不能
癖亦不能遠譬之黃鳥逢鮮花蔭木聊稅羽施聲耳
先生曰我肯自辱桃溪柳徑耶董侍郎公傳策慕先

生之爲人以重幣延致請辭亦時訪先生終不報謁
及被召入京挈先生與俱亦竟辭之曰吾終不以丘
壑易此青浦令屠長卿雅敬先生來一見而不可得
先屬友人乞其詩卷贈之數金爲壽公謝却卒不往
見長卿愈益心重之嘗曰吟咏以寫性情消歲月則
樂志以介軒冕媒錢刀則苦情其素念如此先生貧
甚衣不製帛而製褐食不治飯而治糜嘗鬻所居爲
子娶婦婦以翁家食貧爲嫌常啐罵其夫一夕攜其
衣囊逸去所資一僮力作日負擔得米四升以其半
供先生養殮無何僮歿先生蕭然一身未免凍餒陸

問卿彥章爲大行時假僧寮一椽與之棲止而時常
送酒授餐公曰此賢者之惠也不妨吾廉輒餽輒受
若他人且未易覩其面又安從貽粟餉金乎蓋先生
高蹈遁思寧甘沒齒卽以方之爰旌木鮑焦諸賢奚
讓焉此所謂真山人者也其詩集存問卿家尚未錄
之梓以需異日獨記其詠遊僧一律有云乞米投僧
爨縫衣趣佛燈曲盡頭陀行徑又記其題漁父一絕
云挈罌坐釣秋江湍沽酒容易求魚難世間好物不
在速三尺鱸魚晚上竿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馮元
成學憲公時可稱其詩五七言律近唐五言選近古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第未得覩其全以爲恨請以剗劂事問之同鄉分友
蓮幼時夢神告之曰汝本科第中人因汝平日不惜
字東至卽供拭几上帝所最忌罰汝貧天友蓮大懼
後見字卽焚復夢神曰已益汝二紀終不能如意也
後老貧至不能餬口而猶賴同鄉相遇不至餓死夢
亦奇矣哉

孫山人鴈洲公傳

孫得原字本卿號鴈洲華亭人也鴈洲少有雋才初
業舉子二十而病羸支離床褥者閱五年遂去故業
以詩歌自娛而尤工于篆隸縉紳皆愛重之如沈太
僕莫方伯何翰林陸宮保馮京兆袁長史輩時時籃
輿過從談詩問字而先生艱步縉紳相與醵金買一
蹇驢給之郡中故無騎驢者騎驢自先生始驢跡所
至兒童婦女見之皆稱爲策驢山人而市有少年輕
之者輒呼曰木驢囚何往先生初爲不聞也者而過
之其後詈之不已先生乃下騎揖少年而語之曰小

子自甘徒步以足病不能行僭乘此不虞乃公之日
督過之也敢請罪少年羞自匿人以此稱先生長者
先生事母魏孺人必察寒暑視饗殮小不悻必跪而
請時以孺稱有富人以三百金投寄者歸而暴亾先
生挈以還其子時以廉稱性不喜臧否人物每每揚
善而匿瑕道長而覆短時以長厚稱晚精醫術嘗出
禁方已人病而又不責人厚報也時又以介稱余嘗
爲先生作傳稱鴈洲真山人不虛矣先生有屋數椽
在東郊外隙地半畝皆種名花異草紅英的的籬落
間題其居曰衡門之下至今州堂巋然獨存余謂吾

鄉富貴之家華屋雕牆不數年而易他姓何如山人
之澤之足以久耶其子士高當父病差時嘗負之以
行於通衢能世其孺而亦以壽終若其孫孟芳聰穎
特甚技藝無所不窺尤長詩賦能世其文而未滿四
十以死今其家亦復雕落山人之澤恐至此而衰矣
馮學憲元成稱先生灑灑有山水致而其著述不少
概見以爲有力者秘之而歎其所爲生前計身後名
者亦並踈矣哉然以其清遠也卽無片語文苑亦可
蓋實重先生之爲人云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一老奴趨荆棘中日將晡途遇倭弁老奴亦失之公
徒步至郡城踉蹌覓雨尊人蹤跡始得一家完聚歡
然人以此重其孝如公者可謂真孝廉哉公每上公
車輒苦病晚年益多家務之累遂自嘆曰管人以五
斗折腰吾今殆不免耶於是俛就選人得金華府之
別駕蒞任三年一切寬厚從事民以不得已事相訟
公恒以禮義化誨之不欲令其終訟而按問時得其
情亦薄示其罰鞭笞無過十者嘗謂家人曰小民無
奈犯法我亦無奈用法何愀然不樂者竟日是時頌
公德政者謂有蒲鞭之化又有閉閣之風焉他不具

論獨華民溺女一事習以成俗公聞之駭然泣而語
其父老曰女與子何異而乃以無故殺之當得何罪
我與爾約比育一女者給乳食五金育三女者以扁
旌其廬今而後復有不悛者當以殺子孫之律按之
俗遂爲之一變以此得上官循良之褒時屬署篆公
必辭之再三辭而不獲已乃就簡僻者其寡慾可知
會有一當路入覲者道出金華以公供應不及格多
方孽之公又咲曰折腰已非吾志况又使我僕僕供
具如候吏之爲耶卽致其政歸歸而閉門掃軌不一
厠足郡邑署中非宿戚窮交亦未易得公一面將優

悠以樂其餘齡而忽病痰疾恍惚健忘手戰慄不能
作字者凡三闔歲至丁酉七月神旺如常捉筆披詠
不減少壯時無論一家且喜且驚郎公亦自叱異而
是年長公水部克孝舉南棘闈第一人親知以爲公
之手筆天矯蓋先得其吉兆云自是逍遙林下以書
史自娛復五六年郡人士仰公風采者不啻威鳳祥
麟以爲百歲可致而庚子以微痾跌坐而逝無痛苦
呻吟亦無一語及家政第曰我子若孫能無愧我家
世德于願已足死無恨矣余與公爲同里又爲同袍
後輩而復受知于水部公得聞其處家孝友之槩又
嘗以遊至婺婺之人交口而頌公德政甚詳故因公
之孫文學延祖請傳爲之序其畧如此水部之操行
端方居官清白真不愧家聲而文學能自好喜讀書
斯亦無忝厥祖云

三山公其兄爲大行左溪公生平慎許可一見公輒語所親吾內外姻戚間有風度如此子者耶而公以此益自砥礪一出試而補郡諸生時分教東齋朱先生器重公而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已而兩年間失怙失恃公執三年之喪哀與禮稱所遺兩庶母年少而無子有勸之去唯者公愀然曰如君所云異日者何以見先君于地下于是分宅而居贍養之者畢其世蓋自二寡在堂而公跬步不輕入入必揚聲者再所謂閨門之間肅若朝典公之謂矣同胞有二兄一弟一姊一妹兄則以父事之弟則以子蓄之

姊與妹寡而貧并其孤收養之歿復厚葬之而凡族屬中貧老兄弟有徒步自鄉入城者亦必時其饑寒而飲食且衣之公故清冷方嚴一介不苟而至處骨肉手足間其仗義疏財又如此嘗謂陶冶一世爲儒者分內事每每教人以善贈人以言能使聽者心折而人有過失則掩耳不願聞有爭訟事必力爲之勸解以故閭里間嚴憚公不啻王彥方也佃戶某有欲分賣其子媳以圖厚值者公捐貲倍償之得免此離之咎嘗適市置茶予之誤倍其數公亟使人持還復尾其後而呼曰慎勿令王者知之恐以其人爲不慎

出納而使之失傭吾何忍也里中人有以役窘公者
縣父母懷我王公廉知之而責使之代役公覓其人
至曰吾安忍以吾後累君授之白粲數石其人感愧
謝不受公卒與之顧光祿慕公特甚以幣交公辭焉
復遺之福圓一簣又辭光祿謂此豈足以傷廉使其
幕下客道意公曰奈何無功而食乎卒不應也此其
於辭受間認之真而守之定如公者晚近世恐不數
數見矣嘗進長公嘉遇次公嘉逢而庭訓之曰吾年
踰七十於義利處頗亦分明我之視義也如綿之必
溫密之必甘我之視利也如垢之必膩鳩之必毒較

之少壯更覺嚼鐵斬釘乃知宣尼在得之戒特爲庸
人發藥耳推之以色以鬪莫不爾爾孺子勉旃又進
而庭訓曰功名有如薜花倏榮倏謝惟立言立功立
德乃足千秋故公二十年來青衿之試不以利鈍爲
戚愉雖一生坎坷而絕無幾微見于顏色晚年謝儒
衣冠修洛社香山故事每與好友趙貞齋王毅宇莫
芳亭陸虛所輩相携爲峰泖遊琴絃棋局酒鼎茶鐺
花之朝月之夕樹之底風之前一帆一棹載咏載觴
致足樂也嗟乎世之溺於聲色貨利者每以有慾不
成其剛而公處之淡如故能獨完剛德狀稱公光明

正直萬種不離澳洗脂膏一絲不掛神明可證衾影無慚而少叅成所陳公謂公表裏粹然初終瑩徹真正道學一代完人庶幾其知公矣當公之存也見長公舉孝廉而不見其登甲第及公之歿也長公登第而後既以錫誥頒綸沐君父之寵而復以封章諫草爲邦家之光是固長公之忠貞所篤夫亦贈公之清白所遺也哉其孫長禧長泰秀美而文雙珠競爽讀公傳者可以卜世德淵源云吾友張清臣述公行誼甚悉無論大節不踰而細行必謹自少至壯而老絕無戲動謀言卽如廁兢兢若鬼神臨之者誠聖賢中人

人也其撫子也甚愛而其教子也甚嚴每從師讀書必親送之至館舍夕則逆之于塗與俱往來出入抵家則又自爲嚴師覆視其一日功課至晚又督之讀常至夜分非命之寢不寢方聞鷄鳴又蹴之起矣長公至白下應舉公時已謝諸生猶偕之往每出場屋必令之錄就七義而後卽安二三場亦復如是而長公唯唯奉教惟謹蓋公不以爲勞其子長公亦不自以爲勞也得雋之後一日赴郊外同年會酒杯流連深更乃罷徘徊城下久之不得入乃借宿于友人家恐公督過之終夜徬徨不能寐厥明起候啓關入長

跪請過而公且終夜不寐以候長公是父是子亦慈
亦嚴亦忠亦孝贈公以嚴而成其爲慈父長公以孝
而成其爲忠臣吾故書之以風世之爲人父爲人子
者

謝贈君近峰公傳

謝愷字惟悌號近峰其先世晉時有祭酒衡者自信
陽南遷至汝寧家于會稽之東山爲太傅安石公派
入國朝而文莊文正文肅鍾鼎勒勳夙號湖東望
族公其四十代孫也公之祖遊學雲間戀峰泖而樂
之遂家焉俄且病坊因卜塋御史涇公父樂閔公方
呱呱藐孤育於外戚孫氏遂冒孫姓爲華亭人迄三
世而其孫仕宦始疏聞于朝復原姓爲謝云公之
孝友夙自性成言動周旋皆有坊表三歲喪母哀毀
如成人禮依倚柩旁號呼不輟樂閔公心憐之絕意

再娶使依其姊以居迄於成立既長而孝事其父備極甘脆滌灑以供色養晨定昏省靡不曲意承歡每當歲時伏臘輒恨母不逮養涕泗如初喪垂老而孺慕如一日也因母而推念涓陽事其母舅張家篤張翁老年無子公迎養之終身更念蚤歲依姊事姊不啻如母凡生養死葬無遺餘力又爲撫遺孤教育而婚娶之仍屬其後人世世無忘春秋之祀生平慷慨好施有俠氣雖家不甚裕而能緩急人曾以輓輸之役有事都門適與廬鳳三武弁旅館相望部軍逋糧所司嚴趣之三弁不勝窘欲自縊公廉知其狀傾橐

中裝予之幾四百金有奇三弁惴惴弗敢承曰恐無以償王者公立焚其券誓不責償是公一舉而全三弁且全軍卒數百人至今廬鳳之間猶能道其事焉嘗鬻一女詢知其名家系亟擇配而改嫁之公之盛德類如是居恒辭受取予雖細必矜而其督課子孫嚴而有法嘗銘之座右曰人生受用要薄志行要高處已要嚴待人要恕又曰讀得十句不如行得一句故子孫兢兢罔敢渝佚皆奉公訓也公之子自孫初名自修仍孫姓鴻才績學名燥三吳而竟困頓詞場不能博一第然以綺歲選貢大廷例當超拜又念

雲間志畧 卷之十一
母諸夫人春秋高冀得旦暮祿養俛首就袁州別駕
滿考贈公如其官母氏爲太安人旣以茂績晉涇州
知州雅念本支百世不宜遽蒙他姓隨具疏復姓謝
并爲乞身得奉 俞旨改今名然猶系之以孫不忘
祖父報本之思也自孫之子秉謙舉萬曆己酉鄉書
登天啓壬戌會榜而秉諤又爲名諸生將步武而起
庶幾文莊文正文肅之勲業不在會稽禹穴而在峰
瀾間乎史稱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可謂德門而
董玄字太史與涇州公有師生之契贈之詩曰南汝
家聲遠東山世澤長是足以徵其家世矣

陸孝廉君策傳

陸萬言字君策號咸齋華亭人司理鶴江公之仲孫
祠部寶峰公之長君運使自齋公之從子而侍御敬
齋公之從弟也君策生而白皙美盼秀眉且資絕奇
穎六七歲時出語卽驚其宗人長老祠部最憐愛之
嘖嘖吾家千里駒云十五歲卽補博士弟子郡邑大
夫覘其儀表攬其文詞未嘗不美爲佳士而獨以君
策席有祖父兄之盛豪宕不羈輒與遊問子弟晝夜
徵逐爲花街柳巷之遊時而蹴踘時而樗蒲家貲蕩
然而學業亦稍稍荒落以此試輒不利于主司而旋

從宗黨親知糾一義社又稱貸而益之入貲爲南雍
六館士南雍多貴介公子而君策亦浮沉其中范大
司成之試又復殿君策司成始亦未嘗不爲揚詡謂
他日必逐電追風而欲於此少頓挫之以抑其虛僞
之氣迺君策意不能堪於是遂議改北矣其北也在
丙子暮春而君策自陸鼓行而前至則下帷憤發日
攤書橫經與雍中英彥質疑問業恒師資而兄事之
夜輒閉戶誦讀篝燈徹夜不休有刺股懸梁狀時吾
鄉縉紳先生宦遊京邸者于君策文而擊節賞之以
爲非復吳下阿蒙必且一鳴驚人褒然舉首而入試

秋園中式第六人爲本房冠是科王北畿試者爲許
相國潁陽公公初得君策卷大奇之已擬元七八日
後得魏公允中卷復以爲奇遂首薦魏公而置之五
名外揭榜後公猶以爲屈嘆息不去口也君策隨上
丁丑春官不第而嗣後不第者至再至三君策於時
非不攻舉子家言而以其餘力兼攻詩賦古文詞名
日益進所謂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者君策
有焉自是監司守令相與折行推轂一詞翰一繪事
出人皆目屬而心儀之卽語言吞吐亦翩翩騷雅之
談而挹其坐席猶香襲其衾裳猶馥也嘗于鍾賈山

築崎墅累山鑿池其中一石一木位置亦復自佳雅
有平泉輞川之致不十年間爲洪波所侵臺榭園林
無不凋謝之色而友人張君一呂公原朱叔熙姜神
超與余數輩咏問水詩百篇君策一一次韵而和之
含毫旣工構思亦捷夫旣家傳而戶誦矣而君策謂
爲頽敗之業未足以厭其意而遂其雄心也又於龍
潭剡一別墅種竹栽花棲雲弄月而又傍水涯爲樓
其上名之曰抱珠與潭中佛閣祇林相對雄峙君策
曰我其可以逍遙忘世乎乃決意不仕而亦不與計
吏偕行有終焉之志無何疾作吾黨往視之便覺形

神頓衰每擁衾而坐揮麈而談覺其中情慘然不樂
而遂奄奄至不起也痛哉蓋往時酒社詩壇皆以君
策爲盟主而今已矣此一種儒雅風流幾于絕響念
之令人涕零不佞時憶其姿容似潘安文藻似宋玉
臨池潑墨似王子敬李伯時人有如此才而使之賁
志以歿不得不搔首問之皇天而又時過其山中故
園郊外遺趾一委之荆榛一付之灰燼令人轉憶君
策有付之永嘆而已所著詩文若干卷有手抄而無
鏤板其嗣君翔麟爲邑文學雖不能享有父資而籍
甚父章之譽當能振起其家聲君策無子而有子矣

張文學長輿先生傳

張所敬字長輿人稱黃鶴先生上海之龍華里人觀
察使七澤公所望之兄也大父曰永城公大魯父曰
鴻臚公汝明世以孝友詩禮禪而公承顏先意于祖
父之間永城公好爲長枕大被修薛苞姜肱之節公
輒與鴻臚公順承其志旣鴻臚公投綬不無侘傺牢
騷之思而公所以慰藉之者甚力甘旨必飭溫清必
時凡爲烹鮮刺肥舉觴浮白延客以娛親者丙夜不
輟家門雍睦和氣盎然海上人以爲美譚曰安得張
氏祖孫父子之奕如粹如也公自童子時卽有文章

之譽弱冠補弟子員與陳太常子有輩並燥秣林意
氣薄雲霄視掇一第如寄而公更以詞賦狎主齊盟
詩得孟襄陽李供奉之脉絡晚年直逼杜少陵堂與
文則非先秦兩漢不道隻字海內名公鉅卿莫不知
海上有長輿先生而王弇州司寇尤極相推重至季
孟于李濟南汪新安之間由是問奇執轡者屢滿戶
外而公猶以不及事陸文裕公爲恨蓋文裕爲海上
壇社之先驅潘恭定笠江朱水部邦憲嗣建旗鼓至
公而大振厥聲矣而所尤不可幾及者種種行誼當
于古人中求之鴻臚公暮年三舉孽子分析已罄每

憂形于色公揣知其意輒乘間請曰大人得無爲三
弟餬口計而常鎖眉峰耶兒所授產具在請出而瓜
分之終不令二弟瘠而某獨肥也鴻臚公解顏稱謝
剖折如其所言厥後二弟中有一不善治生產者公復
生爲授廩死爲窀穸曰余不敢忘先公之遺也公于
胞弟太學君所毅更薦友于之愛所以計其資生送
死之具者備至有妹嫠而貧煢煢孤苦公左右其母
子以迄于成宗人之不良者夙受其祖父濡沫之恩
迨永城公物而操戈相向媒孽鴻臚公特甚旣又以
訟構公公皆不以爲怨其人歿而公復賑其孤掩其

骼所謂以德報怨公其有焉少受經于胡別駕鷗野
先生公過墓必式下馬瞻拜其同社友人相與彈射
詩文者則有馮山人子喬山人老而僑居春申浦之
東公時操豚肩斗酒相勞苦已復經紀其喪事居恒
杜閣讀書西郊叢薄中自臺使者而下郡邑守相無
不折節下公而公不報謝亦不干請其骯髒之氣未
嘗有佞仰伸屈以視人鼻息顏大令嶧臯聘公修邑
乘時有陰操愛憎權者公力持之不爲動其侃侃節
義大都類此而惜乎以青衿老不得展其用耳今有
二子曰積仁積祥皆有聲膠庠而文章行誼綽有父
風庶幾大昌厥緒以爲公家三世孝友之報云公性
嗜酒作酒志十三篇又慕漆園彭澤向子平張仲蔚
孟浩然之爲人作五慕詩晚年欲止酒止游止詩賦
又作三止詩其他如潛玉齋稿潛玉齋續稿春雪篇
解殘篇行于世而更有詩賦傳記若干種并張氏世
譜藏于家

謝隱君宗山公傳

謝墀字升夫號宗山世籍華亭系居上海西鄙爲七
寶里人公生而長髯偉岸隆準豐頤落落具大人格
少習舉子業不售輒棄去惟借書史自娛尤好性學
易義每有獨得輒舉杯自勞人亦從而叩其窾解無
不厭心者其書法欲追晉魏而所爲詩句亦摹擬唐
人大抵皆吟風嘯月語絕不假寒暄一字居恒結侶
尋芳扣舷闡韻隨意命駕興盡輒返年僅四十而鬚
眉皓白不減絳縣老人公亦以老人自矜出入必嚴
整衣冠端矩步履暇即閉眼作睡漢齶聲如雷家人



雲川志卷之十一
三
稍有舉止公能于睡中熟察之人莫能窺其際所乘
欵段不假鞭策遠近必赴即暮夜無燈亦徑自相造
公僅假寐其上穩若乘軒郡中所交善者止莫方伯
孫漢陽一二輩而隣比莫逆則惟是呂別駕荆芳先
生日與唱和如針芥相投宮商相應迄今水部公公
原猶與其嗣君起芳敦世講之誼也家非素封而慷
慨好施是其性植公之里居爲海上最荒瘠地所蒔
惟花豆蕤麥十歲不能一再登賦役殷繁等于腴里
公輒倡義鳩三區父老控訴上臺且罄產佐其資斧
懇求改折以甦民困大中丞與直指使疏于 朝得

遂其請至今上海廿八廿九及三十保無漕兌之苦
亦無殊役之累公之惠也而里中咸尸祝焉海上令
黃公文煒聞公名遣幣召之至再公皆不赴第以詩
謝有只宜樂歲尋山蕨不願乘春賞縣花之句黃公
愈益心嘉之邑中先達如陸文裕潘恭定皆傾慕公
賢以禮延欵然僅一再見而退不數叩也年六十尚
艱舉子更閱三年連舉丈夫子五人季君儼山起芳
與余交善因知公所以樹德啓後者有故謝之先羣
族而居有銀杏樹一本枝幹連雲大可四合抱村人
遂以銀杏里謝稱之當嘉靖之季水旱洊饑族人咸

雲間志畧卷之廿二
謀市其樹充餒公慨然破產求粟分給族衆此樹幸
得保全迄今暢茂婆娑與世俱永公安得不詒厥子
孫哉起芳侗儻博洽更長於詩郡中士大夫如呂水
部錢學士咸敬禮之而水部學士亦交口稱公是以
伸筆爲之傳而起芳之子申胤又秀美而文其進未
艾此皆公之澤所貽也故知謝氏必有興者

雲間志畧卷之廿二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

如召輯
如韓

方學憲明齋公傳

方應選字衆甫號明齋華亭人公十歲卽善屬文日
課制舉數義敏而且工十七試於邑爲童子冠二十
三而試于學臺爲多士冠萬曆癸酉舉于鄉第二人
以易爲本經冠登癸未第以尚書列第十三人又爲
本房冠已而對策大廷復在高等當是時公之名滿
天下皆以公爲白眉藝苑赤幟詞壇莫不知有方衆
甫矣出守冀州以丁內艱起復補汝州刻有汝志兩

州人士執經問業者履滿訟庭外而自旁邑來隸門下士籍者亦復雜沓舟車蓋公魁兩經故兩經士皆以公爲宗主也旋陟職方副郎以文士視兵署若徒業焉而甲午旋典閩試刻有閩錄旋陞武選郎晉按察副使視兵盧龍方以訓武大著經濟聲而復奉簡書督八閩學政又刻有校士錄蓋公於文字實有夙緣卽其間敷歷中外涉獵兵戎而總以彩筆鴻裁副天下斗箕之望故天下以文名公不獨以制舉重矣然公第云能文耳而至舉大事商大議卽當機而斷矢口而出亦指掌而成雖以赤子心處子貌而濟變

臨危卽老將耆宿弗啻當倭酋封議起大司馬寔持之公爲屬下吏與之廷諍力言許封非便大司馬不聽公言東師敗矣旣敗議者又欲撤東南兵悉遣散之公又言不便而無何有石門之槩公爲開示禍福其不用命者始加之兵故事平而有討亂之賞公得爵一級鏹十二鍰亦愀然不敢以爲功也先是公在冀州冀所隸府遠大猾因緣爲姦公廉得其人悉按如法有納櫬中輦而劫於鄉者公當漏三下疾馳五十里外提卒往捕之咸就擒無一逸去公以文人爲文吏而於武輒左投左應右投右應若承鯛弄丸然

又何其辨耶至其爲守而坐堂皇之上引經斷獄三尺斤斤又若老將提偏師數千里橫行絕域其勢莫當而其操筆爲文時其中程循矩若按紀律而兵至其操縱如意處又若兵之從天而下掣電轟雷而不可禦也故吾社中友唐宗伯元徵爲公銘墓上石而稱公不獨善爲文且善爲吏不獨善爲吏且善爲將知言哉蓋公之生平最于文字着力其後卒以衡文閩中日夕勞心焦思以消耗其精神遂至一病不復起也公亦何嘗負文事文事乃負公哉吾以爲公業文而文治業武而武治使公得時而御王文成不得

專美于前耳所校閩中士一主塲一督學得士彬彬皆廟堂藩臬極一時之選而其感公也又特深備兵使者俞公如愚來雲間親自臨其喪幕而奠之舉一爵則捧而哭薦一餼亦捧而哭數年之後尚口吾師吾師而憶公不置輒涕泗交頤蔡公晴符爲守松之吏王公慕蓼爲藩浙之官皆捐俸百金而爲之助其葬其他郵書致禮而吊公者又纍纍不絕于道也非公有以感之不至此公亾之年董董五十有二耳殊可深惜更可惜者其封公月汀於一月前訛傳公死不覺驚駭而先公暴殂公之卒未及五六年而其子

春榮亦溘焉朝露天若無所酬德於公而第有文譽
在詞壇政聲在宦轍公卽壽不百亦足千秋矣

高穀城九畹公傳

高洪謨字臯甫號九畹上海人天津授淞陽翁舉之
子淞陽翁績學鴻才而僅以貢授一博士官人謂不
發于身必發于子而公生有殊質弱冠卽爲名諸生
其人體貌峻嶒面目清冷動以嘖咲自愛以節儉自
矜真所謂言動酬酢不失尺寸者吾松之端人正士
也而其爲文卓爾大雅鍊格鑄詞淵源王唐瞿薛有
先輩風不拾近代儒生餽飭語故每就諸臺試輒以
文見知食廩餼而以辛巳歲拔貢試 大廷褒然舉
首巳而壬午入順天闈爲主司山陰金庭朱公吳門

敬堂韓公所賞識謂此卷務去陳言力追作者首取
之可以示士人矜式挽末世頹靡遂領是科解額榜
出而都下諸衿紳輩咸舉手慶得人矣當是時昂首
而赴南宮何難再捷而竟以落第歸自是屢上南宮
又屢不第雖公之才不乏氣亦不衰而獨無如命何
者計將就選天曹而適公之仲子廷棟登甲午鄉書
遂同北上旋報罷將束裝同仲子歸而復自念子幸
成名矣何戀戀老孝廉爲遂就博士選得寧國太平
之教諭公日與諸士講解經義品隲稅文且以行誼
相勗士得其麗澤甄陶之益翕然向風卓有蘇湖之

望直指已列薦剡而先是公以唯諾濡滯偶忤李官
乘其計偕時以傳聞客死白之直指直指愀然太息
去其姓名後直指知其誣屬府道移文慰勞而公已
陞楚之穀城令矣穀城不甚饒亦不甚瘠而錢穀之
出入吏胥常窟穴其中公至則洞察弊源爲之清理
而又首葺學宮以崇俎豆修邑乘以備沿革而未價
則蠲桀黠則禁冤抑則疏又務爲節儉約已裕民人
人德公愛公多慈母仁君之頌監司亦同聲賢之第
公有介性不能脂膏徇人而其馭羣小以方嚴不輕
假之顰笑適直指將按部穀城庖役援舊例爲乞恩

地公叱曰豈有令長而陰賂庖人以鼎俎媚上官者乎庖人遂匿其供具稱糗糒蔬之屬什不備其二三直指以此心銜公而先是同官中有不懌公者乘間以蜚語入雖諸監司交口推賢而直指卒以重聽署公考于法仍當改學博先生公遂慨然嘆曰我豈以五斗僕僕折腰哉竟致政還里中終其身無意再出卽山陰相公方柄國屢移書招公而高臥弗應也夫公負高世才得一解矣而以數奇失一第既而謁選得一官矣又以訛言失一薦既而遷擢得一令矣又以誑誤失一上考仲子得一雋矣而又以無年失

一佳兒皆人情所抑鬱難堪者而公處之泰然無幾微見于顏色也非雅量素養能及此乎歸里之後日惟習靜故廬超然燕處不涉俗事不交俗人自課子課孫而外第與舊戚故知賦詩飲酒常以葛衣野服往來婆娑其間而晚歲正襟危坐一室落落穆穆人望之如木雞然在家則強半居鄉經月不數入邑署而亦強半居邑經歲不再入郡城郡邑大夫偶幸延接公若景星慶雲之為快覩者而公亦絕無私干故其品逾重清聲不在彭澤下也邇公一世誦讀不廢鉛槧之業真可稱儒者一生醇厚不務浮薄之為真

可稱長者一家孝友不問父母昆弟之言真可稱賢者而一官寂寞不墮清白之風真可稱廉靜寡欲者然則丈夫生世又何必高爵厚祿而斗大黃金印之爲榮也哉此殆天之留所不盡待其後人而公之長子廷棟以孝謹能世其家其孫士燁士煌士焜及曾孫祚昌爾臺輩以才名能世其學其將翩翩繼起以昌大公之澤也夫公所著有匪蘭館艸嘉源論艸天都小艸高氏家乘陽春遺帙行于世

錢蓬萊漸菴公傳

錢大復字肇陽別號漸菴華亭人公自少篤學攻苦讀書時有奚貞元先生者設絳帳於縣庠之內舍公從之遊日夕肄習講貫口不停吟手不釋卷人皆以好學稱之至丁卯偕余輩就試聶崇翁令君令君奇其才與余輩同覆試文論者凡六晝夜皆蒙鑑賞因而就督學使者耿恭簡公試補博士弟子員迨來歲就督學鍾公試卽拔置第二爲食餼生文譽蔚然起矣已卯公內艱服闋赴遺才試取冠其五學諸生旋以是年得雋蓋公以文章自負亦以氣色自雄揭榜

之日吾松報捷者已五六人而公猶執鏡視其面目紅紫騰光以爲必捷而報且踵至公亦以爲固然不色喜也自此數奏公車數報罷公亦怡然無少愠色惟杜門掃軌延師取友以課其兩郎君長君聖錫以綺齡振藻爲名世大儒次君龍錫以弱冠巍科爲清時太史兩君雖有幸有不幸哉而人以二錢擬之二陸公義方之力居多焉時公與余困公車已久有勸之仕者余唯唯公亦唯唯卽以甲辰就選銓司公授官爲蓬萊長萊故瀕海地瘠民澆頗號難治公甫下車卽召父老詢民間疾苦所以响沫卵翼之者百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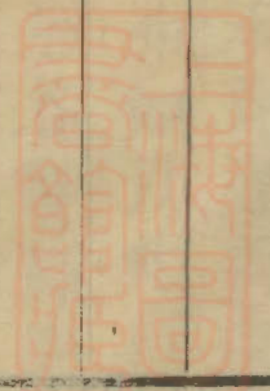
理獄訟緩征輸無流亾勤賑貸出其緩金之美以償逋逃纖毫不以自潤而小民有誤扞文罔者公且得情哀矜樂與之更始雖桁楊箠楚輒曰吾固負錢公非錢公寃我也皆叩頭讐伏以去每月旦詣黌宮集諸青衿子弟課其藝文而弁髦以正心誠意之學作講義以訓迪之蓋公爲文學時第工咕暉之業而自公爲令則退食之暇于洙泗濂洛之學無所不窺而儼然以成已成物自任故休衙則事收攝視學則務甄陶而萊之士戶禮樂家詩書矣公以文學飾吏而又以實心爲民固宜其輿誦塞途口碑載道而兩臺

諸司之課州伯郡牧長者必以公為最也當是時人皆拭目俟公內召以大展其所欲為而公曾不以屑意嘆曰吾與其縮劍符無寧握丹槩與其服勤民社無寧羽翼聖經而何以終仕進為乎遂乞致仕歸嗣是次君遂登進士高第讀中秘書矣萊之士民粹聞公去人人涕泣攀轅戀戀不能捨已而果去則相與謀所以祠之者迄今一望其棠與百年尸祝並永也公自解組以來靜坐一室絕不問戶外事撰寶六堂銘以自箴而又捐俸入歲入之餘構書院為講學地臨川周中丞懷魯持節撫吳中題其額曰日新蓋取

明德之意也于是日集其門生輩相與尋繹微言辨析疑義有未徹者反覆講論至永夜不休而又取孔孟心髓次第詮解之載為筆記其門生或自江浙而至或自閩楚而來不下數百千人門墻之外趾相錯而舟車亦相接於道途也郡邑大夫如張公曙海方公旦心毛公孺初聶公并愚皆相繼臨講席與諸縉紳先生俛首以聽亦委心以從而遠道所不能至者輒以郵筒往來若吉水鄒公南臯東魯孟公連珠豫章涂公鏡源姚江孫公月峰皆其遙聞聲而相慕者也蓋公方五十之年即已屏聲色踈女謁至是則一

意講學房帷巾櫛第以老僕給使令并一二小蒼頭
司茶鎗而已其講院開自戊申至丙辰歷九載於茲
寒暑不輟每與學人士酬對橫說豎說纍纍日千萬
言總之以致良知爲主嘗謂諸弟子曰良知是我性
體光瑩澄湛觸處洞然不待陽明先生始標揭此兩
字孟夫子已先言之而吾夫子誨子路知之一言尤
較直截提醒世人聾聵最爲方便法門以故公處宦
處家裋躬應世細而飲食被服語默寢興在在合宜
中度者悉於致知處得力也公居恒衣取溫煖不必
綺靡食取養生不必甘旨卽縞素綦履不敝壞不易
乃其性然而其娓娓行德於鄉則又慷慨絕無顏色
所置祭田贍族田一千餘畝自歲供祭祀而外以周
族之不能具饗殮者不能婚喪祭葬者以至習讀之
不能館穀筆札者其睦族之誼周密如是少宗伯董
公幼海與公微時交謝世已久公憫其兩孫食貧召
而置之家塾厚其供養課其學業徐俟其長成而爲
之擇偶已復與田二百三十畝令世世奉宗伯丞嘗
迄今豐碑具存血食無恙伊誰之賜哉按部此中者
聞公名無歲不上薦牘於朝而公高臥不起第憑
講席以應四方之求印證者而公轍跡所至玄言斐

斐東林諸君子爭奉之以爲指南漪園焦先生理學之宗也公丙辰歲遊白下訪故人焦先生聞之疾馳謁公赴焦先生約與之語輒嘆賞以爲弗如以此白下名士靡不倒屣來見公公隨叩隨答如谷響鐘鳴盡釋積疑各佩服去每薄暮抵旅舍口授侍兒付楮穎了無遺句錄竟寢息以爲常一日忽呼侍者索衣正襟危坐謂曰吾體中今日稍不快天期近矣言訖遂瞑語有之朝聞夕死公得無然乎余與公爲兒童同試爲儒生同庠爲孝廉同輩入官同就選人賦歸來則同休致家食則同里居而詩酒盟則同社故知公底裏寂詳而爲之傳如此所著書有四書證義四書合編四書筆記良知的證性學總論味道編省言東牟試畧行世他如獲麟等語尚未付之殺青者固多也宗伯公業已爲公建特祠而今上天啓三年毛學臺孺初又採公議祀之宮墻此誠吾郡盛事亦可以慰宗伯孝思而諸孫爾順爾進爾觀輩嗣服翩翩不愧其爲錢公胤矣



唐文恪抑所公傳

唐文獻字道徵更字元徵號抑所華亭人公之生也
 贈公澹窩翁構一廳事而夢巨星麗於棟印大如斗
 垂一足有三字曰敷子魁蓋敷錫者贈公之名而公
 為之子系之以魁故公誕而占其貴徵也公少岐嶷
 穎秀無童子心而有成人度識者奇之蓋自十六補
 文學弟子為御史溫公所賞識而時譽已烝烝起矣
 贈公歿而里中兒族中子無賴者相構而齟齬公以
 役以訟中之而公強項直躬卒不為其所魚肉已而
 偕吾黨十數輩結社為文公年不長於諸君子而以

直諒方正若執牛耳而主其盟諸君子亦事之惟謹
無論以名行相勗廩廩畏公月旦評卽遊行杯酌間
亦視之爲耆宿爲祭酒也社友范牧之有狎邪之行
相與親切之旣則鳴鼓而攻之至與之絕富人有事
涉公故奴暮夜餽百金者指河水爲誓峻郤之而吾
郡張黃門陳太史毘陵白光祿重公之爲人延而傳
其子其子皆貴介而公面目嚴冷師道自尊亦無敢
以純袴膏梁態見蓋公當縫掖時隱然負公輔之望
而獨以屢試屢蹶不得志於棘園遂以食餼生入貲
爲六館士公故不饒于貲范爾孚慨然以二百精鏹

代之輸亦一義舉而公卽以乙酉舉于北省丙戌第
于南宮入對 大廷而以賢良策當 上心遂首被

御批大魁天下蓋公貌如處子羸羸體不勝衣臚
傳之日與諸進士亦步亦趨朝中大小臣寮第以爲
此舉得一名雋而孰知其爲正士端人也耶旣入院
爲修撰官雅意不傍人門戶座師如婁江王文肅虞
山趙少宰而教習爲山陰朱文懿亦未嘗數數謁門
屏作附麗狀爲寒暄語諸老亦心折之以爲是公饒
有剛氣非世所爲繞指柔者悉屬目高仰之而公自
筮仕以來持使節歸里而還 朝以後其以原官充

皇太子講筵而晉春坊而晉庶子而晉詹事府少詹事而晉禮部右侍郎十九年間衣緋橫金身致華腆而公朗度冲襟處之一如儒素其裘馬僕從務從簡約絕不似禁林貴人布衣貧交見時必相慰勞如故若不佞之就選人待命久而淹滯輦下也時問餽而飲食之且出金錢賑之而宅相黃武定孟威老友沈新寧公緒張郡幕兼之亦以選以差逗留旅邸無不爲之通殷勤者其故舊不遺類如此當是時公且再入講筵子夜策馬建章門入候供奉每遇積雪長安道中幾沒馬腹或夏秋驟潦濕透裏衣曾不敢以

一日浣沐請而禮闈之役其校藝覈而且勤常額手籲天期得人爲 國家用而場事甫畢所撰三場程式及諸批語當事者悉以屬公公兼晝夜拮据之爲始得錄成上呈 御覽時又掌院事公爲別奸搜弊抑絕倖門吏人凜凜如對神明而負霜雪公方抱病而執政過從私室中欲以大計事陰有所指授而終不敢關其說以去也比亦感觸時事往往投筋撫床有不勝其憤激者而會聞夫人之變從家報中來輒哀惋不自勝長君中翰允恭在侍再三寬解之不得而寢疾逾甚竟易簀逝矣逝之日 天子震悼採朝

議而贈官大宗伯予全葬遣行人周應期治隧道
諭祭加二壇亦可謂終始榮哀而易名之典尚未有
命也又十餘年而歷神宗光宗以至今上
臨朝始謚之曰文恪夫亦朝論之公久而後定也哉
公之生平孝友自其天性故其所以奉兩尊人像者
歲祭時祭靡不悲涕交頤而其字兄姊之子教養而
婚娶之不啻已出姊之夫莫生爲讎家所構坐殺人
律必申其枉而出之獄中他如憫彭欽之之飛禍而
釋其囚痛張仲仁之奇冤而白其事哀袁微之之客
死而經紀其喪每遇故鄉水旱大災必議賑議蠲得

請乃已而凡武弁功曹之輩流於京躓于邸落魄而
無所依者不難輒呼而輒應也若乃首臚九年之考
例得陞諭德不復需次者慨以讓其先輩詞林人以
此服其有度禮部議以公爲北畿副考疏名上而復
以他屬公亦怡然卽請告還里人以此服其有容趙
少宰以改婚事有訟于朝求去甚力首揆難其去
而公一日往返者數四少宰乃得請歸人以此服其
有義會妖書事起將波及江夏郭少宗伯司隸業械
其家奴數人而公獨詣政府力白其冤事乃解華司
理鈺以抗稅貂下詔獄而公數數慰藉之圍扉中李

黃門沂以論闈宦 上怒杖之午門而公手調湯藥
視之旅邸蓋至兩公無恙幸得再見公而呱呱泣兩
手據地不能起也而其爲感可知也蓋公平日以主
持風教獎借人倫爲念時手一編見名臣風節有會
心處輒書之片紙以佩絛絃故其進止皆有坊表竿
牘不馳於外筐篚不入於庭嶽嶽稜稜得大臣體論
者謂公一生品望獨于剛處得力然惟其無欲所以
能剛若他人臨時矯飾以儼伉沽名其何能有此矣
公雖歿而 光皇帝嗣服錄公幃幄功廕一子而復
加長君中翰晉廷評簪纓纍纍不絕而其仲季諸君
允執允釐允諧及諸孫同申輩皆世雕龍業而允諧
舉天啓甲子鄉書公不亾矣公構一堂于第中名之
曰占星社友徐孟孺益孫爲之記所著有占星堂集
十六卷門生楊鶴崔爾進先後爲鹽使者按部此中
爲之梓行孫承宗爲之序

章虞部鹿苑公傳

章憲文字公觀號鹿苑華亭人公又稱陶白先生蓋
慕陶栗里白香山之爲人而又好讀其詩故署所居
齋曰陶白而自稱爲陶白先生云公生而聰穎少小
卽負才名出試則爲邑侯崇野聶公郡侯紹亭查公
督學楚侗耿公所器重蓋其文自有一種豪邁之氣
下筆滾滾數千言讀之能令人辟易非絺章繪句者
比也嘗與弟子敬懋文讀書蕭寺中攻苦茹辛下帷
發憤卽家無奇秘之書亦從友人借覽博極編摹而
其清夜吟哦之聲輒達戶外尤喜古文詩賦客有規



之者欲其一意咕嗶公曰此亦足以拓胸襟而資舉業何用蕪廢爲里中多執經門下者所入修脯自具米鹽而外餘必進之乃翁竹梧以佐食費酒資不給則又從友人那移稱貸多所進旨供其乃翁不知其囊無粟甕無醪也公夫婦與兄弟所自饗者第轅釜之餘殘羹焦飯而已一日赴學宮文社公謂余不必持午餐來第令小蒼頭再具二七箸拉余同啖之皆精粢腍餽咄嗟而辦公雖貧其慷慨設客類如此公無居每依人廡下自庚午以至甲申僦屋而遷者九尚亦無枝可棲第棲西郊池上乃翁垂釣而獲一魚

公卽解衣貫酒命婦焚魚進之會博士以兔脯見餽相與引滿極歡蓋公久爲諸生亦旣勉強以支薪水獨念吾親且老而未能徼尺寸之進其何以娛老親此公之日夜痛心者也至乙酉一舉而登賢書丙戌再舉而成進士公以需次尚遙請告歸里齋衣冠拜堂下而兩親之喜可知公之喜又可知矣已而謁選入都同典順天鄉試一時薦拔皆儒雋名流如遷安徐觀察大名李司功皆公所賞識者比出闈就選銓司授工部虞衡司主事督山西厰起潞王行殿於通州公力排璫議而亟成之省司空銀貳萬又督漕

艘淮上凡厰中數十年之木半沉沙土中者公盡搜括之爲舡艦爲榜楫爲桅舵又省漕銀六七萬以此任勞任怨大司空咄咄稱公能初公之涖淮也卽迎養竹梧翁於官邸淮故饒名酒多嘉魚公時跽進一觴一箸乃翁顧而樂之嘗嘆謂公曰此是吾兒官中受用視曩池上所烹魚所沽酒何如乎蓋公出視漕工而入供子職翁微醺則親自扶掖而行必視寢卽安而退如是者以爲常而庚寅之春忽一日侍翁飯偶病噎之箸稍減求醫之使四出而爲之奉湯藥視起居目不交睫者幾晝夜於茲而翁病竟不能起公

哭之慟數四絕而復甦凡五日而卽持喪歸歸凡九月而治葬總淮之役先後僅十月俸錢所入無幾何悉以置墓田營丙舍并畢子女婚嫁之事橐垂垂不異管諸生也服竟將一意事母夫人不欲再出母夫人促之治裝公不得已乃往入都而會左遷抵潞澤視事纔六日耳而公心輒動趣告直指使者持檄歸暑中驅馳二十日僕馬汗流望親廬而瞻白雲恨不得奮飛至而至則母夫人已先七日瞑矣公以此負痛終天決意不出而會董夫人亦病卒風木之悲與廢廢之感交鬱于中顧安所得宦情乎比又服竟而

輦下相知如唐宗伯諸公者數數貽書勸駕而公漫不爲應也第買山開徑營菟裘於佘山東採茶筍橘柚之類以自供亦以供客而風日晴美輒駕小艇乘輕輿携兩三奚童扶酒鼎茶鐺偕高人韵士登臨而遊涉焉或命酌或賦詩或歌或嘯甚至累日忘歸蓋當公貧時未嘗不旨酒佳穀無寒儉態當公貴時未嘗不蔬食菜羹無侈靡態此公之所以爲公而處窮處達無適而不可也若他人奇貧則意氣沮喪鬱鬱不自得驟貴則神情飛越揚揚不自由夫安得有此吳山人少君自金華來指一丘白石以求終老公唯

唯爲買雙鶴以守山扉而卽從山中下榻揮麈而與之析名理讀異書校讎丹鉛不去手也暇或入城郡邑干旄踵至而太守周翰許侯曩與公定交太行之麓者嘗造膝而談相與商扞風雅一語絕不及私每畱小飲白飯清蔬抵暮鳴笳而去蓋公居恒門巷蕭然坐無雜客所嗜惟敦彝古鼎名畫法書左右陳設不妨時日更移以適其適而種竹千竿每於風朝月夕傾耳而聽其蕭蕭之聲且銷餘日于木陰鳥語間以爲山中一快又以生平未遂五嶽之遊稍取山水圖畫張之壁間坐臥其下客有欲得之者輒棄去不

甚惜曰孰與吾侂山白石一片足怡悅老人助我烟霞之癖乎於是數數入山葺垣牆蒔花木庶幾成名勝之遊而忽忽想憶兩親輒作孺慕歲時手捧豆羹而進忌辰則絜絜衰服如初喪墓隧間所植松柏必時時課園丁剪拂灌溉之終日夕徘徊不忍去公之孝思老而彌篤如是公又施錢數萬詣寺飯僧初亦爲兩親超薦而乃私語郎君台鼎台鉉輩欲以閏月治玄扃蓋公能知前世事而又預知今世甲子之數故不覺語及之而郎君聞之則駭耳嘗養疴山中夜作課農詩一首手書粘之壁間無少病狀而乃以食

時呃噎竟抱沉疴以迄于亾人琴之痛可勝道哉公之病自丁未五月以至七月無日不巾櫛無日不親書卷無日不對奕啜茗飲酒談笑而忽呼子婿訣曰我行矣行後頭裹幅巾身着單布衣無令婦女近我哭而于時取數珠合掌念佛號達曙戶外猶聞朗誦聲公可謂死而不死而公所手題數紙曰西歸遺命及所書課農詩遂成公絕筆此子孫之所以捧其遺牘遺言而愴然悲心者也總之公宦遊者六七年而家居者十五年惟優悠泉壑以畢其世卽與人饋謁送迎禮或疎簡而至于間喪吊死匍匐必先人其敦

世誼急窮交饑與粟寒與衣死與賻殯與槥者其高
誼故足術也公之三子台昂台鉉台垣能詩文而其
諸孫曰闡曰曉曰韶曰旭曰簡材藝彬彬皆名國器
所爲寃公不盡之施食公不盡之報者其在茲乎簡
以天啓甲子舉應天鄉薦父子兄弟相繼而起者方
未艾也

楊宮諭石閣公傳

楊繼禮字彥履號石閣華亭之漕涇里人公生而骨
體昂藏聲音警亮虬髯如戟眉眼上射插鬢邊有奇
相而亦持重寡笑言詳視矩步父贈公南谷翁心偉
之卽宗人長老亦且異之當贈公爲孝廉時惟以課
子爲事且暮策勵不休而公弱冠嫻于文詞出就試
卽受知于郡邑守相如憲副崇野聶公尚書洪溪衷
公以補博士文學贈公歿而役訟蠶起其身日在鋒
鏑間賴淮撫陳公楚石時爲節推力左右覆翼之得
令身名俱完幸不廢業而頃之赴試應天己卯登賢

書又闕十四年壬辰成進士時主考陳公玉壘房考
鄒公光祿在闈中喜得公卷因而擢選庶常甲午秋
授編修修正史乙未分考會試丙申持使節冊封
周藩丁酉滿考晉階文林郎戊戌又爲會試分考初
教內書堂已直起居注編纂章奏是秋充 誥勅撰
文官庶子出典試江西辭視草辛丑 東宮冊立中
外 覃恩又掌制誥壬寅春陞右春坊右贊善癸卯
陞右春坊右中允辛丑甲辰俱充 殿試掌卷官冬
十月主武舉考事竣乞南晉宮諭掌南院抵家時方
遣人上疏請告而無何公且逝矣公居翰林十四年

而三典文衡每入闈之日夜必焚香祝天願得正人
爲 國家用故所網羅皆海內名賢而其居長安也
與沈相國比隣非公事不私謁而館中先輩同輩以
及後輩接見亦必以時蓋公立朝以來恥爲崖異亦
恥爲苟同故望見公顏色者皆嚴憚不敢狎視而至
公輸吐情愫則心慈而氣溫言簡而味雋又無不樂
親公者則公之爲人可知也公未貴時性喜客客至
則典衣市酒惟恐其不啻晉亦惟恐其尊壘之不盡
比以病歸里體不勝疲而好客如故有孔北海之遺
風焉生平所善社友彭欽之張仲仁輩生爲之訟寃

聖爲之哀誄且嘗捐資以撫恤其孤其待聶憲使衷
尚書及座師季司成鄒光祿家情義兼至猶竊竊自
媿以爲報不盡其所施每引司馬溫公之言曰受人
恩而忘之者其爲子必不孝其爲臣必不忠又引秦
淮海之言曰人臣能報私恩然後能盡公義背師賣
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自惟公刻意報德惟恐以
薄爲道貽名教羞則何其處心之厚也彼世之操戈
反射者視公奚啻霄壤哉公文章和雅渾成不作鈎
棘雕蟲語所纂修正史 后妃外戚傳若干卷詞林
以信史稱而制草典贍莊嚴得 王言體文武諸錄

學人士皆膾炙之總之不愧其爲太史氏云襄贈公
家世雄海上擊鐘而食者千人自公中落生產盡捐
而追公宦成亦不喜問家人產歸來僅建一廳事工
未落成而公且謝世至今諸子猶跼踖故廬中可發
一慨而次君汝豸銳于學汝成舉于鄉家孫時明輩
皆有俊才將接武而起天之所以報公而償其所未
盡者不可量矣

卷而語之曰此真東箭南金是役也恐無蹠躐軼吾
子者而公愈益發舒慷慨謂必躍馬奪標而秋闈又
復報罷已而報罷者又至再至三而公之氣不少挫
于時王憲使九霞公延爲西賓與其長公孝廉河汾
聯席談藝不佞偕王韜甫封公王顯甫大令亦同事
筆研交而殷執夫少叅則從之受業是時吾黨四五
輩事公在師友間而公魁梧倣儻聲如洪鐘善吐納
據上坐講經深意奧旨多所發明能令人解頤奪席
嘗與論事則又劈肌析理豎睫盱衡不爲軟熟阿媚
態其或酒酣擊筑雜以恢諧齒牙間淋漓不羈有旁
若無人狀而論文亦哆口褒彈靡所隱諱吾黨亦心
儀之竊計意氣骯髒如公必不久居人下而至萬曆
己卯則已登賢書矣聞者無不快幸以爲公越此藩
籬當是一飛一鳴而驚人冲漢乃數上南宮又復報
罷公遂倦遊喟然歎曰余髮種種而尚操齊瑟與少
年爭逐爲竟就選人列授州牧得守廣東之萬州萬
州在海島中毒霧翳日漲波滔天飛鱷短狐恣爲菑
厲公心深以爲憂意不欲成行時出不祥語吾黨時
時善解之遂之任而渡海之辰波恬浪息官舫御風
而行公遂釋危疑坦然視事時值歲稔民走死如鶩

公乃撫摩噢咻蠲逋發積其單弱者楚箠桁楊亦不
輕用若懸蒲鞭于庭而至巨惡魁豪則以重法繩之
無少貸有楊奇嶺者收合亾命往來椎埋一方騷動
卽胥徒咸爲耳目有司莫敢誰何而公初至卽畫計
就擒萑苻自此絕跡黎峒有蠻時出沒爲民蠱賊公
躬往宣諭擊牛醮酒犒之遂誓死不敢侵犯又修鄉
約置籍書善惡姓名繩督提撕其子弟而復做丘文
莊配丁田法五十畝稅一丁田漏丁浮者一切摺實
汰去之民亦稱便蓋萬州於海外稱壯前守多坐脂
膏斥去而公勵水蘗罷征求裁里甲嘉肺之美不以

入私囊而以新學宮葺蘭若不越半載間而善政種
種業已吏習民懷之而公亦自謂可以安意行志矣
一日又渡海參謁值潮勢颺發橫奔舩艙九上九下
于中流幾葬魚腹公怔怔怦怦遂成怖疾居三月投
檄乞歸上官苦留之不得又數閱月竟掛冠去先是
公力疾抵瓊州謁胡公桂芳觀察觀察憐才意重恐
一去錮公終其身乃慫慝直指論移之爲他日地而
公不察益自憤恚遂卒于瓊州萬人聞之爲之慟哭
悲號罷市者數日痛哉此無論公居官賦政在事淺
而得民深能令繫思去後卽縉紳士夫想憶其人亦

無能去懷去口者公實重然諾披肝膽舌如其心心
如其舌貧士窮交以緩急告者揮阿堵典驕驕無所
辭或有潛恃奧援偃仰訑訑者則不惜攘肱唾地以
禽鹿腐鼠漫視之其或言辟行非輒厲色面斥亦素
性故然而公不希獨勝不加曲摘故當之者亦能相
諒雖少年輩目其英銳若以爲口吻雌黃而不知公
固斤斤長者也處事有深識沉思度不可如堅壁閉
壘不輕發已發如捕龍蛇搏虎豹奮迅不能止其心
算井井如雨漢老吏其議論恢恢如列國霸儒其胸
次光明明又如青天白日今世亦那有此人令人
益轉展不能忘耳至其事親孝撫弟友居已廉爲孥
廉二十餘年而居無甲第鄉無脂田圖書笥篋無剩
物斯皆可傳也其子諸生梟死于憂讒畏譏良可扼
腕而其孫啓宗負高世才亦公後裔之俊終當遠舉
高飛不受人羈縻者已

郁孝廉鳳谷公傳

郁伯純字履臣號鳳谷華亭人溫州守水軒郁公山之孫中萬曆己卯應天鄉試孝廉爲人端毅沉寂動以古人自期言非義之事則掩耳不願聞見非類之人則狂奔不與見蓋其性然也事父母以孝聞而事外寡母亦如父母其妻先孝廉死十七年終身不再婚亦不二色日坐一室整衣冠讀書其中自晨至宵終不見其媠容褻貌與人交諄懇有情款郡邑之庭歲僅一再報謁生平未嘗以一刺先人亦未嘗以一事干人如履臣者真可稱義夫可稱廉士矣時同儕



謂其苦節孝廉曰夫人生有父子兄弟以成類也有詩書文史以養情也有道德義理以檢性也而又裘足以蔽形蔬足以果腹是人世之極樂而吾生之所甘耳他復何求哉聞者愧而服其言孝廉死陸宮保平泉時年八十餘聞之歛歛者竟日蓋傷後俊之凌夷也臺使者爲之表其廬蓋亦重之矣孝廉又嘗有言書生爲人亦猶爲文也必先定草藁而後真焉乃工太史氏張公世調述其言而誦之謂孝廉祓濯行名猶以爲書生草藁而竟弗及真也可歎哉

范文學叔子傳

范廷啓字叔子別號養菴後一名濂則旣謝諸生後所更名也世居華亭漕涇里人叔子生之前一夕其母坐庭中漏下三鼓天忽開一巨目光燁燁射人而叔子始生宗黨沾沾喜不以凡兒蓄之稍長與伯子廷言同就外傳日誦萬言比充博士弟子員則與伯子齊名並駕迺伯子操鉛槧一意治舉業家言而叔子則自正業外好讀周易尚書戴禮公羊穀梁左氏春秋以及諸子史伯子之文春容爾雅人人膾炙每試輒冠其同曹而叔子之文則好爲奇詭跌宕絕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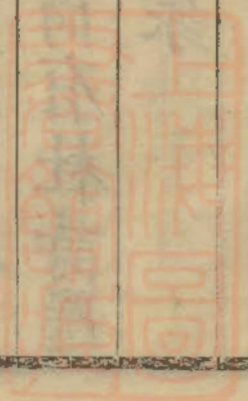
出試有司則有遇不遇顧至里中月旦竟不能甲乙
兩君也是時經生多靡麗相高漫言無當叔子作文
機十論矯之其所著一家言時亦推爲赤幟姚江丁
公懋建令義興爲子弟卜師人有以叔子告者立索
其文讀之未終篇卽大稱善走幣延之署中設臯比
令子弟北面舍所業禮而令子弟從叔子業改而受
詩乃叔子儼然師道自尊令君亦事之惟謹居二歲
而令君以憂解任叔子亦以科試罷公車令君復自
姚江逆叔子居師席而浙中諸士人執經問難者屢
滿戶外矣至是壬午叔子凡四試失利于主司而伯

子業先舉己卯試遂喟然嘆曰世方啜古余獨卑今
如方圓枘鑿之不相入也人壽幾何河清難俟奈何
雞肋一舉匏繫廣文舍中逐諸少年持三寸管爭得
失而以爲欣戚耶因上書學使者請削博士弟子籍
而服山人服自隱佗山平原村居然以作者自命著
空明子據目抄兩書語多譏切時事而又著四書理
解大都與紫陽分門立戶而自以爲紫陽忠臣云叔
子善貧亦善病然不以貧病自控輒高視濶步有疆
直聲骨稜稜而目炯炯口若懸河絕無世俗澳澁脂
膏態性亦喜恢謔抵掌而談事往往令人捧腹開顏

而至履大閑則兢兢不踰尺寸如寓白下而不爲處
女數挑者所動容義興而不爲富人請託者所汚此
其行誼高潔者也五十而後有好事者爲叔子買山
一區封其藏爲異目首丘地叔子欣然從之請之吾
友陳子有太常誌其生壙其言人生宇宙間百歲一
瞬余生且半百矣過此以往遠或數十年近或旦夕
皆不可知其歸于盡一也及吾身而徼惠如椽之筆
寫余生平以俟蓋棺後勒之片石使千載而下莫不
知有范叔子其人也總之叔子真糠粃乎富貴而浮
漚乎窮達蘧廬乎天地而夢覺乎死生誠有如太常
所志者斯不亦狂士達人也與哉叔子居常好盡言
以招尤于人喜著書以取罪于當道而終不能爲之
狃牯者則以其但有口過而實無他腸也蓋叔子負
才而不得志于時故不勝汪洋自恣有子也才而不
祿故不勝噦噓嘆息然猶得箕踞一寒齋傲然詩酒
自娛而優遊七十年餘老死牖下相知者未嘗不爲
叔子惜而又未嘗不爲叔子幸矣所葺尚有杜詩選
註一寒齋副墨行于世雲間信史藏于家

徐太學孟孺公傳

徐益孫字孟孺號與偕華亭人甫十齡而喪其父母
陸夫人鞠育之甚勤而教誨之亦甚嚴也孟孺以此
發憤讀書童子一試而卽寇其儕耦爲小博士弟子
員其師師莊虞廷孝廉其友友方衆父彭欽之馮開
之陳子有唐元徵楊彥履及余數輩而守土之吏如
屠大令長卿喻太守邦相皆尊禮之吾鄉徐文貞陸
文定莫方伯以及練川徐宗伯新都汪司馬婁水王
司寇王文肅兩公皆折行而與之禮聲名籍籍公卿
間已而厭棄諸生業請入貲六館有茗溪茅公子慕



孟孺名持百金爲壽孟孺謂無生平之素辭不受也而文貞文定之助亦復辭之孟孺之入南雍爲六館士也歲在己卯余與之俱時穎陽洪陽許張二相國爲司成試而賞識其文名傾都下與余輩同課稅于書院中亦同赴棘闈之試及落第而歸則侍母奉甘旨歡如是者復數歲而無何母夫人抱病且死遂絕意進取之塗捐太學文引焚之誓不復應舉因結廬墓側者三年蓋孟孺事母至孝而母今已矣卽令以老經生博三公而生不得一日養誰與易之此孟孺之所以悲號而焚符也郡邑大夫請上其事以旌異

孟孺而孟孺力辭上奏記其畧曰益孫旣賴母以成身當立身以報母不能揚名以慰母何忍惜母以竊名嘗爲三思只欠一死未能從殞已足偷生莫可抒哀敢希倖進讀者比之陳情表云又一年戊子不肖以秋仲爲己丑計偕遊與孟孺言別孟孺意忽忽不樂且有所欲言而復嗚咽不能言余竊怪焉別無何而孟孺以計聞矣時年尚未半百可惜也孟孺博覽能文所記唐元徵占星堂序屠長卿由拳集不減兩京六朝若南橋族譜蘇公禪喜集及樂府篇皆膾炙人口而其唇吻手腕間別具一風雅鑪錘雖小赤牘

有似巷說街談而言言亦復烟霞金石真異才也負
才既不羈而操行復不苟跡其卻金則廉廬墓則孝
焚引辭旌則高此可以定其品矣余嘗爲孟孺作傳
茲又次第其語如此

王文學見素公傳

王時亮字伯寅號見素華亭之七寶里人也伯寅少
負才雋丁卯學臺之試爲耿公楚侗首錄以儒士觀
場名奕奕起凡八上公車不第乃其凌雲之志久而
愈勵不少衰其人亦復強項有氣節一言一事未嘗
隨俗習汚亦儒林端方士也里中仕宦家有居址比
隣宮墻曩嘗憑藉家世侵漁隙地以構樓臺者堪輿
謂將不利爨序而萬曆壬午鄉試正案應制五十人
無一登解額者于是槩學青衿子群起攻之以請復
學基事具呈直指荆公直指下其事于縣司勘問間

仕宦家亦願拆改正而子弟有襲蔭京師熟于輦轂之下輒具奏章首列伯寅姓名將中以法士人莫不短氣因而有怖死者而伯寅獨徒步四千里外伏闕上書始公之羣議具疏也有不願列名疏中者公昌言擯之恥與絳灌爲伍比至潤州起行之日有三四短衣晝夜追隨不散去伯寅心知其爲勢家僕而又不肯聲言問之意恐恐不自安一夕與馬夫陰約潛住其家兩三日始得脫虎口而詣都下及上疏又爲勢家所持通政司禁不得上公力與之辨詞終無所屈撓然亦計必不可得也乃趨而之朝房中痛哭流涕而告之三政府政府見其情詞迫切許之而通政司乃以其疏上疏下部院而行此中兩臺事乃得白而妄奏者服誣矣是役也伯寅以貧士而抗豪宗以孑身而禦衆侮以一日而返數十年侵疆神情慨愾意氣激烈不爲勢疚不爲利搖以危機撼之者畧無懼心以公憤讚之者亦無德色郡邑監司相與嘆其義鄉士大夫相與服其公如伯寅者將不得爲大丈夫乎哉不數年而謝去諸生日坐蒲團修無生淨業優悠以終其天年而公之生平性篤孝友其德行可述者固不能枚舉也試舉復學一事以俟他日

雲間志卷之十一
三

修郡乘葺學志者採焉御史沈公時來曾贈公一詩
云蚤歲青雲坐陸沉上書伏闕壯儒林餘生且學修
禪觀半偈能高出世心蒼荀香中移晷永迦陵枝上
語春深人間自有龐居士何必僧祇劫外尋亦可謂
深知伯寅而雅重其人者因錄之俾後以見公實錄
云

張道人貞白傳

張允孝更名初字太初自號貞白道人華亭之沙岡
人也公之大父僑居城南集仙里而道人生焉生時
其母夢有羽衣翩翩而下豈其人亦謫仙歟而公幼
時飄飄然負不凡之氣自是非俗子者流束髮習舉
子業爲邑弟子員有志邁往直至毘陵從薛方山先
生受學盡得其理學宗旨而文亦大雅擅場然以命
薄數奇坐病中廢又遭父喪道人不克治家家遂中
落乃掃沙岡墓廬頽之曰楓菴取風木以志感也嘗
示其子曰吾以病濱于死者數矣死便埋我于此因

口占一詩曰裸體誰云似戮屍古人達識我堪師不
然就裡施牀席單被蒙頭學趙岐其放達如此道人
生無他能惟好涉獵書史讀一書未竟至廢寢忘餐
亦或遊戲書畫書法宗孫過庭畫筆宗惠澤伸紙潑
墨自是可觀每慕勝景名區便有凌風長往之想輒
爲貧所困匏繫一方雖九峰三泖中間歲或一至以
畢其興晚年家無長物陋室蕭然有髡龐公室諸所
有四字日惟閉門燕坐萬念皆空第課童灌園持塵
拂几而已其與人交每每吐露情實無賤貴少長亦
無冷熱數疏如以勢利臨之屹然不動公之爲人可

知也公之自贊曰濶達不拘疑于狂子立無與疑于
狷敢負中行豈曰鄉愿寓形塵壤心遊乎太初志樂
林泉終身而貧賤者耶是爲貞白道人傳行即爲扶

掖祖母及母見者已卜其非凡兒道補博士弟子員
年猶弱冠也而其爲文即以高奇雄博交知于督學

公

公

公

公

公

雲周志卷之三
為貧所困匏繫一方雖九峰三泖中間歲或一至以
畢其與晚年家無長物陋室蕭然有琴龐公室諸所
林泉絲良而貧銀昔眼具為員自能入軒園持塵
罷須負中許豈曰嗷息寓汴壘數以幾平太師志樂
咲也公之自贊曰鄙哉不佞幾于吾子立無與錄于

黃憲副穀城公傳

黃體仁字長卿號穀城上海人公生而岐嶷端碩有
大人志方九歲時舉家避島夷難晝伏夜行即為扶
掖祖母及母見者已卜其非凡兒迨補博士弟子員
年猶弱冠也而其為文即以高奇雄博受知于督學
使耿公携之至泰州講身心性命之學多所發明究
解不以諸生禮遇公而公之在膠庠也凡事必嚴毅
發憤有社友棄產之金為族貴所匿意極鬱鬱病且
危公往陳大義責之遂返其金得不死學有羣忠祠
父湮公倡義復其故址顏令公修邑乘有議汰鄉賢



蔣給諫性中從祀者公力持之俎豆如故此其磊落
之概可以見矣當是時自縉紳大夫以至學人士皆
以公輔期公而無奈高才多戚戚之窮屢不售於場
屋邑令許公仰亭與鄒學博有人倫鑒知其大器當
屬晚成輒捐俸貲代公援例入六館至甲午始登薦
書而尚阻于一第其爲孝廉十年所爲鄉邦計利弊
甚悉如議築浦塘議建滙塘開議增繕內外城議開
東西水關議省煩役皆得行其說而亦錚錚侃侃未
嘗覩顏俛首居間郡邑大夫郡邑雅重之閱甲辰成
進士出文恪唐公抑所之門文恪舊與公同社有意

引之庶常數語公公不應迺循例授官刑曹公在曹
明刑飭法豪貴不得少干以私爲大司寇董公沈公
所器會科場割卷事發署有老蠹夙奸度無可上下
別爲駁語以撓公公持之益堅有三尺重則一官輕
科場公則鄉曲私之示人爭傳誦之而又補定律例
人情帖然朝論亦無不服公者薊州陳橋殺夫橋
倚中貴人勢勾攝之不得公能捕之伏其辜內犯劉
夢龍姦人妻正在按問忽有挾匕首持頭而入者震
動禁門公能勘其致死之由寘之於理若貲郎以七
品秩從使朝鮮假之三品服色而以虛俸濫得恩典

主爵者訊而成永戍之獄公謂于法不宜戍而爲之
據事叅駁卒從末戍之科公即執法而亦持平是其
精明而仁恕者也無何出守登州登瀕海瘠境民多
不堪命而公至即捐市中雞豚麪醋屑瑟之稅且約
已率屬務敦本實挽頽風俾單寒抑豪右省科派賑
饑貧頌聲大作屬吏有不善俛仰者爲蜚語所中撫
臺已將從事彈章矣公心知其無他也而竟與白之
登之舊志以淳于髡爲稱首公易之以魯仲連蓋重
仲連之爲人也而靖難時少保陳迥以抗節得罪戍
其子孫于登公代爲陳乞而且以謚請焉又爲戚少

保繼光請謚于

朝而壽張有張公藝九世同居遺

跡公爲建祠而擇其後裔之賢者給衣冠奉祀其表
章名賢以礪俗皆此類公以此益騰循卓聲遂有東
充憲使之擢時且歲當大稔民情騷動山林嘯聚道
路俘尸而會 福藩之國舟車輻輳于途公皆處置
調停民亦不苦於酬應充之人相與德之蓋公秉憲
以來其所陳列者皆儲谷備賑諸條其所禁革者皆
叅謁供億諸款雖得民譽而頗不得當路心有含沙
射之者而公亟賦歸來矣其歸也囊無餘資自奉惟
取諸田稅之入而市不求屢滿不爭渡行不規利奴

不役官日偕故舊友朋載觴載咏而臺臺好行其德
內外戚疎藉之衣食婚嫁者不可勝數而凡事且多
陰爲之地沒齒不令其知此晉陵宗伯孫公慎行銘
其墓而稱公青松不改寒日足曛且謂公淳懿方遂
豪舉制幅合而爲一人者也至乃居家孝友又公天
性自然毋庸論矣公爲諸生嘗橫經受徒多高足爲
顯人鉅卿而宗伯徐公光啓尤敬信其師詳述其行
誼官箴屬余受簡而爲之傳如此公所著四然齋稿
十卷續稿四卷奏議二卷詩文雜著東牟西曹案牘
各一卷藏于家有丈夫子六人應申兆錫輩皆讀書
能自堅立當有似續而昌大之者而今已從祀鄉賢
得與廟食公其不亡也夫客有談公遺事者公嘗夢
至李善長祠中得題詠一扇後書贈晉相國尤公瑛
蓋善長爲開國元勳以甲午年謁見高皇帝而先
是尤公成進士以嘉靖甲辰公鄉舉會榜之選適與
之符信亦有數并記之

王封君淳宇公傳

王煒字韜甫號淳宇晚年更號狎鷗道人公生而魁岸立志慨慷尊甫如山翁時雖食貧公恬然不以介意日夕課讀不休與弟焯饒平公兄弟自相師友嘉靖丁卯偕不佞輩赴童子試西江聶憲使爲華令賞鑒其文兄弟皆置高等旋赴督學耿恭簡公試同補郡博士弟子亦同負時名而公入予文社中爲研筆莫逆友已而社中如唐宗伯楊宮詹王郡侯陸考功暨予次第得雋弟饒平公亦先是乙卯舉應天而公意氣骯髒如故曰我寧以老諸生終也蓋至屢試屢



蹶而公遂厭去舉子家言一意課諸子讀仲子陞薦
丙午季子坊薦己酉叔子臺薦乙卯幼子稜薦辛酉
而伯子陞久食餼且將奮翼而雄飛昔有靈椿一株
老丹桂五枝芳者公家亦復不讓一頭地屈指吾社
中王郡侯之子一科一甲楊宮詹陸考功之子俱發
一科然與公家頡頏而論公即不第而有子竇桂荀
龍科第蟬聯不絕所得孰多哉仲君旋登丙辰榜出
宰常山量移山陰宰滿考得封公如其官始去儒衣
冠而軒冕矣然公亦一再御之報謝郡邑大夫而外
第以葛巾野服與兄弟三四輩及故人老友徜徉城

隅半畝之宮閒遊散步挈榼提壺客有度曲者有彈
棋者鼓琴者輒留小飲與之盤桓不忍其去偶見貴
人列騶張蓋攢眉欲避之亦其性簡率然也辛酉之
秋忽患脾疾醫禱弗靈至仲冬竟無起色易箚之辰
猶強自沐浴櫛髮整冠至晡端坐而瞑人以爲公尸
解云公生平直腸傲骨急人之患難甚于其身有赴
湯蹈火而不顧者社中好友太學彭欽之以呈誤繫
囹圄諸生張仲仁爲邑尉所捶飲恨死公兩白其寃
控之臺察使者又作尺牒數千言走京師告唐楊二
太史其牘至今人能誦之一字一淚幾于秦庭之哭

非俠烈而能然乎若范爾孚歿後子孫無可託矣氣
勢無可倚矣有叛奴挾廿年前風影事誣構之其孤
寡孱弱計無所出跪而謀諸公公雪淚語之吾生平
不一屈膝官府今已瞞然老兒子又幸成名安能代
若曹對簿然何忍坐視若曹飛六月霜也慨然署名
于牒向司理公陳其覆盆狀司理矜重公立成爰書
置叛奴于理此更友誼所難古云一死一生乃見交
情今見之公矣公家居自爲諸生時歲從事筆耕所
有修脯即市甘旨爲兩尊人歡而諸弟自饒平公以
下皆相與怡怡克敦手足之愛總之孝友是公天植

無庸具論者卽所爲友人拯援兩三事亦當索之古
人中而公旣貴以後宦茲土者修年家子弟禮虛左
迎之欲望見顏面而不可得賓客有以居間相聞者
洗耳不願聽也其訓諸子甚嚴非沾沾冀徼半通之
綸曳組舞車矜貴人態一絲一粒皆與張太孺人量
口節腹而用之歲時觴祝諸子稍盛具進之輒愀然
相對而語兒曹竟忘屑榆懸鶉時耶無論吾福量不
宜過豐卽大父大母在以吾修脯作供者寧詎有此
奚忍獨享甘脆爲蓋公之老不忘親痛自節縮如是
仲君爲令比行倦倦以清慎勤三箴爲勗輒欲迎養

輒弗聽吾朝夕饗殮粗足自給奈何以老人故增口
腹耶國強之始與太孺人成行人官舍三日餘卽
返棹曰吾豈爲就養而來特視爾居官何若今不虛
我清慎勤之訓于願足矣公嘗讀錢公輔義田記而
慕范希文之爲人將俟諸子逢年幸有餘蓄當隨時
量力置田以給內外宗親之懸罄者而此志未酬殊
快快不自得所收汙邪田百畝之租歲捐什之二三
給其宗人親屬雖鐘釜有限未能盡厭其心獨計希
文位至相臣始克成此盛舉而公以窮措大乃能不
負其初衷尤不易得且有諸子異日者致身通顯相
與續而成之則亦何愧于希文哉公以狎鷗更號蓋
晚而有得于道其視世之窮通榮辱一以無心處之
若海上鷗鳥然飄飄世外讀李商隱玩鷗之箴而繹
王封公狎鷗之意可以論其人矣公生五丈夫子世
其德亦世其家且身受 封誥之榮而享年七十有
七可謂以祿位壽考終亦吾松一福德人也予與公
同社通家故吮毫而爲之立傳

朱少尹中宇公傳

朱朝貞字孟元號中宇華亭之泗涇里人也家藏宋譜乘實晦翁先生之裔云公之王大父倫爲名御史父承祊爲名孝廉而公淵源家學少爲名諸生已而入貲爲南雍宮弟子名亦噪起數奇九躡棘闈輒慨然長歎曰大丈夫安能雌伏然何可奪司命者權吾每寤寐李永和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耶遂棄去公車業窮日夜爲囊帙蠹魚兼咀茹釋氏諸書間與衲子來往話無生或偕逸士良朋選勝唵眺致可樂也偶語及著作曰文必東西京可無辱子墨詩必開



元大曆可無罕宮商時爲詩賦古文其才故足辦耳
爲人惻惻坦衷然落落寡合不喜遨遊大人先生市
蜉蝣之譽嘗謂古逸民如野鶴冥鴻莫可籠罾今奈
何林泉于市朝濡沫于軒冕此又何如終南捷徑哉
其俛首而就西安丞非其質也不踰年而投綬歸亦
足稱高尚矣公居恒著胡蘆篇以見志并踏雪草蚊
賦行于世武丘吟草頌言織屨集存于家年近八旬
一夕長逝郡之縉紳學人士皆哀而誄之公之子蔚
以武進士積資今爲閩中都閩能文更能詩畫儒雅
不羣亦朱氏後來之杰故因傳公而併及焉

雲間志畧卷之廿三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徐太學澤夫傳

徐元普字澤夫號五修華亭人也予嘗爲澤夫立傳叙其人畧得梗槩所謂翩翩濁世佳公子非耶澤夫爲徐相國存翁次孫太常仰齋仲子又爲太常寅陽介弟而其謙恭不啻小生其儉樸不啻韋布其嗜讀書不啻儒素而孜孜好行其德不啻古人且無論其他卽以世錦云昇其兄寅陽則能讓爵分貲給其第六弟公懋讓財上疏辭乃存問遣謝所



詔授之中書則能讓命夫其讓也亦豈爲是矯
矯者而以沽名譽也乎哉吾以爲巢由之讓天下
夷齊之讓國勾起之讓師克燬之讓功常玄成之讓
位薛包之讓產皆讓也此澤夫之讓所以爲賢而可
追踪于延陵季子也余與澤夫爲肺腑戚金石交知
其事甚悉因特爲之傳揭而出之以愧世之藏金穴
算牙籌不肯貸人一錢一斗粟者獨其享年不長
未及四十而齋志以歿令人不無懊惱耳澤夫最究
心于古史亦究心于古詩余二人同事筆硯者五六
年嘗蓬首垢面相與檢搜羣籍討論校讎甚至永夜

清宵忘餐忘寢所輯唐詩五七言分類及歷代帝王
名臣攷編業已成帙而惜乎其未付之殺青也自著
有記序二卷尺牘二卷詩歌四卷其筆秀色可餐王
元美司寇汪伯玉司馬皆極口稱之以爲後來之雋
而其稿亦未梓行計其冢君中翰迎慶必有傳者余
何力能爲之表揚哉蓋余前爲澤夫傳者詳叙其行
誼而後爲澤夫傳者詳叙其文章此皆不可偏廢余
故兩存之使後世知有學行兼優如雲間徐澤夫其
人者

殷少叅十峰公傳

殷廷樞字執夫號十峰居士華亭人父舜石公汝季
登嘉靖甲子鄉科爲嘉祥鉅野令皆有善政及人屢
列薦牘而遽移疾乞歸後以公貴贈按察司僉事其
人固亦篤行君子也公童有奇采穎爽逾人贈公爲
孝廉時卽自課讀治詩爲經生衰然高等官給之糈
一時名家爭延之爲子弟師傅而忽念贈公宦遊千
里外遂謝諸生北遊成均便道省覲卽以戊子秋薦
順天己丑遂成進士初拜南京車駕郎督草場稅草
場舊有奸弁以昏窟食其中弊莫可窮詰公立法務



釐剔之積蠹。先時東事孔亟，羽書交馳，公佐大司馬，轉餉朝鮮，軍興不乏。當事者以爲能，公餘與陳子有傳，長孺諸君子以標格襟期相引重。時嘯咏佳山水間，予有賦金陵十子詩，公其一也。當贈公乞身歸，公在南部，迎視潤州，願投劾終養，而贈公弗許。居無何而贈公不起矣。公聞訃，躡踊跣歸，服除補郎膳部。北上門之役，所節省水衡錢以萬計。時方奉差歸省，母唐宜人而又遭宜人喪，服除仍故秩入武選，尋副職方，握駕篆首，裁關津驛傳之費，雅以幹局稱。時大司馬性方嚴，鮮有當意者，願推重公，謂爲道遠之器。

時論欲進公銓曹，公以爲非意所及，峻謝之力，請補外，補河南僉憲，分巡河北道。歲當大禋，稅鑛之使四出，公檄諸司發穀賑民，幾而劇盜王好問者嘯聚懷覃間，戕殺命吏，聲言掠及郡，且犯潞藩計，莫知所出。公從容授方畧，殲其渠魁，置餘黨弗問。衆皆首公功，而公自挹損以爲我何功之有。且曰：河南畿輔左臂，太行黃河間，素稱盜藪，若令人人閉騎射，粹有探丸之變，卽朝發夕制，其何盜之能爲。遂下令立射圃，集材官課之，又招流亾給以耕具，每歲墾田無算，民皆樂之。暇則與郡邑子弟與之會課，甲乙其文，是歲

庚子得雋者

往額居多而河朔諸少年裘馬之

習至是一變矣尋進本省右叅議分巡大梁適陳子
有以督學至相得甚歡黜貪墨謝筐篚公與不謀而
合兩道肅於秋霜士民有雙清之頌焉入賀抵家
適遭祖母倪夫人之變承重三年執哭泣之哀無復
仕進意親知多爲勸駕謂公年方壯盛今日豈懸車
時耶公乃出補閩藩駐節劍浦道感疾上牒乞休爲
臺使者所格旣而以賚捧便道歸里決意掛冠不一
載而竟以病歿歿之前一日手書遺令井井有條神
氣爽而不亂享年僅五十有四耳惜哉公性篤孝雖

在遠宦念贈公宜人不去懷每以不得視含語及輓
泣數行下且善處二仲間始終無間而寡妹有女擇
名士配之故人屠文學久而乏嗣公爲經紀其喪贍
其寡而立其宗人問餽歲時不絕其他賑貧卹孤餓
者食寒者衣死者葬指不勝屈也與人交真懇有情
無親疎寒熱就之溫溫恂恂至言及非義則聲色俱
嚴凜然絕不可犯里中豪有魚肉故宦之裔者具百
金爲壽乞公一言公投袂起曰何物鼠子敢以不義
溷乃公立斥去宦裔恃以無虞而居恒折節恭儉未
嘗失禮于鄰里姻親且承贈公之後以清白相安生

產瘠薄而公之裕如世俗一切以浮靡相高者公
俛首弗屑也最好讀先聖格言讀名臣奏議及條論
時事得失成敗語語快心人爲之訕服大抵世人所
稱廉介稱經綸稱氣節皆類優孟之學叔敖乃公則
非空言而皆實際善哉乎陳子繼儒之傳之也其曰
公由曹鄴爲藩大夫不奇言危行而天下服其節不
垢不酸履而天下服其清不拊耳嘔心而天下服其
真實生不玷白簡歿不愧青史吉人哉卽不上爵不
上年而身名則已全璧矣其子國子生之儼醇謹有
雋聲蓋不愧其爲公之嗣云

唐常山魯城公傳

唐之屏宇君公號魯城華亭人也公自少穎悟過人
九歲能屬詞卽厲志於學凡經籍子史皆句疏而字
櫛之當弱冠時已破萬卷稱淹通矣從董先生栢山
遊一見奇之發所藏書授之讀學益淵泓莫方伯聞
公有異材命之作一志須臾數千言立就不落近
代經生唇吻方伯擊節嘆美再三以爲非常器也丁
卯與余輩同試于縣西江聶崇翁憲使時爲華亭令
獎賞公文弗去口隨以是歲泮遊自是試輒高等廩
于學官上公年百七而戊子之試復下第還時且意

氣披靡不知。不謂以青衿老而公志益勵。日夕讀書不休。取秦漢以來古文手錄校讎。成帙不下數千篇。其文以王唐瞿薛爲宗。絕非餽飭語。至後場論表策判。皆斐然風雲之致。鏗然金石之聲。同輩莫不推服。而姚江張公喻齋。令華試士未出經書題。先課一論。手公卷。嘆賞不置。謂爲博雅閎肆之才。以魁元期許。而公時亦英英自負。氣不少衰。張公旋以憂去。而遂昌項東鰲中丞。又來令華。會定踐更之役。公無百畝產。里中人陷之役。公力爭之。項令推案而起。公亦拍案而言曰。我非長賤貧者。而奈何畀我以役。我寧

詎終爲縣家役者哉。遂拂袖出。爲之掩關下棧。大書萬曆二十二年糧長唐某於齋中壁。上以自策勵云。而又會赴府試。常山濬原詹侯憲使在事。置公于百名外。雖不在額中。而猶徼倖學使者兼收。以爲院試地。及閱府中送院冊。忽添數名於公前。公遂揭府案入袖中。將進白之學使者。詞色俱厲。詹侯亦無奈。公何遂易冊以進。而公得與試錄名觀場矣。詹侯意殊不憚。必欲抑公。乃不循食餼生新舊間補之例。竟補他生。而公不得與焉。而公之見詹侯亦云。吾豈終食餼者第聽之。較也是歲挾筴往。即登應天賢書。

公歸而謁郡。八夫卽不能無赧色而猶以孝廉易之比壬辰上南宮又登進士高第而甲午就選銓司授公爲常山令時詹侯之弟洞源爲北地憲使輒具書馳賀公并遣車馬送之乘傳歸而公皆麾之去歸則以單車赴任常山其治大氏以愷悌爲本而威嚴濟之築顙豐壩以時畜洩立常平倉以防饑荒捐俸勸魁星樓立名宦祠以新學宮而又廣置田租建勸書屋擇諸生有志者人給一室授餐供之不能嫁娶者爲具六禮成之公餘手輯縣志成一信史而又刻勅丘館柱笏齋一稅每季凡兩試試必親臨厚款品

其等第而丹鉛其文變其體之朴陋浮靡者而一歸之乎大雅是歲賓興與計偕者二人則公之陶鎔力也時遇大旱當事者徧走羣望圭璧不靈而公徒步虔禱頃之甘霖如注旱魃不能爲災父老歡聲動地有神明之稱常山俗故不舉女生則溺之而公立抵罪之禁從此遂舉女存活者無慮百千民皆呼爲唐公子云詹氏之族頗恃兩憲使勢爲橫里中公於憲使無成心而亦不能廢法其有不利于民者大都與之更始而不以私曲徇之詹氏以此不快思所以中公百方卽撫以哨監司俱會議以常山爲循良舉首

而萋菲之口遂致鑠金於是詆築壩爲聚斂訾修學
爲勞民當事者誤聽其言遂疏議調士民稱寃者萬
口皆臥轍牽裾以留而公畧無愠色猶命檢白金留
修縣廨其廉可知也時嚮守亦與公不甚相知聞報
卽遣視篆者至意公橐中有艷裝而公蕭然文史數
冊不六日便行守亦聞而愧之當事者亦追悔之而
已無及矣是時京師六老沈相國以下及吾鄉唐宗
伯諸老皆憐公之才而折簡相聞欲其亟赴都門量
移善地而公以乃翁無懷春秋高愛日彌殷決意終
養不再出喟然嘆曰人情之險比于九折坂逾甚吾

其爲王陽乎遂杜門却軌一拳石一盆魚聊以樂志
而讀書乃其性然居恒手不釋卷午夜坐紙牕下疎
燈熒熒徧閱古史每事每人必徹其顛末而後已常
採古之善行嘉言勒成幾帙名敦史志餘逸志稿就
而猶未竟厥緒也公嘗自謂知義知命知玄知時知
足以五知額其堂自標通隱開徑坐無不空之酒亦
無不韻之賓而吾嘗舊交如章公覲工部董玄宰太
史陸君策孝廉偕余數輩時亦相過爲杯酌咲談歡
而貴人欲式其廬者類高枕謝之不與見許周翰太
守於公有文字之契于旌子子常造公之門而請焉

而公亦不爲報讞以此有簡傲聲然非睥睨布衣亦
復無妨公耿介耳乙巳客有自浙至者猝聞余公漢
城胡公元瑞屠公緯真相繼淪沒公潛然泣下曰海
內交知落落如晨星矣歲在龍蛇賢人其厄乎是冬
夢老衲指引西方因得寢疾呼其子元修兄弟而謂
之曰我卽死無以遺而輩所遺者第令人稱清白吏
子孫牀頭書數卷及所鍾愛琴石余手澤存焉其善
藏之言訖惟念大士數聲而瞑絕無苦楚呻吟并爲
兒女子涕泣態也公生平強項似董宣早白頭似顧
凱之喜讀書似桑維翰善諧謔似蘇長公能詞賦似

司馬相如而遂初衣似陶元亮至其仗義疎財恤孤
敬老周人之急忘人之讎親之不加昵遠之不加嫉
落落穆穆固卽叔度汪洋千頃波也其視手握牙籌
心營除目口問家人生產者去之遠矣元修兄弟貧
而勉爲借貸以刻公之集乃其許大孝思而其人亦
大雅能文庶幾克光前業公其有後也哉嘗憶倭奴
入寇時公僅六齡耳方戲於臥室倭忽至其居舉家
逃竄竟失携公父欲還抱恐攖賊鋒只得含淚而走
抵暮倭散亟歸見公仍在臥室問倭來何以不殺公
曰不知也蓋倭及門不入室而去似有神護持之者

此亦奇事故併識之

陸考功中陽公傳

陸彥楨字以寧號中陽華亭人中丞阜南公之子而
宮保平泉公之從子也中丞嘗晝寢夢紫衣僧杖錫
而至覺而誕公公生而豐頤廣額修幹碩軀望而知
爲超乘之器六齡善屬對八齡卽能屬詞十六齡而
補博士弟子時雖習經生業而雅好古文詞意不屑
帖括語其文邃于理奧宏于體裁至其操縱得意處
幾乎鞭驅雷電而叱咤風雲吾社中推爲白眉聲稱
藉藉而久之不爲有司推擇困公車者垂二十年乃
其襟度廓然雖羽落鱗摧曾無幾微見于顏色日與

吾黨諸同社談藝課文而暇則從宮侍中丞兩公時
起居視飲食周旋南北子舍陪杖屨歡蓋宮保舉子
罔卿最晚向以子蓄公故宮保非公在侍弗樂而中
丞遊宦躔還里居公實秉家政而戲絲婆娑亦不廢
也中丞建牙濟上時公以單車省覲躡屨裹糧津吏
無從物色之逡巡戟門下人皆易公及延入而知爲
中丞于公之深自韜匿至此乎比歸讀書山莊蕭然
一室平頭赤脚取充使令每讀史至馬伏波傳大材
晚成則作而言曰大丈夫當如此矣會 皇長子生
覃恩中丞以太僕授三品廕公笑而受之嘗以李德

裕韓維爲解而雅非其所好也又垂十年許不第公
意已倦遊矣辛卯將謁任子選時駐行李于城南草
廬余詣送別見几上文隔一帙取而讀之則爽然蔚
然余竊嘆賞謂爲必捷之技以問公公曰此余作也
老驥伏櫪而尚有千里志耶余遂憇公令南遊應
舉而至則復以文請質少司馬石公介峰司馬亦止
其北發而強之入試棘闈遂以是年登應天鄉薦又
逾五年乙未成進士觀政御史臺當事者虛庶常選
以待而公稱疾不赴請急歸里省宮保公比至又逡
巡不時發宮保爲之趣治裝使入都需次次當得京

朝官而公又不樂居輦下自投牒主銓者願得留都
一閒秩主銓者難之持其議久不下而公請之益堅
乃授南京行人司司副功令司副不得與選臺諫人
謂公卽薄秘書郎獨不爲臺省地耶公若爲不聞也
者而捧部符之南南都故多佳山水公偕諸曹知厚
者日觴咏其間而又與之結社所商確皆 國家經
濟之務其疊疊籌利害成敗悉中機宜非徒對鍾陵
朝爽已也公又以留司無多簿書靡所事事請于大
宗伯以賀長至行至彭城而病作有勸公尼其北轅
者公以 王言不宿于家輒輿疾叱馭而往至都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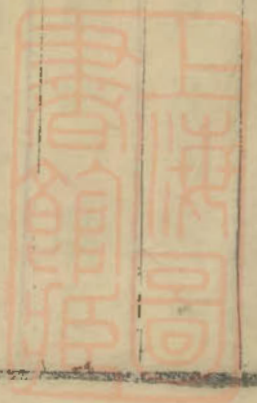
而病逾劇竟不得一望 闕庭第伏枕頓首呼萬歲
而已及病稍愈馬首遂東旣抵里將具請告一疏而
考功之 命下方諏日戒行會宮保以壽九十 天
子存問之使在門公與弟罔卿肅衣冠並騎出迎使
者與之揖讓成禮而退不月餘而以脾病大劇遂不
起矣時公年尚五十胡天奪之速迺爾乎夫公恂恂
醇謹以孝友爲政于家乃其至性娓娓好施以慷慨
行德于里乃其本懷其居第不求多于學宮其請托
不得志于武弁其省親不徇私於部吏其仕宦不躁
進于當官亦其剋事而獨公有志經畧天下事以非

簪纓世胄所敢望其藩籬而亦非縉紳大夫所能窺
其畛域者且無論爲中丞草漕事一疏爲東南百世
利而均區平役之議亦爲鄉邦計久遠其言四害八
利若燭照而數計然第其說主于貼銀助役一時不
察見謂違俗不可行而無何不十年間有撫臺徐公
檢吾民式者創行均役均田之法遂至役及縉紳溷
寇裳于編戶議者謂公與徐撫舊稱莫逆交遂以公
爲口實而不知公欲以津貼實惠裕民庶之脂膏徐
第以均役虛名貽士夫之鴆毒去之霄壤懸絕矣藉
令當年卽行公言何至有此夫然後嘆公之爲見遠

而爲慮深也如公而使之永其天年必且有掀揭之
業高出尋常萬萬者而奈之何雄心摧于弱情長算
詘于短日如士衡所云豈不痛哉公之長子景明登
鄉書次子景臯藉門廕而皆不永其天年其孫慶紹
輩當且接武而起可以慰公九原矣

丘長汀曾城公傳

丘民貴字伯畏號仲鶴後更號曾城世爲華亭里人
就童子試弗售乃徙而之嘉興受知于學使者滕公
遂以第一人補其邑弟子而嗣是學使喬公之試復
拔實第一名藉甚而試輒冠軍矣乃其下帷讀書無
間晝夜寒暑士林多推轂之然猶逡巡至萬曆辛卯
始登鄉薦而旋且報罷公車時相繼丁內外艱哭踊
致哀拮据窳窳旣襄事楨戶攻訾卒業如初而戊戌
僅魁乙榜此所謂高才多戚戚之窮者也公嘆曰吾
劇心此道三十午而竟不能博一第更何煩握寸管



嘔寸心爲耶于是赴選人授蘭谿論蘭之學人士業
耳熱公名至則與之談枕不輟人人暱就丘先生延
接無虛晷以過勞患目青無意計偕行親朋相與勸
駕而是歲長君儀部履嘉舉于鄉遂堅決不往會明
年擢閩之長汀令乃携家之官下車卽延問疾苦去
其煩苛務與民休養生息首立鄉約設誠而致行之
倉庾多朽粟輒爲典守者病甚至破家公條上五議
報可遂得以陳易新而民始甦困寺田之賦額往往
倍于民田率質之外庫徒以空手受鞭笞公爲平其
賦緩其征而寺僧始不知輸將之咎邑有來東橋久

而傾地公捐一歲俸倡義而石梁屹然改觀矣又葺
書院以課儒生而又建浮屠于巽隅以輔學宮之勝
先是汀得雋者蓋渺而是年鄉舉三人後且踰翻而
起論者謂公造士作人之效云而其所尤難者隣縣
連城有浮糧九千而羸令故遷客也力能得之上官
議派各邑各邑唯唯而公力持不可爲上官申辯媿
媿數千言卒無以難併連城稅並蠲之七邑以是德
公立生祠者七至今家戶而戶祝焉此豈可以虛文
鼓動者哉然公雖以強項得名而亦以強項爲同官
所忌且未嘗供筐篚飭厨傳以善事監司絕無逢迎

態竟失當途心而公不爲腐鼠所嚇亟欲解綬拂衣
比甲辰計竣屢牒乞休抵家堅臥不出而汀之胥役
迎公者接踵而來涕泣不忍別去公不得已強起之
任而勞來益勤病大作公卽引疾投劾歸汀之人強
留之不得夫歸田之四年爲庚戌祠部君成進士錦
旋里中正當公六十誕辰徧乞名公詩若文上壽里
巷後其事爲榮而公不色喜第手錄名臣言行授之
福壽言令無負庭訓而已又八年公乃卒卒之日櫛
沐起坐如平時無病苦狀手指西方者三口持佛號
而瞑至百日之夕木主衣冠皆西向蓋公暮年修淨

士業若以此示盼嚮者噫又何異哉公性孝友爲諸
生時束脯所入悉以奉養兩尊人無纖毫私其橐而
在官則懸像于中堂出入肅衣冠以告若稟命者然
而其待兄孟鶴與弟季鶴也共衣而共食之友于之
愛歿而彌敦撫其子女不啻已出而生平自黷序而
孝廉而懸車林下于公庭絕無私謁私于卽郡邑儒
童之試亦不作薦牘而貧交故人以其子托公者公
又唯唯如所請錢氏吳氏之子皆得青其衿又有鰥
而窶者兩穉子日夕饑餒幾至投繯而公度之爲僧
復捐金以資其盥粥偶至白蓮寺有浮屍觸舟者卽

雲門志畧 卷之十三
停撓倩人舁瘞之而後去是又仁人長者之用心非
可以世俗論也家故食貧居官亦無厚蓄而亦不靳
施捨真如東塔兩斜皆公讀書舊館穀陶玄亭家有郡伯
之而其與人交尤篤情誼舊館穀陶玄亭家有郡伯
欲延致官舍爲其子師以先諾陶辭不赴後陶爲寧
都令歿于官筦庫者乘機盜鏹八百家衆傍徨莫知
所措公聞之奮袂起令祠部君星馳告于當事者及
其邑之緝紳曲爲昭雪持其喪還真可謂生歿肉骨
而至其親知緩急必應終不責其償直公刺事耳余
門生陳仲醇繼儒有言誅公而謂公掇皮皆真夢寐
俱淡不漁里中事不挑輦上名晚年幾于莊生之木
雞程叔子之泥塑其公之實錄哉總之公家兩世占
籍嘉禾蟬聯科第夫旣儼然爲湖之鄉先生矣而祠
部雅不忘水源木本之思時時過從梓里見父之友
猶執後進禮久而不衰蓋其人恂恂孝謹謙尊而光
名位未可量也一日持乃翁誌狀再拜乞傳于余故
爲走筆叙其事如左

顧光祿清宇公傳

顧正心字仲修號清宇華亭人大叅左山公季子初
遊膠庠旋入太學性喜結納賓客人人延欸問遺歲
時金帛米粟之餽率以爲常倒篋傾囊亦無靳色雖
大叅公所遺貲產厚饒而亦稍稍中落光祿不以爲
意也及母吳夫人易簀時授以橐中裝甚艷光祿受
而益拓之而其用度亦復少嗇因而置買田宅貿遷
有無十年中遂致纍貲幾十萬甲第之侈田疇之盈
僮僕之多園林之勝不惟冠於吾郡而且甲於江南
人以比之卓鄭以彭當不是過或疑其有神運鬼輸



之術而非也蓋志祿大有心計握筭持籌百不失一
而人亦不能欺以分毫以故寸累銖積動以萬千遂
致殷富豈古之陶朱計然者流與光祿旣富享此素
封亦可以自况矣乃光祿之志意則猶歆然者曰我
輩鬚眉男子上之不能策勲于國下之不能爲德于
鄉乃徒然掠取世資以肥私室安所貴六尺之軀哉
會江陵柄國以苛法毒流海內凡重役坐侵者梟首
縣之部門吾松張楠沈堯臣輩竟罹此禍公見而惻
然憫之曷所以爲之計者先是縣有長收之役往往
亾身破家光祿爲具呈兩臺改作收銀總催分二十

餘櫃省役人之費已多復憫邑人踐更之苦願蠲銀
十萬四千餘兩置買義田贍役先用銀七萬四千七
百兩買田四萬八百餘畝該租四萬三千六百餘石
分貼該縣細布收解以至學校坊廂埠頭司獄皂隸
人夫等項靡不分給簿籍具存而又以羨金三萬兩
呈請貯庫欲推及青浦以廣餘波惠至渥也兩臺檄
府縣給義士扁而卽上其事于朝天子亦爲改容

下廷臣議建坊表其間有特命嘉賢之額欽授光祿
寺署丞享年七十晚舉鄉飲而歿祀鄉賢祠可謂得
善人之報矣第義田之置久而弊生多蠹耗蠶食其

中未免乾沒有賢子孫者爲之清查而又有良有司者爲之振刷光祿之澤其百世不亾哉夫人情貫錢斗粟不尚貸人而光祿毅然捐十萬餘金救人疾苦此其人亦一異人也或曰光祿富人耳子何以傳余曰光祿富而好義余故傳之若其人猶然多田翁守財虜我視之如圈鹿欄牛耳雖輸以丁氏之五千斛贈以蜀人之十萬錢義不爲之立傳

宋光祿京菴公傳

宋邦乂字民倩號繼宇更號京菴華亭人御史定宇公賢之長公子也定宇爲名御史而竟以目廢居家家在東海上能以魚鹽收什一之利故以富厚稱而民倩籍有其父之業且性亦跌宕蕭疎時有聲伎音樂之娛與夫彈棋擊劍蹴鞠樗蒲之好而間亦常以鮮衣怒馬自雄于里巷間顧其爲人樂善行義慨慷好施更喜結納賓客賓客至則勅庖厨具精膳以食之開良醞以飲之且設弦琴枯棋投壺博陸之技以娛之座有風騷者有任俠者有儒衣冠而賢豪者有

以吹簫鼓琴技藝雜進者蓋四方之士輻輳而雲集
焉一時慕義趨風謂有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概皆
以爲盛事美談而無何海蔡之難作矣海中丞蔡兵
使兩公皆有聲望而時相欲修郟於徐文貞家遂指
授之以國憲真其掌握欲齟齬縉紳以快其意往往
錮人于議鞠人於刑而里中兇猾負嵎而爲虎憑城
而爲狐營窟而爲兔含沙而爲蜮者稍與宋氏有涉
輒構釁投機羣起而告訐民情幸民情無一敗名殄
義之事遂得不染於詞向微民情之素其不身犯霧
露而家嬰縲纆也者幾希自是民情益增修其德廣

樹其恩以膠鄉曲之譽而里人有悔過謝罪負荆來
請者第咲遣之而已民情以此家亦少挫所收租自
歲輸而外強半外府予人而日亦不暇給於是乃議
徙居金陵其寓金陵也尤爲孔道之衝賓客日益進
自寇綏軒蓋以及王親貴戚之流皆以民情爲郵
往往影從響集而民情不難洗橐傾囊以供之此其
人如衡之以勤儉操家之子不免愧謝弗如其以視
之計算牙籌把握銖兩垂死不散斗壘之剩瀝分雁
鶩之餘梁者奚啻霄壤哉後從金陵徙歸亦未嘗絕
交知之歡不減曩時意氣而不幸一夕長逝其不容

死而死於牖下亦幸矣太史公作史記立傳論者謂其崇勢利羞賤貧爲良史累余亦竊竊恠之及讀孟嘗信陵諸公子傳而後知太史公之用意深也如諸公子而無傳何以使富貴而行俠者勸乎吾故舉今世之富貴而行俠如民情其人者節取焉而爲之傳雖然民情卽以俠傾家其子啓明不墮其家業而且讀書能文章近修吏部志成爲銓曹所器重題授翰林待詔侍班 經筵預修實錄其孫敏應舉都門與續御史公科名一綫之緒又可以不墮其家聲矣

陳少叅成所公傳

陳嗣元字承一號成所華亭人少叅夢庚後梅公之幼弟也公之父封君所恒翁生二丈夫子長後梅公次卽公俱爲翁所鍾愛嘗語人曰我二子必皆科第中人也而甲戌之歲長公已成進士矣公方從師業舉而是時見兄得雋輒有奮心識者卜其俊偉之器比爲諸生文聲藉甚卽以辛卯舉于鄉後七年戊戌登進士授工部主事陞員外郎郎中其在冬曹當鼎建 三殿 兩宮及淮黃濠泗諸大役一時帑藏空虛大司空綱紀出入不能塞漏補苴賴公借箸而籌

多所倚辦遂以木望推擇出權武林之南關關之設
稅起自成化間其始僅數千百緡後乃增至萬四千
有奇溢矣又加新稅三千有奇更又溢矣商民每每
告乏而屬者大役繁興主計之臣畫無所之不得不
復取羨且重以中涓括金錙銖必悉幾于竭澤而漁
使者握算持籌往往掣肘關權莫有病于此時者歲
癸卯公奉簡書來董關政首進商牙諭之于庭視
若疾苦奸弊如燭照然卽不能輕議蠲貸徼恩非望
以供驩虞寧忍藉口時緡重困我商民令行者居者
畏關權如國門禦哉于是政以寬爲規稅以平爲準

不求過額不務取盈晨起坐堂皇受事曲直必和顏
色而垂聽焉訥者亦得伸詞黠者不能逞辨反覆勸
諭使人意消其有負且愆期者書姓名于籤每月朔
望掣籤唱名商東牙西佇立別其不償者大用劊懲
而畢償者有銀花朱幣之賞以此無敢後償曩深山
之民伐木作室而仇者以告公差一出膏血盡捐公
曰彼伐木未嘗通商不在稅例笞而逐之已而代爲
報稅公曰是又仇者巧爲計耳復笞而逐之自是民
有所恃以無恐而城中水道淺濕如溝舟筏往來多
滯公令無重載急貫而行停留者有罰從此水道常

通而公署之在水口者慶豐關與橋之就圯者公皆捐俸葺之春至水涸木少或勸議加而公守寬政自若用其一常緩其二舉其鉅不責其苛市無能奸之以通負牙無能奸之以乾沒保家不得依水滸以攫牙之利怨家不得指禁販以修已之郟富商大賈皆欣欣願出公塗而鬪鬪之細氓亦得食其餘而幸有所庇跡公之爲政關津也恩威並濟故人人樂公如膏雨而畏公如轟霆神明豈第之聲不脛而走四境緩取益辦廉取益饒計公蒞任僅匝朞耳而國以裕商以通大司空之緩急以備蓋公愛商甚于自愛故

不廢權亦不廢恩商愛公甚于自愛其財故見公恩不見公權誠有如侍御陳公禹謨所記碑詞而太史馮公夢禎謂公持已以冰霜而庇人以雨露非虛美也公以事竣復命旋擢江西少叅公至愈益守官守道兩臺皆倚重之而有一郡侯性狂悖異常不守上下堂屬之分見必踞上座意殊傲睨公公不能堪遂拂衣歸兩臺留之不可得歸而與吾黨故知數輩聯社爲杯酌歡意豁如也且築圃誅茆澆花種竹將流連詩酒作逍遙散人而無何一病奄奄竟成沉疾不起矣此余之所以哭公而愁腸若割揮淚如雨者

也公之子汝膺委美而文以天啓辛酉舉應天鄉書
必且南宮接武有子如此公其不亾也夫是年按使
者鹽使者江使者三臺並臨隨巡查攝者苦無公署
一公借居公舊第中白晝見有戕寇緋衣而出揖者
不勝駭然問之左右而知其爲公宅也遂徙去不一
月而郎君泥金之報至矣此殆公在天之靈英爽不
昧示之盼蠻以啓佑後人者也孰謂鬼神之說渺茫
不可信耶故傳公而弁識其事爾爾

王太守達宇公傳

王善繼字孝冲號達宇華亭人公少開敏志氣不凡
其祖拙齋公父若川公皆憐愛之乃祖嘗齟齬于仇
家產日挫役日煩輒多愠色而見公膝下則輒解頤
以爲此吾家鵷鷺也而公自垂髫卽發憤博綜羣籍
口誦掌錄矻矻嗜學不休而屢困童子試至二十五
始補邑庠生時歲大稔田廬俱爲債家所沒無宿春
之儲而居極湫隘蕭條風雨旁射公乃拮据故址構
一椽棲贈公而以舌耕供朝夕暇則奉贈公杖屨行
遊街市間或至名圃疎林一觴一豆歡如也數年間

哭弟哭父又哭六母三遭大喪公雖貧而祭葬中禮人以孝稱撫其兄之子不啻己子又以友愛稱戊子服除補試邑令喻齋張公郡守楓谷喻公俱拔置第一是歲遂登賢書己丑上春官不第歸授經如初課子弟雁行入庠序無何兄之子歿死而其孤又殤公哭之哀甚至嘔血而以此懷抱不堪中每與友人商出處遂于戊戌計偕謁選得池州東流學博官時奉母陳安人就養黌舍而會安人暴亡扶柩還里辛丑服除又下第補嘉定學博至則與士子立社課文品第甲乙其等而一日閱視宮牆以近來文運不昌爲

歎息有意舉而更張之蓋公精于青烏家言其右方之秀水宜通左方之土山宜鑿兩山環匯而中峙則人文可立振者于是請之大令韓侯捐俸創義而多士樂助此役不數月而告成而又鼎新尊經閣購書千卷入其中與多士絃誦不輟癸卯得雋者三人亦前此所未有而公之言驗矣先是公率其長君獻吉以文請質于太原王文肅公文肅驚且嘆曰郎君如神駒當是一日千里君亦非伏櫪老驥奈何戀戀此豆稜耶至甲辰公果成進士補刑部郎入部適當巨璫高淮被逮淮以城社憑依撒金規脫公捕淮爪牙

黨與盡伏其辜而特疏列其罪狀大畧謂擢髮不足
數淮罪寸斬不足謝遠民如高祿者虎之負嵎所當
犁其巢而掃其穴高淮者虎之在匣所當食其肉而
寢其皮疏上 朝論快之亾何馬璫謙以盜鉛事發
下公公復具疏謂謙影射出入幻若鬼神乞勅下法
司寃問如律時謙百計宛轉稽留奏章乃得不下而
公之直聲已震 輦下矣舊司禮田遺孽與其黨構
釁黨坐事實擬戍而田無死法黨訟之西城御史御
史欲寘之大辟使人諷公公曰此某未蒞司以前事
也今奉 肯定罪非覆請不可非兩造具備不可而

欲擅反舊案乎執不聽會公出守建寧中蜚語而京
師素直公者皆曰王曹郎夙稱恐項彼目中且無高
淮馬謙兩大慙而何有于田貴人謗始得白公之守
建寧也當大潦後城闔屋舍皆浮水波中流離載道
而公延見父老慨然欲修廢舉墜不以傳舍視其官
而官署在萬山間雲霧四合不辯晴雨晨昏公輒聽
事大樹間蒸嵐釀濕木葉索索有聲嘗以枵腹當之
不憚勞勩其長君偶在侍數以爲言而公視事自若
一切繕庫藏飭郵傳省囚繫勸農桑覈丁賦勦山盜
履任僅八月餘而精辦如久任者竟以此耗其精神

明年二月而公疲甚疾作矣乃遂堅意乞休請之當道臺使者強留之不得遂以請告例具題覆奏病痊之日撫按疏薦起用此亦四品外臣所未有之異數也公廉于居官第飲建溪杯水而病次將行復檢美金百餘兩議復雲龍橋又捐金爲課士費又給粟帛爲節孝旌種種善政皆足繫思去後故解郡時老稚攀車號送者聲徹山谷間公停車數日慰遣之乃散既歸惟日坐一室誦黃庭經暇則與客笑談以自遣而逾年抱病逡巡竟無起色蓋公體素肥腹便便負背如山嶽而至是骨露衣表親識見者每憂之而竟

以壬子五月中旬長逝矣公最熟朝家掌故併留心當世之務故居官遇事不問險夷不避勞怨而爲之策成敗利害如指諸掌公亦偉人哉以公其人卽賜節擁旄直其剩事而宦乃晚達僅自刑曹而郡守以二千石終年且不逾中壽豈不大可惜哉獨目見子獻吉爲解元長孫宗熙爲名諸生工文潔行不愧清白吏子孫此公可以含笑地下者也若公一生恭儉身無妄動口無戲言衣不重彩食不加簋恂恂一似書生而又分租分俸以贍其從兄弟及其族人調貧恤乏慷慨好施而橐中垂垂至歿時不能爲殮公

之爲人可知其槩矣吾故于公不勝緬懷也而爲之傳

于填吉爲難云長發宗熙爲言請主工文獻計不與
以二十不終卒且不逾中壽豈不大可謂若爵目良
幾猶難直其陳事而宜以與對自所曹而得守
之策如娘味害收計前掌公亦草人結以公其人自
必當世之奇效吾官毘事不問劍夷不獲幾終而爲
以壬子正月甲寅身逝矣公最熈 醇定掌始計哥

沈侍御石樓公傳

沈時來字君大號石樓華亭人雲間二沈學士之裔
也公以故家舊閥值時中衰而乃尊封公見屏翁垂
老而貧至無以供朝夕且多患難憂危公以弱冠仔
肩外侮扶掖乃翁于搶攘之中人稱其孝時公且歷
盡艱辛苦心嗜學年二十五始得補邑諸生自是每
試輒冠曹耦郡邑大夫督學使者靡不鑒賞其文試
卷一出人爭寫之紙貴矣公爲里塾師弟子以方嚴
見憚陸宮保平泉公延之爲其子傅不以後輩禮待
之今同卿陸公劬思其高足也年四十舉賢科落第

而歸仍就館穀者三歲歲得修資悉以供乃翁饗殮
酒饌之用亦復毫無私蓄以此人稱其奉并稱其廉
壬辰舉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寧夏時慶藩遭
逆孛之亂方飄搖不堪而公啣旨慰藉且盡卻其
饋遺為藩王所敬禮旋典試雲南簡拔皆知名之士
滇錄半出公手朝論以為斐然有文而歸且數載
杜門棲遲冷曹如寒士狀時從封翁逍遙田野嘯咏
園林角巾布袍見者不知其為貴人也已而選授御
史董役長陵裁省破冑之費以巨萬計中官不敢
有所乾沒侵漁比巡視庫寺兼攝京倉則又搜弊剔

姦凡所條革鋪行賠補之累糧役解額之煩著為令
甲公私便之其巡視兩關也出都門而外武弁自犬
將以下無不披執見者而百萬馬軍步軍環遶擁衛
一似鐵壁銅墻其呼撼之聲幾動天壤而公晏然坦
然不為色動至則簡閱士伍而汰其不良者考選將
領而去其不職者甚使輿援吞聲無敢私為之地夫
公第書生耳憑藉天子威靈乘傳出關而有此寵
異豈非丈夫生世之一快耶竣事歸公以巡城適有
訊妖之役都市間皆重足立側目視而公解貸誣網
數百人得拜帑錙之賜無不頌公寬仁者而于時

奉簡書出按部江西矣公于西臺素有聲望而豫章
命下咸以真御史稱之謂此行當持斧埋輪攬澄
清之轡而無何忽以暴疾卒于途享年五十有七可
惜也鄉人有官河上者爲公經紀喪事檢之囊橐蕭
然真可謂廉吏而易箠之時一議不及家事第涕泣
而呼封公不去口也可不謂孝子乎哉公當母夫人
抱病籲天以祈增算盡撤諸葷而太公拜有章服時
始食兼味卽一再晝錦還未嘗從官司居間一事而
室無二御門無雜指山田數十畝僅僅資伏臘饋粥
而已蓋其孝其廉亦公天性然也管弘正間莆田有

陳靜思先生世稱孝廉御史大宗伯爲之請謚于

朝今吾鄉亦有孝廉御史如沈公其人者亦旣舉祀
鄉賢矣顧安所得公論而請之謚乎方四明相公之
入政府公實以皇華使持節召之家而四明柄國以
後未嘗私謁以邀故人之一盼此其品又當求之古
人中者因爲公立傳而并及之所更可惜者封翁以
望耄之年不幸見子客死行道之人愴然悲心焉而
幸有孫士棟代父以行其孝鄉之縉紳士夫亦不以
公存亾易心盛陳玉帛詩章於庭以申封翁千秋之
祝公亦可以瞑目九原而士棟亦得以承歡膝下庶

雲間志卷之十三
稱郡中一時盛事耳士棟閉戶讀書無脂韋綺羅能
且能裒集先世之文獻刻之以存家乘他日爲御史
善繼善述者其在是子也夫

張宮諭瀛海公傳

張以誠字君一號瀛海青浦人公生時幾不舉媪婢
見紅光滿室驚相告而舉之在兒童已有異兆四歲
能讀書出語驚其塾師輒謝去八歲屬文奇警袁相
國履善與公舊居隣比一見嘆賞之曰此非凡兒也
時封公見峰翁家日中落愀然爲門祚憂惟是兒曹
誦讀是賴而族里中多所齟齬公獨仰體封公心下
惟發憤卽寒無衣饑無食而晝夜呶唔不絕聲且結
同志爲文社專矯制舉言而於諸史百家及國朝
典故諸書無不博覽丙戌食芹於泮則司空柱宇羅

公縣試所首拔士而庚寅食餼于官則海澄立臺柯
公督學所首拔士也自是文學藉甚人爭延之爲子
弟師而錢肇陽蓬萊公與公爲內兄弟奇之於未遇
之先令其長子文學穉宣聖錫仲子太史穉文龍錫
執經備弟子禮甥舅相與砥礪讀書課文識者知騰
驤有日而壬辰之春 詔天下舉郡邑俊英爲選貢
生而公領袖諸生得與選入六館下 廷試歸里舟
次青徐間忽墮水同舟者以爲必無幸矣有一從僕
故善泅皇遽赴水救之已漂下流數里許而竟出之
波濤洶湧中非鬼神呵護不及此癸巳正月遭元配

陳安人之變而七月又喪其生母安人親戚皆引
壓嫡舊制請之封公恐再誤甲午之試而公愴然以
失養爲痛竟服斬衰之服者三年拮据襄事幸且告
完公亦無意再娶而徐貢士時夫繼溥與公文字相
知力推轂之乃翁尚寶前遂歸其妹時公以寒士而
爲相府東床卽其家不以常婿相蓄而公亦歆然不
有其家也丁酉遊成均爲兩司成具區馮公毅庵黃
公所甄異以天下士目之而是歲以監元入試棘闈
又不得雋公以久善敗北不無陰陵再迷荆璞三刑
之嘆且復自疑欲易轍改絃以投主司之好而又不

能更其故步輒衡于奇正今古之間日事鉛槧而縱
筆成之遂爲時髦先登而與方家並駕以庚子辛丑
聯登科第矣至入對大廷 神廟親擢第一人及
第倚馬萬言規切時政雖賢良天人策何以過之且
公亭亭玉立氣宇清嚴士紳咸屬目公以得人爲
國家慶而京洛諸貴人又知爲東海翁喬益心儀之
公亦敦尚名節動以古人自期同館諸名流一時倚
公爲重會 東朝册立以 覃恩封乃翁如其官而
馮母太安人之計音適至公卽跣奔辭 朝歸而執
喪讀禮乃所以侍翁養志而承歡靡所不至非但修

甘脆之細節襲溫清之虛文如世俗所稱孝也者一
日掃墓鳳山見所陳奠慨然增嘆奈何以高曾盼嚮
之地而令蒸嘗簡率至此乎卽筮仕未饒祿入先捐
產三十畝爲祭田其衰之請以異日是又其追遠之
孝思矣甲辰服除奉乃翁而兆得以拜恩 闕下寵
受馳封斯亦家門吉祥盛事而公自簪筆校書外不
輕見一人亦不輕出一刺獨吾松細布白糧諸役人
久候待而苦勒措者不靳折柬爲之轉白所司曰吾
何忍重困故鄉父老也是冬公上疏乞歸省正乃翁
八十誕辰公於親朋燕見之後偕兄弟輩再捧一觴

跽而進之膝下以祝千秋而翁神氣益王亟呼公而謂之曰吾全家叨國厚恩惟汝一人報效如徒戀戀椿陰豈汝志亦豈余志也且汝非獨子汝卽行尚有兄弟六人遍侍予側日趣公治裝乃發比已酉還朝公以東宮久虛講席爲聖學憂與同官上疏具奏其畧云宮闈非進學之地內侍非勸學之官乞早命皇太子出御講筵以重國本以慰人心而中間援引古今詳明剴切讀者謂公不忝宮坊之職云庚戌分考詩一房壬子又奉簡書往八閩王考必晨起焚香祝天曰是役也願得正人端士以翼

我邦家旣入苦心繙閱務無遺珠而後已故所錄皆海內知名又嘗三閱例貢廷試卷其拔之前茅亦多才雋掄魁者豈亦公之誠心所感召耶癸丑公以思親兩上疏省覲未報可而會乃翁有都門之役公卽迎之遠郊拜而泣曰兒子亦數數乞歸以比例不得又請封差以資淺又不得若之何令吾父倚閭且匆遽就道間關至此於是益務承膝下歡且乞在京諸老摘詩若文以介眉壽而公旋拜諭德之命乃翁益銜上恩喜淹留京邸而衰頹種種公竊心憂之適頒大行皇太后哀詔勉就山西及萬全都司

兼程竣事從容奉乃翁南還纔兩月抵舍而乃翁病
病且劇矣公迎醫視藥無停日且願以身代終夜籲
天亦靡神弗禱而翁竟不起也公哭之哀有泣盡而
繼之以血者而卽以乙卯從鳳山祖塋間舉窀穸之
事上下陵麓一皆身親其勞以至神傷貌瘁此實公
致病之由而公仕宦十五年來室無二姬門無雜客
居恒自朝至晡端坐齋頭第亦披閱書史或與賓客
弟昆對奕一兩局而已蓋真澹然于聲色貨利外者
第海內文字之托靡不親爲構思灑翰甚至短箋小
疏必出公手是亦公之所以致病者也而自大葬乃

翁後于孟冬之朔日侵晨入山奔號具祭墓前一慟
幾令草木生愁歸不越三日而公咯血數升竟無起
色非所謂死孝者耶夫以公之望之資以需大拜有
日乃進不過視草出不過衡文而一時鼎鉉之業尚
虛天何奪之速也獨其笑言不假繩檢不弛景行前
修獎借後進包荒片長薄技緩急故友窮交此共行
誼之不可及者其楷書做趙吳興行草法王子敬文
章宗蘇學士而詩律擬孟襄陽其篇章尺幅藏家者
固多而流傳四方者亦不少是在公之諸子安苞安
芑安茂安萼衰而集之刻而行之而更有繼志述事

聞揚而光大之者余於嗣君端有望焉嘗憶辛丑之前一歲爲庚子之冬余與公及海上唐聖涯朱爾師同赴計偕之役道多雪色冰花相與曉行夜宿至除夕始抵蘆溝橋四人浮白醉餘顛天祈夢我三人皆朦朧若無若有而公獨夢人捧一大盒贈公啓視之則金花一枝也衆皆以爲金花者官花一枝者第一人之兆輒相慶嘗得昇元公唯唯謝不敏而至臚傳之日公果及第矣乃知功名自有前定之數而夢之奇驗如此

張宜春內庵公傳

張本嘉字孟端號內菴乃翁隆陽公從樵李而來依外戚孫氏隸華亭籍遂爲華亭人公生而聰敏絕倫乃翁口授以孝經論語卽能成誦見者皆異之旣從玉宇王先生遊羣弟子以百計嘗羣而試以文藝試必甲乙其名無不以公爲舉首而戊寅歲公方十九齡就試于學使郭公卽擢第一與觀場名自此赫赫起矣不佞與乃翁隆陽公交以年少目爲小友而公之交不佞又年少甚亦以小友目公夙稱通家世講公自己卯後凡五試皆不得志于主司適鹿門茅先

生從歸安至吾郡會華亭令武林王懷我試士出十
名卷送先生披閱而公名在第五獨手此卷謂如秋
水清潭沁人肌骨當是科第中人而公時以家窶且
貧餬其口於館穀壬辰館余外舅季憲使家每對客
譚說間意殊快快不自得而不佞從衆中座上欣賞
其文以爲必捷之技公輒輾然色喜而勝氣舞于眉
端故公之甲午乙未聯登首推鹿門先生爲知己而
指且再屈不佞亦公一知己也釋褐授官得江西之
袁州宜春尹袁故瘠郡在萬山中爲李文饒韓昌黎
遷謫之地仕宦者亦弗樂居而公慷慨自命曰管李

韓兩公視余何如人而余寧詎不堪爲吏乎至則持
大體略苛條一意與民興利除害山田中下民習偷
惰不自耕召外境流人爲佃戶第飽傭直去田卒汗
萊而公廉得其弊禁絕遊手之徒戴星夙戒而袖出
勸農書授之田保使嚴督其課至有秋而黍與與稷
翼翼皆公造之福也下車之初見獄囚纍纍察之而
知尉有受富人指被繫者立訊出之嗣後每逢熱審
必加哀矜有公在事而囹圄之中無復以輕罪桎梏
者矣鄉民王禹以力稼成家禹死而寡妻孤兒形影
相吊其族長與族衆謀剽掠家貲殆盡公按問如律

見禹緘滕殊固乃喟然歎曰是豈不欲燕翼也者而以供此輩魚肉耶悉以歸之禹子而罪其族人諸生楊緒伯死立一嗣男倫序不應嗣者以重賄賂宗人輒爲左右袒且造蜚語離其母子間公召而嚴諭之曰若曹視而家如秦鹿耳衆共逐之必傾而家遂感泣定嗣如初而楊氏幸不至爲若敖氏之鬼有楊禮二者以廬舍數椽爲商賈居停主會某商失盜捕人羅織主人禮二不勝拷掠自誣服獄成矣公鞠其獄而心獨疑之後竟募獲真盜而出禮二於獄得不死也蓋公之恤民命而重獄情大都類此宜陽多佳山

水當楚粵之衝郵軒繹絡前令應接不暇意殊苦之而公冲襟雅度見者飲醇卽騷客詞人踵至必置酒高會相與盤桓嘯歌不忍舍去是何驅車負弩之場而有此拄板看山之致哉且采擷名勝貯之錦囊標曰春臺雜咏此豈俗吏所能又誰如其風雅也公雅憐才好士爲之修黌序設田租暇則進諸生以文行相勗勉直指監司有衡文之役必以屬公故所得四邑士皆知名時髦如袁君業渠龍君起陽嚴君堯日並受公國士之知至庚子歲連翩得雋而公知人之譽又可知已郡侯南海平宇黃公由廷尉出守精干

比詳從諸邑中得公所上爰書一讀而知爲宜春之
筆以此推轂于當路諸公至辛丑入覲部使者以
卓異請旌于朝將待以不次之擢而吾黨偕計晤
對長安覩公奕奕神采輒相與羨而言曰是必登三
事位九列者而抵家亾何旋復任不二月而計聞矣
公之在宜陽自俸入外不染民間一絲一粟有秀水
清遜令君之謠而公之死也又以憂勤民事日夕廢
寢忘餐乃致沉痾不起父老子弟惜其褫身廉而賦
政敏至相向哭失聲如喪父母非公有以感之而能
然乎按公宦蹟多以陰德活人天之報之宜豐其壽

而享年僅僅四十有二似乎天道無知而公之子汝
開伯元者高才績學登巳酉賢書今方待詔公車竟
公未竟之業天實畱所有餘以待後人是又天道之
有知者也故不爲公吊而爲公慶云公之元配王夫
人名諸生見素王公女也有賢德能詩刻焚餘集行
于世

于世
人各謂生員素王公女也其賢斷謂其家焚翁兼亦
有賦皆也姑不為公吊而為公慶云公文示驪王夫
公未竟之業天實留而休給以將終人畏又天並之
開前示皆高木蘇學登日西賀書今式奇請公車竟
而享平勤勤四十休二心平天並無味而公文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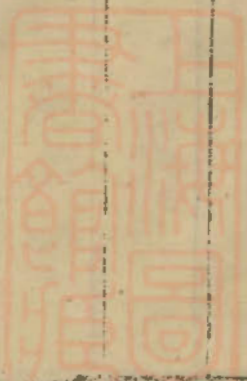
雲間志畧卷之廿四

華亭何三畏士抑甫編著

男如召輯
如韓輯

楊孝子懋延公傳

楊應祈字懋延華亭人故給諫允繩抑齋公之子而
刑部郎忠裕長世君之父也在世宗朝有二三直
臣赤心烈膽干日貫霓而其時嵩相柄權奸邪崛起
給諫公不難抗論發之初疏劾大臣濫受餽遺嵩相
已深心銜公矣而又疏劾寺丞胡膏虛冒貪鄙膏屬
嵩相私人嵩益怒乃嗾膏以謗訕誣公坐死法下請
室孝子甫弱冠痛父冤每欲請上方劍而不可得又



欲挾匕首中之而又不可得乃匍匐橐籥日省父于獄中退而蓬跣蓐食悲號顛天願以身代父死遂刺指臂瀝血書疏將抱石擊登聞鼓鳴冤上奏其疏畧曰臣父允繩以破冒物料情弊據實劾胡膏而膏抵塞無由反以謗訕君上劾臣父竊念人臣之罪莫大于謗訕而謗訕之語必不入於讎人之耳且證于讎人之口胡膏臣父讎人也使臣父果欲叅劾胡膏不應輕泄前語使臣父果有前語不應叅劾胡膏伏惟聖明垂鑒察父孤忠被冤特賜原豁使臣父得與螻蟻俱生臣雖伏斧質與羊豕同斃且不朽矣疏

具而母黃孺人泣止之曰楊氏自祖父四傳以來止爾一脉爾尚未有子也藉令復蹈危機徒死無益焚其草格不得上居久之傳聞欽諭采取靈芝孝子竊倣劉殷求董澤間故事賫糧入山直至平坡寺地方得芝二本將具疏上之朝請代父死而母黃孺人復止之于是服蒼頭短後衣跛躄長安街頭方徬徨無以爲計而亾何舉子卽今刑部長世君僅五十日耳孝子泣而告之母氏曰嚮以兒未有兒所以兒不卽死今有兒在可以死矣遂入獄與父泣別出而又別其母妻指所生子而言曰兩世血胤惟此一孤

其善視之竟絕食死夫孝子以憂危之士羈旅之身上有碎首之雷霆下有甘心之鬼蜮進不能與父俱繫退不能與胤俱存度可以死也而死蓋死于父未死之前不忍見父之死而死也時給諫公在獄者五年而會星變請行刑嵩相遂列公名赴西市死矣使孝子而在見父行刑而死又當何如其悲絕哉孝子不忍見父死亦死見父死亦死等死耳與其父死而死孰若死於父死之前庶幾可以感動君上可以感動奸邪而又庶幾萬一者吾父有竹宮之赦此雖草木土石猶且動情而嵩相必欲殺之覆其巢而并破其卵豈復有人心又豈復有天道者乎蓋孝子亦計其必無幸而以死先之此孝子之所以死也此孝子之所以爲孝子也晉者申生之死衛太子之死皆有所迫而然而楊孝子以白父寃從容就死其死孝不啻過之故吾謂孝子之死于國法當旌于史法當傳故特傳之以示世之爲人子者法焉



高孝子旭崖公傳

高承順字于理改字孝卿別號旭崖華亭人君自少
穎異大父極愛之比大父卒君哀慕如成人宗黨親
知見者曰此子孝于大父必能孝于其親是能聚百
順以事者故以承順名而其改字孝卿則以其叔贈
公多君孝行故更其字曰孝卿也君始業舉會其兄
以苦學寢瘵而亾乃翁南坡公鬱鬱爲嚴詞以誠君
而君亦重貽乃翁憂遂謝去輒力事耕維爲滌灑資
無何母夫人暴卒公哭之慟若弗欲生不御酒肉不
御內者終其喪盖羸然雞骨支床當其執母喪時而

孀聲已駸駸起矣歲壬子倭夷猖獗君倉卒奉乃翁走入城道猝與倭會露刃向翁君延頸請代倭亦義之父子俱脫於虎口嘗侍翁輓漕燕都翁遘危疾君日夜涕泣籲天忽夢大士授君刀圭翁病旋起比歸途大風陡作舟幾覆矣君又擁翁叩頭泣禱于天得免封姨之厄盖乃翁之瀕于死而復活瀕于危而復安者衆皆以爲孝感所致云居恒又曲意就養以奉乃翁歡手摘佳果蒔佳蔬進之以佐匕飭曰此以娛吾父口也庭栽修竹植繁英進之以供清翫曰此以娛吾父目也乃翁意有所需君恒伺得之以進左右

曰此以娛吾父志也兄與嫂俱蚤世而無三尺之孤君傾橐以歸之士曰此吾父遺體也見諸父必恭卽小宴集亦親爲之袒割嘗代南石與南汀子之役仗義請行囊無私染曰此吾父所遺手足也乃翁有一劉侍兒矢志服勤或疑其有所挾強之改而君弗以爲然曰此吾父之所愛也君于兄弟中最少然以孝最得父母心遂有爲飛語搆亂骨肉者君置弗辨而一切喪葬以身任之所析箸惟甌脫寢丘是取以此白首無異言此又君之以友愛而成其孝者矣兩尊人歿且有年祭必泣蘇蘇下而忌日之持服如初喪

雲間志卷之五十四
五
時蓋君之娓娓行孝殆自其天性出之而非以矯情
要譽君真孝子哉扁其室曰見崖而名其里曰世孝
蓋君之子文學復以孝聞居父喪三年如一日甚矣
其似君也王學憲洪洲公所紀孝行自伯奇子輿而
下可千人而吾鄉得馮巽孝張貞孝兩先生于後又
得李孝子楊孝子高孝子余喜其可以風世也遂搦
管而爲之傳

康隱君了予傳

康時萬字孟修號郎山晚更號了予居士饒州司理
南濱公學詩之長子也公生而秀眉目美姿容卽所
稱玉樹璧人亦不是過王弇州兄弟欲爲海虞張氏
女甥擇一快婿而難其人偶過雲間訪南濱公出其
子見喜甚遂許之授室贈以千金裝而孟修神情爽
朗舉止清疎吐語出言絕無烟火氣而翩翩文采弇
州益愛重之乃其性不耐俗又不喜事家人生產不
數年而奩中之裝盡弁其產日益挫矣而孟修如山
麋野鶴意常在長林豐草間翛然泊然也始居郡城

亦簡出出必爲山水遊其交皆當世賢豪長者或高僧老衲之流不與雜賓爲伍此其一種清幽之趣有可望而不可攀可親而不可狎者嗣後二十年來則去郡十里餘卜居避世卽親故亦罕睹其面焉所居田隴間多空陂大澤有古藤老楓三四株因築圍結廬其下繞田皆插籬編槿塍岸曲折不見關扉啓扉則花草蒙茸不見徑徑轉而之曲橋下又不見丙舍草堂修竹干雲踈梅障月翠微蔚曖惟聞機杼聲與吟詠聲相和而已客至輒畱畱輒飲飲輒醉而無客則倚杖閱耕閉門齷忝大兒讀小兒啼不知人世間

榮枯毀譽爲何物而孟修年未五十時鬢毛已種種如雪望見者以爲山澤之癯當是龐德公蘇雲卿流亞而其居亦頓成深山與桃源苧村相似王景玄所云龍居深藏者孟修其人也真隱君子哉孟修詩必宗唐字必宗晉揮毫潑墨有大曆永和之風而一門孝友終始雍雍無間言且居恒不聞其誚讓之聲亦不見其諂驕之色斯又人所難能者馮司成開之王太史宇泰丁儀部長孺于比部中甫及吾鄉唐宗伯抑所吳太僕懷野與孟修爲莫逆友時造其廬而孟修不務逢迎落宕骯髒如故人以爲高琴川繆希雍

仲淳客雲間久每依孟修以居當仲淳遊長安其母病且歿而孟修之侍湯藥與其視含殮不啻如母然人以為義而孟修亦不以自有也晚歲食貧至無以供饘粥而相知中有贈米數斛者輒呼傭奴為之蔬泉治畦點綴其所居之景不幾日罄矣說者謂其烟霞之癖至老不忘而亦以富兒暴貧每生寒燠之感輒稍不快于中奄奄以逝雖其享年七十有奇不為不壽而就其高隱之致爛熳天真即百歲曾何難至而乃遽止此哉今亦不能呼隱君而起之第如隱君者不能有爾而安可無一也是可惜也其弟季修時

策好遠遊亦以能詩為公卿所重近從西粵還卜居吳門亦有棲隱終焉之志可稱兩難而孟修之子元浚其孫斗樞斗權為博士子員皆有文章今譽將昌大于公之門孟修可以含笑而遊地下矣

大千公之門孟劭何以合笑而茲此于矣
其氣平蹠上蘇爲軒士于貞省成文章令譽
吳門亦首對劉絲壽之志何穉兩華而孟劭之
策汝藝藝亦以詣荷爲公嗶視重戎於西粵
數十年

周文學水亭公傳

周紹節字希允號水亭華亭集賢里人 世宗朝理
學名臣貞靖先生學憲萊峰公之少子也兄曰紹元
字希安號山亭生於清源宦邸學憲公以賀客先至
者爲上而鄉先生方公元煥適至方固名士因以紹
元命名既又分憲長沙而舉次君方伯趙安節公稱
賀首至趙亦素稱長者遂復命名紹節學憲公廉無
宦橐第以清白相詒山亭公少績學一再試有司不
售輒棄去日以詩酒自娛淪茗焚香靜憇斗室不復
知人間有貧富經營事突烟不舉釜甑常塵而公嘗



籜冠布袍長嘯松風慧露之下鋤蔬藝菊意豁如也
而復有捐金以賑陳氏一事公不欲自居而僅於集
中漫記不載姓名此又行德冥冥他人所不敢望耳
水亭公九歲失怙時且不勝痛楚至牽母衣而號聞
者酸鼻年十七復罹張宜人之變更益哀毀盡禮人
皆異之比時家政填委外侮紛沓公一一籌畫不少
示人以隙而更以餘晷發下帷期繼先世之緒弱
寇補博士弟子兩試陪京皆報罷愈自淬勵與名雋
相結納肆力于文詞而不知其精神之漸銷耗也病
已中之矣于是謝去舉子業弗事曰我先人有一畝

之宮千卷之書是足不墮清白家聲矣豈必金紫可
謝地下哉迺杜門却軌屏除應酬寡慾清心兀然枯
坐時公諸子裕仁裕宗輩皆以髫年蜚譽有聲膠庠
間而公日夕以貞靖先生遺言遺行指示座隅更舉
當世人物與古今成敗可資法戒者諄諄庭誨蓋公
揚擢勘摩於經濟處大有得力所策兵農水利救荒
療時不惜娓娓千言悉中肯綮至於叅覆前代興亾
之故揣摩後來成敗之機不啻燎原操券而所以教
誡其子孫者可知已家之西有萊峰書屋三楹日高
臥其中箕坐長吟清風颯颯課花聽鳥林木翳然嘗

自號灌園居士云性喜吟咏亦隨興所到取適意而止所著和陶詩二十首真以玩世之心爲出世之語彭澤有知亦當冥契稱泉臺知己耳公亦吾松一高隱士哉公孝事貞靜先生如事生事存建特祠金碧一龕儼然先生之遺容在焉而自幼搜葺先生遺稿刻成貞靖全書至與其兄山亭愛友垂白尚如嬰孩尤人所難者公初構奇疾孺人多方調護之而孺人竟以勞瘁無起色公曰我賴孺人而生孺人竟爲我而死遂不娶終其身也有一豪富者思與公締婚姻之約公曰貧不富交賤不貴耦卒謝却之而又

推念毋黨之家無守者妻外黨高之物無後者且及其先友朱之貧無依者則又公之行誼種種可述者已當公六十吾鄙作詩壽之且和公原韵壽之者幾至成帙計將以七十八十次第奏賦稱觴而詎意其未及古稀遽奄然以逝也人槩之痛可勝道耶然公有賢子孫在雖死亦生矣公所著有讀史管窺雲間故畧往詰錄童子夜歌芻蕘言灌園草諸名臣傳藏于家

蔣尤溪適庵公傳

蔣之芳字士榮號適庵世爲華亭人自少豐儀偉髯
雅負意氣而提躬雅素悃幅無文所爲制舉義又皆
摭實去華膾炙人口與兩弟相切磋其名亦相頡頏
上下時且艷稱蔣家伯仲比於河東鳳朗陵龍而公
抑首窮經不自知爲名下士弟子執贄問奇者履滿
戶外公課之各滿其意凡授人短戈寸鐵靡不拔幟
先登顧乃自厄一第然當需次貢選時猶裒然舉爲
全省冠萬曆丁未對 大廷復爲第一人旋補博士
籍司訓崑山崑爲巖邑先達巨魁項背相望學人士



聞公且至咸負笈而請負琴而迎公以端重冲夷應
之人人鄙消吝釋盜然樂育春風而所評騭品題又
皆鎔於時粹於古一時譽髦躍躍思奮公與揚扈風
雅校讎古今稍暇則獨坐蕭齋手一編絕不問及地
方事至於監司臺察輒多雅重公每咨訪邑中利弊
則又玄言如屑鑿鑿中窾秦中薛直指貞按部至喜
曰文章行誼如蔣博士者真不愧人師矣特疏名於
朝以備南床一席而束於功令不得超乘先之居
六載僅拜閩延平之尤溪令去之日崑人士洒淚祖
帳輒車不得發更摛文壁碣以志去思皆殊數也公

既蒞尤尤處萬山中居高阻深又屬凋瘵之後杼柚
其空公以真心副實政爲之咨訪民瘼省耕歛積倉
庾平輿梁䟽犴狴緝役蠹懲衙僧而又重理 聖訓
六條訓詁註釋圖形廣布縣署翕然一新其他嚴保
甲固城池蠲鹽引頓使盜息民嬉式鼓且舞而公所
自奉甚約衣不改飾食不重簋蕭然如寒士面日計
其所入不過升斗養廉之需而公義重急公絕不自
潤如遼左驛騷海內往往求多賦額公捐俸助餉一
百五十金爲同事者倡藩臬長心異之部檄森嚴議
括縣藏羨餘三之一以助遼羣有司輒事加編公復

割出納常耗貯之庫按季詳報遂免額外之征民無
不頌聲戴德者已有機兵故事詭名虛藉公獨簡練
精銳募擅長者教之仍私其廩餼公其賞罰而武備
以充尤崇重膠庠作興才俊每月準立試期試必供
具飲饌且第列名次以示獎勵激揚而文風以振至
於筭獨者周其朝夕殮葬者厚其賻遺皆迥別循良
之常調不獨冠冕八閩諸侯已也辛酉例當肆 覲
中途抱病輒有遂初之志留家不果行諸監司復移
文趣公上道不得已強赴之三月而疾再作亟上牒
乞歸已不起矣總之公有甘雨和風之度有剗繁理

劇之才而一本之乎無欲無欲乃大故往往易人所
難起家明經不以寒毡自限無論不染脂膏卽歲時
餽問之儀一切謝絕而復捐俸二十金殯其兄華山
公是則難門下士有貧不自給者數輩公辭其修脯
且分芹菜之資以供膏燭經歲累月無倦施亦無德
色是則難所得餒贖不足當賑予之費歸裝蕭澁曾
無寸縑尺縷入其笥筐也是則難方授經時識李廷
尉素我公於童穉招爲館甥旣廷尉秉憲乘驄繫當
世重望人謂公何不一借齒頰餘芬耶公笑謝曰梁
伯鸞豈因人熱者是則難生平杜門吟咏卽爲吏十

載不廢嘯歌字則永和而上詩則大曆以還每一臨池揮酒忘倦是則難入覲病阻不修片楮於長安貴人而廉介之聲轉覺斐豐仍嚴督水程還邑受事是則難居官嚴謹而且慈祥不妄決不濫繫且施湯藥以療山城嵐障之毒是則難然則公豈特清白吏哉殆所稱有道君子也士論官評足以不朽玉峰劍浦間尸祝者千秋未央矣又安得以科目限之因泚筆爲公傳子周胤爲名諸生其惻誠博雅綽有父風是能補公未竟之業者

喬將軍伯圭傳

喬一琦字伯圭上海人方伯懋敬純所公之子也方伯僉閩憲時晝寢夢韓魏公入謁寤而閨中報舉子因以魏公之名名伯圭伯圭生而玉質霜眸狀貌魁偉閩先達陳公有入倫鑒見而奇焉曰此子風骨不減班定遠但未必生入玉門關耳其善視之旣受書目十行俱下年十六入邑庠隨入太學應都試試畢出三場應制執示客容額手爲方伯賀謂必得雋無疑乃竟報罷伯圭從此遂厭薄經生業嘆曰大丈夫生不封萬戶侯死當畱萬古名耳安能坐寒氊守破

硯局促轅下駒乎乃稍稍結納豪傑學擊劍喜談兵而臂有獨骨能崩五石弓左右射馳馬如電運槊如飛常以許大繩索密懸巨石置身其中奮呼擊拳而擊之旋出旋入故以武勇騎射名三吳武弁之流見喬將軍者無不避席而里黨拘曲之士輒私詆訾會三吳妄男子數曹幸天下有事時作不軌語有司捕之急株連伯圭逮繫吳門獄兩臺案治之無左驗事竟得白已而伯圭中癸卯武舉受知于巡撫周公待以國士委練孟河兵孟河爲劇盜出沒之所羣不逞數千人往往劫掠客商行貨且斃其命而投之河至

是聞伯圭名皆望風散逸而一日有巨艦揚帆鼓噪中流者商舟震懼適伯圭至引弓發矢火其帆布不能進且知爲伯圭也棄舟泅水遁去後乃遣悍卒詭爲鑷工造麾下持匕首從耳畔欲刺之見伯圭威貌如神股慄手戰不敢動伯圭覺而拷掠其人乃知賊所遣間諜也遂梟首榜示一軍服其神明由是羣盜束於威稜匿不出而孟河稱安流矣直指薛公因而疏薦于朝有七尺長驅騎射巧兼其技一腔赤膽韜畧雅擅其長素懷暴革之忠久切報君之志等語蓋稱伯圭爲天下奇才也因得欽授遼東廣寧衛守

備時經畧熊公爲直指一見折節下之畱語十日乃
罷比熊以復命行而伯圭有撫順之擢途遇遼撫張
公代還虜騎卒至圍公伯圭策馬與虜戰斬其渠帥
數人虜遂解散張公還 朝薦伯圭才可大用乃移
備滴水崖崖密邇胡部最稱要害伯圭至則練卒繕
堡宣布威德一境帖然有胡婦老娘子者擁衆犯龍
門叅將遇害又移兵向滴水伯圭單騎薄虜營切責
之曰國家何負于汝汝來欲何爲耶胡婦答云老婦
無他慕願識喬將軍一面耳伯圭謂汝旣以好來安
用多騎胡婦遂與親近五六人入見講賓王禮定賞

格相與歡宴而去撫按周陳兩臺重嘉之敬禮在諸
將上居無何建酋難作朝中每以乏將材爲憂科臣
首薦伯圭可當一面遂進遊擊守鎮江城時總督汪
公與兩臺咸喜曰喬遊擊來無虞虜矣時經畧楊與
熊有郤而併疑伯圭人謂伯圭東事未易措手皆尼
其行而伯圭慷慨言曰大丈夫爲國出死力安計利
害吾恨不得一當單于耳且經畧爲國求才豈以修
怨厄壯士乎遂蒞事日夜訓練甲兵爲戰守備鎮江
並高麗界高麗戍兵伯圭併將之經畧令伯圭出口
哨探多所斬獲會政府疑諸將逗留責戰甚亟經畧

遂下令以己未二月廿五日碼牙出師令總兵劉純
杜松分道進而以伯圭監朝鮮兵屬劉少保統部干
節制少保令伯圭爲先鋒建旗鼓獨當前隊於是少
保兵出寬奠伯圭兵出鎮江別咧泊口至涼馬甸與
少保合兵伯圭策其未可輕進也爲少保言之不聽
越三日抵牛毛寨酋立柵斷路伯圭麾衆斫其柵斬
首八十餘級擄胡婦胡兒數口三月朔抵馬家寨伯
圭縱兵攻剋之次日抵深河賊騎萬餘列陣以待伯
圭率所部大戰斬獲亦多又次日復進遇酋五百餘
騎對壘相拒自辰至未酋不能支扶傷奔北獲器械

牛馬無算是時經畧有寬奠路獲捷之奏以此又次
日少保又督進兵伯圭言此地深入山險未審道路
虛實恐不宜鼓行而前且連敗而退寧知非誘我乎
少保又不聽長驅欲搗其巢且提兵策應杜帥松逼
令進戰毋緩乃進兵而時則杜松已歿于陣兵皆潰
散矣酋乃盡撤其勝兵六七萬騎併力來戰合圍數
重伯圭率親兵奮勇突圍轉戰十餘里與少保兵合
因整陣以禦追騎伯圭挺身力戰手斬奴酋第三子
阿都又斬奴婿火胡里奴酋益憤乃僞張松兵旗幟
遙擁而來先是少保下鐵蒺藜札營酋數四攻之難

破故設計誘之卽令杜帥敗兵持令旗趣少保兵赴
援少保誤信其言乃開陣酋得衝入而又伏兵四起
少保被圍中流矢立仆伯圭猶執虎尾叉麾朝鮮兵
殺入重圍鏖戰數十合手刃數十人尋亦爲流矢所
傷乃敗伯圭計無所出率殘兵保一山自固而高麗
帥二人被擒降矣或有勸伯圭逸去者伯圭仰天嘆
曰大將軍不用我言以致此豈非天乎今日之事有
死而已吾義不屈節以辱國亦不辱身遂投危崖而
死一軍無不痛哭者後朝鮮國王上疏陪臣不能訓
士有帥二人降賊爲陪臣羞有如天朝遊擊將軍喬

某者手斬酋愛子愛婿足奪旃裘之氣而以勢窮力
屈烈烈而亾豈非萬人之敵大國之光哉伯圭旣死
難上怒經畧不勝任逮繫請室而以前直指熊公
代之詔王爵贈卹諸死事者於天啓元年三月
詔贈一琦都督僉事襲陞四級廕子本衛世襲百戶
仍予祭從祀庶幾可以報伯圭矣伯圭天才絕世於
書無所不窺而所爲詩賦古文詞皆奇警超軼尤長
書法多龍蛇飛動之勢有刻帖行于時而當其在滴
水崖兩臺命書八大字于崖石曰鎮星之精凌空矗
立每字方廣二丈筆勢遒勁雄奇此亦邊境一壯觀

也若其居恒尚意氣矜名節踈財重義卹灾救貧高
誼種種茲又不具論云曾憶將軍居里時有狂生顧
某輒輕侮之謂伯圭無甚勇力徒大言欺人耳語喃
喃不休將軍因怒髮上指從坐上蹶起立庭中呼諸
客語之願與顧生鬪力客叩其腹如石鼓然將軍令
顧生先擊三下生奮力揮拳擊之畧不動比將軍還
報一拳生遽仆地不能起再三叩頭哀告衆客力解
之乃得釋而此生踉蹌負痛歸不三月斃矣如喬將
軍者不可謂不勇然卒以勇死而將軍之死死于國
難死而忠者也斯亦何害其一死哉

雲間詩人傳

青浦所屬唐行鎮有山林隱逸之士陸雲谷錢雲崖
者陸名孝思字維則錢名岳字丘山兩人皆長于詩
常唱和爲社稱莫逆交雲谷最號該洽凡五經羣史
及諸子百家九流之書莫不披覽又雅習方言玄談
聞之人人意得第以詩文自豪尊俎間有所論議每
岸然高抗不肯降氣下人常使酒罵坐世以此少之
而君冲襟絕無留滯未幾歡笑釋然矣雲崖穎敏異
常載籍過目成誦有賦俊逸清新讀之自是騷雅久
困庠序間晚爲鄉塾師席且精于岐黃之術醫道大

行才雖視陸少遜而詩則以韻勝雲谷遠不逮君也
其同時同調者在郡城則有一槎陳漢味岑顧曦墨
潭黃嘉言東野陳粲在洙涇則有鶴波王良佐龍淵
戚韶一桂張冕在張堰則有笑隱陳奎樸庵邵雲在
泗涇則有吳江吳之仲在唐行自兩君而外則有緩
齋金藻雪牕吳爰西樓高企雲林金處和寅陽陸孝
堪守復張元凱而其時又有陸夢庵潤玉王雪航桓
有集行于世尤其表表者總之數君硯田筆耕朝吟
夕咏嘯傲青山綠水逍遙蔬食布衣優悠以畢天年
而澹然不求聞達異日者當與登華子岡居王官谷

臥丘壑思尊鱸者並傳芳名于不朽則亦何必營仕
進而羨顯榮哉陸文定公談詩每亟稱錢陸諸輩蓋
亦重其品格耳此皆吾松詩人中之逸士高流何可
無傳

亦重其品。蘇耳批。晉傅持入。中之處。士高。張河。可
遊。而美。惡。榮。對。劉。文。安。公。精。精。我。如。舞。舞。對。劉。高。輩。蓋
相。立。壘。思。尊。藍。香。並。朝。共。各。干。不。計。限。亦。可。必。營。出

雲間老圃傳

陸時伊字汝莘自號老圃上海人其以老圃號者取
韓魏公不羞老圃秋容淡之句也老圃少業儒而病
去業農業農而貧去業圃常誦十畝之詩以爲桑者
閔閔桑者泄泄彼地方十畝而盈故可以爲桑園吾
地僅貳畝而隘僅可以爲蔬圃耳吾其以圃自老優
悠樂其餘年安往而不閔閔泄泄乎於是葺圃而圃
成焉凡葵匏筍蒲茄蘇韭醃蹲鴟菴藷苜蓿蔓菁及
梨栗棗橘之屬其色或丹或紫或白或青其味或辛
或甘或鹹或淡可以給人餐供人膳者皆于舍傍墾

地褻上而藝植之晨起卽衝風披霧荷鋤而芟汲水而灌雖暴赤日中不言苦而立嚴霜下不爲勞嘗效宋宇於時雨之後按行蔬圃中第求天此徒以助鼎俎之味吾願足矣他非所知也性亦喜讀書暇則手一編倚大樹傍朗吟長嘯而所藝植肥穎足奉饗殮祭祀餘悉付之酒家胡居恒不啖人一飯不受人一錢雖晚節益貧第以圃自給以故里中俱稱陸老圃云老圃簡率清真與人意合卽以語妻子者語之獨不喜見貴人有寇蓋來輒匿影避去而亦終身不識府縣門此亦一高人也故爲老圃立傳

雲間兩善人傳

雲間兩善人者一姓潘名奎一姓莫名文通潘爲郡吏莫爲村民兩人何以傳也以兩人者陰行善其事足傳也潘性廉潔纖毫不苟取人而慈祥好爲人緩急爲吏時太守某馭下甚嚴吏胥一啓口無論當與不當必榜之三四十人多畏避之縣有豪殘暴甚箠楚臧獲無完膚每至殞命逃則誣以強盜廣賂諸役必勾攝得之寃殺者無算總豪前後所訟奴四十餘俱問大辟爰書成矣潘與豪隔河而居知其寃寢悉深心憐之而恨未能得當以白也會審錄守召諸奴

鞫訊皆誣伏無敢置一辭辯者諸奴既出潘趨至守前伏地請先受訊而後自寬守雖嚴峻而時亦見其惻誠霽顏色而問曰汝試言之潘乃述豪不法狀出一簿籍記諸奴所得罪事故及日月甚具也守遂入潘言復召諸奴一一訊之乃悉解放寧家捕豪下獄居歲餘潘于吏舍生一子是夜守夢見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中醒而念曰此必潘奎家也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潘氏其與乎乃月給担米周之所生子卽尚書恭定公恩奎以子貴封僉事贈左都御史而恭定子允哲允端亦第進士云莫世農家居郡城

二里涇性極善良時以濟人利物爲念一日持二十金至鄉買稻過黃浦日將暮矣有二人縛一少女欲沉浦中女大叫號莫問之二人曰此我主人女也年方及笄主人察其與人有私以爲父母羞故令我輩投之急流耳莫曰兒女子何知且目擊之事恐有未真者幸爲釋之請以橐中二十金爲壽二人曰如主命何莫曰暮夜有誰知者若輩得我金而又活女命此兩利也兩人如其言女得脫叩首莫前願執箕箒莫曰吾豈愛爾妾容哉特憐爾芳年死于曖昧耳今天已昏黑吾舟小難容汝登岸亟望市而趨有燈火

處投入可耳。女因感泣問姓名，莫以告之。是夕歸，令
夢有神人語曰：汝救人命，陰德深重，天報汝以賢胤。
其妻卽以是月懷孕，生子吳魁，鄉書。吳生子愚，亦鄉
薦。愚生子如忠，登嘉靖戊戌進士，仕至方伯，贈吳如
其官。是女逃去，一文學收之，生六子，一子卽與吳同
年。時女亦垂老，率六子來拜謝莫公，而公已歿矣。設
祭，酹其祠而去。夫潘莫兩公者，其始一郡吏，一村民，
乃能陰行善，救人命于百死，而出生之，遂致子貴孫
榮，而科名至今纍纍不絕。然則天之報施善人，豈有
爽耶？故爲兩善人立傳。或曰：潘公以一言救四十餘

人之命，其得善報固宜。莫公所救者一女子耳，且女
以潘敗而可救乎？曰：莫公以其事出曖昧而救之，又
安知此女之不寃也？聖人制禮，淫有出條而無死法，
且幼女無知，女而果淫也，逐之而已，殺之不傷天地
之和乎？馮元成氏謂海上有以淫懲其妹，逼之，雉經
死，與謀者十三人，後妹爲厲鬼作祟，一歲間十三人
與其兄皆物故，故知上帝好生而殺命之爲重業也。

木云凡人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休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
臨盡仁觀兩公所爲如此則其平日所行必多此類惜不尽傳也

雲間孝子傳

雲間自前代陸續徐初金子安趙恭稱孝子後入
國朝來以孝行著名者亦復不少洪武中沈得四祖
父母病割股取肝作湯以進飲之而疾瘳張榮一母
病剖腹取肝以進啖之而病愈里人以其事聞詔
旌表其門而得四則徵授太常贊禮卿榮一則畫像
于城隍廟壁矣若嘉靖隆慶間孝子馮行可必欲救
父御史恩之寃刺血上疏楊應祈不忍見父給諫允
繩之死絕粒殞牙徐億臥薪枕石廬父墓于盛冬炎
暑之時高承順延頸叩頭救父命于刀刃風波之厄



亦得並旌于朝詳具別傳中無庸具論而自永樂之朝以迄萬曆之季其間傳志所紀父老所談耳目所覩記者又何纍纍多矣孝廉有李敬者爲父抱病廢會試者再乃上疏乞官就近祿養特以上海學訓授之暇則放舟歸省夕發朝至上堂問安閱宿復泣任菽水承歡者十餘年父歿治棺營葬皆身親爲之後改崇德竟以思親得疾尋卒矣有張永思者母少守節至九旬永思亦七十定省如兒時親知邀飲常不赴赴亦止嘗一味曰此皆母所未啖而敢食乎後召飲者必更設數器以遺其母亦俟母食畢而後赴

有司遺之粟則拜而受遺之金則請辭或說之居闈者輒謝曰此非但僕所恥亦老母所羞終其身竟無干謁有金山衛指揮王子奇者母有痰疾終夜呻吟子奇吞其痰疾旋愈及卒三年處塊寢苦冬不絮夏不扇忌日祭祀號泣如初喪後總戎閩中所產荔枝等美物不一人口曰吾親所未食也有居宗晟者母患膈氣疾不可療宗晟剖胸取肝和酒又割股爲湯以進母食之病尋愈有盛重之者母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徬徨無計夢神語云鵝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鵝復自念鵝者我也於是引刀割臂血瀝酒進母又

雲間志畧 卷之十四
瘳肉作羹母啜之病尋愈有周應文者父患心疾醫
禱弗靈乃齋告入土一日剖胸五六寸深三寸欲取
心往普陀以獻乃入海漂流二十餘里至柘林鎮坐
石自如不覺痛楚忽遇千戶胡某者先因母病乞藥
大士得方憐而予之歸以奉父病亦尋愈馮海侍母
寢疾每夜叩北斗願以身代病瘥人稱嘗孝先生張
忠日侍母病躬親湯藥衣不解帶者經年人稱張孝
子徐億事父母病亦湯藥必親及歿俱廬墓夜身藉
藁羈臥墓下晝則誦經以報罔極恩者終其身人稱
為徐孝子奚夢芝母病蚤夜籲天復損貲收骨葬埋

為母祈福母夢神人鉞兩頤及膝病痊陸從高當倭
亂時其父鶴江翁避居舟次數濱殆從高跬步不離
及父卒寇縱火已迫殯所公泅水捍之沒而復濟幸
無恙胡大松父歿廬墓號泣終年恍然見父若命之
歸者而慈烏百餘集其家累日不散顧師程母死哭
之極哀夜宿柩邊不輟泣有一猫與之共臥四十九
日去竟不知此猫從何而來此四君者人皆以為孝
感所致也他若禱神願減已年以益父算先其父暴
亾而父復延齡二四歲六七歲者則有包世熙徐元
普若父母為倭所擄一捐金請贖一挺身請代得與

俱還而復割股以療母疾父疾者則有孟羽治陳時
熙至乃邑諸生韓宏謨賊欲刃其母宏謨號泣請代
母子皆就殺宏謨之子復哭救其母亦并殺至今稱
韓氏一門爭死則所謂死孝者矣他若割股以救父
母者王節則楊公豫扁其廬陳泰則錢文通志其墓
馮翌之則督學旌其行楊松則有司復其家陸紹賈
則直指廉其實其諸閭閻部屋窮戶細民之孝所不
及聞不及表者挂漏故尚多也若夫廣詢而博採之
是在觀風采俗之使

雲間節婦傳

世之所稱節婦者青年甘苦白首茹荼或承夫志以
事其舅姑或念宗祧而保其胤嗣甚而從容就死慷
慨捐生斯亦女中之烈丈夫矣如雲間郡志所載華
亭王彥章之妻楊氏蔡倫之妻唐淑清者此婦姑同
守節者也上海任仕中之妻俞淑安與其長女嫁俞
邦用者此母女同守節者也張濬之妻胡氏璣之妻
瞿氏珩之妻楊氏若此妯娌同守節者也上海王簿
李從吉占籍邑中其妻劉氏其二女妙貞妙堅贅婿
唐文祥沈源仲者此又母子姊妹同守節者也當時

詔旌其門而曰雙節曰三節倚與休哉他如孫思聰之妻倪妙真之恐以失節見夫於地下鄧林之妻湯慧信不敢以水患輕去其故居阮文亮之妻金氏守節四十年金復之妻張善才守節五十年張瑞之妻李氏張璠之妻楊氏皆守節三十餘年王惠之妻張氏年二十八而寡山宗海之妻胡淑貞年二十七而寡沈璠之妻陸氏年二十六而寡孔瑜之妻郁淑貞年二十五而寡茅瓊之妻陸氏年十九而寡張昱之妻趙氏未嫁而寡皆能爲九泉吐氣千載爭光雖受旌與未受旌不同而志傳輝煌與其人俱不磨

矣嗣是而後據所見聞記之亦可備採擇者如諸生盛鶴之妻宋氏孝廉宋堯俞之妻張氏孝子禔應祈之妻袁氏已經奉旨監坊而吾弟贈公三德之妻唐氏以子萬化成進士具疏于朝亦奉旨旌表門閭茲不具論外若文學吳聘甫之妻李氏夫死而悲號幾絕也辛勤紡績者四十餘年而課其子敏孝爲清白吏徐正禮之妻陸氏夫亾而大慟求死也辛勤機杼者四十餘載而勗其子昌貽爲名諸生李文學光初之妻楊氏夫死而斷指投棺也卒踐舊盟于十五年前而訓其子傳節爲名儒青浦錢雲川之妻

顧氏夫死而拮据克家也抱其胤子若珍教之成立
爲娶婦謝氏若珍夭而婦始相守謝不欲生仍以節
殉乃獨身禮佛畢願生死士夫夫顏其居爲冰玉菴
他若蔣懷經之妻胡氏張孝廉德瑜之妻姚氏馮文
學衍可之妻姚氏范孝廉允謙之妻陸氏皆未經題
請者而張文學士震之妻陳氏夫歿而憑棺悲號十
數日不食而死許三之妻張氏其夫私約與博徒狎
不從竟引刀自刺其心而死業已建特祠表章之此
亦晚近節烈之錚錚者姑就所見所聞詮次之如左
以俟觀風之使採焉

雲間節烈傳

予旣爲雲間節婦傳矣茲又爲節烈傳者蓋以嘉靖
甲寅倭奴之變雲間節婦烈女有城南陶氏張氏有
城東張氏有葉謝鎮王氏有泗涇趙氏張氏有浦南
焦氏張氏朱氏有七寶陸氏所稱十節者蓋皆以節
死且于倭亂時死節者也當是時鄉邑罹鋒刃者不
下幾萬家亦不下幾萬口而其節婦烈女就死不污
辱者往往而有因在田陌閭閻間其名或致泯滅海
樵張山人西樓雜記書烈而死者凡十人而太史氏
世調礪爲作十節傳余因得而畧言之城南陶氏居

民應奎女年二十二未字倭至與其母奔避倭及之遂沉河而死其隣女張氏聞之歎曰嗟乎得死所矣已而寇入其家亦投河死焉城東張氏爲韓文學洪謨妻寇至洪謨具儒衣寇擊幽迎之欲勸以好生勿殺言未脫口而亦已加其腹矣氏號而被執亦死之葉謝王氏者夏文學世勲妻也寇臨鎮夫婦奉其母偕弟妹同載而逃賊邀之于浦氏語其小姑曰我兩人義不可辱挽袂而溺于河泗涇趙氏居民李之葉妻也寇來家人奔逃四散氏獨南走抵官涇橋賊追之度不免赴水水淺不死賊褰衣逼之氏乃瞑目大

罵死又有張氏者亦爲賊所逼得不辱而死浦南焦氏文學朱煥妻也與家人避寇及浦賊追之迫氏被執與子婦相挈沉之河賊怒亂亦斫之二子懋信懋廉亦與俱死而居民譚三之妻張氏者出奔避賊賊追及欲淫之水涯間卒不從引頸受刃死朱文學明輔之妹二女朱氏者寇臨境逃之賊追抵瓜涇塘與婢秋香連結赴河死七寶陸氏居民陸台蘭妻聞賊至出奔賊窘之逕投橋下死而十節之外又有譚應禮之妻高氏住葦亭之十保倭奴突至洋涇地方執氏并二僕婦欲污之高氏義不受污罵不絕口倭怒

遂被害斷其四肢二僕婦亦赴水死事聞奉 旨旌
表高氏貞烈之明此又山人與太史所未載者夫婦
人女子之死等死耳死而從容就義烈烈如歸凜凜
有生氣則其人爲節爲烈垂簡册而留身後名如其
爲身後名而死之則容有較計利害輕重之心或死
或未必死而村落中之節婦烈女不然也彼未嘗讀
書明義禮而直憑其本性出之故有百折不回之氣
可以死而死耳太史氏謂士見危授命蹈白刃不悔
者世人皆樂道之第百千年不多見何也豈名之不
足維持人耶然則名不能馭女子而乃以誤丈夫嗟

嗟行丈夫之疑而女子也行女子之信而丈夫矣烈
不烈之名何論焉蓋曰傳其名以風世云

雲間兩異人傳

吾松有瞽而博學能詩文者兩人異人也其一朱岱輿名大章其一唐酉陽名汝詢岱輿爲司成文石公之從弟弱冠補博士弟子頗博洽有稭文聲不在乃兄司成公下年二十而患痘兩目俱盲遂以瞽廢古今書籍所過目者輒亦不忘遂一意古文詞旁及諸家古風近體與張王屋董子元何元朗兄弟結社相倡和乞文問字者屢滿戶外殆無虛日其人雖瞽而氣度亦自爽剴與之語則談笑風生令人不忍別去余猶及見而低回久之酉陽乃大叅純宇公之族姪



大令曾城公之從弟也方在襁褓已患痘喪明目尊
不見天日亦不見書史而穎慧絕倫一似無書不覽
者蓋其叔姪兄弟輩以六經諸子百家名公文集口
讀一過卽終身記憶不忘摘文賦詩有所撰作若成
誦而書之手者然有註百家唐詩及自著編蓬姑蓀
等集行于世其唐詩註旁引曲證出史入經畧無差
訛遺漏而集中詩句亦復大佳此皆所謂盲于目不
盲于心者兩人松之異人也第岱輿筆有一種踈宕
氣而西陽秀美不啻過之且西陽自幼而盲以耳爲
眼殆天縱之聰明則又奇之奇者矣

雲間名醫傳

我松在嘉靖初年郡中稱嬰兒名醫有神術者一日
沈虛明一曰王節之兩公用醫必互相推許而沈尤
以奇中王節之生二子長一鳳次一鵬一鳳卽所謂
碧梧一鵬卽所謂啓雲者也碧梧翩翩儒雅長於詩
歌與學士大夫相唱和而於醫尤探玄奧少習小兒
科旣又精入大方凡所胗脉悉以素問爲宗不啻秦
越人察肌見裏與啓雲名並馳而長壽考有賢子孫
則又過之啓雲少多跣弛不羈喜與酒人博徒醜其
父時督過之虛明獨曰我視此子目力不羣我生平

秘訣雖兒子不傳者悉當私授我何靳此青囊耶自是君得爲虛明高足弟子而神用更出其右可謂青出于藍而藍于青矣宋侍御定宇之孫兩郎余姑子也少聰穎絕倫祖及父母皆極憐愛之平日小不豫卽延君療治輒瘳一日謂余曰令表弟來歲三月間必出痘疹若將出時稍有傾跌必且無幸須善防之余竊記憶其言而未敢遽以爲然也至春明果出疹前三日偶失足跌門限外亟延君至第目視余不發一言而亦不投一劑遂至不起余以此心服其神奉康楊回山止生一子方歲週暑月旦暮啼哭不休乳

亦不能下咽亟召君視之君曰能壽我百金則生楊唯唯又曰能依我法則醫楊亦唯唯君命取石灰于堂中畫一圈置兒寢磚上任其啼哭切弗令乳母迫之楊一如君言少間兒已就寢君視其覺索香薰飲以丸蕪少許投之一服而瘥遂索百金去友人蔡寧訥私問之曰子何術而神若是君曰此兒爲暑氣所苦乳母體甚肥兒愈哭則愈摟抱于懷輒哭輒不乳我臥之冷磚哭盡暑氣自愈若付之庸醫立歿矣李御史雲亭少子暑天亦啼哭不止徧延諸醫治之束手無策君後至適中午飯之後園中君見樹上刺

雲

問

陸

士

麓

日

下

首

山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雲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問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志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

略